鬼谷子解金瓶梅詞話

前二十回

笑笑生　著
金元唐　解

鬼谷子解金瓶梅詞話

緒

謂以淫書者，自闇者也，聖人因之。

心理傾向亂談

相關心理學，將馬基雅維利主義、精神病態，以及自戀人格障礙合稱為黑暗三角。儘管虐待狂與精神病態在行爲症狀上存在較高的重合性，一些心理研究員會把虐待狂特質獨立出來，稱之為黑暗四角。具有這些人格特質的人的共同特徵是無同理心或相對較低，缺乏責任感，以及撒謊成性和習慣性扭曲話語等特點。

沒有同理心故而消除了個人對為歹的束縛，缺乏責任感故而不受社會規範的制約，撒謊成性和習慣性扭曲話語故而能更好的誘使受害者入其甕中就位。

姑且將懷有此等傾向特質之人稱之為優越者，其大抵包含索取和施虐兩個方面。索取，以「我的是我的，你的也是我的」為行事風格；施虐，以「你的錯是你的錯，我的錯也是你的錯」為處事態度，及以三角離間和煤氣燈操縱為主要手段。

煤氣燈操縱

煤氣燈所謂何事？操縱也。欲行操縱之事，先破個人心理邊界。欲破個人邊界，先拉近彼此距離。欲拉近彼此距離，先使之親信。欲行近親，先同其所好。欲同其所好，先知其喜欲。既知其喜欲，始可淫其耳目（心理學謂之愛的轟詐love booming）。

既同所好矣，則認同。既認同矣，則接納。既接納矣，則交集生。既交集矣，則親信。既親信矣，則無防有背。既無防矣，則邊界可破。人云：必先予之，乃可奪之。

邊界既為可破，先潰其心智信念。擊其心智信念，必以非之辱之，每以否定待之（憤怒），使之困于思解，謎於自惑而急于求同（羞恥感）。如是而往復曲之，意志乃削（習得性無助）。置蝗于瓶罐之中，以蓋覆之，而後去之，其無能為矣。

意志削，自我評價也低。自我評價低，則自尊乃卑。自尊卑下，不安全感也高。不安全感高，其于外界妥協渡讓也大（回避社交）。渡讓大，其依賴共生之情也深。依賴共生之情深，則順服易取可操控矣（服從權威）。

韓非子語：愛臣太親，必危其身。事無過于迪迪·布朗夏尔谋杀案（Murder of Dee Dee Blanchard）其被害者不可謂不邪矣。

三角離間

三角離間，心理學術語（triangulation），操縱者會將另一個或多個人帶入他們的對話關係中，以製造摩擦、困惑、對抗和嫉妒等偏見性情緒，目的在於分化目標。偏見之論可閱《偏見的本質The Nature of Prejudice》，《態度改變與社會影響The Psychology of Attitude Change and Social Influence》。

三角離間所以能成其事者，惟人懷偏見之情。所以偏見者，或始於印刻效應（铭印imprinting）。所以印刻者，基於利害歸因（我們與他們）。

所謂弱則招災，愚則蹈禍，欺軟怕硬焉。與弱者近，懼有池魚之憂。與愚者親，恐失累卵之慮。至敵則臨險境而不意有背，致友則陷窘地而可寄有援。古云君子不立危墻之下，且弱且愚，不分敵友，乃以辜死。人言，無知即爲罪者也。

故示以小弱可欺而無責、行以二人所為則見逆、釋以侵暴之姿為非善，若非孫子故，人情所不取者，趨利避害也。

以是第一印象之好與壞，命與運別。俗云，人靠衣裝馬靠鞍，此之謂也。

或心惡，甚或結梁有隙，三角離間因緣啄之而啓人交惡絕來，致使雌爭雄競，使之未見其人而以敵視之，未聽其聲而以怨對之，既見其人則以仇待之，扇陰風點鬼火此之謂也。暗者不之悟，墮離間甕中。人抉其耳目而亦抉之，得無如漢儒子、建庶人死而未能名六畜者乎。

鬼谷子書云：自天地之合離終始，必有巇隙，不可不察也。

參疑

為歹鬼行，必以美雜之。誆無單言，必以真假參之。詐非獨辭，必以人事通之。所謂一個巴掌拍不響，必有裡應以促成者。

張居正云：天下之至毒莫過于讒。讒猶利器，一言之巧，猶勝萬馬千軍。口變淄素，權移馬鹿。或誣之以虛，加之以實，置其于不義；或構之以實，誘之以過，陷其于不忠。隨口毀譽，浮石沈木。奸邪相抑，以直為曲。

韓非子語：（輕）信人，則制於人。參疑之勢，亂之所由生也。人臣之所務，在淫察而就靡，人主不察，則敵廢置矣。叄伍既用於內，觀聽又行於外，則敵僞得。

正定

正之者，名之也。名之者，定之也。定之者，主之也。主之者，安之也。安則順矣，是爲名正言順。昨是而今非者，正之也。今是而昨非者，正之也。指鹿爲馬者，正曲易勢故也。

管子云：政者，正也。

鬼谷子云：聖人觀陰陽之開闔以名命物。

韓非子云：形名參同，歸之其情，名正物定。

金瓶梅詞話序

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，寄意於時俗，蓋有謂也。人有七情，憂鬱為甚。上智之士，與化俱生，霧散而氷裂，是故不必言矣。次焉者，亦知以理自排，不使為累。惟下焉者，既不出了於心胸，又無詩書道腴可以撥遣，然則不致于坐病者，幾希。

吾友笑笑生為此，爰罄平日所蘊者，著斯傳凡一百回。其中語句新奇，膾炙人口，無非明人倫、戒淫奔、分淑慝、化善惡，知盛衰消長之機，取報應輪□之事，如在目前。始終如脈絡貫通，如萬絲迎風而不亂也。使觀者庶幾可以一哂而忘憂也。其中未免語涉俚俗，氣含脂粉。

余則曰：不然。關雎之作，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。富與貴，人之所慕也，鮮有不至于淫者；哀與怨，人之所惡也，鮮有不至于傷者。吾嘗觀前代騷人，如盧景暉之剪燈新話、元徽之之鶯鶯傳、趙君弼之效顰集、羅貫中之水滸傳、丘瓊山之鍾情麗集、盧梅湖之懷春雅集、周靜軒之秉燭清談，其後如意傳、于湖記，其間語句文確，讀者往往不能暢懷，不至終篇而掩棄之矣。

此一傳者，雖市井之常談，閨房之碎語，使三尺童子聞之，如飫天漿而拔鯨牙，洞洞然易曉，雖不比古之集理趣文墨綽有可觀。其它關繫世道風化，懲戒善惡，滌慮洗心，不無小補。

譬如房中之事，人皆好之，人皆惡之。人非堯、舜、聖賢，鮮不為所躭。富貴善良，是以搖動人心、蕩其素志。

觀其高堂大廈，雲窓霧閣，何深沉也；金屏綉褥，何美麗也；鬢雲斜軃，春酥滿胸，何嬋娟也；雄鳳雌凰迭舞，何慇懃也；錦衣玉食，何侈費也；佳人才子，嘲風咏月，何綢繆也；雞舌含香，唾圓流玉，何溢度也；一雙玉腕綰復綰，兩隻金蓮顛倒顛，何猛浪也。

既其樂矣，然樂極必悲生。如離別之機將興，憔悴之容必見者，所不能免也；折梅逢驛使，尺素寄魚書，所不能無也；患難迫切之中，顛沛流

離之頃，所不能脫也；陷命於刀劍，所不能逃也；陽有王法，幽有鬼神，所不能逭也；至于淫人妻子，妻子淫人，禍因惡積，福緣善慶，種種皆不出循環之機。

故天有春夏秋冬，人有悲歡離合，莫怪其然也。合天時者，遠則子孫悠久，近則安享終身。逆天時者，身名罹喪，禍不旋踵。人之處世，雖不出乎世運代謝，然不經兇禍，不蒙耻辱者，亦幸矣。吾故曰：笑笑生作此傳者，蓋有所謂也。

——欣欣子書于明賢裡之軒

金瓶梅序

金瓶梅，穢書也。袁石公亟稱之。亦自寄其牢騷耳，非有取於金瓶梅也。

然作者亦自有意，蓋為世戒，非為世勸也。如諸婦多矣，而獨以潘金蓮、李瓶兒、春梅命名者，亦楚檮杌之意也。蓋金蓮以姦死，瓶兒以孽死，春梅以淫死，較諸婦為更慘耳。

借西門慶以描畫世之大淨，應伯爵以描畫世之小丑，諸淫婦以描畫世之丑婆、淨婆，令人讀之汗下。蓋為世戒，非為世勸也。

余嘗曰：「讀金瓶梅而生憐憫心者，菩薩也；生畏懼心者，君子也；生歡喜心者，小人也；生效法心者，乃禽獸耳。」

余友人褚孝秀，偕一少年同赴歌舞之筵，衍至霸王夜宴，少年垂涎曰：「男兒何可不如此！」

孝秀曰：「也只為這烏江設此一着耳。」

同座聞之，歎為有道之言。若有人識得此意，方許他讀金瓶梅也。不然，石公幾為導淫宣慾之尤矣！奉勸世人，勿為西門之後車可也。

——萬曆丁巳季冬東吳弄珠客漫書於金閶道中

廿公跋

金瓶梅傳為世廟時一鉅公寓言，蓋有所刺也。然曲盡人間醜態，其亦先師不删鄭衛之旨乎？中間處處埋伏因果，作者亦大慈悲矣。今後流行此書，功德無量矣。不知者竟目為淫書，不惟不知作者之旨，併亦寃却流行者之心矣！特為白之。{鄭衛之旨，文心雕龍書云：始之以淫侈，而終之以居正。}

詞曰：

閬苑瀛洲，金谷陵樓，算不如茅舍清幽。

野花綉地，莫也風流，也宜春、也宜夏、也宜秋。

酒熟堪酬，客至須留，更無榮無辱無憂。

退閑一步，着甚来由，但倦時眠，渴時飲，醉時謳。

短短横墻，矮矮□窓，忔楂兒小小池塘。

高低疊峯，綠水邊傍，也有些風、有些月、有些凉。

日用家常，竹几藤床，靠眼前水色山光。

客來無酒，清話何妨，但細烹茶，熱烘盞，淺澆湯。

水竹之居，吾愛吾盧，石磷磷床砌堦除。

軒窓隨意，小巧□模，却也清幽、也瀟洒、也寬舒。

懶散無拘，此等何如，倚闌干臨水觀魚。

風花雪月，贏得功夫，好炷心香，說些話，讀些書。

淨掃塵埃，惜耳蒼苔，任門前紅葉鋪堦。

也堪圖畫，還也奇哉，有數株松、數竿竹、數枝梅。

花木栽培，取次交開，明朝事天自安排。

知他富貴幾時來，且優遊，且隨分，且開懷。

四貪詞

酒：

酒損精神破喪家，語言無狀鬧喧譁。

疎親慢友多由你，背義忘恩盡是他。

切須戒，飲流霞，若能依此實無差。

失却萬事皆因此，今後逢賔只待茶。

色：

休愛綠髩美朱顏，少貪紅粉翠花鈿。

損身害命多嬌態，傾國傾城色更鮮。

莫戀此，養丹田，人能寡慾壽長年。

從今罷却閑風月，帋帳梅花獨自眠。

財：

錢帛金珠籠內收，若非公道少貪求。

親朋道義因財失，父子懷情為利休。

急縮手，且抽頭，免使身心晝夜愁。

兒孫自有兒孫福，莫與兒孫作遠憂。

氣：

莫使強梁逞技能，揮拳㨾袖弄精神。

一時怒發無明穴，到後憂煎禍及身。

莫太過，免災迍，勸君凡事放寬情。

合撒手時須撒手，得饒人處且饒人。

第一回　景陽岡武松打虎　潘金蓮嫌夫賣風月

詞曰：

丈夫隻手把吳鈎，欲斬萬人頭。

如何鐵石打成心性，却為花柔。

請看項籍并劉季，一似使人愁。

只因撞着虞姬戚氏，豪傑都休。

此一隻詞兒，單說着情色二字，乃一體一用。故色絢于目，情感于心，情色相生，心目相視，亘古及今，仁人君子，弗合忘之。

晉人云：情之所鍾，正在我輩。如磁石吸鐵，隔碍潛通。無情之物尚爾，何況為人？「终日在情色中做活計」一節，須而「丈夫隻手把吳鈎」？

吳鈎，乃古劔也。古有干將、莫鋣、太阿、吳鈎、魚腸、躅鏤之名。言丈夫心腸如鐵石，氣槩貫虹蜺，不免屈志于女人。

題起當時西楚霸王（姓項名籍，單名羽字），因秦始皇無道——南修五嶺，北築長城，東塡大海，西建阿房，并吞六國，坑儒焚典。因與漢王劉邦（單名季字），時二人起兵，席捲三秦，滅了秦國，指鴻溝為界，平分天下。

因用范增之謀，連敗漢王七十二陣。只因寵着一個婦人，名喚虞姬，有傾城之色，載於軍中，朝夕不離。

一旦，被韓信所敗，夜走陰陵。爲追兵所逼，霸王敗向江東取救，因捨虞姬不得，又聞四面皆楚歌，事發，嘆曰：「力拔山兮氣蓋世，時不利兮騅不逝，騅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！」歌畢，淚下數行。

虞姬曰：「大王莫非以賤妾之故，有费軍中大事？」

霸王曰：「不然。吾與汝不忍相捨故耳！況汝這般容色，劉邦乃酒色之

君，必見汝而納之。」

虞姬泣曰：「妾寧以義死，不以苟生。」遂請王之寶劍，自刎而死。霸王因大慟，尋以自剄。

史官有詩嘆曰：

拔山力盡霸圖隳，倚劍空歌不逝騅。

明月滿營天似水，那堪回首別虞姬。

說書未可深論也。項羽之敗，敗於財猶未可盡是。亡之者，其身也，世俗也。

韓非子書云：棄官寵交，謂之有俠。有俠者，官職曠也。

項羽本紀云：吳中賢士、大夫皆出項梁下。

史記游俠列傳云：游俠者，其行雖不軌于正義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諾必誠，不愛其軀，赴士之阨困，既已存亡死生矣，而不矜其能，羞伐其德。

韓非子云：義者，宜也，仁之事也。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。仁者，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；其喜人之有福，而惡人之有禍也；生心之所不能已也，非求其報也。

俠者，信義行之。劍者，俠之名器，尊榮也。

孫子機變于外，此韓信所以成聲名者也。吳子協和于內，此所以重累項羽之柔俠者也。

羽雖無篤劍之志，而每以俠義之風行事。觀其本紀，未嘗劍走偏鋒、失信於人，皆以正迎之，呈英雄氣概，猶未足敗。始自陳平攜金東，羽之勢乃日蹙。

劉季何金之多也。阿房之寶盡入其手乎？項羽止步于霸上而返乎？俠氣在此，義帝在彼，何言自立？何名分封？豈無七十二黑子巫之者耶？

那漢王劉邦，原是泗上亭長，提三尺劍，硭碭山斬白蛇起手，二年亡秦，五年滅楚，掙成天下。只因也是寵着個婦人，名喚戚氏夫人，所生一子，名趙王如意。因被呂后妬害，心甚不安。

一日，高祖{劉邦}有疾，乃枕戚夫人腿而臥。夫人哭曰：「陛下萬歲後，妾母子何所托？」

帝曰：「不難。吾明日出朝，廢太子而立爾子，意下如何？」戚夫人乃收泪謝恩。{事之顛倒也。劉邦罵詈成性，大臣以是事皆關白呂后，致使黨勢日熾，欲易儲滅其威，而無大臣可之者，乃嘆呼羽翼已豐，為白馬之盟，冀以制之。彼人皆為榮祿而來，圖之守之以義者，豈非癡人說夢耶？}

呂后聞之，密召張良謀計。良舉薦商山四皓下來辅佐太子。{司馬光以史無此四人，未備入通鑒。朱熹添之於通鑒綱目。史不當有此事也，焉有滿朝皆知之，劉邦乃及面見而後知者哉。}

一日，同太子入朝。高祖見四人鬚鬢交白，衣冠甚偉，各問姓名——一名東園公，一名綺裡季，一名夏黄公，一名角裡先生。因大驚曰：「朕昔求聘諸公，如何不至，今日乃從吾兒所遊？」

四皓荅曰：「太子乃守成之主也。」高祖聞之，愀然不悦。比及四皓出殿，乃召戚夫人指示之曰：「我欲廢太子，况彼四人輔佐，羽翼已成，卒難搖動矣。」戚夫人遂哭泣不止。帝乃作歌以解之：

鴻鵠高飛兮，羽翼抱龍。

羽翼抱龍兮，橫蹤四海。

橫蹤四海兮，又可奈何。

雖有矰繳兮，尚安所施。

歌訖，後遂不果立趙王矣。高祖崩世，呂后酒酖殺趙王如意，人彘了戚夫人，以除其心中之患。{呂太后本紀云：斷手足，去眼，煇耳，飲瘖藥，使居廁中，命曰「人彘」。彘，豕也，豬。}

詩人評此二君，評到個去處，說劉、項者，固當世之英雄，不免爲二婦人以屈其志氣。雖然，妻之視妾，名分雖殊，而戚氏之禍尤慘于虞姬。然則妾婦之道，以事其丈夫，而欲保全首領于牖下，難矣。

觀此二君，豈不是「撞着虞姬戚氏，豪傑都休」？

有詩爲証：

劉項佳人絕可憐，英雄無策庇嬋娟。

戚姬葬處君知否，不及虞姬有墓田。

説話的，如今只愛説這情色二字做甚。故士矜才則德薄，女衍色則情放。若乃持盈愼滿，則爲端士淑女。豈有殺身之禍？今古皆然，貴賤一般。

如今這一本書，乃虎中美女，後引出一個風情故事來：一個好色的婦女，因與了破落戸相通，日日追歡，朝朝迷戀，後不免屍橫刀下，命□黃泉，永不得着□穿羅、再不能施朱付粉。

静而思之，着甚來由。况這婦人他死有甚事——貪他的，斷送了堂堂六尺之軀；愛他的，丢了潑天閧産業；驚了東平府，大鬧了清河縣。端的不知誰家婦女，誰的妻小，後日乞何人占用，死于何人之手。

正是：

説時華岳山峯歪，道破黃河水逆流。

話説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間，朝中寵信高、楊、童、蔡四個奸臣，以致天下大亂，黎民失業，百姓倒懸，四方盜賊蜂起。罡星下生人間，攪亂大宋花花世界，四處反了四大寇。

那四大寇？山東宋江、淮西王慶、河北田虎、江南方臘。皆轟州劫縣，放火殺人，僭稱王號。惟有宋江替天行道，專報不平，殺天下贓官污吏豪惡刁民。

那時山東陽谷縣，有一人姓武，名植，排行大郎。有個嫡親同胞兄弟，名喚武松，其人身長七尺，膀闊三停，自幼有膂力，學得一手好鎗棒。他的哥哥武大生的身不滿三尺，為人懦弱，又頭腦濁蠢可笑，平日本分，不惹是非。因時遭荒饉，將祖房兒賣了，與兄弟分居，搬移在清河

縣居住。

這武松因酒醉打了童樞密，單身獨自逃在滄州橫海郡小旋風柴進莊上（他那裡招攬天下英雄豪傑，仗義疏財，人號他做「小孟嘗君」——柴大官人乃是周朝柴世宗嫡派子孫）那裡躲逃。

柴進因見武松是一條好漢，收攬在莊上。不想武松就害起瘧疾來，住了一年有餘。因思想哥哥武大，告辭歸家，在路上行了幾日，來到陽谷縣地方。

那時山東界上，有一座景陽崗，山中有一隻弔睛白額虎，食得路絕人稀。官司杖限獵戶，擒捉此虎。崗子路上兩邊都有榜文——可交過往經商，結夥成羣於巳{上午9-11時}、午{中午11-13時}、未{下午13-15時}三個時辰過崗，其餘不許過崗。

這武松聽了，呵呵大笑，就在路旁酒店內吃了幾碗酒，壯着膽，橫拖着防身梢棒，浪浪滄滄大扠步走上崗來。不半裡之地，見一座山神廟，門首貼着一張印信榜文。武松看時，上面寫道：

景陽崗上，有一隻大蟲，近來傷人甚多。見今立限各鄉并獵戶人等，打捕住時，官給賞銀三十兩。如有過往客商人等，可於巳、午、未三箇時辰結夥過崗。其餘時分，及單身客旅，白日不許過崗，恐被傷害性命不便。各宜知悉。{古時無電無燈，晚上戌時19點（初更）已入睡，寅時凌晨3-5點（五更），皇帝和大臣開始早朝議政。是以不書黑夜，只云白日。}

武松喝道：「怕甚麼鳥！且只顧上崗去，看有甚大蟲！」武松將棒綰在脅下，一步步上那崗來{借酒壯膽。反應-身應}。回看那日色，漸漸下山，此正是十月間天氣——日短夜長，容易得晚。

武松走了一會，酒力發作，遠遠望見亂樹林子。直奔過樹林子來，見一塊光撻撻地大青臥牛石，把那棒倚在一邊，放翻身體，恰待要睡，但見青天忽然起一陣狂風。

看那風時，但見：

無形無影透人懷，四季能吹萬物開。

就地撮將黃葉去，入山推出白雲來。

原來雲生從龍，風生從虎。那一陣風過處，只聽得亂樹皆落，黃葉刷刷的響，撲地一聲，跳出一隻弔睛白額斑斕猛虎來，猶如牛來大。

武松見了，叫聲「阿呀」時{驚慌失色。反應-語動}，從青石上翻身下來，便提梢棒在手，閃在青石背後。{心閑手敏。反應-身應。}

那大蟲又饑又渴，把兩隻爪在地上跑了一跑，打了個歡翅，將那條尾剪了又剪，半空中猛如一個焦霹靂，滿山滿嶺盡皆振響。

這武松被那一驚，把肚中酒都變做冷汗出了{心驚膽寒。反應-身應}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武松見大蟲撲來，只一閃，閃在大蟲背後{身輕體健。反應-身應}。

原來猛虎項短，回頭看人交難，便把前爪搭在地下，把腰胯一伸，掀將起來。

武松只一躲，躲在側邊。

大蟲見掀他不着，吼了一聲，把山崗也振動。

武松卻又閃過一邊。{冷靜自處，沒有再被嚇到。反應-身應}

原來虎傷人，只是一撲、一掀、一剪，三般捉不着時，氣力已自沒了一半。

武松見虎沒力，翻身回來，雙手輪起梢棒，盡平生氣力，只一棒——只聽得一聲響，簌簌地將那樹枝帶葉打將下來。{一展身手。反應-身應}

原來不曾打着大蟲，正打在樹枝上，磕磕把那條棒折做兩截，只拏一半在手裡。這武松心中，也有幾分慌了。

那虎便咆哮性發，剪尾弄風起來，向武松又只一撲，撲將來。

武松一跳，卻跳回十步遠{健步如飛。反應-身應}。

那大蟲撲不着武松，把前爪搭在武松面前。

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，乘勢向前{渾身是膽，勇也。反應-身應}，兩隻手揓住大蟲頂花皮，使力只一按——那虎急要掙扎，早沒了氣力。武松盡力揓定那虎，那裡肯放鬆，一面把隻腳望虎面上眼睛裡只顧亂踢。

那虎咆哮，把身底下扒起兩堆黃泥，做了一個土坑裡。

武松按在坑裡，騰出右手，提起拳頭來只顧狠打——盡平生氣力不消半歇兒時辰，把那大蟲打死——躺臥着卻似一個綿布袋，動不得了。有古風一篇，單道景陽崗武松打虎。

但見：

景陽崗頭風正狂，萬裡陰雲埋日光。

焰焰滿川紅日赤，紛紛遍地草皆黃。

觸目晚霞掛林藪，侵人冷霧滿穹蒼。

忽聞一聲霹靂響，山腰飛出獸中王。

昂頭踴躍逞牙爪，谷裡獐鹿皆奔降。

山中狐兔潛蹤跡，澗內獐猿驚且慌。

卞莊見後魂魄散，存孝遇時心膽亡。

清河壯士酒未醒，忽在崗頭偶相迎。

上下尋人虎飢渴，撞着猙獰來撲人。

虎來撲人似山倒，人去迎虎如岩傾。

臂腕落時墜飛砲，爪牙揓處幾泥坑。

拳頭腳尖如雨點，淋漓兩手鮮血染。

穢污腥風滿松林，散亂毛鬚墜山崦。

近看千鈞勢未休，遠觀八面威風減。

身橫野草錦斑消，緊閉雙睛光不閃。

當下這隻猛虎，被武松沒頓飯之間，一頓拳腳，打的動不得了。使的這

漢子口裡兀自氣喘不息。武松放了手，來松樹邊尋那打折的梢棒{神閒氣定。反應-身應}。只怕大蟲不死，向身上又打了十數下，那大蟲氣都沒了。

武松尋思：「我就勢把這大蟲拖下崗子去。」就血泊中雙手來提時，那裡提得動？原來使盡了氣力，手腳都踈軟了。

武松正坐在石上歇息，只聽草坡裡刷刺刺響。武松口中不言，心下驚恐：「天色已黑了，倘或又跳出一個大蟲來，我卻怎生鬥得過他？」剛言未畢，只見坡下鑽出兩隻大蟲來，唬得武松大驚道{魂飛膽破。反應-語動}：「阿呀，今番我死也！」

只見那兩個大蟲於面前直立起來。武松定睛看時，卻是個人——把虎皮縫做衣裳，頭上帶着虎磕腦。

那兩人手裡各拏着一條五股剛叉，見了武松倒頭便拜，說道：「壯士，你是人也？神也？端的吃了𢜣律心、豹子肝、獅子腿，膽倒包了身軀！不然，如何獨自一個，天色漸晚，又沒器械，打死這個傷人大蟲？我們在此觀看多時了。端的壯士，高姓大名？」

武松道：「我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自我便是陽谷縣人氏，姓武名松，排行第二。」因問：「你兩個是甚麼人？」

那兩個道：「不瞞壯士說，我們是本處打獵戶。因為崗前這隻虎，夜夜出來，傷人極多，只我們獵戶也折了七八個，過路客人不計其數。本縣知縣相公，着落我們眾獵戶限日捕捉，得獲時，賞銀三十兩；不獲時，定限吃拷！叵耐這業畜勢大，難近得他，誰敢向前？我們只和數十鄉夫在此，遠遠地安下窩弓、藥箭等他。正在這裡埋伏，卻見你大剌剌從崗子上走來，三拳兩腳，和大蟲敵鬥，把大蟲登時打死了。未知壯士身上有多少力？俺眾人把大蟲綣了，請壯士下崗，往本縣去見知縣相公，討賞去來。」

于是眾鄉夫獵戶，約湊有七、八十人，先把死大蟲抬在前面，將一個兜

轎抬了武松，逕投本處一個上戶家。那戶裡正都在莊前迎接，把這大蟲扛在草庭上。

卻有本縣裡老，都來相探，問了武松姓名。因把打虎一節，說了一遍。

眾人道：「眞乃英雄好漢！」那眾獵戶先把野味將來，與武松把盞，吃得大醉。打掃客房，武松歇息。

到天明，裡老先去縣裡報知，一面合具虎床，安排花紅軟轎，迎送武松到縣衙前。清河縣知縣使人來接到縣內廳上。

那滿縣人民聽得說「一個壯士打死了景陽崗上大蟲，迎賀將來」盡皆出來觀看，哄動了那個縣治。

武松到廳上下了轎，扛着大蟲在廳前。知縣看了武松這般模樣，心中自忖道：「不恁地，怎打得這個猛虎！」便喚武松上廳來。

參見畢，將打虎首尾訴說一遍，兩邊官吏都驚呆了。

知縣在廳上賜了幾杯酒，將庫中眾土戶出納的賞錢三十兩，賜與武松。

武松稟道{尊之。反應-身應}：「小人托賴相公福蔭，偶然僥幸打死了這個大蟲，非小人之能，如何敢受這三十兩賞賜。給發與眾獵戶，因這畜生，受了相公許多責罰，何不就把賞給散與眾人，也顯得相公恩沾，小人義氣？」{心明。明張居正云：不矜才，不伐功，不忘本。為人以謙，守其常也。武周來俊臣羅織經云：功歸上，智勇勿顯，誠如是也，非徒上寵，而又寵無衰矣。}

知縣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任從壯士處分。」武松就把這三十兩賞錢，在廳上俵散與眾獵戶去了。

知縣見他仁德忠厚，又是一條好漢，有心要抬舉他，便道：「你雖是陽谷縣人氏，與我這清河縣只在咫尺。我今日就參你在我縣裡做個巡捕的都頭，專在河東水西擒拏賊盜，你意下如何？」

武松跪謝道{義之。反應-身應}：「若蒙恩相抬舉，小人終身受賜。」

知縣隨即喚押司立了文案，當日便參武松做了巡捕都頭。眾裡正大戶都

來與武松作賀慶喜，連連誇官，吃了三五日酒。

武松正要陽谷縣找尋哥哥，不料又在清河縣做了都頭。一日在街上閑遊，喜不自勝。傳得東平一府兩縣，皆知武松之名。

有詩為證：

壯士英雄藝略芳，挺身直上景陽岡。

醉來打死山中虎，自此聲名播四方。

按下武松，單表武大。

自從與兄弟分居之後，因時遭荒饉，搬移在清河縣紫石街賃房居住。人見他為人懦弱，模樣猥衰，起了他個渾名，叫做「三寸丁谷樹皮」{三寸者，矮短也。矮重則笨拙，腳短則緩慢，慢則避之不及}，俗語言其身上粗糙{樹皮}，頭臉窄狹{谷字形，上文言"虎項短"}故也。以此人見他這般軟弱朴實，多欺負他。武大并無生氣，常時迴避便了。

看官，聽說：

世上惟有人心最歹，軟的又欺，惡的又怕；太剛則折，太柔則廢。古人有幾句格言說的好——

柔軟立身之本，剛強惹禍之胎。

無爭無競是賢才，虧我些兒何碍。

青史幾場春夢，紅塵多少奇才。

不須計較巧安排，守分而今見在。

且說武大終日挑擔子出去街上賣炊餅度日，不幸把渾家故了，丟下個女孩兒，年方十二歲，名喚迎兒，爺兒兩個過活。那消半年光景，又消折了資本，移在大街坊張大戶家臨街房居住，依舊做買賣。{賣個炊餅焉能遠程把人給故了？其資可供半年，則不當為餓死，非病故則自縊。}

張宅家下人見他本分，常看顧他，照顧他炊餅，閑時在他鋪中坐，武大

無不奉承{嘴巧}。因此張宅家下人個個都歡喜，在大戶面前，一力與他說方便，因此大戶連房錢也不問武大要。{儿嫌母丑，狗嫌家貧。丑貧，垂死者也。人若不以武大鄙陋而近之者，仁善也。而必言"個個"“一力"者，惠之耳。惠之者，賂之也，或送或賒，其資惟此耳，更無他有。通鑒綱目前篇五帝紀書云：風沙氏煮海為鹽，不用神農帝命，帝益修厥德，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來歸。德者，惠澤也。此懷柔遠人之始。或風馬牛不相及，武大所為，不失懷柔之旨。}

這張大戶家有萬貫家財，百間房產，年約六旬之上，身邊寸男尺女皆無。媽媽余氏，主家嚴勵，房中并無清秀使女。一日，大戶拍胸歎了一口氣。

媽媽問道：「你田產豐盛，資財充足，閑中何故歎氣？」

大戶道：「我許大年紀，又無兒女，雖有家財，終何大用！」

媽媽道：「既然如此說，我交媒人替你買兩個使女，早晚習學彈唱，服侍你便了。」大戶心中大喜，謝了媽媽。

過了幾時，媽媽果然交媒人來，與大戶買了兩個使女——一個叫做潘金蓮，一個喚做白玉蓮。

這潘金蓮卻是南門外潘裁的女兒，排行六姐。因他自幼生得有些顏色，纏得一雙好小腳兒，因此小名金蓮。父親死了，做娘的因度日不過，從九歲賣在王招宣府裡，習學彈唱，就會描眉畫眼，傅粉施朱——梳一個纏髻兒，着一件扣身衫兒，做張做勢{作富家之腔，扮大戶之勢}，喬模喬樣{本已是使女，與妓女同列矣。舉止當為模仿高門大戶、富家千金。九歲適為女子第二性始發期}。況他本性機變伶俐，不過十五，就會描鸞刺綉，品竹彈絲，又會一手琵琶。

後王招宣死了，潘媽媽爭將出來，三十兩銀子{虎價。回首有言「虎中美女」。財色通焉}轉賣與張大戶家，與玉蓮同時進門，在大戶家習學彈唱。金蓮學琵琶，玉蓮學箏。

玉蓮亦年方二八{十六}，乃是樂戶{罪人妻女沒入為官妓，隸屬樂部。泛指妓院}人家女子，生得白淨，小字玉蓮。這兩個同房歇臥，主家婆余氏初時

甚是抬舉二人，不令上鍋，排備洒掃，與他金銀首飾，粧束身子。
後日不料白玉蓮死了，止落下金蓮一人，長成一十八歲，出落的臉襯桃花，眉彎新月，尤細尤灣。張大戶每要收他，只怕主家婆利害，不得手。一日，主家婆鄰家赴席不在，大戶暗把金蓮喚至房中，遂收用了——正是羙玉無瑕一朝損壞，珍珠何日再得完全{金氏豈有孤老之意乎}。

大戶自從收用金蓮之後，不覺身上添了四五件病症。端的那五件？第一，腰便添疼；第二，眼便添淚；第三，耳便添聾；第四，鼻便添涕；第五，尿便添滴。還有一庄兒不可說，白日間只是打□，到晚來噴嚏也無數。
後主家婆頗知其事，與大戶攘罵了數日，將金蓮甚是苦打。大戶知不容此女，卻賭氣倒賠房奩，要尋嫁得一個相應的人家。
大戶家下人，都說武大忠厚。見無妻小，又住着宅內房兒，堪可與他。這大戶早晚還要看覷此女，因此不要武大一文錢，白白的嫁與他為妻。{何言無小？視武迎兒為使女乎？是以知武大不以為女矣。漢書王莽傳云：母病，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，莽妻迎之，衣不曳地，布蔽膝，見之者以為僮使，問，知其夫人，皆驚。}
這武大自從娶的金蓮來家，大戶甚是看顧他。若武大沒本錢做炊餅，大戶私與銀伍兩與他做本錢。
武大若挑擔兒出去，大戶候無人，便踅入房中與金蓮廝會。武大雖一時撞見，亦不敢聲言。朝來暮往，如此也有計時。
忽一日，大戶得患陰寒病症，嗚呼哀哉死了。主家婆察知其事，怒令家童將金蓮武大即時趕出，不容在房子裡住。武大不覺{不覺彼怒其夫病死與金氏有係。愚者不察}，又尋紫石街西王皇親房子，賃內外兩間居住，依舊賣炊餅。

原來金蓮自從嫁武大，見他一味老實，人物猥□，甚是憎嫌，常與他合

氣、報怨大戶：「普天世界，斷生了男子，何故將奴嫁與這樣個貨！每日牽着不走，打着倒腿的，只是一味□酒{前文言及受欺"武大并無生氣，常時回避便了"是以知武大遇事惟酒買醉耳}。着緊處卻是錐扎也不動。奴端的那世裡晦氣卻嫁了他！是好苦也！」常無人處彈個山坡羊為證：

想當初，姻緣錯配，奴把他當男兒漢看覷。

不是奴自己誇獎，他烏鴉怎配鸞鳳對。

奴眞金子埋在土裡，他是塊高號銅，怎與俺金色比。

他本是塊頑石，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躰。

好似糞土上長出靈芝，奈何隨他怎樣，倒底奴心不美。

聽知，奴是塊金磚，怎比泥土基！{優越之人，自視過高，或有顏色，以完美自居，是不及說書人之評中肯。}

看官，聽說：

但凡世上婦女，若自己有些顏色，所稟伶俐，配個好男子便罷了，若是武大這般雖好殺，也未免有幾分憎嫌。自古佳人才子相湊着的少，買金偏撞不着賣金的。

武大每日自挑炊餅擔兒出去賣，到晚方歸。婦人在家，別無事幹，一日三餐吃了飯，打扮光鮮，只在門前簾兒下站着，常把眉目嘲人，雙睛傳意。{倚門賣俏者，妓也。}

左右街坊，有幾個奸詐浮浪子弟，睃見了武大這個老婆打扮油樣、沾風惹草，被這干人在街上撒謎語，往來嘲戲唱叫：「這一塊好羊肉，如何落在狗口裡！」

人人只知武大是個懦弱之人，卻不知他娶得這個婆娘在屋裡：風流伶俐，諸般都好，為頭的一件，好偷漢子。

有詩為證：

金蓮容貌更堪題，笑蹙春山八字眉。

若遇風流清子弟，等閑雲雨便偷期。

這婦人每日打發武大出門，只在簾子下嗑瓜子兒，一徑把那一對小金蓮故露出來，勾引的這夥人日逐在門前彈胡博詞、扠兒難——口裡油似滑言語，無般不說出來。因此武大在紫石街住不牢，又要往別處搬移——與老婆商議。

婦人道：「賊混沌，不曉事的！你賃人家房住，淺房淺屋，可知有小人囉皂！不如湊幾兩銀子，看相應的，典上他兩間住，卻也氣槩些，免受人欺負。你是個男子漢，倒擺佈不開，常交老娘受氣！」{煤氣燈操縱-參疑。招引之舉，本金氏自啟之，乃加諸武大無能之故，使其自惑於事。又，氣從何來？氣從淺房淺屋而來，非源自有人嘲戲、騷擾。先前住慣了高屋深宅，忍受不了屋形淺陋。小人者，鄙稱也，未合金氏眼緣耳，西門豈非乎？氣概，猶言舒適。反應-語動，滿腹怨氣。}

武大道：「我那裡有錢典房！」

婦人道：「呸！濁才料！把奴的釵梳湊辦了去，有何難處！過後有了，再治不遲！」{反應-語動，傲物輕財。}

武大聽了老婆這般說，當下湊了十數兩銀子，典得縣門前樓上下兩層，四間房屋居住。第二層是樓，兩個小小院落，甚是乾淨。武大自從搬到縣西街上來，照舊賣炊餅。

一日，街上所過，見數隊纓鎗，鑼鼓喧天，花紅軟轎，簇擁着一個人，卻是他嫡親兄弟武松——因在景陽崗打死了大蟲，知縣相公抬舉他，新陞做了巡捕都頭，街上裡老人等作賀他，送他下處去。

卻被武大撞見，一手扯住{喜出望外。手捷}，叫道：「兄弟，你今日做了都頭，怎不看顧我！」武松回頭，見是哥哥。二人相合，兄弟大喜，一面邀請到家中，讓至樓上坐。

房裡喚出金蓮來，與武松相見，因說道：「前日景陽岡打死了大蟲的，便是你小叔。今新充了都頭，是我一母同胞兄弟。」

那婦人叉手向前，便道：「叔叔萬福！」武松施禮，倒身下拜。

婦人扶住武松道：「叔叔請起，折殺奴家。」

武松道：「嫂嫂受禮。」兩個相讓了一回，都平磕了頭起來。{以禮相待。反應-身應。}

少頃，小女迎兒拏茶，二人吃了。武松見婦人十分妖嬈，只把頭來低着{非禮勿視，反應-身應。低頭一}。不多時，武大安排酒飯，管待武松。

說話中間，武大下樓買酒菜去了，丟下婦人，獨自在樓上陪武松坐的，看了武松身材凜凜，相貌堂堂，身上恰似有千百斤氣力——不然如何打得那大蟲——心裡尋思道：一母所生的兄弟，又這般長大，人物壯健，奴若嫁得這個，胡亂{勉強屈就}也罷了。你看我家那身不滿尺的丁樹——三分似人，七分似鬼，奴那世裡遭瘟直到如今！據看武松又好氣力，何不交他搬來我家住？誰想這段姻緣，卻在這裡！

那婦人一面臉上排下笑來{心懷不軌。反應-語動，一笑}，問道：「叔叔，你如今在那裡居住？每日飦食，誰人整理？」{鬼谷子云：審定有無與其實虛}

武松道：「武二新充了都頭，逐日菩應上司，別處住不方便{辦公}，胡亂{隨便}在縣前尋了個下處，每日撥兩個土兵{日常打雜}服事做飦。」{坦誠以對}

婦人道：「叔叔何不搬來家裡住，省的在縣前土兵服事、做飯腌臢。一家裡住，早晚要些湯水吃時，也方便{照應看顧}些。就是奴家親自安排與叔叔吃，也乾淨。」

武松道：「深謝嫂嫂。」{未忍拒}

婦人又道：「莫不別處有嬸嬸，可請來廝會也。」{別處，猶言私養。鬼谷子反應篇云：釣語合事，（欲）得人實。}

武松道：「武二并不曾婚娶。」

婦人道：「叔叔青春多少？」

武松道：「虛度二十八歲。」

婦人道：「原來叔叔到長奴三歲。叔叔今沓從那裡來？」

武松道：「在滄州住了一年有餘，只想哥哥在舊房居住，不想搬在這裡。」

婦人道：「一言難盡。自從嫁得你哥哥，吃他忒善了，被人欺負，纔得到這裡{煤氣燈操縱-正定}。若似叔叔這般雄壯，誰敢道個不是。」{事因金氏，而推責武大。且事與善弱并無直接關係，次數多寡耳，強者尚不為零，弱則無計。史記淮南王傳云：有民作歌"一尺布，尚可縫；一斗粟，尚可舂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"以譏議漢孝文帝殺王。帝王尚且，西門尤不可免，中人離俗叛道豈可免哉。}

武松道：「家兄從來本分，不似武松撒潑。」{未之信。前文有云"武大平日本分，不惹是非"。本分，安之也，安則氣沉，故能含垢忍辱。撒潑，躁也，躁則氣浮，躁而重義，如是則眼不容沙。}

婦人笑道：「怎的顛倒說？常言人無剛強，安身不牢。奴家平生快性，看不上這樣三打不回頭，四打連身轉的人。」{優越之人，說謊成性，以誇大事實迷惑人。武大既為本分之人，又不惹是非，打從何來？金氏也。前文云金氏抱怨"每日牽著不走，打著倒腿的"。快性，有一說二，想到什么說什么，一連好幾句。笑，駁也。}

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叔嫂萍蹤得偶逢，嬌嬈偏逞秀儀容。

私心便欲成歡會，暗把邪言釣武松。

原來這婦人甚是言語撇清。

武松道：「家兄不惹禍，免嫂嫂憂心。」{免，猶言多慮。重申之，猶言別瞎說。}

二人只在樓上說話未了，只見武大買了些肉菜果餅歸來，放在廚下，走

上樓來叫道：「大嫂，你且下來安排則個？」

那婦人應道：「你看那不曉事的！叔叔在此，無人陪侍，卻交我撇了下去！」{應，惱也。隱匿而不言"混濁"。}

武松道：「嫂嫂請方便{隨意}。」

婦人道：「何不去間壁，請王乾娘來安排便了。只是這般不見使！」

武大便自去央了間壁王婆子來，安排端正，都拿上樓來，擺在桌子上，無非是些魚肉、果菜、點心之類，隨即盪上酒來。

武大交婦人坐了主位，武松對席{為夫婦對食之禮}，武大打橫。三人坐下，把酒來斟，武大篩酒在各人面前。

那婦人拿起酒來道：「叔叔休怪！沒甚管待，請盃兒水酒。」

武松道：「感謝嫂嫂，休這般說。」

武大只顧上下篩酒，那裡來閑事。{篩酒方乃正事乎？上下者，言武大滿上酒杯放下酒壺也。只顧者，言其低頭惟凝視酒杯空否，未有抬頭覷看其婦語色者。亦惟其嗜酒耳，前文有言金氏怨其"一味嗐酒"}

那婦人笑容可掬{假意虛情}，滿口兒叫：「叔叔怎的肉果兒也不揀一筯兒？」揀好的遞將過來。

武松是個直性漢子，只把做親嫂嫂相待——誰知這婦人是個使女出身，慣會小意兒——亦不想這婦人一片引人心。那武大又是善弱的人，那裡會管待人。{是以只顧篩酒。直性者，有一說一，有什么說什么，不多說、不少說。由是論之，武松手敏身健腳捷，人勇心明嘴拙，而嗜酒助膽。武大手捷身笨腳緩，人懦愚鈍嘴巧，而嗜酒沉氣。善弱者，困於勢，苦于事。人之卑微，無財無勢，酒能解人愁、忘其憂，是以見武松第一句即為"怎不看顧我"，人無不欲傍勢而脫窘地也。}

婦人陪武松吃了幾盃酒，一雙眼只看着武松身上。武松乞他看不過，只低了頭不理他。{低頭二，避人眼意，反應-身應。武松以身應，金氏以語求，虛實不同，動靜相異。心有所圖，則意有所動，動則心跡露，是為行舉可疑者也。項羽本紀云：今項莊拔劍舞，其意常在沛公。兄弟二人皆各自低頭只顧碰杯喝

酒，有一句沒一句的應付，以是未之察。下文詩云"滿前野意無人識"}
吃了一歇，酒闌了，便起身。武大道：「二哥，沒事再吃幾盃兒去？」
武松道：「生受。我再來望哥哥嫂嫂罷。」都送下樓來。出的門外，婦人便道：「叔叔是必上心，搬來家裡住！若是不搬來，俺兩口兒{當與下一句"奴"等義，乃金氏一己之欲，未與武大論此事。武大欲搬家，則事先與金氏議}也吃別人笑話{煤氣燈操縱-正定。招引之人，何懼人笑。下文武大同出一語，兩相乖違}。親兄弟難比別人，與我們爭口氣也是好處！」
武松道：「既是吾嫂厚意，今晚有行李便取來。」
婦人道：「叔叔是必記心者，奴這裡專候！」{自作主張，武大并未副言於金氏。}

正是：滿前野意無人識，幾點碧桃春自開。

有詩為證：

可怪金蓮用意深，包藏淫行蕩春心。

武松正大原難犯，耿耿清名抵萬金。

當日這婦人情意十分慇懃。{是亦言其以床事安撫武大耶？}
卻說武松到縣前客店內，收拾行李鋪蓋，交土兵挑了，引到哥家。那婦人見了，強如拾了金寶一般歡喜。旋打掃一間房，與武松安頓停當。武松分付土兵回去，當晚就在哥家宿歇。

次日早起，婦人也慌忙{笨手笨腳，惟其不習此事，前文有云，余氏不使其上灶}起來，與他燒湯淨面。武松梳洗裹幘，出門去縣裡畫卯。
婦人道：「叔叔畫了卯，早些來家吃飯，休去別處吃了。」武松應諾。到縣裡畫卯已畢，伺候了一早辰，回到家中。那婦人又早齊齊整整，安排下飯。三口兒同吃了飯{武迎兒同桌與食，更似一家三口}，婦人雙手便捧一盃茶來，遞與武松。

武松道：「交嫂嫂生受，武松寢食不安！明日縣裡撥個士兵來使喚！」

那婦人連聲叫道{慌忙阻止。反應-語動}：「叔叔卻怎生這般計較！自家骨肉{武迎兒非耶？丫頭也，使奴耳}，又不服事了別人！雖然有這小丫頭迎兒，奴家見他拏東拏西、蹀裡蹀斜{走路歪歪斜斜，搖晃不定的樣子。二六年紀，整日被金氏虐打，造成做事惶恐畏縮、生怕哪又出錯而招致毒打。五回，武大向鄆哥坦言"我先妻丟下個女孩兒，要便朝打暮罵，不與飯吃"}，也不靠他。就是撥了士兵來，那廝{鄙稱，賤之也}上鍋上灶不乾淨，奴眼裡也看不上這等人。」{若論社會地位，士兵并不低於金氏，而金氏鄙之者，視彼與奴等。卑賤也，整日替人斟茶遞水、洗衣做飯。前文有言"主家婆余氏初時甚是抬舉二人，不令上鍋，聊備洒掃，與他金銀首飾，妝束身子"。金氏本視己與高門大戶富室千金等比，若論其優越之性情，則非成之於余氏。上文有云其"本性機變伶俐"。又，第六回，潘媽道"他從小兒是這等"。「本性」與「從小」等義。俗云：三歲看大，七歲看老。兒童心理學相關研究有言，幼童的黃金塑造期在三歲之前，甚者於前兩歲。雖然，電影（坏種The Bad Seed）亦有所演義矣。}

武松道：「恁的，卻生受嫂嫂了！」

　　有詩為證：

　　武松儀表甚搊搜，阿嫂淫心不可收。

　　籠絡歸來家裡住，要同雲雨會風流。

話休絮煩。

自從武松搬來哥家裡住，取些銀子出來，與武大交買餅、饊茶果請那兩邊鄰舍。都鬥分子來與武松人情，武大又安排了回席，都不在話下。

過了數日，武松取出一疋彩色緞子與嫂嫂做衣服。

那婦人堆下笑來{二笑，心花怒放。反應-語動}，便道：「叔叔如何使得！既然賜與，奴家不敢推辭，只得接了。」道個萬福。

自此武松只在哥家歇宿，武大依前上街挑賣炊餅。武松每日自去縣裡承差應事，不論歸遲歸早，婦人頓羹頓飯，歡天喜地服事武松。武松倒安

身不得，那婦人時常把些言語來撥他，武松是個硬心的直漢——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。

不覺過了一月有餘，看看十一月天氣，連日朔風緊起。只見四下彤雲密佈，又早紛紛揚揚，飛下一天瑞雪來。

但見：

萬裡彤雲密佈，空中祥瑞飄簾，瓊花片片舞前簷。

剡溪當此際，濡滯子猷船。{世說新語云：乘興而行，興盡而返。猶言自作多情，敗興而還。}

頃刻樓臺都壓倒，江山銀色相連。

飛淺撒粉漫連天，當時呂蒙正，窑內嗟無錢。{寒窯賦云：上人憎，下人厭。}

當日這雪直下到一更時分，卻似銀粧世界，玉碾乾坤。

次日，武松早去縣裡畫卯，直到日中未歸。武大被婦人早趕出去做買賣，央及間壁王婆，買了些酒肉。去武松房裡，簇了一盆炭火，心裡自想道：我今日着實撩鬥他一鬥，不怕他不動情！

那婦人獨自冷冷清清立在簾兒下，望見武松正在雪裡踏着那亂瓊碎玉歸來。婦人推起簾子，迎着笑道：「叔叔寒冷？」

武松道：「感謝嫂嫂掛心！」入得門來，便把毡笠兒除將下來，那婦人將手去接，武松道：「不勞嫂嫂，生受！」自把雪來拂了{拒之。態度明顯轉變。反應-身應}，掛在壁子上。隨即解了纏帶，脫了身上鸚哥綠紵絲衲襖，入房內搭了。

那婦人便道：「奴等了一早晨，叔叔怎的不歸來吃早飯？」

武松道：「早間有一相識請我吃飯了，卻纔又有一個作盃，我不耐煩，一直走到家來。」{初來乍到，若言相識，非同僚，則鄰裡。不耐煩者，三分躁也。酒非能躁人，躁人者，人也、事也。答以早間吃飯，足矣。無需多言"又有一個"。直性使然，是以下文武大言"我兄弟從來老實"。老實者，坦誠、非哄。然，

嗜酒而言不耐煩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細則尚未知，或有風言風語者。史記有云：絳侯、灌嬰等咸讒陳平盜其嫂。}

婦人道：「既恁的，請叔叔向火。」

武松道：「正好。」便脫了油靴，換了一雙襪子，穿了煖鞋，掇條櫈子自近火盆邊坐的。

那婦人早令迎兒把前門上了閂，後門也關了，卻搬些煮酒菜蔬入房裡來，擺在桌子上。

武松問道：「哥哥那裡去了？」{何以有此問？糊塗乎？金氏回以"每日"以點之}

婦人道：「你哥哥每日自出去做些買賣，我和叔叔自吃三盃。」

武松道：「一發等哥來家，吃也不遲。」{何來生分，避嫌耶？或欲有事與武大言之耳。}

婦人道：「那裡等的他！」

說猶未了，只見迎兒小女早煖了一注酒來。

武松道：「不必嫂嫂費心！待武二自斟！」

婦人也掇一條櫈子近火邊坐了。桌上擺着盃盤，婦人拏盞酒擎在手裡，看着武松：「叔叔滿飲此盃！」{鬼谷子反應篇云：牧之不審，得情不明。金氏若察武松舉動與往日有背，則當問"叔叔今日何以這般見外，莫是奴家照顧不周？惱了叔叔意邪？"。乃金氏一心行勾引之事，不審不察，自說自話，終以灰頭土臉、自取其辱。}

武松接過酒去，一飲而盡。

那婦人又篩一盃來，說道：「天氣寒冷，叔叔飲個成雙的盞兒。」

武松道：「嫂嫂自飲。」接來又一飲而盡。武松卻篩一盃酒，遞與婦人。

婦人接過酒來呷了，卻拏注子再斟酒，放在武松面前。那婦人一逕將酥胸微露，雲鬟半嚲，臉上堆下笑來{不知羞恥。三笑}，說道：「我聽得人說，叔叔在縣前街上養着個唱的，有這話麼？」

武松道：「嫂嫂休聽別人胡說！我武二從來不是這等人！」

婦人道：「我不信，只怕叔叔口頭不是心頭。」

武松道：「嫂嫂不信時，只問哥哥就見了{方言有此句。猶言就知了。知，明瞭}。」

婦人道：「呵呀，你休說他，那裡曉得甚麼，如在醉生夢死一般{言其不諳世事}！他若知道時，不賣炊餅了{——早飛黃騰達了}！叔叔且請一盃！」連篩了三四盃飲過。

那婦人也有三盃酒落肚，烘動春心，那裡按納得住慾心如火，只把閑話來說。

武松也知了八九分，自己只把頭來低了，卻不來兜攬。{閉耳塞目，反應-身應。低頭三。}

婦人起身去盪酒，武松自在房內，卻拏火筯簇火。{坐立不安矣，五分躁。}

婦人良久煖了一注子酒，來到房裡，一隻手拏着注子，一隻手便去武松肩上只一捏，說道：「叔叔，只穿這些衣服，不寒冷麼？」

武松已有五七分不自在，也不理他。{忍也。直性之人，不懂婉轉。若發作，則情義絕。情義而乃彼人所重，是以不知作何反應。}

婦人見他不應{有慍色，故不應。鬼谷子反應篇云：得情不明，定基不審}，匹手便來奪火筯，口裡道：「叔叔你不會簇火，我與你撥火！只要一似火盆來熱便好！」

武松有八九分焦躁，只不做聲。{由進門的"自把"、"自近"、"自斟"“自飲"，一方面"不耐煩"、火爐旁心不在焉，繼而因金氏捏肩"不自在"，已是一觸即發在即。}

這婦人也不看武松焦躁，便丟下火筯，卻篩一盞酒來，自呷了一口，剩下大半盞酒，看着武松道：「你若有心，吃我這半盃兒殘酒！」{反應-語動，盛氣臨人。}

乞武松劈手奪過來，潑在地下，說道：「嫂嫂，不要恁的不識羞恥！」把手只一推，爭些兒把婦人推了一交。{反應-身應，疾聲厲色。}

武松睜起眼{怒目而視}來說道：「武二是個頂天立地的噙齒戴髮的男子漢，不是那等敗壞風俗、傷人倫的豬狗！嫂嫂休要這般不識羞恥，為此等的勾當！倘有些風吹草動，我武二眼裡認的是嫂嫂，拳頭卻不認的是嫂嫂！再來休要如此所為！」{言其有血有肉，不與禽獸等。列子黃帝篇云：手足之異，戴髮含齒，倚而趣者，謂之人。}

婦人吃他幾句，搶得通紅了面皮，便叫迎兒收拾了碟盞家火，口裡指着說道{惱羞成怒}：「我自作耍子，不值得便當眞起來，好不識人敬！」{煤氣燈操縱-正定}收了家火，自往廚下去了。

有詩為證：

潑賤操心太不良，貪淫無恥壞綱常。

席間尚且求雲雨，反被都頭罵一場。

這婦人見勾搭武松不動，反被他搶白了一場，「好的武松！」自在房中氣忿忿的自己尋思{應對之策}。

天色卻早申牌時分{下午三至五點}，武大挑着擔兒，大雪裡歸來。推開門，放下擔兒，進的房來，見婦人一雙眼哭的紅紅的，便問道：「你和誰鬧來？」{護也。投射也，以己在外受人欺侮之心，而意為鄰裡所為。}

婦人道：「都是你這不不爭氣的，交外人來欺負我！」{上文自云"自家骨肉"。煤氣燈操縱-三角離間}

武大道：「誰敢來欺負你？」{此處省略了前半句"有我兄弟武松住家"的心理立場。常人尚不能輕云「敢」字，武大言之，足見其底氣。若於勢家面前，則彼人笑武大癡，挑釁也。若武大身後站一武松，則勢家屏氣。}

婦人道：「情知是誰！爭奈武二那廝{與士兵等賤矣。由黃金變為糞土}，我見他大雪裡歸來，好意安排些酒飯與他吃{煤氣燈操縱-正定}！他見前後沒人，便把言語來調戲我{煤氣燈操縱-參疑}。便是迎兒眼見，我不賴他！」

武大道：「我兄弟不是這等人，從來老實。休要高聲，乞鄰舍聽見笑話！」{武松嘴拙，豈懂言語。武松撒潑，豈止調戲哉。武大雖愚，不居癡兒問

蛤之右，是以未之信。上文武松評武大"家兄從來本分"兄弟兩人過往若無相依為命之義，則做不到如此彼此知心。不諳於事之人，易受人三言兩語蠱惑動搖，況且武大首問金氏即為"誰來欺負你"而非"何事哭啼"，即是已預設了立場，意在人，而非事。若答之以張大戶，則應其心境矣。"不是這等人"，猶言不要瞎說，亦是省略了此一前語。笑話者，懼鄰舍誤以為武松卑劣。}

武大撇了婦人，便來武松房裡，叫道：「二哥，你不曾吃點心？我和你吃些個？」

武松只不做聲，尋思了半晌{北宋薛居正勢勝學書云：親不言疏，忍焉。疏不言親，慎焉。過後武大若求老婆，武松賠不了，或成罪人，故而慎}，脫了絲鞋，依舊穿上油膩靴，着了上蓋，戴上毡笠兒。一面繫纏帶，一面出大門。

武大叫道：「二哥，你那裡去？」也不答，一直只顧去了。

武大回到房內，問婦人道：「我叫他，又不應，只顧往縣前那條路去了。正不知怎的了！」{或道武大裝傻充愣者，非也。書回出場已定性其為"頭腦濁蠢"，故此事若需80智力分，人乃悟，不惟武大止於79智力，其無能為之湊其缺者。故上文金氏評曰"他若知道時，不賣炊餅了"。或問，既是如此，武大何以曉結奉承大戶家下人之心？此非武大有算人之智，乃靈長類社會利他互助之日常，人本自通焉。武大之不悟，在於其將彼兩人皆定為真、可信。故其若惑金氏之言也，而以"妻"驗之，若質之武松，則以信代驗，兩無可解。武周朝來俊臣云：人之情多矯，世之俗多偽，豈可盡信乎。}

婦人罵道{冷嘲熱罵、羞愧難當。一罵}：「賊混沌蟲！有甚難見處！那厮羞了，沒臉兒見你，走了出去。我猜他一定叫個人來搬行李，不要在這裡住，卻不道你留他！」{煤氣燈操縱-三角離間}

武大道：「他搬了去須乞別人笑話！」{非懼人笑己，人議武松因何事而為彼兄趕出家門耳。前者已做席宴請鄰裡，明申邀武松住家，人道武大盡其兄弟之情義矣。}

婦人罵道{破口大罵、無地自容。二罵}：「混沌魍魎！他來調戲我，到不乞別人笑話？{煤氣燈操縱-參疑}你要便自和他過去，我卻做不的這樣人{煤

氣燈操縱-正定。前文書云"為頭的一件好偷漢子"}。你與了我一紙休書，你自留他便了{煤氣燈操縱-三角離間}！」武大那裡再敢開口{性大過天，其有需求於人，不得不順人意。逆，則閉。武大無能為}，被這婦人倒數罵了一頓。

正在家兩口兒絮聒{喋喋不休。武大於上一句已閉口，金氏單方面咒罵耳，即下文喃喃吶吶之語。前文有言金氏"常與他合氣"大抵此景}，只見武松引了個土兵，拏着條扁擔，逕來房內，收拾行李便出門。武大走出來，叫道：「二哥，做甚麼便搬了去？」

武松道：「哥哥不要問，說起來裝你的幌子，只由我自去便了！」

武大那裡再敢問備細，由武松搬了出去。{知道又作何打算？跟武松合伙？需求不存在。選項唯一，其無能為。馬斯洛（Abraham Maslow）在其《人格動機理論》一書有言，滿足生理是最基礎的需求層級，人依據自身需求而行動。}

那婦人在裡面喃喃吶吶罵道{喊冤叫屈。三罵}：「卻也好！只道是親難轉債{借此還彼，故曰轉}，人自知道一個兄弟做了都頭怎的養活了哥嫂，卻不知反來嚙咬人！正是花木瓜——空好看！搬了去，倒謝天地，且得冤家離眼前！」{煤氣燈操縱-正定。受害者扮演。}

武大見老婆這般言語，不知怎的了，心中只是放它不下。自從武松搬去縣前客店宿歇，武大自依前上街賣炊餅。{搬家則依舊，不搬家則依前，是以上文金氏言"他那裡曉得甚麼，如在醉生夢死一般"。家中人之去留有無，皆無礙上街賣炊餅，儼然無事發生一般，是以知"家"於武大而言可有可無，或未及論也。}

本待要去縣前尋兄弟說話，卻被這婦人千叮萬囑，分付交不要去兜攬他，因此武大不敢去尋武松。{此處可供之需求大於彼處故耳。若武松能提供一個更好的方案以滿足武大的需求，焉會不去？千叮萬囑乃名正言順之藉口。舉動在己不在彼，而受人所牽制者，欲也。欲者，需求是也。}

有詩為證：

雨意雲情不遂謀，心中誰信起戈矛。

生將武二搬離去，骨肉翻令作寇讎！

畢竟未知後來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西門慶簾下遇金蓮 王婆子貪賄說風情

月老姻緣配未眞，金蓮賣俏逞花容。

只因月下星前意，惹起門旁簾外心。

王媽誘財施巧計，鄆哥賣果被嫌嗔。

那知後日蕭牆禍，血濺屏幃滿地紅。

一回為鬼谷子反應篇/解

反應者，動靜也。動靜者，虛實也。虛實者，人事也。人事者，真偽也。

動者有欲，靜則無見。觀往驗來，真偽別。象事比辭，虛實見。

定基量能，牧人射意；釣語合事，身應言動，得實事用。

定基不審，策之不入；觀聽不參，知行不聞，陷情失志。

二回鬼谷子揣篇、摩篇/解

揣者，量之於己，度之於彼，則審焉。

審時以觀動靜，度情以知好惡。

觀動靜乃可制利害，知好惡乃可進說辭。

摩者，測之也。

測而探之，摩在此。

微而去之，應在彼。

塞窌匿端，極彼欲。

隱貌逃情，避己惡。

道數時合，事乃化成。

話說武松自從搬離哥家，捻指不覺雪晴過了十數日光景。卻說本縣知縣，自從到任以來，卻得二年有餘，轉得許多金銀，要使一心腹人，送

上東京親眷處收寄，三年任滿，朝覲、打點上司。一來卻怕路上小人，須得一個有力量的人去方好。猛可想起都頭武松，須得此人英雄膽力{一回有言"知縣見他仁德忠厚"}，方了得此事。

當日就喚武松到衙內商議道：「我有個親戚，在東京城內做官，姓朱名勔，見做殿前太尉之職。要送一擔禮物，捎封書去問安。只恐途中不好行，須得你去方可。你休推辭辛苦，回來我自重賞你！」

武松應道：「小人得蒙恩相抬舉，安敢推辭？既蒙差遣，只得便去。小人自來也不曾到東京，就那裡觀光上國景致，走一遭也是恩相抬舉。」

知縣大喜，賞了武松三盃酒，十兩路費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武松領了知縣的言語，出的縣門來，到下處叫個土兵，卻來街上買了一瓶酒并菜蔬之類，逕到武大家。武大恰街上回來，見武松在門前坐地，交土兵去廚下安排。

那婦人餘情不斷，見武松把將酒食來，心中自思：「莫不這廝思想我了？不然，卻又回來？那廝一定強我不過，我且慢慢問他！」

婦人便上樓去，重勻粉面，再挽雲鬟，換了些顏色衣服穿了，來到門前迎接武松。婦人拜道：「叔叔不知怎的錯見了，好幾日并不上門，交奴心裡沒理會處。每日交你哥哥去縣裡尋叔叔陪話{煤氣燈操縱-正定}，歸來只說沒尋處{煤氣燈操縱-參疑}。今日再喜得叔叔來家，沒事壞鈔做甚麼！」

武松道：「武二有句話，特來要和哥哥說知。」

婦人道：「既如此，請樓上坐。」

三個人來到樓上，武松讓哥嫂上首坐了，他便掇杌子打橫。土兵擺上酒來，熱下飯，一齊拏上來。武松勸哥嫂吃，婦人便把眼來睃武松，武松只顧吃酒。

酒至數巡，武松問迎兒討副勸盃，叫土兵篩一盃酒，拏在手裡，看着武

大道：「大哥在上，武二今日蒙知縣相公差往東京幹事，明日便要起程，多是兩三個月，少是一個月便回。有句話特來和你說。你從來為人懦弱，我不在家，恐怕外人來欺負。假如你每日賣十扇籠炊餅，你從明日為始，只做五扇籠炊餅出去賣。每日遲出早歸，不要和人吃酒。歸家便下了簾子，早閉門，省了多少是非口舌{此前雪天回來晚的那一天聽聞什麼}。若是有人欺負你，不要和他爭執，待我回來，自和他理論。大哥，你依我時，滿飲此盃！」

武大接了酒，道：「我兄弟見得是，我都依你說。」吃過了一盃。

武松再斟第二盞酒，對那婦人說道：「嫂嫂是個精細的人，不必要武松多說。我的哥哥，為人質朴，全靠嫂嫂做主。常言"表壯不如裡壯"嫂嫂把得家定，我哥哥煩惱做甚麼{武松從何處得知武大煩惱}？豈不聞古人云"籬牢犬不入"」

那婦人聽了這幾句話，一點紅從耳畔起，須臾紫漲了面皮，指着武大罵道{指桑罵槐}：「你這個混沌東西！有甚言語在別人處說來欺負老娘！我是個不帶頭巾的男子漢，叮叮噹噹響的婆娘，拳頭上也立的人，胳膊上走得馬，人面上行的人！不是那膿膿血搠不出來——鱉老婆！」「自從嫁了武大，眞個螻蟻不敢入屋裡來，有甚麼籬笆不牢犬兒鑽得入來！你休胡言亂語，一句句都要下落。丟下塊磚兒，一個個也要着地！」{煤氣燈操縱-正定。一回，張大戶候武大外出，則折入房來。}

武松笑道：「若得嫂嫂這般做主最好！只要心口相應，卻不應心頭不似口頭。既然如此，我武松都記得嫂嫂說的話了，請過此盃！」

那婦人一手推開酒盞，一直跑下樓來，走到半胡梯上，發話道：「既是你聰明伶俐，卻不道長嫂為母？我初嫁武大時，不曾聽得有甚小叔！那裡走得來，是親不是親，便要做喬家公！自是老娘悔氣了，偏撞着這許多鳥事！」一面哭下樓去了。

有詩為證：

苦口良言諫勸多，金蓮懷恨起風波。

自家惶愧難存坐，氣殺英雄小二哥。

那婦人做出許多喬張致來，武大、武松吃了幾盃酒，坐不住，都下的樓來，弟兄洒泪而別，武大道：「兄弟去了早早回來，和你相見。」

武松道：「哥哥，你便不做買賣也罷，只在家裡坐的，盤纏兄弟自差人送與你。」臨行，武松又分付道：「哥哥，我的言語，休要忘了，在家仔細門戶。」

武大道：「理會得了。」

武松辭了武大，回到縣前下處，收拾行裝并防身器械。次日，領了知縣禮物、金銀、馱垛，討了腳程，起身上路往東京去了不題。{腳程，經過關卡的憑證。古時，人不得隨意流動，田在哪則牛在哪，牛在哪則人在哪。擬自管子，始於商鞅之政。大明律：凡無文引，私度關、津者，杖八十；若關不由門、津不由渡，而越度者，杖九十；若越度緣邊關塞者，杖一百、徒三年；因而出外境者，絞守把之人；知而故縱者，同罪；失於盤詰者，各減三等、罪止杖一百；軍兵又減一等；並罪坐直日者。城長城非止於禦敵。}

只說武大，自從兄弟武松說了去，整日乞那婆娘罵了三四日。武大忍氣吞聲，由他自罵，只依兄弟言語，每日只做一半炊餅出去，未晚便回家。歇了擔兒，先便去除了簾子，關上大門，卻來屋裡動彈。

那婦人看了這般，心內焦躁起來，罵道：「不識時濁物！我倒不曾見日頭在半天裡，便把牢門關了，也吃鄰舍家笑話{煤氣燈操縱-參疑}，說我家怎生禁鬼！聽信你兄弟說，空生有卵鳥嘴，也不怕別人笑恥{煤氣燈操縱-三角離間}！」

武大道：「由他笑也罷，我兄弟說的是好話，省了多少是非。」

被婦人噦在臉上道：「呸！濁東西，你是個男子漢，自不做主，卻聽別人調遣！」{煤氣燈操縱-三角離間}

武大搖手道：「由他，我兄弟說的是金石之語！」

原來武松去後，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歸，到家便關門。那婦人氣生氣死，和他合了幾場氣。落後鬧慣了，自此婦人約莫武大歸來時分，先自去收簾子，關上大門{塞窮匿端}。武大見了，心裡自也暗喜，尋思道「恁的卻不好？」

有詩為證：

慎事關門并早歸，眼前恩愛隔崔嵬。

春心一點如絲亂，任鎖牢籠總是虛。

白駒過隙，日月攛梭，纔見梅開臘底，又早天氣回陽。

一日，三月春光明媚時分，金蓮打扮光鮮，單等武大出門，就在門前簾下站立。約莫將及他歸來時分，便下了簾子，自去房內坐的。

一日，也是合當有事，卻有一個人從簾子下走過來。自古沒巧不成話，姻緣合當湊着。婦人正手裡拏着叉竿放簾子，忽被一陣風將叉竿刮倒，婦人手擎不牢，不端不正，卻打在那人頭巾上。婦人便慌忙陪笑，把眼看那人，也有二十五六年紀，生得十分博浪：

頭上戴着纓子帽兒、金玲瓏簪兒、金井玉欄杆圈兒；長腰身穿綠羅褶兒；腳下細結底陳橋鞋兒，清水布襪兒；腿上勒着兩扇玄色挑絲護膝兒；手裡搖着洒金川扇兒，越顯出張生般龐兒，潘安的貌兒——可意的人兒，風風流流，從簾子下丟與奴個眼色兒。

這個人被叉竿打在頭上，便立住了腳，待要發作時，回過臉來看，卻不想是個美貌妖嬈的婦人：

但見他黑鬒鬒賽鴉翎的鬢兒，翠彎彎的新月的眉兒，清泠泠杏子眼兒，香噴噴櫻桃口兒，直隆隆瓊瑤鼻兒，粉濃濃紅艷腮

兒，嬌滴滴銀盆臉兒，輕嬝嬝花朵身兒，玉纖纖蔥枝手兒，一捻捻楊柳腰兒，軟濃濃白麪臍肚兒，窄多多尖趫腳兒，肉奶奶胸兒，白生生腿兒，更有一件緊揪揪、紅縐縐、白鮮鮮、黑裀裀，正不知是什麼東西！觀不盡這婦人容貌。

且看他怎生打扮？

但見頭上戴着黑油油頭髮□髻，口面上緝着皮金，一逕裡□出香雲一結，周圍小簪兒齊插。六鬢斜插一朵并頭花，排草梳兒後押。難描八字彎彎柳葉，襯在腮兩朵桃花。

玲瓏墜兒最堪誇，露菜玉酥胸無價。毛青布大袖衫兒褶兒又短，襯湘裙碾絹綾紗。通花汗巾兒袖中兒邊搭剌，香袋兒身邊低掛抹胸兒，重重紐扣褲腿兒臟頭垂下。

往下看。尖趫趫金蓮小腳，雲頭巧緝山牙老鴉鞋兒，白綾高底步香塵，偏襯登踏。紅紗膝褲扣鶯花，行坐處風吹裙袴。口兒裡常噴出異香蘭麝，櫻桃初笑臉生花。人見了魂飛魄散，賣弄殺偏俏的冤家！

那人見了，先自酥了半邊，那怒氣早已鑽入爪哇國去了，變顏笑吟吟臉兒。

這婦人情知不是，叉手望他深深拜了一拜，說道：「奴家一時被風失手，悞中官人，休怪。」

那人一面把手整頭巾，一面把腰曲着地，還喏道：「不妨！娘子請方便。」

卻被這間壁住的、賣茶王婆子看見，那婆子笑道：「兀的誰家大官人打這屋簷下過？打的正好！」

那人笑道：「倒是我的不是，一時冲撞，娘子休怪！」

婦人荅道：「官人不要見責！」

那人又笑着大大地唱個喏，回應道：「小人不敢！」那一雙積年招花惹草，慣細風情的賊眼，不離這婦人身上。臨去也回頭了七八廻，方一直搖搖擺擺，遮着扇兒去了。

有詩為證：

風日清和漫出遊，偶從簾下識嬌羞。

只因臨去秋波轉，惹起春心不肯休。

當時婦人見了那人生的風流浮浪，語言甜淨，更加幾分留戀：「倒不知此人姓甚名誰？何處居住？他若沒我情意時，臨去也不回頭七八遍了！不想這段姻緣，卻在他身上！」都是在簾下，眼巴巴的看不見那人方纔收了簾子，關上大，門歸房去了。

看官，聽說：莫不這人無有家業的？

原是清河縣一個破落戶財主，就縣門前開着個生藥鋪。從小兒也是個好浮浪子弟，使得些好拳棒，又會賭博、雙陸、象棋、拆白、道字，無不通曉。近來發跡有錢，專在縣裡管些公事，與人把攬說事過錢，交通管吏，因此滿縣人都懼怕他。

那人複姓西門，單名一個慶字，排行第一，人都叫他做西門大郎。近來發跡有錢，人都稱他做西門大官人。

他父母雙亡，兄弟俱無，先頭渾家是早逝，身邊止有一女。新近又娶了清河左衛吳千戶之女，塡房為繼室，房中也有四五個丫鬟婦女。

又常與勾欄{賣藝場所，尤指妓院}裡的李嬌兒打熱，今也娶在家裡。南街子又佔着窠子{私人娼館}卓二姐，名卓丟兒，包了些時，也娶來家居住。

專一嫖風戲月，調占良人婦女，娶到家中，稍不中意，就令媒

人賣了，一個月倒在媒人家去二十餘遍，人都不敢惹他。

這西門大官人自從簾下見了那婦人一面，到家尋思道：「好一個雌兒！怎能夠得手{計無所出}？」猛然想起{後文言"智賽隨何，機強陸賈"}那間壁賣茶王婆子來：堪可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撮合得此事成，我破幾兩銀子謝他，也不值甚的。

於是連飯也不吃，走出街上閑遊，一直逕踅入王婆茶坊裡來，便去裡邊水簾下坐了。{“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"一刷。}

王婆笑{譏、嘲}道：「大官人，卻纔唱得好個大肥喏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乾娘，你且來。我問你，間壁這個雌兒是誰的娘子？」

王婆道：「他是閻羅大王的妹子，五道將軍的女兒。問他怎的？」{前一句"好個大肥諾"已為戲虐之語矣，焉有不知西門所圖之理哉。古者，男主外，女主內，下文三問三答，王婆備知人家內外，是以非不知西門之浮浪，非不知西門此話何意，明知故問者，欲探其口實耳，驗之也。回末王婆有言"有甚難猜處！"}

西門慶說：「我和你說正話，休取笑。」

王婆道：「大官人怎的不認的？他老公便是縣前賣熟食的。」{開而示之，料其情。未明言，乃使猜之者，武松故也。欲料西門對武家底細瞭解多少。}

西門慶道：「莫不是賣棗糕徐三的老婆？」

王婆搖手道：「不是。若是他，也是一對兒。大官人再猜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敢是賣䬼飿的李三娘子兒？」

王婆搖手道：「不是。若是他，倒是一雙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莫不是花肐膊劉小二的婆兒？」

王婆大笑{笑西門一無所知，乃可翫於股掌}道：「不是！若是他時，又是一對兒。大官人再猜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乾娘，我其實猜不着了。」

王婆冷冷笑{不屑一顧}道：「不是。若是他時，好交大官人得知了罷。」笑一聲：「他的蓋老，便是街上賣炊餅的武大郎。」{王婆賊西門之始。若

直言武松之兄弟則萬事皆休，未對以"新任都頭武松的哥哥"，微而去之，隱貌逃情也，致使西門於第五回始知情時，叫苦眼瞎，懊悔不已。}

西門慶聽了，跌腳笑道：「莫不是人叫他"三寸丁谷樹皮"的武大郎麼？」

王婆道：「正是他。」

西門慶聽了，叫起苦來{扼腕嘆息}，說道：「好一塊羊肉，怎生落在狗口裡！」

王婆道：「便是這般故事！自古駿馬卻馱癡漢走，美妻常伴拙夫眠，月下老偏這等配合！」{闔而閉之者，驗其誠。名花有主，尚做妄想耶？若有二刷，即為解，無需明言。}

西門慶道：「乾娘，我少你多少茶果錢？」

王婆道：「不多。由他，歇些時卻算不妨。」{料其再來}

西門慶又道：「你兒子王潮，跟誰出去了？」

王婆道：「說不的，跟了一個淮上客人，至今不歸，又不知死活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卻不叫他跟我？那孩子倒乖覺伶俐。」

王婆道：「若得大官人抬舉他時，十分之好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待他歸來，卻再計較{說說而已，別當真}。」說畢，大謝起身去了。{謝其告以金氏為何人婦，喜武大小弱易取。}

約莫未及兩個時辰{四個小時}，又踅將來王婆門首簾邊、坐的朝着武大門前。{“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"二刷。朝著武大門前者，欲王婆能窺明西門此來意耳。}

半歇，王婆出來道：「大官人，吃個梅湯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最好，多加些酸味兒。」王婆做了個梅湯，雙手遞與西門慶，吃了{梅本酸，何須多加。酸"好一塊羊肉，怎生落在狗口裡"}，將盞子放下。

西門慶道：「乾娘，你這梅湯做得好，有多少在屋裡？」

王婆笑{毛遂自薦}道：「老身做了一世媒，那討得不在屋裡？」{測而探之。探其是否有意找媒作成此事。}

西門慶笑{賊人心虛}道：「我問你這梅湯，你卻說做媒，差了多少！」

王婆道：「老身只聽得大官人問這媒做得好，老身道說做媒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乾娘，你既是撮合山，也與我做頭媒，說道好親事，我自重重謝你！」

王婆道：「看這大官人作戲！你宅上大娘子得知，老婆子這臉上怎乞得那等刮子！」{微排其言}

西門慶道：「我家大娘子最好性格。見今也有幾個身邊人在家，只是沒一個中得我意的。你有這般好的，與我主張一個，便來說也不妨。若是回頭人兒也好，只是要中得我意。」

王婆道：「前日有一個倒好，只怕大官人不要。」{審其喜惡}

西門慶道：「若是好時，與我說成了，我自重謝你！」

王婆道：「生的十二分人才，只是年紀大些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自古半老佳人可共。便差一兩歲也不打緊，眞個多少年紀？」{韓非子云：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。半老徐娘出自南史梁元帝徐妃傳：徐娘雖老，猶尚多情。}

王婆子道：「那娘子是丁亥生，屬豬的，交新年恰九十三歲了。」{闔而閉之，驗其誠。如此尤尚欲作妄念耶？若有三刷，即為心不死。}

西門慶笑道：「你看這風婆子，只是扯着風臉取笑！」說畢，西門慶笑了起身去。

看看天色晚了，王婆卻纔點上燈來，正要關門，只見西門慶又踅將來，徑去簾子底下，拿櫈子上坐了，朝着武大門前，只顧將眼睃望。{“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"三刷。既面朝武大門前，何須斜眼焉，實為使眼色與王婆，欲王婆早作發現西門心思，因以探知王婆有無定計之策。}

王婆道：「大官人，吃個和合湯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最好，乾娘放甜些。」王婆連忙取一鍾來與西門慶吃了。坐到晚夕，起身道：「乾娘記了帳目，明日一發還錢。」

王婆道：「由他，伏惟安置，來日再請過論。」西門慶笑了去{甜也。心美其事}。到家甚是寢食不安，一片心只在婦人身上，當晚無話{魂牽夢繞}。

次日清晨，王婆恰纔開門，把眼看外時，只見西門慶又早在街前來回踅走。{西門若欲窺見金氏，何須來回踅走，眼睛又不在腳上。縱使欲作假經路過，亦只為放緩步伐、走走停停耳。動作如此頻急異常，豈非不欲多駐足金氏一秒耶？實為找王婆故也。下文云"奔入茶局"}

王婆道：「這刷子{來回}踅得緊。你看我着些甜糖，抹在這廝鼻子上，交他抵不着！那廝全討縣裡人便益，且交他來老娘手裡納些販鈔，賺他幾貫風流錢使。」{計定。論語有言：欲速則不達，待價而沽，待事而舉。羅織經言：下有所求，其心必進。遷之宜緩，速則滿矣。人云，放長線釣大魚。諸葛亮非不知劉備初顧茅廬之來意也，三顧者，欲結其誠、固其志也。}

原來這開茶坊的王婆子，也不是守本分的{西門同類，故言"也不是"}。便是積年通殷勤，做媒婆{喜人夜夜做新郎。搭橋牽線，通兩家之好，謂之媒。媒妁之禮始於伏羲氏}、做賣婆{清稗類鈔農商類云：小家婦女，手挈箱篋，滿儲珍物，登門求賣者，俗名之曰賣婆。然奸邪之事，亦皆若輩為媒介也。利人翫物喪志}、做牙婆{多以介紹人口買賣為業的婦人}，又會收小的{穩婆。接生，助女分娩}，也會抱腰{安胎、墮胎，藥婆。喜人病}，又善放刁{放債，替人催債。利人賭，貪人貧}。還有一件不可說，□髻上着綠陽臘灌腦袋{神婆、巫婆。咒人活，喜人死}。端的看不出這婆子的本事來！{初刻拍案驚奇卷六有言：話說三姑（尼姑、道姑、卦姑）六婆，最是人家不可與他往來出入。蓋是此輩功夫又閑，心計又巧，亦且走過千家萬戶，見識又多，路數又熟，不要說那些不正氣的婦女，十個著了九個兒，就是一些針縫也沒有的，他會千方百計弄出機關，智賽良、平（張良、陳平），辯同何、賈，無事誘出有事來。其間一種最狠的，又是尼姑。又，元末陶宗儀輟耕錄云：三姑六婆者，人家有一於此，而不致奸盜

者，幾希矣。若能謹而遠之，如避蛇蠍，庶乎淨宅之法。}

但見：

開言欺陸賈{辯士，為劉邦游說南越王稱臣}，出口勝隨何{劉邦近侍，往說九江王英布叛項羽}。

只憑說六國唇槍{蘇秦，東周人，說六國合縱抗秦}，全仗話三齊舌劍{酈食其，儒生，為劉邦說齊歸漢}。

隻鸞孤鳳，霎時間交仗成雙。

寡婦鰥男，一席話搬唆擺對。

解使三裡門內女，遮麼九皈殿中仙。

玉皇殿上，侍香金童，把臂拖來。

王母宮中，傳言玉女，攔腰抱住。

畧施奸計，使阿羅漢抱住比丘尼。

纔用機關，交李天王摟定鬼子母。

甜言說誘，男如封涉也生心。

軟語調和，女似麻姑須亂性。

藏頭露尾，攛掇淑女害相思。

送暖偷寒，調弄嫦娥偷漢子。

這婆子，端的慣調風月、巧安排，常在公門操鬥毆。

清宋楚望公門果報錄總論戒云：

不勒人賣兒鬻女錢，不唆人興訟，不無中生有。

不指撥官長生事，不捺案，不妄引重律、牌票照詳字眼不改輕為重。

不嚇詐鄉愚，不生枝節提人，不唆盜賊報仇家，不輕口嘈雜人，不乘危索騙。

不敗人體面，不受買囑、妄加鎖錮，入罪不下死煞字語，杖笞不聚一處，不杖人腿灣。

不逼病人、婦女到官，不壞人功名、性命，不離人骨肉，不牽連鄰右。

不私拷賊匪，不妄拏窩家，不苛虐獄囚，不輕傳劣跡惡款，不因無錢狠刑。

居輕重強弱之地者，皆可為媒，可左可右，可上可下。媒者，奸之階。公人亦媒耳。是以公人應之於內，媒人操之於外，狼狽為奸，各瓜其利。

這婆子正開門，在茶局子裡整理茶鍋。張見西門慶踅過幾遍，奔入茶局子水簾下，對着武大門首，不住把眼只望簾子裡瞧。{“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"四刷}

王婆只推不看見，只顧在茶局子內搧火，不出來問茶。

西門慶叫{不耐煩}道：「乾娘，點兩盃茶來我吃。」{何須兩杯耶？下文言"我和你說說正經話"}

王婆應道：「大官人來了？連日少見，且請坐。」不多時，便濃濃點兩盞稠{稠則苦}茶，放在桌子上。

西門慶道：「乾娘，相陪我吃個茶。」

王婆哈哈笑道：「我又不是你影射的，緣何陪着你吃茶？」

西門慶也笑了一會{也，陪笑，愁眉苦笑}，便問：「乾娘，間壁賣的是甚麼？」

王婆道：「他家賣的拖煎河滿子、乾巴子肉、翻包着菜肉匾食、餃窩窩、蛤蜊麵，熱盪溫和大辣酥。」

西門慶笑道：「你看這風婆子，只是風！」

王婆笑道：「我不是風，他家自有親老公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我和你說正經話。他家如法做得好炊餅，我要問他買四五十個，拏的家去。」{正經話，多番喻明來意，有事相求，而王婆遲遲未見其利，未肯與言。西門從未問及武大家何時開門、何時起簾，飯也不吃出來，足見徒為找王婆求計耳。}

王婆道：「若要買他燒餅，少間等他街上回來買，何消上門上戶？」{隱貌逃情，王婆賊西門之二。王婆不可之者，不沾其利故也。西門昏昏然而是王婆

之說者，不識明張應俞所著騙經之偽交、奸情篇也。張大戶亦偽交以全奸耳，何為不可耶？繡像首回出場，西門自懷其術焉。}

西門慶道：「乾娘說的是。」吃了茶，坐了一會，起身去了。{意王婆正經媒人，并無計策，心灰意冷，笑不出來了。}

良久，王婆只在茶局裡，比時冷眼張見他在門前踅過，東看一看，又轉西去，又復一復，一連走了七八遍。少頃，逕入茶房裡來。{“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"五刷畢。西門如此迂迴觀摩，裝模做樣，徒為引起王婆注意，止為探實王婆是否人傳言般"智賽隨何，機強陸賈"能出謀劃策促成此事，即下文西門詢及"不知你會弄手段麼"，而五次三番吃王婆閉門羹，不得要領。或曰，何不直問王婆哉？人有作歹之心，豈能蠢然詢及他人邪。}

王婆道：「大官人僥幸，好幾日不見面了！」

西門慶便笑將起來，去身邊摸出一兩一塊銀子，遞與王婆，說道：「乾娘，權且收了做茶錢。」

王婆笑道：「何消得許多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多者乾娘只顧收着。」

婆子暗道{喜不自禁}「來了！這刷子當敗！且把銀子收了，到明日與老娘做房錢！」便道：「老身看大官人有些湯，吃了寬煎茶兒如何？」{西門每言以重謝重報，止於空口白話。三回王婆言"我知你從來慳吝"，是以王婆這般觀摩以待時。}

西門慶道：「如何乾娘便猜得着？」

婆子道：「有甚難猜處？自古入門休問榮枯事，觀看形容便得知。老身異樣蹺蹊古怪的事不知猜勾多少！」{五代馮道榮枯鑑云：善察者知人，善思者知心。}

西門慶道：「我一件心上的事，乾娘若猜得着時，便輸與你五兩銀子！」{已作放棄打算矣，五兩本作王婆勞資，把心一横，拿來賭個死心，不意與王婆頻道接通了。}

王婆笑道：「老身也不消三智五猜，只一智便猜個中節。大官人，你將

耳朵來」「你這兩日腳步兒勤，趕趁得頻，已定是記掛着間壁那個人。我這猜如何？」

西門慶笑將起來{驚喜若狂}道：「乾娘端的智賽隨何，機強陸賈！不瞞乾娘說{前幾次吞吞吐吐，欲言又不得言，故於此書不瞞}，不知怎的，吃他那日叉簾子時見了一面，恰似收了我三魂六魄的一般，日夜只是放他不下。到家茶飯懶吃，做事沒入腳處，不知你會弄手段麼？」

王婆冷冷笑道：「老身不瞞大官人說，我家賣茶，叫做鬼打更{——沒人上門}。三年前十月初三日下大雪那一日，賣了不泡茶，直到如今不發市，只靠些雜趁養口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乾娘，如何叫做雜趁？」

王婆笑道：「老身自從三十六歲沒了老公，丟下這個小廝，無得過日子。迎頭兒跟着人說媒，次後攬人家些衣服賣，又與人家抱腰收小的，閑常也會做牽頭{中介。前文書西門"與人把攬說事過錢"}，做馬泊六{婬媒}，也會針灸看病，也會做貝戎{左右合之，賊也。賊者，盜也。盜者，奸也。奸者，成大惡者也}兒。」{武大照舊賣燒餅}

西門慶聽了，笑將起來{前仰後合。原是同道中人、笑己此前大費周章試探王婆}：「我并不知乾娘有如此手段{只道是一般媒人}！端的與我說這件事，我便送十兩銀子與你做棺材本。你好交這雌兒會我一面{未有作長久之念}。」王婆便哈哈笑了{稱心如意}。

　　有詩為證：

　　西門浪子意猖狂，死下功夫戲女娘。

　　虧殺賣茶王老母，生交巫女會襄王。

　　畢竟婆子有甚計策說來，要知後項事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　王婆定十件挨光計　西門慶茶房戲金蓮

色不迷人人自迷，迷他端的受他虧。

精神耗散容顏淺，骨髓焦枯氣力微。

犯着姦情家易散，染成色病藥難醫。

古來飽煖生閑事，禍到頭來摠不知。

鬼谷子權篇/解

權者，量于己，度於彼。

求者動，受者靜。

動者，陽也。靜者，陰也。

陽者，明也。陰者，暈也。

以動求靜，依崇高，資之也。資之者，從彼所長。

以靜結動，依卑小，益損也。益損者，避己所短。

話說西門慶央王婆，一心要會那雌兒一面，便道：「乾娘，你端的與我說這件事成，我便送十兩銀子與你。」

王婆道：「大官人，你聽我說，但凡"挨光"的兩個字最難。怎的是"挨光"？似如今俗呼"偷情"就是了。要五件事俱全，方纔行的。第一要潘安的貌{美之}；第二要驢大行貨{能之}；第三要鄧通般有錢{富之}；第四要青春小少{即少年老成，懂諂媚奉承，尊之}——就要綿裡針一般軟欵忍耐{伶俐，攬過推功。貴之}；第五要閑工夫{浮浪不拘。浮浪，則不惜出身。不拘，則無關好惡。榮之}。此五件喚做"潘、驢、鄧、小、閑"，都全了，此事便獲得着。」{王婆賊西門之三。益損也，詐言耳，他者未可知，然其三、四乃全王婆之私利也。}

西門慶道：「實不瞞你說，這五件事我都有。第一件，我的貌雖比不得潘安，也充得過。第二件，我小時在三街兩巷{妓院圈。又作花街柳巷}游串，也曾養得好大龜。第三，我家裡也有幾貫錢財，雖不及鄧通，也頗得過日子。第四，我最忍耐，他便就打我四百頓，休想我回他一拳{在得手前}。第五，我最有閑工夫。不然，如何來得恁勤？乾娘，你自作成完備了時，我自重重謝你！」西門慶當日意已在言表。

王婆道：「大官人，你說五件事多全，我知道還有一件事打攪，也都是成不得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且說甚麼一件事打攪？」

王婆道：「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，但凡挨光，最難十分。肯使錢到九分九厘，也有難成處。我知你從來慳吝，不肯胡亂便使錢，只這件打攪。」{鬼谷子云：以其甚喜之時，往而極其欲。來俊臣曰：人有所好，以好誘之無不取。王婆賊西門之四。}

西門慶道：「這個容易，我只聽你言語便了。」

王婆道：「若大官人肯使錢時，老身有一條妙計，須交大官人和這雌兒會一面。只不知大官人肯依我麼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不揀怎的？我都依你，端的有甚妙計？」

王婆笑道：「今日晚了，且回去，過半年三個月來商量。」

西門慶央及{甘言卑辭}道：「乾娘，你休撒科！自作成我則個，恩有重報！」

王婆笑哈哈{盡在掌握}道：「大官人卻又慌了。老身這條計，雖然入不得武成王廟，端的強似孫武子交女兵——十捉八九，着大官人占用。{武成王廟主祀姜尚，尚助周武王伐紂，變鬼神以正軍心，即繡像所引"白魚躍入王舟"是也，謂白撿、不要白不要，上文王婆暗道"來了！這刷子當敗"。言為西門之計，而為王婆之實。春秋時，孫武以兵術干吳王闔廬，請以婦人自試。孫子兵法，居武經七書之首。}

今日實對你說了罷，這個雌兒來歷，雖然微末出身，卻倒百伶百俐，會

一手好彈唱，針指女工、百家奇曲、雙陸、家棋，無般不知。

小名叫做金蓮，娘家姓潘，原是南關外潘裁的女兒，賣在張大戶家學彈唱，後因大戶年老{隱貌逃情。西門若知實情非此，則明偽交可成，而無需從王婆計矣}，打發出來。不要武大一文錢，白白與了他為妻這幾年。{“白魚躍入王舟"}

武大為人軟弱，每日早出晚歸，只做買賣。這雌兒等閑不出來{塞窮匿端。西門若知金氏常日倚簾賣俏，則奸情易取，焉用王婆為}，老身無事，常過去與他閑坐{言己可代為通傳，無此，則西門不可通，女主內焉，是不知金氏日常倚門也。王婆賊西門之五}，他有事亦來請我理會，他也叫我做乾娘。

武大這兩日出門早，大官人如幹此事：便買一疋藍紬、一疋白紬、一疋白絹，再用十兩好綿，都把來與老身{“賺他幾貫風流錢"奸逞一}。老身卻走過去，問他借曆日，央及人揀個好日期，叫個裁縫來做。他若見我這般來說，揀了日期不肯與我來做時，此事便休了。

他若歡天喜地，說"我替你做"，不要我叫裁縫，這光便有一分了。我便請得他來做，就替我裁，這便二分了。他若來做時，午間我卻安排些酒食點心，請他吃。他若說不便當，定要將去家中做，此事便休了；他不言語吃了時，這光便有三分了。這一日你也莫來。

直到第三日晌午前後，你整整齊齊打扮了來，以咳嗽為號，你在門前叫道"怎的連日不見王乾娘？我來買盞茶吃"我便出來請你入房裡坐、吃茶。

他若見你，便起身來走了歸去，難道我扯住他不成？此事便休了；他若見你入來，不動身時，這光便有四分了。

坐下時，我便對雌兒說道"這個便是與我衣施主的官人，虧殺他！"我便誇大官人許多好處，你便賣弄他針指。若是他不來兜攬答應時，此事便休了；他若口裡答應，與你說話時，這光便有五分。

我卻說道"難為這位娘子與我作成、出手做。虧殺你兩施主，一個出錢，

一個出力。不是老身路歧相央{“牽頭"}，難得這位娘子在這裡，官人做個主人，替娘子澆澆手"你便取銀子出來{“賺他幾貫風流錢"奸逞二}，央我買。若是他便走時，不成我扯住他？此事便休了；若是不動身時，事務易成，這光便有六分了。

我卻拏銀子，臨出門時，對他說"有勞娘子相待官人坐一坐"他若起身走了家去，我難道阻擋他？此事便休了；若是他不起身，又好了，這光便有七分了。

待我買得東西，提在桌子上，便說"娘子且收拾過生活，去且吃一盃兒酒，難得這官人壞錢"他不肯和你同桌吃，丟了回去，此事便休了；若是只口裡說要去，卻不動身，此事又好了，這光便有八分了。

待他吃得酒濃時，正說得入港，我便推道"沒了酒"，再交你買。你便拏銀子{“賺他幾貫風流錢"奸逞三}，又央我買酒去，并果子來配酒。

我把門拽上，關你和他兩個在屋裡。若焦躁跑了歸去時，此事便休了；他若由我拽上門，不焦躁時，這光便有九分，只欠一分了便完就。

這一分倒難。大官人，你在房裡，便着幾句甜話兒說入去，卻不可躁爆便去動手動腳，打攪了事，那時我不管你。

你先把袖子向桌子上拂落一雙筯下去，只推拾筯，將手去他腳上捏一捏。他若鬧將起來，我自來搭救，此事便收了，再也難成。若是他不做聲時，此事十分光了，他必然有意。這十分光做完備，你怎的謝我？」

西門慶聽了大喜道：「雖然上不得凌煙閣{閣為唐太宗圖畫銘記其輔翼功臣}，乾娘，你這條計端的絕品好妙計！」

王婆道：「卻不要忘了許我那十兩銀子！」{“賺他幾貫風流錢"奸逞四}

西門慶道：「便得一片橘皮吃{潤口}，切莫忘了洞庭河{飲水思源}。這條計，乾娘幾時可行？」

王婆道：「亦只今晚來，有回報。我如今趁武大未歸，過去問他借曆日，細細說念他。你快使人送將紬絹綿子來，休要遲了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乾娘若完成得這件事，如何敢失信！」於是作別了王婆，離了茶肆，就去街上買了紬絹三疋，并十兩銀子清水好綿，家裡叫了個貼身答應的小廝，名喚玳安，用包袱包了，一直送入王婆家來。王婆歡喜收下，打發小廝回去。

正是：雲雨幾時就，空使襄王築楚臺。

有詩為證：

兩意想投似蜜甜，王婆撮合更搜奇。

安排十件挨光計，管取交歡不負期。

當下王婆收了紬絹綿子，開了後門，走過武大家來。那婦人接着，請去樓上坐的。

王婆道：「娘子怎的這兩日不過貧家吃茶？」

那婦人道：「便是我這幾日身子不快，懶去走動。」{無精打采。鬼谷子云：病者，感衰气而不神也。前文言"他若沒我情意時，臨去也不回頭七八遍了！"思緒在回放與西門相遇的情境上，是以兩日無心起簾賣俏。時也，王婆之幸。}

王婆道：「娘子家裡有曆日？借與老身看一看，要個裁衣的日子。」

婦人道：「乾娘裁甚衣服？」

王婆道：「便是因老身十病九痛，怕一時有些山高水低，我兒子又不在家。」

婦人道：「大哥怎的一向不見？」

王婆道：「那廝跟了個客人在外邊，不見個音信回來，老身日逐耽心不下。」

婦人道：「大哥今年多少青春？」

王婆道：「那廝十七歲了。」

婦人道：「怎的不與他尋個親事？與乾娘也替得手。」

王婆道：「因是這等說。家中沒人{掙錢}，待老身東擯西補的來，早晚也替他尋下個兒。等那廝來，卻再理會{事不在此。上文西門云"卻再計較"等義}。見如今老身白日黑夜，只發喘咳嗽，身子打碎般睡不倒的只害疼，一時先要預備下送終衣服。

難得一個財主官人，常在貧家吃茶，但凡他宅裡看病{藥婆}、買使女{牙婆}、說親{媒婆}，見老身這般本分{賣譽。人云：王婆賣瓜，自賣自誇}，大小事兒無不照顧老身。又佈施了老身一套送終衣料，紬絹表裡俱全，又有若幹好綿，放在家裡一年有餘，不能勾閑做得。

今年覺得好生不濟，不想又撞着閏月，趁着兩日倒閑，要做，又被那裁縫勒掯，只推生活忙不肯來做。老身說不得這苦也！」{賣慘。開而示之，同其情。同病相憐，則守望相助。前一句金氏云"這幾日身子不快"又，一回有言"奴端的那世裡晦氣卻嫁了他？是好苦也！"}

那婦人聽了，笑{已無不快}道：「只怕奴家做得不中意，若是不嫌時，奴這幾日倒閑，出手與乾娘做如何？」{王婆一賺金氏。}

那婆子聽了，堆下笑來{喜不自勝}，說道：「若得娘子貴手做時，老身便死也得好處去。久聞娘子好針指，只是不敢來相央。」

那婦人道：「這個何妨！既是許了乾娘，務要與乾娘做了。將曆日去！交人揀了黃道好日，奴便動手。」

王婆道：「娘子休推老身不知，你詩詞、百家曲兒、內字樣，你不知全了多少，如何交人看曆日？」

婦人微笑道：「奴家自幼失學{缺少研究}。」

婆子道：「好說！好說！」便取曆日遞與婦人。

婦人接在手內，看了一回，道：「明日是破日，後日也不好，直到外後日，方是裁衣日期。」

王婆一把手取過曆頭來，掛在牆上，便道：「若得娘子肯與老身做時，就是一點福星，何用選日！老身也曾央人看來，說明日是個破日。老身只道裁衣日不用破日？不忌他！」

那婦人道：「歸壽衣服，正用破日便好。」{有違彼時陰陽迷信，人懼以煞氣相累。是知金氏不以人死為忌，尚且叫好，即謂本就該死。}

王婆道：「既是娘子肯作成，老身膽大，只是明日起動娘子到寒家則個。」

那婦人道：「不必，將過來做不得？」

王婆道：「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，又怕門首沒人。」{王婆二賺金氏。}

婦人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奴明日飯後過來。」那婆子千恩萬謝，下樓去了。當晚回覆了西門慶話，約定後日准來。

當夜無話{金氏無有與武大合氣抱怨之言}。

次日清晨，王婆收拾房內乾淨，預備下針線，安排了茶水，在家等候。

且說武大吃了早飯，挑着擔兒自出去了。那婦人把簾兒掛了，分付迎兒看家，從後門走過王婆家來。

那婆子歡喜無限，接入房裡坐下，便濃濃點一盞胡桃松子泡茶，與婦人吃了{賣好}。抹得桌子乾淨，便取出那紬絹三疋來。婦人量了長短，裁得完備，縫將起來。

婆子看了，口裡不住聲假喝采道：「好手段！老身也活了六七十歲，眼裡眞個不曾見這個好針線！」{賣口，夸也。}

那婦人縫到日中，王婆安排些酒食請他，又下了一筯麵，與那婦人吃。再縫一歇，將次晚來，便收拾了生活自歸家去。

恰好武大挑擔兒進門，婦人拽門，下了簾子。武大入屋裡，看見老婆面色微紅，問道：「你那裡來？」

婦人應道：「便是間壁乾娘，央我做送終衣服。日中安排了些酒食點心，請我吃。」

武大道：「你也不要吃他的纔得！我們也有央及他處。他便央你做得衣裳，你便自歸來吃些點心。不值得甚麼便攪擾他！你明日再去做時，帶

些錢在身邊，也買些酒食與他回禮。常言道"遠親不如近鄰"休要失了人情！他若不肯交你還禮時，你便拏了生活來家，還與他便了！」{王婆三賺金氏。王婆賊西門六。塞窌匿端。沒有讓西門第一天過來，為的是確保金氏不會言及有第三方在場，不使武大起疑心。所以讓西門第三天過來者，尚不知武大是否第二天同意放人，若武大堅持要求其婦拿過家做活，則王婆需另作游說。詩云"阿母牢籠設計深"}

有詩為證：

阿母牢籠設計深，大郎愚鹵不知音。

帶錢買酒酬奸詐，卻把婆娘白送人。

婦人聽了武大言語，當晚無話。{金氏賠身下氣，雖惱武大指責其不懂禮數，悶氣於心，故無話。其若不欲過去，則當駁武大話。若駁之，則恐生波蘭。}

次日飯後，武大挑擔兒出去了，王婆便{急}踅過來相請。婦人去到他家房裡，取出生活來，一面縫起。王婆忙點茶來，與他吃了茶。看看縫到日中，那婦人向袖中取出三百文錢{一千文為一兩銀子}來，向王婆說道：「乾娘，奴和你買盞酒吃。」

王婆道：「阿呀！那裡有這個道理？老身央及娘子在這裡做生活，如何交娘子倒出錢？婆子的酒食不到的吃傷了哩！」

那婦人道：「卻是拙夫分付奴來。若是乾娘見外時，只是將了家去，做還乾娘便了。」

那婆子聽了，道：「大郎直恁地曉事！既然娘子這般說時，老身且收下。」這婆子生怕打攪了事，自又添錢去買好酒、好食、希奇果子來慇懃相待。這婆子安排了酒食點心，請那婦人吃了。再縫了一歇，看看晚來，千恩萬謝歸去了。{前一天粗酒加麵。賣情也。人云：小財不出，大財不入。市恩，是以深信、不疑人賊己，是以四回最後一刻尚顧慮王婆"只怕乾娘來撞見"，是以渾然為人所賣而不自知，非偽交騙而何哉。人云：一飯之恩，當湧泉相報。事雖未及，菜肴之豐盛，亦足以使人懷恩矣，人情世俗焉。一回武大招待武

松"無非是些魚肉、果菜、點心之類"。四回有言，好酒在東街方可買，是好物皆出於東，蓋權貴居東也。明時，左尊右卑。左則東，右在西。是以知此頓飯待之不薄也。王婆隆重其事，金氏始醉心焉。醉心，說書人評曰"被小意兒過縱"}

看官，聽說：

但凡世上婦人，由你十分精細，被小意兒過縱，十個九個着了道兒。

話休絮煩。

第三日早飯後，王婆只張武大出去了，便走過來後門首，叫道：「娘子，老身大膽！」

那婦人從樓上應道：「奴卻待來也！」

兩個廝見了，來到王婆房裡坐下，取過生活來縫。那婆子隨即點盞茶來，兩個吃了。婦人看看縫到晌午前後。

卻說西門慶巴不到此日，打選衣帽，齊齊整整，身邊帶着三五兩銀子，手拏着洒金川扇兒，搖搖擺擺，逕往紫石街來。到王婆茶坊門首，便咳嗽道：「王乾娘，連日如何不見？」

那婆子瞧利，便應道：「兀的誰叫老娘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是我。」

那婆子趕出來看了，笑道：「我只道是誰，原來是大官人！你來得正好，且請入屋裡去看一看。」把西門慶袖子只一拖，拖進房裡來，看那婦人道：「這個便是與老身衣料施主官人。」

西門慶睜眼看着那婦人：雲鬢疊翠，粉面生春，上穿白夏布衫兒，桃紅裙子、藍比甲，正在房裡做衣服。

見西門慶過來，便把頭低了{留心觀察}。

這西門慶連忙向前屈身唱喏，那婦人隨即放下生活，還了萬福。

王婆便道：「難得官人與老身緞疋紬絹，放在家一年有餘，不曾做得，虧殺鄰家這位娘子出手與老身做成全了。眞個是布機也似針線，縫的又

好又密，眞個難得！大官人，你過來且看一看。」
西門慶把起衣服來看了，一面喝采，口裡道：「這位娘子傳得這等好針指，神仙一般的手段！」
那婦人笑道：「官人休笑話。」
西門慶故問王婆道：「乾娘，不敢動問，這娘子是誰家宅上的娘子？」
王婆道：「大官人，你猜。」
西門慶道：「小人如何猜得着？」
王婆哈哈笑{假模假樣}道：「大官人你請坐，我對你說了罷。」那西門慶與婦人對面坐下。那婆子道：「好交大官人得知了罷，大官人你那日屋簷下頭過，打得正好！」
西門慶道：「就是那日在門首叉竿打了我網巾的？倒不知是誰宅上娘子？」
婦人笑道：「那日奴悞衝撞官人，休怪。」一面立起身來，道了個萬福。
那西門慶慌的還禮不迭，因說道：「小人不敢。」
王婆道：「就是這位，卻是間壁武大郎的娘子。」
西門慶道：「原來就是武大郎的娘子！小人只認的大郎是個養家經紀人，且是街上做買賣，大大小小不曾惡了一個{一回有言"無不奉承"}，又會攢錢，又且好性格{一回有言"回避便了"}，眞個難得這等人！」
王婆道：「可知哩。娘子自從嫁了這大郎，但有事，百依百隨{一回，金氏抱怨武大"牽著不走，打著倒腿"}，且是合得着！」
這婦人道：「拙夫是無用之人{一回有言"著緊處卻是錐扎也不動"}，官人休要笑話。」
西門慶道：「娘子差矣！古人道"柔軟是立身之本，剛強是惹禍之胎"似娘子的夫主所為良善時，萬丈水無涓滴漏，一生只是志誠為，倒不好？」

王婆一面打着攛鼓兒說，西門慶獎了一回。王婆因望婦人說道：「娘子，你認得這位官人麼？」

婦人道：「不認得。」

婆子道：「這位官人，便是本縣裡一個財主，知縣相公也和他來往，叫做西門大官人。家有萬萬貫錢財，在縣門前開生藥鋪，家中錢過北斗，米爛成倉。黃的是金，白的是銀，圓的是珠，光的是寶。也有犀牛頭上角，大象口中牙。又放官吏債，結識人。他家大娘子，也是我說的媒{心理投射。王婆視此刻亦在說媒，故言也是}，也是吳千戶家小姐，生得百伶百俐。」因問：「大官人，怎的連日不過貧家吃茶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便是連日家中小女有人家定了，不得閑來。」

婆子道：「大姐有誰家定了？怎的不請老身去說媒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被東京八十萬禁軍楊提督親家陳宅合成帖兒。他兒子陳經濟，纔十七歲，還上學堂。不是也請乾娘說媒，他那邊有了個文嫂兒來討帖兒，俺這裡又便{趕鴨子上架，猶臨時見習媒人}常在家中走的賣翠花{賣婆}的薛嫂兒同做保，說此親事。乾娘若肯去，到明日下小茶，我使人來請你。」

婆子哈哈笑{疾言厲色}道：「老身哄大官人耍子，俺這媒人們都是狗娘養下來的！他們說親時又沒我，做成的熟飯兒怎肯搭上老身一份？常言道"當行厭當行"到明日娶過了門時，老身胡亂三朝五日拏上些人情去走走，討得一張半張桌面，倒是正景。怎的好和人鬥氣{心理投射。亦為慪氣耳。上文王婆詐言"大小事兒無不照顧老身"}！」兩個一遞一句，說了一回。婆子只顧誇獎，西門慶口裡假嘈，那婦人便低了頭{側耳細聽}縫針線。

　　有詩為證：

　　水性從來是女流，背夫常與外人偷。

　　金蓮心愛{貪戀}西門慶，淫蕩春心不自由。

西門慶見金蓮，十分情意欣喜，恨不得就要成雙。王婆便去點兩盞茶來，遞一盞與西門慶，一盞與婦人，說道：「娘子，相待官人吃些茶。」吃畢，便覺有些眉目送情。王婆看着西門慶，把手在臉上摸一摸，西門慶已知有五分光了。

自古風流茶說合，酒是色媒人。

王婆便道：「大官人不來，老身也不敢去宅上相請。一者緣法撞遇，二者來得正好。常言道"一客不煩二主"。大官人便是出錢的，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，虧殺你這兩位施主！不是老身路歧相煩，難得這位娘子在這裡，官人好與老身做個主人，拏出些銀子，買些酒食來，與娘子澆澆手，如何？」{王婆四賺金氏。}

西門慶道：「小人也見不到這裡，有銀子在此！」便向茄袋裡取出來，約有一兩一塊，遞與王婆子，交備辦酒食。那婦人便道：「不消生受官人。」口裡說着，卻不動身。王婆將銀子，臨出門便道：「有勞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，我去就來。」

那婦人道：「乾娘，免了罷。」卻亦不動身——也是姻緣，都有意了。

王婆便出門去了，丟下西門慶和那婦人在屋裡。

這西門慶一雙眼不轉睛只看着那婦人，那婆娘也把眼來偷睃西門慶，見了他這表人物{前文有言"可意的人兒，風風流流"，潘、閑兩樣耳}，心中到有五七分意了。又低着頭{心中歡喜}，只做生活。

不多時，王婆買了見成肥鵝、燒鴨、熟肉、鮮鮓、細巧果子歸來，盡把盤碟盛了，擺在房裡桌子上，看那婦人道：「娘子且收拾過生活，吃一盃兒酒。」

那婦人道：「你自陪大官人吃，奴卻不當。」

那婆子道：「正是專與娘子澆手，如何卻說這話？」一面將盤饌卻擺在

面前，三人坐定，把酒來斟。

這西門慶擎起酒盞來遞與婦人，說道：「請不棄，滿飲此盃。」

婦人謝道：「多承官人厚意，奴家量淺，吃不得。」

王婆道：「老身知得娘子洪飲，且請開懷吃兩盞兒。」{王婆五賺金氏。媒人、媒酒、媒室。}

有詩為證：

從來男女不同筵，賣俏迎奸最可憐。

不獨文君奔司馬，西門今亦遇金蓮。

那婦人一面接酒在手，向二人各道了萬福。西門慶擎起箸來，說道：「乾娘，替我勸娘子些菜兒。」

那婆子揀好的遞將過來，與婦人吃。一連斟了三巡酒，那婆子便去盪酒來。

西門慶道：「小人不敢動問，娘子青春多少？」

婦人應道：「奴家虛度二十五歲，屬龍的，正月初九日丑時生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娘子倒與家下賤累同庚，也是庚辰，屬龍的，只是娘子月份大七個月，他是八月十五日子時。」

婦人道：「將天比地，折殺奴家。」

王婆便插口道：「好個精細的娘子！百伶百俐，又不枉做得一手好針線，諸子百家，雙陸、象棋、拆白、道字皆通，一筆好寫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卻是那裡去討！武大郎好有福，招得這位娘子在屋裡。」

王婆道：「不是老身說是非，大官人宅上枉有許多，那裡討得一個似娘子的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便是這等。一言難盡！只是小人命薄，不曾招得一個好的在家裡。」

王婆道：「大官人先頭娘子須也好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休說我先妻，若在他在時，卻不恁的家無主屋倒豎。如今身邊枉自有三五七口人吃飯，都不管事。」

那婦人便問：「大官恁的時沒了大娘子，得幾年了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說不得。小人先妻陳氏，雖是微末出身，卻倒百伶百俐，是件都替的小人。如今不幸他沒了，已過三年來也！繼娶這個賤累，又常有疾病，不管事，家裡的勾當都七顛八倒。為何小人只是走了出來？在家裡時，便要嘔氣！」

婆子道：「大官人休怪我直言！你先頭娘子、并如今娘子，也沒武大娘子這手針線，這一表人物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便是先妻，也沒武大娘子這一般兒風流{西門視金氏，亦以妓比之}。」

那婆子笑道：「官人，你養的外宅，東街上住的，如何不請老身去吃茶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便是唱慢曲兒的張惜春！我見他是歧路人，不喜歡。」

婆子又道：「官人，你和勾欄中李嬌兒卻長久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這個人見今已娶在家裡。若得他會當家時，自冊正了他。」

王婆道：「與卓二姐卻相交得好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卓丟兒我也娶在家做了第三房。近來得了個細疾，白不得好。」

婆子道：「若有似武大娘子這般中官人意的，來宅上說，不妨事麼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我的爹娘俱已沒了，我自主張，誰敢說個不字？」

王婆道：「我自說耍，急切便那裡有這般中官人意的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做甚麼便沒？只恨我夫妻緣分上薄，自不撞着哩。」西門慶和婆子一遞一句，說了一回。

王婆道：「正好吃酒，卻又沒了。官人休怪老身差撥，再買一瓶兒酒來

吃，如何？」{一回有言"武大道：「二哥，沒事再吃幾盃兒去？」"}

西門慶便把茄袋內還有三四兩散銀子都與王婆，說道：「乾娘，你拏了去。要吃時，只顧取來，多的乾娘便就收了。」那婆子謝了官人，起身睃那粉頭{首回山坡羊金氏自比千金，王婆自始以微賤視之}時，三鍾酒下肚，烘動春心，又自兩個言來語去，都有意了，只低了頭{偷瞄對方。末詩"眼意眉情卒未休"}，不起身。

正是：滿前野意無人識{金氏低著頭，西門徒欲成雙，若有留意，何須藉掉箸行事}，幾朵碧桃春自開。

有詩為證：

眼意眉情卒未休，姻緣相湊遇風流。

王婆貪賄無他技，一味花言巧舌頭。

畢竟未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　淫婦背武大偷奸　鄆哥不憤鬧茶肆

酒色多能悞國邦，由來美色喪忠良。

紂因妲己宗祀失，吳為西施社稷亡。

自愛青春行處樂，豈知紅粉笑中殃。

西門貪戀金蓮色，內失家麋外趕獐。

鬼谷子謀篇/解

謀者，策也。策者，計也。

謀親疏，計異同。

利之結親，藏之則疏。

親者欲合，疏者利異。

欲合則聽，利異見逆。

聽者言為善，逆者言為惡。

言善以始其事，揣情隱匿焉。

言惡以敗其謀，泄語輕論焉。

話說王婆拏銀子出門，便向婦人滿面堆下笑來{心懷鬼胎}，說道：「老身去那街上取瓶兒酒來，有勞娘子相待大官人坐一坐。壺裡有酒，沒便再篩兩盞兒，且和大官人吃着。老身直去縣東街，那裡有好酒買一瓶來，有好一歇兒耽閣。」{王婆六賺金氏。}

婦人聽了，說：「乾娘休要去。奴酒多不用了。」

婆子便道：「阿呀，娘子！大官人又不是別人，沒事相陪吃一盞兒，怕怎的！」

婦人口裡說不用了，坐着卻不動身。婆子一面把門拽上，用索兒拴了，倒關他二人在屋裡，當路坐了，一頭績着鎖。

卻說西門慶在房裡，把眼看那婦人：雲鬢半嚲，酥胸微露，粉面上顯出

紅白來。一逕把壺來斟酒，勸那婦人酒。一回推害熱，脫了身上綠紗褶子：「央煩娘子，替我搭在乾娘護炕上。」那婦人連忙用手接了過去{應之也。心有所想，意有所動}，搭放停當。

這西門慶故意把袖子在桌上一拂，將那雙筯拂落在地下來。一來也是緣法湊巧，那雙筯正落在婦人腳邊。

這西門慶連忙將身下去拾筯，只見婦人尖尖趫趫剛三寸恰半扠一對小小金蓮，正趫在筯邊。

西門慶且不拾筯，便去他綉花鞋頭上只一捏。那婦人笑將起來，說道：「官人休要囉皂。你有心，奴亦有意！你真個勾搭我？」

西門慶便雙膝跪下，說道：「娘子作成小人則個！」

那婦人便把西門慶摟將起來，說：「只怕乾娘來撞見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不妨！乾娘知道！」當下兩個就在王婆房裡脫衣解帶，共枕同歡。

但見：

交頸鴛鴦戲水，并頭鸞鳳穿花。

喜孜孜連理枝生，美甘甘同心帶結。

一個將朱唇緊貼，一個把粉臉斜偎。

羅襪高挑，肩膊上露兩彎新月。

金釵斜墜，枕頭邊堆一朵烏雲。

誓海盟山，搏弄得千般旖旎。

羞雲怯雨，揉搓的萬種妖嬈。

恰恰鶯聲，不離耳畔。

津津甜唾，笑吐舌尖。

楊柳腰，脈脈春濃。

櫻桃口，微微氣喘。

星眼朦朧，細細汗流香玉顆。

酥胸蕩漾，涓涓露滴牡丹心。

直饒匹配眷姻諧，眞個偷情滋味美！

當下二人雲雨纔罷，正欲各整衣襟，只見王婆推開房門入來，大驚小怪，拍手打掌，說道：「你兩個做得好事！」

西門慶和那婦人都吃了一驚。{王婆七賺金氏。王婆賊西門七。事未先與西門合計，是亦入其甕中也。昔楚漢固持，韓信歸楚，則楚勝；歸漢，則漢得。王婆智過韓信，居中孕化，兩頭拿捏，為長久之計，成一己之私謀。老鴇喜得搖錢樹焉，乃黃雀交螳螂捕蟬，一舉兩得。西門或稱雙贏。}

那婆子便向婦人道：「好呀，好呀！我請你來做衣裳，不曾叫你偷漢子。你家武大郎得知，須連累我！不若我先去對武大說去！」回身便走。

那婦人慌的扯住他裙子，便雙膝跪下，說道：「乾娘饒恕！」{所忌者，武松也。西門雖驚而未被所嚇者，尚不知武松也。}

王婆道：「你們都要依我一件事。」

婦人便道：「休說一件，便是十件，奴也依乾娘！」

王婆道：「從今日為始，瞞着武大，每日休要失了大官人的意{西門本止圖一回耳}。早叫你早來，晚叫你晚來，我便罷休。若是一日不來，我便就對你武大說！」{裹挾，泄語。前文王婆有言"三年前十月初三日下大雪那一日，賣了不泡茶，直到如今不發市"。人云：三年不發市，發市吃三年。王婆"賺他幾貫風流錢"奸逞五，謀成。}

那婦人說：「我只依着乾娘說便了。」

王婆又道：「西門大官人，你自不用着老身說得，這十分好事已都完了。所許之物，不可失信！你若負心一去了不來，我也要對武大說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乾娘放心，并不失信。」

婆子道：「你們二人，出語無憑，當各人留下件表記對像拏着，纔見眞情！」{它時於武大面前乃真憑實據。鬼谷子云：同惡而相親者，其俱害者也

（王婆、金氏焉）。同情而相親者，其俱成者也（王婆、西門焉）。}
西門慶便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銀簪，又來插在婦人雲髻上。婦人除下來袖了，恐怕到家武大看見生疑。一面亦將袖中巾帕，遞與西門慶收了。三人又吃了幾盃酒，已是下午時分。那婦人便起身道：「武大那廝也是歸來時分，奴回家去罷。」便拜辭王婆、西門慶，踅過後門歸來。先去下了簾子。武大恰好進門。

且說王婆看着西門慶道：「好手段麼？」
西門慶道：「端的虧了乾娘智賽隨何，機強陸賈{名副其實}！女兵十個九個都出不了乾娘手{前文王婆自誇，引言孫武練女兵。同為習學孫子，韓信其若有見於此，亦慚}！」
王婆又道：「這雌兒風月如何？」
西門道：「這色系子女{絕妙}不可言！」
婆子道：「她房裡彈唱姐兒出身，甚麼事兒不久慣知道得！還虧老娘，把你兩個生扭做夫妻，強撮成配。你所許老身東西，休要忘了！」{一而再，再而三強調，是知王婆聞知西門其人平日怚而不可為人信也。史云，王翦為始皇將兵六十萬滅楚，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。}
西門慶道：「乾娘這般費心，我到家便取錠銀子送來。所許之物，豈肯昧心！」
王婆道：「眼望旌節至，耳聽好消息。不要交老身棺材出了，討挽歌郎錢。」
西門慶道：「但得一片橘皮吃，且莫忘了洞庭湖。」一面看街上無人，帶上眼罩，笑了去{趾高氣揚}。不在話下。

到次日，又來王婆家討茶吃。王婆讓坐，連忙點茶來吃了。西門慶便向袖中取出一錠十兩銀子來，遞與王婆（但凡世上人，錢財能動人意）。那婆子黑眼睛見了雪花銀子，一面歡天喜地收了，一連道了兩個萬福，

說道：「多謝大官人佈施！」因向西門慶道：「這早晚武大還未見出門，待老身往他家推借瓢，看一看。」一面從後門踅過婦人家來。

婦人正在房中打發武大吃飯，聽見叫門，問迎兒：「是誰？」

迎兒道：「是王奶奶來借瓢。」

婦人連忙迎將出來道：「乾娘！有瓢，一任拏去。且請家裡坐。」

婆子道：「老身那邊無人。」因向婦人做手勢，婦人就知西門慶來了在那邊。婆子拏瓢出了門，一力攛掇武大吃了飯，挑擔出去了。先到樓上從新粧點，換了一套艷色新衣，分付迎兒：「好生看家！我往你王奶家坐一坐就來。若是你爹來時，就報我知道。若不聽我說，打下你這個小賤人下截來！」迎兒應諾不題。婦人一面走過王婆茶坊裡來，和西門慶做一處。

正是：合歡杏桃眞堪笑，衷訴原來別有人。

有詞單道這雙關二意為證：

這瓢是瓢，口兒小，身子兒大。

你幼在春風棚上恁兒高，到大來人難要。

他怎肯守定顏回，甘貧樂道。

專一趁東風，水上漂。

有疾被他撞倒，無情被他罡着，到底被他纏住拏着。

也曾在馬房裡餧料，也曾在茶房裡來叫，如今弄得許由也不要。

赤道黑洞洞，葫蘆中賣的甚麼藥。

那西門慶見婦人來了，如天上落下來一般，兩個并肩疊股而坐。

王婆一面點茶來吃了，因問：「昨日歸家，武大沒問甚麼？」{實欲知金氏說了什麼。人驚嚇之下，勢處「戰鬥-僵直-逃跑」狀態，思緒凍結，故一時胡亂答應，若事後冷卻，或生反悔之心。}

婦人道：「他問乾娘衣服做了不曾？我便說衣服做了，還與乾娘做送終鞋襪。」說畢，婆子連忙安排上酒來，擺在房內，二人交盃暢飲。

這西門慶仔細端詳那婦人，比初見時越發標緻——吃了酒，粉面上透出紅白來；兩道水鬢，描畫的長長的，端的平欺神仙、賽過姮娥。有沉醉東風為證：

動人心，紅白肉色。

堪人愛，可意裙釵。

裙拖着翡翠紗，衫袖挽泥金攤。

喜孜孜寶髻斜歪，恰便似月裡姮娥下世來，不枉了千金也難買。

西門慶誇之不足，摟在懷中，掀起他裙來看——見他一對小腳，穿着老鴉緞子鞋兒，恰剛半扠，心中甚喜。一遞一口與他吃酒，嘲問話兒。

婦人因問西門慶貴庚，西門慶告他說：「屬虎的，二十七歲，七月二十八日子時生。」

婦人問：「家中有幾位娘子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除下拙妻，還有三四個身邊人，只是沒一個中我意的。」

婦人又問：「幾位哥兒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只是一個小女，早晚出嫁，并無娃兒。」

西門慶嘲問了一回，向袖中取出銀穿心、金裹面，盛着香茶木樨餅兒來，用舌尖遞送與婦人，兩個相摟相抱，如蛇吐信子一般，嗚咂有聲。

那王婆子只管往來拏菜篩酒，那裡去管他閑事{是以知"武大只顧上下篩酒"者，非無意動，惟其無方制金氏，只得聽之}，由着二人在房內做一處取樂頑耍。

少頃，吃得酒濃，不覺烘動春心，西門慶色心輒起，露出腰間那話，引婦人纖手捫弄。

原來西門慶自幼常在三街四巷養婆娘，根下猶帶着銀打就、藥煮成的托子，那話約有六寸許長大，紅赤赤黑鬍，直豎豎堅硬，好個東西！

有詩單道其態為證：

一物從來六寸長，有時柔軟有時剛。

軟如醉漢東西倒，硬似風僧上下狂。

出牝入陰為本事，腰州臍下作家鄉。

天生二子隨身便，曾與佳人鬥幾場。

少頃，婦人脫了衣裳。西門慶摸見牝戶上并無毳毛，猶如白馥馥、鼓蓬蓬、軟濃濃、紅縐縐、緊□□，千人愛、萬人貪，更不知是何物！

有詩為證：

溫緊香乾口賽蓮，能柔能軟最堪憐。

喜便吐舌開口笑，困時隨力就身眠。

內襠縣裡為家業，薄草涯邊是故園。

若遇風流清子弟，等閑戰鬥不開言。

話休饒舌，那婦人自當日為始，每日踅過王婆家來，和西門慶做一處，恩情似漆，心意如膠。自古道：好事不出門，惡事傳千裡。不到半月之間，街坊鄰舍都曉的了，只瞞着武大一個不知。

正是：自知本分為活計，那曉防奸革弊心。

有詩為證：

好事從來不出門，惡言醜行便彰聞。

可憐武大親妻子，暗與西門作細君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本縣有個小的，年方十五六歲，本身姓喬，因為做軍在鄆州生養的，就取名叫做鄆哥兒。家中止有個老爹，年紀高大。那小廝生的乖覺，自來只靠縣前這許多酒店裡賣些時新果品，如常得西門慶賚發他些盤纏。{嘴巧。三回王婆評西門"我知你從來慳吝"}

其日，正尋得一籃兒雪梨，提着繞街尋西門慶。又有一等多口人說：「鄆哥，你要尋他，我交你一個去處，一尋一個着。」{泄語。風聞之語，人若能告知鄆哥，則武松武大亦能聞之。二回武松有言"嫂嫂把得家定，我哥哥煩惱做甚麼"如是而推之，武大知倚門賣俏而默不作聲者，實有欲於彼，惟任由金氏三打四打，裝聾作啞，冀以買之、撫之。故曰，其無能為。}

鄆哥道：「聒噪老叔！交我去尋得他見，賺得三五十錢養活老爹，也是好處！」

那多口道：「我說與你罷，西門慶刮剌上賣炊餅的武大老婆，每日只在紫石街王婆茶房裡坐的。這早晚多定只在那裡。你小孩子家，只故撞入去不妨{輕論}。」

那鄆哥得了這話，謝了阿叔指交。這小猴子提了籃兒，一直往紫石街走來，逕奔入王婆子茶房裡去。卻好正見王婆坐在小櫈兒上績苧麻線。

鄆哥把籃兒放下，看着王婆道「乾娘」聲喏。

那婆子問道：「鄆哥，你來這裡做甚麼？」

鄆哥道：「要尋大官人，撰三五十錢養活老爹。」

婆子道：「甚麼大官人？」

鄆哥道：「情知是那個，便只是他那個！」

婆子道：「便是大官人，也有姓名。」

鄆哥道：「便是兩個字的。」

婆子道：「甚麼兩個字的？」

鄆哥道：「乾娘只是要作耍！我要和西門大官人說句話兒！」望裡便走{自信相熟。上文言"常得西門慶賚發他些盤纏"足見鄆哥以往常度今時，意西門不與彼見外}。

那婆子一把手便揪住道：「這小猴子那裡去！人家屋裡，各有內外！」

鄆哥道：「我去房裡便尋出來。」{不審也，王婆與彼不相熟，乃欲越王婆而直面西門。何為不等？}

王婆罵道：「含鳥小猢猻！我屋裡那討甚麼西門大官人！」

鄆哥道：「乾娘，不要獨自吃。你也把些汁水與我呷一呷。我有甚麼不理會得！」{鬼谷子云：同欲而相疏者，其偏害者也。}

婆子便罵道：「你那小猢猻！理會得甚麼！」

鄆哥道：「你正是馬蹄刀水杓裡切菜——水洩不漏，半點兒也沒得落在地。直要我說出來，只怕賣炊餅的哥哥發作！」{泄語輕論。欲成其事，而言惡自敗之。}

那婆子吃他這兩句道着他眞病，心中大怒，喝道：「含鳥小猢猻，也來老娘屋裡放屁！」{屁者，氣也。氣者，虛也，虛則不實。}

鄆哥道：「我是小猢猻，你是馬泊六，做牽頭的老狗肉！」那婆子揪住鄆哥，鑿上兩個栗暴。

鄆哥便叫道：「你做甚麼便打我？」

婆子罵道：「賊肏娘的小猢猻！你敢高則聲，大耳刮子打出你去。」

鄆哥道：「賊老咬蟲{老鴇、淫婆}，沒事便打我！」這婆子一頭叉，一頭大栗暴着，直打出街上去。把雪梨籃兒也丟出去，那籃雪梨四分五落滾落了開去。{“撰三五十錢"謀敗。偷雞不成蝕把米，王婆謂賠了"挽歌郎錢"}

這小猴子打那虔婆不過，一頭罵，一頭哭，一頭走，一頭街上拾梨兒，指着王婆茶坊裡罵道：「老咬蟲！我交你不要慌！我不說與他也，不做出來不信！定然糟蹋了你這場門面，交你賺不成錢使！」這小猴子提個籃兒，逕奔街上尋這個人。

鄆哥尋這個人，卻正是：王婆從前作過事，今朝沒興一齊來。

有分交險道神脫了衣冠，小猴子洩漏出患害！

畢竟未知道鄆哥尋甚麼人，要知後項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　鄆哥幫捉罵王婆　淫婦鴆殺武大郎

參透風流二字禪，好姻緣是惡姻緣。

癡心做處人人愛，冷眼觀時個個嫌。

野草閑花休採折，貞姿勁質自安然。

山妻稚子家常飯，不害相思不損錢。

鬼谷子內揵篇/解

內者，親也。親則近焉，近者進之。

揵者，薦也。薦則舉焉，舉者獻之。

進之則危之，獻之則策之。

危之則惘之，策之則動之。

惘之者避害，卑小焉。

動之者趨利，高大焉。

善者納之，斥則不合。

納則見親，不合則遠，遠則見疏。

話說當下鄆哥被王婆子打了，心中正沒出氣處，提了雪梨籃兒，一逕奔來街上尋武大郎。轉了兩條街巷，只見武大挑着炊餅擔兒，正從那條街過來。鄆哥見了，立住了腳，看着武大道：「這幾時不見你，吃得肥了！」{激。動之。}

武大歇下擔兒道：「我只是這等模樣，有甚麼吃得肥處。」

鄆哥道：「我前日要糴些麥粉，一地裡沒糴處，人都道你屋裡有。」

武大道：「我屋裡并不養鵝鴨，那裡有這麥稃。」

鄆哥道：「你說沒粉麥，怎的賺得你恁肥□□的，便軟倒提起你來也不妨，煮你在鍋裡也沒氣。」{激。動之。}

武大道：「含鳥猢猻，倒罵得我好！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，我如何是

鴨？」

鄆哥道：「你老婆不偷漢子，只偷子漢！」{激。動之。}

武大扯住鄆哥道：「還我主兒來！」{扯住者，怒也。武大手若不敏，欲不為炊餅燙傷亦難，熟能生巧焉。}

鄆哥道：「我笑你只會扯我，卻不道咬下他左邊的來。」{激。動之。}

武大道：「好兄弟，你對我說是誰，我把十個炊餅送你。」

鄆哥道：「炊餅不濟事。你只做個東道請我吃三盃，我說與你。」

武大道：「你會吃酒？跟我來。」{武松有言，不與人喝酒}

武大挑了擔兒，引着鄆哥到個小酒店裡，歇下擔兒，拏幾個炊餅，買了些肉，討了一鏇酒，請鄆哥吃了。

那小廝道：「酒不要添，肉再切幾塊來。」

武大道：「好兄弟，且說與我則個。」

鄆哥道：「且不要慌，等我一發吃了，卻說與你。你卻不要氣苦{心理投射。下文鄆哥云"我吃那王婆打了，也沒出氣處"激。動之}，我自幫你打捉。」

武大看那猴子吃了酒肉，道：「你如今卻說與我！」

鄆哥道：「你要得知，把手來摸我頭上的疙瘩。」

武大道：「卻怎的來有這疙瘩？」

「對你說，我今日將這籃雪梨，去尋西門大郎掛一小勾子，一地裡沒尋處。街上有人道"他在王婆茶坊裡來，和武大娘子勾搭上了，每日只在那裡行走"我指望見了他，撰得三五十文錢使。叵耐王婆那老豬狗，不放我去房裡尋他，大栗暴打出我來。我特地來尋你，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，我不激你時，你須不來問我。」

武大道：「真個有這等事？」

鄆哥道：「又來了！我道你是這般屁鳥人，那廝兩個落得快活，只專等你出來，便在王婆房裡做一處{激。動之}！你問道真個也是假，莫不我哄

你不成！」
武大聽罷{策之成}，道：「兄弟，我實不瞞你說，我這婆娘每日去王婆家裡做衣服，做鞋腳，歸來便臉紅。我先妻丟下個女孩兒，要便朝打暮罵，不與飯吃。這兩日有些精神錯亂，見了我，不做喜歡{下文言金氏"自知禮虧，只得窩盤他些個"}，我自也有些疑忌在心裡。這話正是了。我如今寄了擔兒，便去捉姦如何？」{人云：酒壯慫人膽。四貪詞"一時怒發無明穴，到後憂煎禍及身"}
鄆哥道：「你老大一條漢，原來沒些見識！那王婆老狗{狗會咬人}，什麼利害怕人？你如何出得他手！他三人也有個暗號兒。見你入來拏他，他把你老婆藏過了。那西門慶須了得，打你這般二十個。若捉他不着，反吃他一頓好拳頭{煤氣燈操縱-參疑。捉著亦不免拳頭官司}。他又有錢有勢，反告你一狀子，你須吃他一場官司，又沒人做主{心理投射。不知武大有武松為靠，言為武大計，實鄆哥之情，是欲報怨也。然則，武大已為其所激怒，亦無待武松矣}，乾結果了你性命！」
武大道：「兄弟，你都說得是。我卻怎的出得這口氣！」
鄆哥道：「我吃那王婆打了，也沒出氣處。我交一着：今日歸去，都不要發作，也不要說，自只做每日一般。明朝便少做些炊餅出來賣，我自在巷口等你。若是見西門慶入去時，我便來叫你。你便挑着擔兒只在左邊等我。我先去惹那老狗，他必然來打我。我先把籃兒丟在街心來，你卻搶入，我便一頭頂住那婆子。你便奔入房裡去，叫起屈來。此計如何？」{策之。捉則捉矣，無及武大其後將何處之，借彼之手，全鄆哥報怨王婆"獨自吃"一事耳。}
武大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卻是虧了兄弟。我有數十貫錢{一貫為一兩銀子。三回，西門誇武大會撰錢}，我把與你去，你可明日早早來紫石街巷口等我。」鄆哥得了幾貫錢并幾個炊餅自去了。武大還了酒錢，挑了擔兒，自去賣了一遭歸去。

原來那婦人往常時只是罵武大、百般的欺負他，近日來也自知

禮虧，只得窩盤他些個。

當晚武大挑了擔兒歸來，也是和往日一般{能忍之人}，并不提起別事。

那婦人道：「大哥，買盞酒吃？」{怡聲下氣。往日則"濁"“混"副之}

武大道：「卻纔和一般經紀人，買了三盞吃了。」那婦人便安排晚飯與他吃了，當晚無話{武大吞聲忍氣，故而無言}。

次日飯後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安在擔兒上，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，那裡來理會武大的做多做少。當日武大挑了擔兒，自出去做買賣。這婦人巴不得他出去了，便踅過王婆茶房裡來等西門慶。

且說武大挑着擔兒，出到紫石街巷口，迎見鄆哥提着籃兒在那裡張望，

武大道：「如何？」

鄆哥道：「還早些個。你自去賣一遭來，那廝七八也將來也。你只在左邊處伺候，不可遠去了！」武大雲飛也似去街上賣了一遭兒回來。

鄆哥道：「你只看我籃兒拋出來，你便飛奔入去。」武大自把擔兒寄了，不在話下。

有詩為證：

虎有儔兮鳥有媒，暗中牽陷自狂為。

鄆哥指吁西門慶，虧殺王婆撮合奇。

且說鄆哥提着籃兒，便走入茶坊裡來，向王婆罵道：「老豬狗{激之}！你昨日為甚麼便打我？」

那婆子舊性不改，便跳{怒}身起身來喝道：「你這小猢猻！老娘與你無干，你如何又來罵我？」

鄆哥道：「便罵你這馬泊六，做牽頭的老狗肉，直我□□！」

那婆子大怒，揪住鄆哥便打。鄆哥叫一聲「你打」時，把那手中籃兒丟

出當街上來。

那婆子卻待揪他，被這小猴子叫一聲「你打」時，就打王婆腰裡帶個住，看着婆子小肚上，只一頭撞將去，險些兒不跌倒，卻得壁子碍住不倒。

那猴子死命頂在壁上，只見武大從外裸起衣裳，大踏步直搶入茶坊裡來。那婆子見是武大來得甚急，待要走去阻擋時，卻被這小猴子死力頂住，那裡肯放！

婆子只叫得：「武大來也！」那婦人正和西門慶在房裡，做手腳不迭，先奔來頂住了門，這西門慶便入床下去躲。

武大搶到房門首，用手推那房門時，那裡推得開！口裡只叫：「做得好事！」{大明律：凡妻與人姦、通，而於姦所親獲姦夫、姦婦，登時殺死者勿論；若止殺死姦夫者，姦婦依律斷罪、從夫嫁賣。}

那婦人頂着門，慌做一團，口裡便說道：「你閑常時只好鳥嘴，賣弄殺好拳棒，臨時便沒些用兒！用了個紙虎兒也嚇一交！」那婦人這幾句話，分明交西門慶來打武大奪路走。{策之}

西門慶在床底下聽了婦人這些話，提醒他這個念頭，便鑽出來說道：「娘子，不是我沒本事，一時間沒這智量。」便來拔開拴，叫聲：「不要來！」

武大卻待揪他{或報武松名號可矣，前者王婆亦作假意嚇耳。此時不為，待害病不起方乃謔之，不免晚乎}，被西門慶早飛起腳來。武大矮短{身笨腳緩，閃之不及}，正踢中心窩，撥地望後便倒了，一直走了。

鄆哥見頭勢不好，也撇了王婆，撒開跳{慌}了。

那街坊鄰舍，都知道西門慶了得，誰敢來管事！

王婆當時就地下扶起武大來，見他口裡吐血，面皮蠟楂也似黃了，便叫那婦人出來，舀碗水救得甦醒。兩個上下肩挾着，便從後門扶歸中樓上去，安排他床上睡了。

當夜無話。{沉沉死氣}

次日，西門慶打聽得沒事，依前自來王婆家和這婦人做一處，只指望武大自死。

武大一病五日不出，勿起，更兼要湯不見，要水不見，每日叫那婦人又不應，只見他濃粧艷抹了出去，歸來便臉紅。

小女迎兒又吃婦人禁住「不得向前」，嚇道{惘之}：「小賤人！你不對我說，與了他水吃，都在你身上！」那迎兒見婦人這等說，又怎敢與武大一點湯水吃？武大幾遍只是氣得發昏，又沒人來采問。{平日親疏否鬲，視而不見，是以權移金氏，得無怨也。父女耶？雖碟盃，金氏尚憂，倘武大，不懼其逆。大明律：若饑渴之人，絕其飲食者，杖一百、徒三年；令至篤疾者，杖一百、流三千裡，將犯人財產一半給付篤疾之人；養贍至死者，絞。}

一日，武大叫老婆過來，分付他道：「你做的勾當，我親手又捉着你奸，你倒挑撥姦夫踢了我心。至今求生不生，求死不死，你們卻自去快活！我死自不妨，和你們爭執不得了。我兄弟武二，你須知他性格，倘或早晚歸來，他肯干休{惘之}？你若肯可憐我，早早扶持我好了，他歸來時，我都不提起{既是如此，何必捉奸}！你若不看顧我時，待他歸來，卻和你們說話！」{危之。外親內疏，與議非人，亦不合金氏之情，眷戀焉。武大若師陽翟大賈，全彼人之美，與西門權之，焉止命得續哉。俱成者相親，西門豈不欲活耶。}

這婦人聽了，也不回言，卻踅過王婆家來，一五一十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說了。那西門慶聽了這話，似提在冷水盆內一般，說道：「苦也！我須知景陽岡上打死大蟲的武都頭，他是清河縣第一個好漢。我如今卻和娘子眷戀日久，情孚意孚，拆散不開。據此等說時，正是怎生得好？卻是苦也！」{機會成本（opportunity cost）。若開頭明言乃武松兄弟，則西門望而生卻矣。利害輕重，人自權之。人云，太歲頭上動土，自找死路，故曰苦也。乃王婆包藏賊心，有所取之於西門"賺他幾貫風流錢使"是以句句引誘、步步指導，西

門以是囫圇身陷。故曰，賊者，盜也。盜者，奸也。奸者，成大惡者也。觀乎王婆，是以知賊之之術矣。言其所善，避其所惡，彼願已遂，我套其利，人曰雙贏；彼願未就，我已套利，人曰背叛、詐騙、過河拆橋。}

王婆冷笑道：「我倒不曾見，你是個把舵的，我是個撐船的，我倒不慌，你倒慌了手腳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我往自做個男漢，到這般去處卻擺佈不開！你有甚麼主見，遮藏我們則個！」

王婆道：「既要我遮藏你們，我有一條計。你們卻要長做夫妻？要短做夫妻？」{動之}

西門慶道：「乾娘，你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，短做夫妻？」

王婆道：「若是短做夫妻，你每只就今日便分散。等武大將息好了起來，與他陪個話，武二歸來都沒言語。待他再差使出去，卻又來相會，這是短做夫妻。你們若要長做夫妻，每日同在一處，不耽驚受怕，我卻有這條妙計，只是難交你們！」{羅織經云：人有所懼，以懼迫之無不納。鬼谷子云：摩而恐之，高而動之。然，事未及此者。計非一處，何須蹈阱。王婆欲賊西門耳。上文詩云：虎有儻兮鳥有媒，暗中牽陷自狂為。是以知西門凡事急，則慌矣。急於通金氏，可証也；急於藏奸，可証也；急於自免，可証也。上文西門自言"一時間沒這智量"可証也。與武大陪個話，不論長短夫妻，皆此策耳。眷戀者，金氏也，西門也，武大豈非金氏不可耶，西門亦與議非人。三十六計云：擒賊擒王。}

西門慶道：「乾娘，周旋了我們則個，只要長做夫妻！」

王婆道：「這條計，用着件東西，別人家裡都沒。天生天化，大官人家卻有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便是要我的眼睛{懊悔自己當初有眼無珠、有眼不識泰山。猶不悟王婆賊己也}，也割來與你！卻是甚麼東西？」

婆子道：「如今這搗子病得重，趁他狼狽好下手！大官人家裡取些砒霜，卻交大娘子自去贖一貼心疼的藥來，卻把這砒霜來下在裡面，把這

矮子結果了他命，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，沒了蹤跡，便是武二回來，他待怎的？自古道"幼嫁從親，再嫁由身"小叔如何管得？暗地裡來往，半年一載便好了——等待夫孝滿日，大官人一頂轎子娶到家去。這個不是長遠做夫妻，諧老同歡？此計如何！」{策之}

西門慶道：「乾娘此計甚妙。自古道"欲求生快活，須下死工夫"罷罷罷！一不做，二不休！」

王婆道：「可知好哩！這是剪草除根，萌芽不發！若是剪草不除根，春來萌芽再發，卻如何處置？大官人往家去，快取此物來，我自交娘子下手。事了時，卻要重重謝我！」{王婆二賊西門慶，"賺他幾貫風流錢使"八。始金氏、西門"只指望武大自死"，王婆利人之財，欲人遽死。下文有言"一絲沒了兩氣，看看待死"鴆之與否，武大皆命不久矣。羅織經云：人者多欲，其性尚私。多欲則貪，尚私則枉，其罪遂生。又云：成事享其功，敗事委其過。二人若無行鴆毒，則武松或主責王婆為牽頭，行之，則王婆委過最下，此王婆之私心也，非惟財。法或非此論，人之情，發令者怨，執令者恨，怨親恨疏焉。}

西門慶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不消你說！」

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雲情雨意兩綢繆，戀色迷花不肯休。

畢竟世間有此事，武大身軀喪粉頭。

且說西門慶去不多時，包了一包砒霜，遞與王婆收了。{大明律：凡造、畜蠱堪以殺人，及交令者，斬。若用毒藥殺人者，斬。買而未用者，杖一百、徒三年；知情賣藥者，與同罪。}

這婆子看着那婦人道：「大娘子，我交你下藥的法兒。如今武大不對你說"交你救活他"你便乘此機，把些小意兒貼戀他{策之}。他若問你討藥吃時，便把這砒霜調在這心疼藥裡。待他一覺身動，你便把藥灌將下去，卻便走了起身。他若毒氣發時，必然腸胃迸斷，大叫一聲。你卻把被一蓋，都不要人聽見，緊緊的按住被角。預先燒下一鍋湯，煮着一條抹

布。他若毒發之時，七竅內流血，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。他若氣斷了，你便揭起被來，卻將煮的抹布只一揩，都揩沒了血跡。便入在材裡，扛出去燒了，有麼了事！」{熟門熟道。四回末詞云"王婆從前作過事，今朝沒興一齊來"}

那婦人道：「好卻是好，只是奴家臨時手軟了，安排不得屍首。」

婆子道：「這個易得！你那邊只敲壁子，我自就過來幫扶你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你們用心整理！明日五更，我來討話。」說罷，自歸家去了。

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捻為細末，遞與婦人將去藏了。

那婦人回到樓上，看着武大，一絲沒了兩氣，看看待死。那婦人坐在床邊假哭。

武大道：「你做甚麼來哭？」

婦人拭着眼淚道：「我的一時間不是，乞那西門慶局騙了。誰想卻踢中了你心。我問得一處有好藥，我要去贖來醫你，只怕你疑忌，不敢去取。」{動之。人云：人若反常必有刀。前文詩云：阿母牢籠設計深，大郎愚鹵不知音。}

武大道：「你救得我活，無事了。一筆都勾，并不記懷。武二來家，亦不提起，你快去贖藥來救我則個！」

那婦人拏了銅錢，逕來王婆家裡坐地，卻交王婆贖得藥來，把到樓上，交武大看了，說道：「這貼心疼藥，太醫交你半夜裡吃，吃了倒頭一睡，把一兩床被發些汗，明日便起得來。」{古者，午時斷頭酒、夜半孟婆湯，彼刻吃藥視為禁忌。人云：閻王叫你三更死，誰敢留人到五更。}

武大道：「卻是好也！生受大嫂！今夜醒睡些，半夜裡調來我吃。」

那婦人道：「你放心睡，我自扶持你。」

看看天色將黑了，婦人在房裡點上燈，下面燒了大鍋湯，拏了一方抹布

煮在鍋裡。聽那更鼓時，卻好正打三更{夜晚23-凌晨1時}。

那婦人先把砒霜傾在盞內，卻舀一碗白湯來，把到樓上，卻叫：「大哥，藥在那裡？」

武大道：「在我蓆子底下枕頭邊，你快調來與我吃！」

那婦人揭起蓆，將那藥抖在盞子裡，把那藥帖安了，將白湯沖在盞裡，把頭上銀簪兒只一攪，調得勻了，左手扶起武大，右手便把藥來灌。{大明律：其妻妾因姦同謀殺死親夫者，凌遲處死；姦夫處斬。}

武大呷了一口，說道：「大嫂，這藥好難吃！」

婦人道：「只要他醫治病好，管甚麼難吃易吃！」

武大再呷第二口時，被這婆娘就勢只一灌，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。那婦人便放倒武大，慌忙跳{驚慌}下床來。

武大哎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大嫂，吃下這藥去，肚裡倒疼起來。」「苦呀！苦呀！倒當不得了！」

這婦人便去腳後扯過兩床被來，沒頭沒臉只顧蓋。

武大叫道：「我也氣悶！」

那婦人道：「太醫分付，交我與你發些汗，便好得快！」

武大要再說時，這婦人怕他掙扎，便跳{急切，欲人死}上床來，騎在武大身上，把手緊緊地按住被角，那裡肯放些鬆寬？

正似：

油煎肺腑，火燎肝腸。

心窩裡如雪刃相侵，滿腹中似鋼刀亂攪。

渾身冰冷，七竅血流。

牙關緊咬，三魂赴枉死城中。

喉管枯乾，七魄投望鄉臺上。

地獄新添食毒鬼，陽間沒了捉姦人。

那武大當時哎了兩聲，喘息了一回，腸胃迸斷，嗚呼哀哉，身體動不得了。{人云：酒是穿腸毒藥。武家兄弟嗜酒成性，是書有所喻焉。}

那婦人揭起被來，見了武大咬牙切齒，七竅流血，怕將起來，只得跳{駭懼}下床來，敲那壁子。王婆聽得，走過後門頭咳嗽。那婦人便下樓來開了後門。

王婆問道：「了也未？」

那婦人道：「了便了了，只是我手腳軟了，安排不得。」

王婆道：「有甚麼難處，我幫你便了。」那婆子便把衣袖捲起，舀了一桶湯，把抹布撇在裡面，掇上樓來。捲過了被，先把武大嘴邊、唇上都抹了，卻把七竅{兩眼、兩耳、兩鼻孔及口}淤血痕跡拭淨，便把衣裳蓋在身上。{輕車熟路，一氣呵成。}

兩個從樓上一步一掇，扛將下來，就樓下將扇舊門停了。與他梳了頭，戴上巾幘，穿了衣裳，取雙鞋襪與他穿了，將片白絹蓋了臉，揀床乾淨被蓋在死屍身上。卻上樓來，收拾得乾淨了，王婆自轉將歸去了。那婆娘卻號嚎地假哭起「養家人」來。

> 看官，聽說：
>
> 原來但凡世上婦人，哭有三樣：有淚有聲謂之哭，有淚無聲謂之泣，無淚有聲謂之號。當下那婦人乾嚎了半夜。

次早五更，天色未曉，西門慶奔走討信。王婆說了備細，西門慶取銀子把與王婆，交買棺材津送{辦理喪事}，就叫那婦人商議。

這婆娘過來，和西門慶說道：「我的武大今日已死，我只靠着你做主！大官人休是網巾圈兒——打靠後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這個何須你費心！」

婦人道：「你若負了心，怎的說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我若負了心，就是你武大一般！」

王婆道：「大官人且休閑說。如今只有一件事要緊地方，天明就要入殮，只怕被仵作看出破綻來怎了？團頭何九，他也是{與王婆同屬。過往有過接觸}個精細的人，只怕他不肯殮！」{王婆賊西門九。沉沒成本（sunk cost）。引之以惡，陷之大辟，彼代我罪，金蟬脫殼。}

西門慶笑道：「這個不妨事。何九我自分付他，他不敢違我的言語！」

王婆道：「大官人快去分付他，不可遲了。」西門慶把銀子交付與王婆買棺材{回首詞云"不害相思不損錢"}，他便自去對何九說去了。

正是：

三光{日、月、星}有影遺誰聚，萬事無根只自生{自找麻煩}。

雪隱鷺鷥飛始見，柳藏鸚鵡語方知。

畢竟西門慶怎的對何九說，要知後項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　西門慶買囑何九　王婆打酒遇大雨

可怪狂夫戀野花，因貪淫色受波喳。

亡身喪命皆因此，破業傾家總為他。

半晌風流有何益，一般滋味不須誇。

一朝禍起蕭牆內，虧殺王婆先做牙。

鬼谷子決篇/解

舉有別於常，曰怪。

行有別於往，曰異。

怪異者，非人情，是為疑。

決者，斷也。斷者，定也。定則正焉，正之則無疑矣。

疑而利其善，決之。

疑而惡其害，決之。

善惡有假，習之以常，終有惑偏。

福患有奇，決其大者而可之。

卻說西門慶便對何九說去了。

且說王婆拏銀子來買棺材冥器，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，歸來與婦人商議。就於武大靈前點起一盞隨身燈{置死者腳邊或靈前作招魂引路之意}，鄰舍街坊都來看望那婦人虛掩着粉臉假哭。

眾街坊問道：「大郎得何病患便死了？」

那婆娘答道：「拙夫因害心疼得慌，不想一日日越重了，看看不能夠好。不幸昨夜三更鼓死了，好是苦也！」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。

眾鄰舍明知道此人死的不明{疑之}，不敢只顧問他，眾人盡勸道：「死是死了，活的自要安穩過。娘子省煩惱，天氣暄熱。」那婦人只得假意兒謝了，眾人各自散去。

王婆抬了棺材來，又去請仵作團頭何九。但是入殮用的都買了，并家裡一應物件也都買了。就於報恩寺叫了兩個禪和子{念經超度的和尚}晚夕伴靈拜懺。不多時，何九先撥了幾個火家整頓。

且說何九，到巳牌{上午9-11時}時分，慢慢的走來到紫石街巷口，迎見西門慶。
叫道：「老九何往？」
何九答道：「小人只去前面，殮這賣炊餅的武大郎屍首。」
西門慶道：「且借一步說話。」何九跟着西門慶，來到轉角頭一個小酒店裡坐，下在閣兒內。
西門慶道：「老九請上坐。」
何九道：「小人是何等之人，敢對大官人一處坐的！」
西門慶道：「老九何故見外{疏而言親}？且請坐！」二人讓了一回，坐下。
西門慶分付酒保：「取瓶好酒{東街方有賣}來。」酒保一面鋪下菜蔬果品案酒之類，一面盪上酒來。
何九心中疑忌，想道「西門慶自來不曾和我吃酒，今日這盃酒必有蹺蹊！」
兩個飲夠多時，只見西門慶自袖子裡摸出一錠雪花銀子，放在面前，說道：「老九休嫌輕微，明日另有酬謝！」
何九叉手道：「小人無半點用功效力之處，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？若是大官人有使令，小人也不敢辭！」
西門慶道：「老九休要見外，請收過了！」
何九道：「大官人便說不妨。」
西門慶道：「別無甚事，少刻他家自有些辛苦錢。只是如今殮武大的屍身，凡百事周全，一床錦被遮蓋則個！余不多言！」{殯葬本有綿帛遮蓋。

然則西門語重在遮蓋，何九聽則在錦被，故何九言"我道何事"}

何九道：「我道何事！這些小事，有甚打緊！如何敢受大官人銀兩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老九，你若不受時，便是推卻！」何九自來懼西門慶是個刁徒，把持官府的人，只得收了銀子。

又吃了幾盃酒，西門慶呼酒保來：「記了帳目，明日來我鋪子內支錢！」兩個下樓，一同出了店門。

臨行，西門慶道：「老九，是必記心，不可洩漏。改日另有補報！」分付罷，一直去了。

何九心中疑忌「我殮武大身屍，他何故與我這十兩銀子？此事必有蹺蹊。」一面來到武大門首，只見那幾個火家正在門首伺候，王婆也等的久哩。「火家在那裡？」何九便問火家：「這武大是甚病死了？」

火家道：「他家說害心疼病死了。」何九入門，揭起簾子進來。

王婆接着{簾子}，道：「久等多時了，陰陽也來了半日，老九如何這咱纔來？」

何九道：「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腳，來遲了一步。」{一回，武松晚回，而答金氏"早間有一相識請我吃飯了"五回，武大在外與鄆哥喝酒言事，回金氏以"一般經紀人"。是知回以人者，惑於事；應以事者，因於人。}

只見那婦人穿着一件素淡衣裳，白帋□髻，從裡面假哭出來。

何九道：「娘子省煩惱，大郎已是歸天去了。」

那婦人虛掩着淚眼，道：「說不得的苦！拙夫心疼症候，幾個日子便把命丟了！撇得奴好苦！」

這何九一面上上下下看了婆娘的模樣，心裡自忖的道「我從來只聽得人說武大娘子，不曾認得他。原來武大郎討得這個老婆在屋裡！西門慶這十兩銀子使着了！」{一回有言"人人只知武大是個懦弱之人，卻不知他娶得這個婆娘在屋裡——風流伶俐，諸般都好，為頭的一件，好偷漢子"}一面走向靈前，看武大屍首：

陰陽宣唸經畢，揭起千秋旛{遮蓋尸體的布}，扯開白絹，用五輪八寶翫着那兩點神水，定睛看時，見武大指甲青，唇口紫，面皮黃，眼皆突出，就知是中惡。

傍邊那兩個火家說道{疑之}：「怎的臉也紫了，口唇上有牙痕，口中出血！」

何九道：「休得胡說！兩日天氣十分炎熱，如何不走動些！」一面七手八腳葫蘆提殮了，裝入棺材內，兩下用長命釘{或需嫡親之人銜咬著放入棺蓋孔}釘了。王婆一力攛掇，拏出一吊錢來與何九。打發眾火家去了，就問：「幾時出去？」

王婆道：「大娘子說，只三日便出殯，城外燒化。」眾火家各分，散了。

那婦人當夜擺着酒請人。

第二日，請四個僧唸經。

第三日早五更，眾火家都來扛抬棺材，也有幾個鄰舍街坊，吊孝相送。

那婦人帶上「孝」{臂章。男佩左，女戴右}，坐了一乘轎子，一路上口內假哭"養家人"。來到城外化人場上，便交舉火燒化棺材，並武大屍首燒得乾乾淨淨，把骨殖撒在池子裡。

　　原來那日齋堂管待，一應都是西門慶出錢整頓。

那婦人歸到家中，樓上去設個靈牌，上寫「亡夫武大郎之靈」。靈床子前點一盞琉璃燈，裡面貼些經旛、錢垛、金銀錠之類。

那日卻和西門慶做一處，打發王婆家去，二人在樓上任意縱橫取樂，不比先前在王婆茶坊裡只是偷鷄盜狗之歡。如今武大已死，家中無人{武迎兒非人}，兩個恣情肆意，停眠整宿。

初時西門慶恐鄰舍瞧破，先到王婆那邊坐一回。今武大死後，帶着跟隨

小廝，逕從婦人家後門而入。自此和婦人情沾肺腑，意密如膠，常時三五夜不曾歸去，把家中大小丟的七顛八倒、都不喜歡。

原來這女色坑陷得幾時，必有敗！

有鷓鴣天為證：

色膽如天不自由，情深意密兩綢繆。

貪歡不管生和死，溺愛誰將身體修。

只為恩深情鬱鬱，多因愛闊恨悠悠。

要將吳越冤仇解，地老天荒難歇休。

光陰迅速，日月如梭。西門慶刮剌那婦人，將兩月有餘。一日將近端陽佳節{端午節，農曆五月初五，屈原為楚襄王斥逐，作懷沙之賦，乃含憤懷石投汨羅江。}

但見：

綠楊嬝嬝垂絲碧，海榴點點胭脂赤。

微微風動幔，颯颯涼侵扇。

處處過端陽，家家共舉觴。

西門慶自岳廟上回來，到王婆茶坊裡坐下。那婆子連忙點一盞茶來，便問：「大官人往那裡去來？怎的不過去看看大娘子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今日往廟上走走，大節間，記掛着，來看看大姐。」

婆子道：「今日他娘潘媽媽在這裡，怕還未去哩。等我過去看看，回大官人。」這婆子一面走過婦人後門看時，婦人正陪潘媽媽在房裡吃酒，見婆子來，連忙讓坐。

婦人撮下笑來道：「乾娘來得正好！請陪俺娘，且吃個進門盞兒，到明日養個好娃娃！」{何出此言？疑焉。合下一句潘媽言"乾娘既是撮合山"，則潘母來家正為與金氏議嫁耳。既是議嫁，必有人選。"來得正好"不耐煩也，亦說明金氏不可潘媽之議。}

婆子笑道：「老身又沒有老伴兒，那裡得養出來？你年小少壯，正好養哩！」
婦人道：「常言小花不結老花兒結。」{反以推之，潘媽所舉之人當為年老無子，金氏謂王婆正合適。}
婆子便看着潘媽媽：「你看，你女兒這等傷我，說我是老花子。到明日，還用着我老花子！」
說罷，潘媽道：「他從小兒是這等快嘴，乾娘休要和他一般見識。」
原來這婆子撮合得西門慶和這婦人刮剌上了，早晚替他通事慇懃兒，提壺打酒，靠些油水養口。一面對他娘潘媽說：「你家這姐姐，端的百伶百俐，不枉了好個婦女！到明日，不知什麼有福的人受用他！」
潘媽媽道：「乾娘既是撮合山，全靠乾娘作成則個。」一面安下鍾筯，婦人斟酒在他面前。
婆子一連陪了幾盃酒，吃得臉紅紅的，又怕西門慶在那邊等候，連忙丟了個眼色與婦人，告辭歸去。
婦人就知西門慶來了，於是一力攛掇他娘起身去了。將房中收拾乾淨，燒些異香，從新把娘的殘饌撇去，另安排一席齊整酒肴，預備陪侍。

西門慶從月臺上{爬，扒也，扒竊。竊者，盜也}過來，婦人從梯櫈接着，到房中，道個萬福坐下。
原來婦人自從武大死後，怎肯帶孝？樓上把武大靈牌丟在一邊，用一張白帋蒙着，羹飯也不瞅睬。每日只是濃粧艷抹，穿顏色衣服，打扮嬌樣，陪伴西門慶做一處作歡頑耍。{大明律：凡夫喪期而犯姦者，各加凡姦罪二等，相姦之人以凡姦論。凡和姦，杖八十；有夫，杖九十；刁姦杖一百。}

因見西門慶兩日不來，就罵：「負心的賊！如何撇閃了奴，又往那家另續上心甜的兒了！把奴冷丟，不來瞅睬！」
西門慶道：「便是家中小妾昨日沒了，殯送忙了兩日。今日往廟上去，

替你置了些首飾、珠翠、衣服之類。」{惑也。一件兩件倒也不足為怪，拜廟何來如此多樣之物。前文王婆有言"我知你從來慳吝，不肯胡亂便使錢"上一句云西門從月臺上過來，豈非竊自王婆屋內耶？}

那婦人滿心歡喜。西門慶一面喚過小廝玳安來，毡包內取出，一件件把與婦人，婦人方纔拜謝收了。小女迎兒，尋常被婦人打怕的，以此不瞞他{不之疑。苟且有日，此處不瞞者，若非贓物，且為何事哉？}。令他拏茶與西門慶吃，一面婦人安放桌兒，陪西門慶吃茶。

西門慶道：「你不消費心，我已與了乾娘銀子，買酒肉嗄飯果品去了。大節間，正要和你坐一坐。」

婦人道：「此是待俺娘的，奴存下這桌整菜兒。等到乾娘買來，且有一回耽擱。咱且吃着！」婦人陪西門慶，臉兒相貼，腿兒相壓，並肩一處飲酒。

且說婆子提着個籃子，拏着一條十八兩秤{秤者，心也。官定十六兩為一斤。大明律：凡私造斛、斗、秤、尺不平，在市行使，及將官降斛、斗、秤、尺作弊增減者，杖六十；工匠同罪。其在市行使斛、斗、秤、尺雖平，而不經官司較勘、印烙者，笞四十}，走到街上打酒買肉。那時正值五月初旬天氣，大雨時行。只見紅日當天，忽一塊濕雲過處，大雨傾盆相似。

但見：

烏雲生四野，黑霧鎖長空。

刷刺刺漫空障日飛來，一點點擊得芭蕉聲碎。

狂風相助，侵天老檜掀翻。

霹靂交加，泰華嵩嶠震動。

洗炎驅暑，潤澤田苗。

洗炎驅暑，佳人貪其賞翫。

潤澤田苗，行人忘其泥濘。

正是江淮河濟添新水，翠竹紅榴洗濯清。{豈是首飾、珠翠、衣物

被洗劫一空？前文王婆有言"不要交老身棺材出了，討挽歌郎錢"古云：以牙還牙，加倍奉還。}

那婆子正打了一瓶酒，買了一籃魚肉、鷄鵝、菜蔬、果品之類，在街上遇見這大雨，慌忙躲在人家房簷下。用手帕裹着頭，把衣服都淋濕了。等了一歇，那兩腳慢了些，大步雲飛來家{心急如焚。豈非念及家中無人？}。進入門來，把酒肉{先}放在廚房下。走進房來看，婦人和西門慶飲酒，笑嘻嘻道{賊眉鼠眼，掃視、確認}：「大官人和大娘子好飲酒！你看把婆子身上衣服都淋濕了，到明日就叫大官人賠我！」
西門慶道：「你看老婆子，就是個賴精。」{心理投射，不打自招。}
婆子道：「我不是賴精，大官人少不得賠我一疋大海青！」{惑也。話從何來？}
婦人道：「乾娘，你且飲過盪熱酒盞兒。」
那婆子陪着飲了三盃，說道：「老身往廚下烘乾衣裳去。」一面走到廚下，把衣服烘乾。那鷄鵝嗄飯，割切安排停當，用盤碟盛了果品之類，都擺在房中，盪上酒來。{往日，熟食買回來直接到廚下安排盛上來，此番卻跑去彼人房為何事耶？徒為言衣濕？濕了不去換，跑別人房做什麼？}
西門慶與婦人重斟羙酒，共設佳肴，交盃疊股而飲。西門慶飲酒中間，看見婦人壁上掛着一面琵琶，便道：「久聞你善彈，今日好夕彈個曲兒我下酒。」
婦人笑道：「奴自幼粗學一兩句，不十分好，官人休要笑恥。」
西門慶一面取下琵琶來，摟婦人在懷，看他放在膝兒上，輕舒玉笋，欵弄冰弦，慢慢彈着，唱了一個兩頭南調兒：

冠兒不戴，懶梳粧。

髻挽青絲，雲鬢光。

金釵斜插在烏雲上。

喚梅香，開籠箱，穿一套素縞衣裳。

打扮的西施模樣，出綉房。

梅香，你與我捲起簾兒，燒一炷兒夜香。

西門慶聽了，喜歡的沒入腳處。一手摟過婦人粉項來，就親了個嘴，稱誇道：「誰知姐姐你有這段兒聰明{曲，弦外之音。夜香，宿糞}！就是小人在勾欄三街兩巷相交唱的，也沒你這手好彈唱！」

婦人笑道：「蒙官人抬舉，奴今日與你百依百隨，是必過後休忘了奴家！」

西門慶一面捧着他香腮，說道：「我怎肯忘了姐姐！」兩個殢雨尤雲，調笑翫耍。

少頃，西門慶又脫下他一隻綉花鞋兒，擎在手內，放一小盃酒在內，吃鞋盃耍子。

婦人道：「奴家好小腳兒，官人休要笑話。」不一時，二人吃得酒濃，掩閉了房門，解衣上床頑耍。王婆把大門頂着，和迎兒在廚房中動啖用着。二人在房內顛鸞倒鳳，似水如魚，取樂歡娛。

那婦人枕邊風月，比娼妓尤甚，百般奉承。西門慶亦施逞槍法打動。兩個女貌郎才，俱在妙齡之際。有詩單道其態。

詩曰：

寂靜蘭房簟枕涼，才子佳人至妙頑。

纔去倒澆紅臘燭，忽然又棹夜行船。

偷香粉蝶餐花萼，戲水蜻蜓下下旋。

樂極情濃無限趣，靈龜口內吐清泉。

當日西門慶在婦人家盤桓至晚，欲回家，留下幾兩散碎銀子，與婦人做盤纏。婦人再三挽留不住，西門慶帶上眼罩，出門去了。婦人下了簾子，關上大門，又和王婆吃了一回酒，各散去了。

正是：

倚門相送劉郎去，煙水桃花去路迷。

畢竟未知後來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　薛婆兒說娶孟玉樓　楊姑娘氣罵張四舅

我做媒人實可能，全憑兩腿走慇懃。

唇槍慣把鰥男配，舌劍能調烈女心。

利市花紅頭上帶，喜筵餅錠袖中撐。

只有一件不堪處，半是成人半敗人。

鬼谷子忤合、飛箝篇/解

忤合者，親疏也。親屬者，好惡也。

外親者合於彼，內疏者離於此。

計謀不兩忠，綢繆忤合而化轉之。其不善者，或反以累之，或反以毀之。

飛箝者，書中所呼牽頭即是了。

飛者，鉤之。箝者，固之。

親疏有異，飛而鉤之，和彼所善而予之。

好惡不同，箝而固之，協己所謀而後取。

話說西門慶家中，賣翠花兒的薛嫂兒{賣婆}，提着花箱兒，一地哩尋西門慶不着，因見西門慶使的小廝玳安兒，問：「大官人在那裡？」玳安道：「俺爹在鋪子裡，和傅二叔算帳。」原來西門慶家開生藥鋪，主管姓傅，名銘、字自新，排行第二，因此呼他做傅二叔。

這薛嫂一直走到鋪子門首，掀開簾子，見西門慶正在裡面與主管算帳，一面點首兒喚他出來。這西門慶見是薛嫂兒，連忙撇了主管出來。兩人走在僻靜處說話{惑也，神神秘秘}，薛嫂道了萬福。

西門慶問他：「有甚話說？」

薛嫂道：「我來有一件親事，來對大官人說，管情中得你老人家意，就頂死了的三娘窩兒。方纔我在大娘房裡，買我的花翠，留我吃茶，坐{聊}了這一日{探了口風}，我就不曾敢題起{忤合一，偏害。第二回王婆有言"你宅上大娘子得知，老婆子這臉上怎乞得那等刮子"}。逕來尋你老人家，和你說！

這位娘子，說起來你老人家也知道，是咱這南門外販布、楊家的正頭娘子。手裡有一分好錢，南京拔步床也有兩張；四季衣服、粧花袍兒，插不下手去，也有四五隻箱子；珠子箍兒、胡珠環子、金寶石頭面、金鐲銀釧不消說；手裡現銀子，他也有上千兩，好三梭布也有三二佰筒。

不幸他男子漢去販布，死在外邊。他守寡了一年多，身邊又沒子女，止有一個小叔兒，還小，纔十歲。青春年少，守他甚麼！有他家一個嫡親的姑娘，要主張着他嫁人。

這娘子今年不上二十五六歲，生的長挑身材，一表人物。打扮起來，就是個燈人兒{光彩奪目}，風流俊俏，百伶百俐，當家立紀、針指女工、雙陸、棋子，不消說。

不瞞大官人說，他娘姓孟，排行三姐，就住在臭水巷。又會彈了一手好月琴。大官人若見了，管情一箭就上垛！誰似你老人家有福，好得這許多帶頭，又得一個娘子！」

西門慶只聽見婦人會彈月琴，便可在他心上，就問薛嫂兒：「幾時相會看去？」{大明律：其民，年四十以上無子者，方聽娶妾，違者笞四十。}

薛嫂道：「我和你老人家這等計議相看，不打緊。如今他家，一家子只是姑娘大，雖是他娘舅張四{忤合二，相疏}，山核桃差着一隔兒哩。這婆子原嫁與北邊半邊街徐公公房子裡住的孫歪頭。歪頭死了，這婆子守寡了三四十年，男花女花都無，只靠姪男姪女養活。今日已過，明日我來會大官人。咱只倒在他身上求他——求只求張良{張良何計之有哉。劉邦每

被打得屁滾尿流，無怒將其祭軍乎？史之說，不如明王夫之之論，授之以忍耳}，拜只拜韓信。這婆子愛的是錢財，明知他姪兒媳婦有東西，隨問什麼人家他也不管，只指望要幾兩銀子。大官人多許他幾兩銀子，家裡有的是那囂緞子，拏上一段，買上一擔禮物，親去見他，和他講過，一拳打倒他。隨問傍邊有人說話，這婆子一力張主，誰敢怎的？」這薛嫂兒一席話，說的西門慶歡從額角眉尖出，喜向腮邊笑臉生。

看官，聽說：

世上這媒人們，原來只一味圖賺錢，不顧人死活。無官的說做有官，把偏房說做正房。一味瞞天大謊，全無半點兒眞實。{戰國策燕策一：周地賤媒，為其兩譽也。之男家曰女美，之女家曰男富。順而無敗，售而不弊者，唯媒而已矣。且事非權不立，非勢不成。夫使人坐受成事者，唯誕者耳。}

正是：

媒妁慇懃說始終，孟姬愛嫁富家翁。

有緣千裡能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。

西門慶當日與薛嫂相約下：「明日是好日期，就買禮往北邊他姑娘家去。」薛嫂說畢話，提着花箱兒去了，西門慶進來和傅夥計算帳，一宿晚景不題。

到次日，西門慶早起，打選衣帽齊整，拏了一段尺頭，買了四盤羹果，雇了一個抬盒的，薛嫂領着，西門慶騎着頭口{牛驢騾馬駝等大牲畜，西門騎馬}，小廝跟隨，逕來北邊半邊街徐公公房子裡——楊姑娘家門首。

薛嫂先入去通報姑娘得知，說：「近邊一個財主，敬來門外和大娘子說親。我說一家只姑奶奶是大，先來覿面，親見過你老人家，講了話，然後纔敢領去門外相看。今日小媳婦領來，見在門首下馬伺候。」

婆子聽見，便道：「阿呀，保山你如何不先來說聲！」一面分付了丫鬟

打掃、客位收拾乾淨、頓下好茶；一面道：「有請！」

這薛嫂一力攛掇：先把盒擔抬進去擺下，打發空盒擔兒出去，就請西門慶進來入見。

這西門慶頭戴纏棕大帽，一撒鉤絲，粉底皂靴，進門見婆子拜四拜。婆子柱着拐，慌忙還下禮去。西門慶那裡肯？一口一聲只叫：「姑娘請受禮！」讓了半日，婆子受了半禮，分賓主坐下，薛嫂在傍打橫。

婆子便道：「大官人貴姓？」

薛嫂道：「我纔對你老人家說，就忘了！便是咱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，西門慶大官人！在縣前開着個大生藥鋪，又放官吏債。家中錢過北斗，米爛陳倉。沒個當家立紀娘子，聞得咱家門外大娘子要嫁，特來見姑奶奶，講說親事！」

因說：「你兩親家都在此，漏眼不藏絲，有話當面說，省得俺媒人們架謊！」「這裡是姑奶奶大！人有話不先來和姑奶奶說，再和誰說！」

婆子道：「官人倘然要說俺姪兒媳婦，自恁來閒講便了，何必費煩，又買禮來。使老身卻之不恭，受之有愧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姑娘在上，沒的禮物，惶恐！」那婆子一面拜了兩拜，謝了，收過禮物去。

薛嫂□盤子出門，一面走來陪坐，拏茶上來。

吃畢，婆子開口說道：「老身當言不言，謂之懦。我姪兒在時，做人掙了一分錢，不幸死了，如今多落在他手裡，少說也有上千兩銀子東西。官人做小做大，我不管你。只要與我姪兒念上個好經，老身便是他親姑娘，又不隔從{心理投射}；就與上我一個棺材本，也不曾要了你家的！我破着老臉，和張四那老狗做臭毛鼠，替你兩個硬張主！娶過門時，生辰貴長，官人放他來走走，就認俺這門窮親戚，也不過上你窮！」

西門慶笑道：「你老人家放心，適間所言的話，我小人都知道了。你老人家既開口，休說一個棺材本，就是十個棺材本，小人也來得起！」{忤

合三，俱成。}

說着，向靴桶裡取出六錠——三十兩{虎價}雪花官銀，放在面前，說道：「這個不當甚麼，先與你老人家買盞茶吃。到明日娶過門時，還找七十兩銀子、兩疋緞子，與你老人家為送終之資。其四時八節，只照頭上門行走。」

看官，聽說：世上錢財，乃是眾生腦髓，最能動人。

這老虔婆{收錢賣婦謂之老鴇虔婆}黑眼睛珠，見了二三十兩白晃晃的官銀，滿面堆下笑來，說道：「官人在上，不當老身意小。自古先說斷，後不亂。」

薛嫂在傍插口說{箝之}：「你老人家忒多心，那裡這等計較！我的大老爹不是那等人，自恁還要掇着盒兒認親！你老人家不知，如今知府、知縣相公來往，好不四海。結織人寬廣，你老人家能吃他多少！」一席話，說的婆子屁滾尿流。陪的坐吃了兩道茶，西門慶便要起身，婆子挽留不住。

薛嫂道：「今日既見了姑奶奶說過話，明日好往門外相看。」

婆子道：「我家姪兒媳婦，不用大官人相。保山，你就說我說"不嫁這樣人家，再嫁甚樣人家！"」

西門慶作辭起身。

婆子道：「官人，老身不知官人下降，匆忙不曾預備，空了官人，休怪！」拄拐送出。送了兩步，西門慶讓回去了。

薛嫂打發西門慶上馬，便說道：「還虧我主張的有理麼？寧可先在婆子身上倒，還強如別人說多！」因說道：「你老人家先回去罷，我還在這裡和他說句話。咱已是會過，明日先往門外去了。」

西門慶便拏出一兩銀子來，與薛嫂做驢子錢。薛嫂接了，西門慶便上馬來家，他便還在楊姑娘家說話飲酒，到日暮時分纔歸家去。

話休饒舌。到次日，打選衣帽齊整，袖着插戴，騎着大白馬，玳安、平安兩個小廝跟隨，薛嫂兒便騎驢子，出的南門外，來到豬市街，到了楊家門首——原來門面四間，到底五層。西門慶勒馬在門首等候，薛嫂先入。去半日，西門慶下馬。

坐南朝北一間門樓，粉青照壁；進去裡面，儀門紫墻，竹搶籬影壁，院內擺設榴樹盆景，臺基上靛缸一溜，打布櫈兩條。

薛嫂推開朱紅隔扇，三間倒坐，客位正面上供養着一軸水月觀音、善財童子；四面掛名人山水，大理石屏風安着兩座投箭高壺；上下椅卓光鮮，簾櫳瀟灑。

薛嫂請西門慶正面椅子上坐了，一面走入裡邊。片晌出來，向西門慶耳邊說：「大娘子梳粧未了，你老人家請先坐一坐。」

只見一個小廝兒，拏出一盞福仁泡茶來，西門慶吃了，收下盞托去。

這薛嫂兒倒還是媒人家，一面指手畫腳與西門慶說：「這家中除了那頭姑娘，只這位娘子是大。雖有他小叔{忤合四，相疏}，還小哩，不曉的什麼。

當初有過世的他老公在，鋪子裡一日不算銀子，搭錢兩大簸籮。毛青鞋面布，俺每問他買，定要三分一尺。見一日常有二三十染的吃飯，都是這位娘子主張整理。

手下使着兩個丫頭、一個小廝。長丫十五歲，吊起頭去，名喚蘭香；小丫頭纔十二歲，名喚小鸞。到明日過門時，都跟他來。

我替你老人家說成這親事，指望典兩間房兒住，強如住在北邊那搭剌子裡，往宅裡去不方便。你老人家去年買春梅，許了我幾疋大布，還沒與我{三回王婆言"我知你從來慳吝"}。到明日，不管一總謝罷了。」

又道：「剛纔你老人家看見門首那兩座布架子，當初楊大叔在時，街道上不知使了多少錢。這房子也值七八百兩銀子，到底五層，通後街。到

明日，丟與小叔罷了。」正說着，只見使了個丫頭來叫薛嫂。

良久，只聞環珮叮咚，蘭麝馥郁——婦人出來：上穿翠藍麒麟補子粧花紗衫，大紅粧花寬欄；頭上珠翠堆盈，鳳釵半卸。

西門慶睜眼觀那婦人——

> 但見：
>
> 長挑身材，粉粧玉琢；模樣兒不肥不瘦，身段兒不短不長；面上稀稀有幾點微麻，生的天然俏麗；裙下映一對金蓮小腳，果然周正堪憐。二珠金環，耳邊低掛；雙頭鸞釵，鬢後斜插。但行動，胸前搖響玉玲瓏；坐下時，一陣麝蘭香噴鼻。恰似嫦娥離月殿，猶如神女下瑤階。

西門慶一見，滿心歡喜。

薛嫂忙去掀開簾子，婦人出來。望上不端不正道了個萬福，就在對面椅上坐下。

西門慶把眼上下不轉睛看了一回，婦人把頭低了。西門慶開言說：「小人妻亡已久，欲娶娘子入門為正，管理家事，未知意下如何？」

那婦人問道：「官人貴庚？沒了娘子多少時了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小人虛度二十八歲，七月二十八日子時建生，不幸先妻沒了一年有餘。不敢請問娘子青春多少？」

婦人道：「奴家青春是三十歲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原來長我二歲。」

薛嫂在傍插口道{箝之}：「妻大兩，黃金日日長！妻大三，黃金積如山！」說着，只見小丫鬟拏了三盞蜜餞金橙子泡茶，銀鑲雕漆茶鍾，銀杏葉茶匙。

婦人起身，先取頭一盞，用纖手抹去盞邊水漬，遞與西門慶（忙用手接了），道了萬福。

慌的薛嫂向前用手掀起婦人裙子來，裙邊露出一對剛三寸恰半扠——一對尖尖趫趫金蓮來，穿着大紅遍地金雲頭、白綾高底鞋兒——與西門慶瞧。西門慶滿心歡喜。

婦人取第二盞茶來遞與薛嫂，他自取一盞陪坐。

吃了茶，西門慶便叫玳安用方盒呈上錦帕二方、寶釵一對、金戒指六個，放在托盤內拏下去。薛嫂一面交婦人拜謝了。

因問：「官人行禮日期？奴這裡好做預備。」{忤合五，俱成。}

西門慶道：「既蒙娘子見允，今月二十四日，有些微禮過門來，六月初二日准娶。」

婦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奴明日就使人來對北邊姑娘那裡說去。」

薛嫂道：「大官人昨日已是到姑奶奶府上講過話了！」

婦人道：「姑娘說甚來？」

薛嫂道：「姑奶奶聽見大官人說此樁事，好不歡喜，纔使我領大官人來這裡相見。說道"不嫁這等人家，再嫁那樣人家？我就做硬主媒，保這門親事！"」

婦人道：「既是姑娘恁的說，又好了。」{忤合六，相親。上文楊姑娘云"老身便是他親姑娘，又不隔從"}

薛嫂道：「好大娘子，莫不俺做媒敢這等搗謊！」

說畢，西門慶作辭起身。

薛嫂送出巷口，向西門慶說道：「看了這娘子，你老人家心下如何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薛嫂，其實累了你。」

薛嫂道：「你老人家請先行一步，我和大娘子說句話就來。」西門慶騎馬進城去了。

薛嫂轉來向婦人說道：「娘子，你嫁得這位老公也罷了。」

因問：「西門慶房裡有人沒有人？見作何生理？」

薛嫂道：「好奶奶，就有房裡人，那個是成頭腦的！我說是謊，你過去

就看出來。他老人家名目，誰是不知道的？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！有名賣生藥、放官吏債西門大官人！知縣、知府都和他往來！近日又與東京楊提督結親，都是四門親家，誰人敢惹他！」

婦人安排酒飯，與薛嫂兒正吃着，只見他姑娘家使了小廝安僮，盒子裡挎着鄉裡來的四塊黃米麵棗兒糕、兩塊糖、幾個艾窩窩，就來問：「曾受了那人家插定不曾？奶奶說來"這人家不嫁，待嫁甚人家！"」{前文薛嫂有言"你老人家先回去罷，我還在這裡和他說句話"三回王婆計曰"直到第三日晌午前後，你整整齊齊打扮了來"。時間的把握，因時化之。}

婦人道：「多謝你奶奶掛心，今已曾留下插定了。」

薛嫂道：「天麼！天麼！早是俺媒人不說謊！姑奶奶家使了大官兒說將來了！」

婦人收了糕，出了盒子，裝了滿滿一盒子點心、臘肉，又與了安僮五六十文錢：「到家多拜上奶奶，那家日子定下二十四日行禮，出月初二日准娶。」小廝去了。

薛嫂道：「姑奶奶家送來什麼？與我些包了家去，捎與孩子吃。」婦人與了他一塊糖、十個艾窩窩。千恩萬謝出門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他母舅張四，倚着他小外甥楊宗保，要圖留婦人手裡東西，一心舉保與大街坊尚推官兒子尚舉人為繼室。若小可人家，還可有話說，不想聞得是縣前開生藥鋪西門慶定了——他是把持官府的人，遂動不得秤了。

尋思已久，千方百計，不如破他為上計！走來對婦人說：「娘子不該接西門慶插定，還依我嫁尚推官兒子尚舉人。他又是斯文詩禮人家，又有庄田地土，頗過得日子，強如嫁西門慶。那廝積年把持官府，刁徒潑皮。他家見有正頭娘子，乃是吳千戶家女兒。過去做大是做小？卻不難為你了！況他房裡又有三四個老婆，併沒上頭的丫頭。到他家，人多口

多，你惹氣也！」

婦人道：「自古船多不碍路！若他家有大娘子，我情願讓他做姐姐，奴做妹子。雖然房裡人多，漢子歡喜那時，難道你阻他？漢子若不歡喜那時，難道你去扯他？不怕一百，人單擢着。休說他富貴人家，那家沒四五個？着緊街上乞食的，携男抱女，也挈扯着三四個妻小！你老人家忒多慮了！奴過去自有個道理，不妨事！」{忤合七，相疏。上文薛嫂言"你老人家請先行一步，我和大娘子說句話就來"。彼人以累相勸，薛嫂反說之以為毀，去之也。鬼谷子云：不得其情而說之者，見逆。}

張四道：「娘子，我聞得此人，單管挑販人口，慣打婦熬妻，稍不中意，就令媒人賣了！你願受他的這氣麼？」

婦人道：「四舅，你老人家差矣！男子漢雖利害，不打那勤謹省事之妻！我在他家，把得家定，裡言不出，外言不入，他敢怎的？為女婦人家，好吃懶做，嘴大舌長，招是惹非，不打他，打狗不成？」

張四道：「不是！我打聽他家，還有一個十四歲未出嫁的閨女。誠恐去到他家，三窩兩塊，把人多口多，惹氣怎了？」

婦人道：「四舅說那裡話！奴到他家，大是大，小是小，凡事從上流看！待得孩兒們好，不怕男子漢不歡喜，不怕女兒們不孝順。休說一個，便是十個，也不妨事！」

張四道：「我見此人，有些行止欠端，在外眠花臥柳。又裡虛外實，少人家債負，只怕坑陷了你。」

婦人道：「四舅，你老人家又差矣！他就外邊胡行亂走，奴婦人家，只管得三層門內，管不得那許多三層門外的事。莫不成日跟着他走不成？常言道"世上錢財儻來物，那是長貧久富家"緊着起來，朝還爺一時沒錢使，還問太僕寺借馬價銀子支來使。休說買賣的人家，誰肯把錢放在家裡？各人裙帶上衣食，老人家倒不消這樣費心！」

這張四見說不動這婦人，到吃他搶了幾句的話，好無顏色。吃了兩盞清茶，起身去了。

有詩為證：

張四無端散楚言，姻緣誰想是前緣。

佳人心愛西門慶，說破咽喉總是閒。

張四羞慙歸家，與婆子商議：單等婦人起身，指着外甥楊宗保，要攔奪婦人箱籠。

話休饒舌。到二十四日西門慶行禮，請了他吳大娘來坐轎押擔：衣服頭面、四季袍兒、羹果茶餅、布絹紬綿，約有二十餘擔。這邊請他姑娘併他姐姐，接茶陪侍，不必細說。

到二十六日，請十二位高僧唸經，做水陸燒靈，都是他姑娘一力張主。

這張四，臨婦人起身那當日，請了幾位街坊、眾鄉鄰來和婦人講話。

那日，薛嫂正引着西門慶家，雇了幾個閒漢，併守備府裡討的一二十名軍牢，正進來搬擡婦人床帳、嫁粧、箱籠。被張四攔住，說道：「保山，且休擡！有話講！」一面邀請了街坊鄰舍進來坐下。

張四先開言說：「列位高鄰聽着！大娘子在這裡，不該我張龍說。你家男子漢楊宗錫，與你這小叔楊宗保，都是我外甥，是我的姐姐養的。今日不幸他死了，掙了一場錢，有人主張着你，這是親戚，難管你家務事這也罷了！爭奈第二個外甥楊宗保年幼，一個業障都在我身上。他是你男子漢一母同胞所生，莫不家當沒他的份兒？今日對着列位高鄰在這裡，你手裡有東西、沒東西，嫁人去也難管你！只把你箱籠打開，眼同眾人看一看，你還擡去。我不留下你的，只見個明白，娘子你意下如何？」{全楊姑娘、薛嫂之所欲而倍之，無不取。可抵也，乃張四畏於西門之勢，徒欲抵以道德，坐以待斃焉。}

婦人聽言，一面哭起來，說道：「眾位聽着，你老人家差矣！奴不是歹意謀死了男子漢，今日添羞臉又嫁人！他手裡有錢沒錢，人所共知！就是積攢了幾兩銀子，都使在這房子上。房兒我沒帶去，都留與小叔。家

活等件，分毫不動。就是外邊有三四百兩銀子欠帳，文書合同已都交與你老人家，陸續討來家中盤纏，再有甚麼銀兩來！」

張四道：「你沒銀兩也罷！如今只對着眾位，打開箱籠，有沒有，看一看，你還拏了去，我又不要你的！」

婦人道：「莫不奴的鞋腳，也要瞧不成？」

正亂着，只見姑娘拄拐自後而出。{上文薛嫂言"你老人家先回去罷，我還在這裡和他說句話"，三回王婆計言"他若鬧將起來，我自來搭救"，人言兩手準備者，此之謂。事之不遂者，在於未作綢繆應對，未包彼人之反忤而化轉之。}

眾人便道：「姑娘出來！」都齊聲唱喏。姑娘還了萬福，陪眾人坐下。

姑娘開口：「列位高鄰在上，我是他的親姑娘，又不隔從，莫不沒我說去？死了的也是姪兒，活着的也是姪兒，十個指頭咬着都疼。如今休說他男子漢手裡沒錢，他就是有十萬兩銀子，你只好看他一眼罷了。他身邊又無出，少女嫩婦的，你攔着不交他嫁人，留着他做什麼？」

眾街鄰高聲道：「姑娘見得有理！」

婆子道：「難道他娘家陪的東西也留下他的不成？他背地又不曾私自與我什麼！說我護他{心理投射}，也要公道！不瞞列位說，我這姪兒平日有仁義，老身捨不得他，好溫克性兒。不然，老身也不管着他！」

那張四在傍，把婆子瞅了一眼，說道：「你好失心兒，鳳凰無寶處不落！」

此這一句話，道着這婆子真病！須臾怒起，紫漲了面皮，扯定張四大罵道：「張四！你休胡言亂語！我雖不能不，才是楊家正頭香主！你這老油嘴，是楊家那膫子肏的！」

張四道：「我雖是異姓，兩個外甥是我姐姐養的！你這老咬蟲，女生外向，行放火又一頭放水！」

姑娘道：「賤沒廉恥老狗骨頭！他少女嫩婦的，留着他在屋裡，有何算計？既不是圖色慾，便欲起謀心，將錢肥己！」

張四道：「我不是圖錢，爭奈楊宗保是我姐姐養的！有差遲，多是我！

過不得日子，不是你！這老殺才，搬着大，引着小，黃貓兒黑尾！」{不純者，珠胎暗結也。珠胎暗結者，裡合外應也。}

姑娘道：「張四你這老花根！老奴才！老粉嘴{皆指太監}！你恁騙口張舌的，好淡扯！到明日死了時，不使了繩子扛子！」

張四道：「你這嚼舌頭老淫婦！掙將錢來焦尾靶！怪不的恁無兒無女！」

姑娘急了，罵道：「張四賊！老蒼根！老豬狗！我無兒無女，強似你家媽媽子穿寺院養和尚、肏道士！你還在睡裡夢裡。」

當下兩個差些兒不曾打起來，多虧眾鄰舍勸住，說道：「老舅，你讓姑娘一句兒罷。」

薛嫂兒見他二人攘打鬧裡，領率西門慶家小廝伴當，並發來眾軍牢，趕人鬧裡，七手八腳，將婦人床帳、裝奩、箱籠，搬的搬，擡的擡，一陣風，都搬去了。那張四氣的眼大大的，敢怒而不敢言。眾鄰舍見不是事，安撫了一回，各人多散了。

到六月初二日，西門慶一頂大轎，四對紅紗燈籠。

他這邊姐姐孟大姨送親；他小叔楊宗保，頭上紮着髻兒、穿着青紗衣撒，騎在馬上送他嫂子成親。西門慶答賀了他一疋錦緞、一柄玉絛兒。蘭香、小鸞兩個丫頭，都跟了來鋪床疊被；小廝琴童，方年十五歲，亦帶過來伏侍。

到三日{婚嫁的第三天，初四}，楊姑娘家，並婦人兩個嫂子孟大嫂二嫂，都來做生日。西門慶與他楊姑娘七十兩銀子、兩疋尺頭。自此親戚來往不絕。

西門慶就把西廂房裡收拾三間與他做房，排行第三，號玉樓。令家中大小，都隨着叫三姨{妾，非正。回首詞云"半是成人半敗人"。得為無恨乎？}。到晚，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。

正是：

銷金帳裡，依然兩個新人。

紅錦被中，現出兩般舊物。

有詩為證：

怎睹多情風月標，交人無福也難消。

風吹列子歸何處，夜夜嬋娟在柳梢。{莊子逍遙游篇云：夫列子御風而行，泠然善也。御風者，仙也。古云：只羨鴛鴦不羨仙。}

畢竟未知後來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　潘金蓮永夜盼西門慶　燒夫靈和尚聽淫聲

靜悄房櫳獨自猜，鴛鴦失伴信音乖。
臂上粉香猶未泯，床頭楸面暗塵埋。
芳容消瘦虛鸞鏡，雲鬢髯鬆墜玉釵。
駿驥不來勞望眼，空餘鴛枕淚盈腮。

鬼谷子抵巇篇、捭闔篇/解
抵巇，即書所注煤氣燈操縱。煤氣燈操縱，即受害者扮演。
上兵伐謀，抵之始。始之者，說之也。說之者，捭闔也。捭闔者，塞之取之也。
取之者，累之以相親。塞之者，毀之以相疏。
捭闔之道，因事之危而動之以人，取焉；因人之危而惑之以事，塞焉。
危之者，時也。時者，變化者也，即書云「只見」。變化者，陰陽也。
陰陽者，鬼神也。鬼神者，口也。

話說西門慶自從娶了玉樓在家，燕爾新婚，如膠似漆。又遇着陳宅那邊使了文嫂兒來通信，六月十二日就要娶大姐過門。西門慶促忙促急，儹造不出床來{藉口，塞也。妝嫁之物本在說親之初早作準備矣，何得言無，欲富其嫁妝耳，乃臨時起意添置也}，就把孟玉樓陪來的一張南京描金彩漆拔步床陪了大姐{取焉}。
三朝九日，足亂了約一個月多，不曾往潘金蓮家去。把那婦人每日門兒倚遍，眼兒望穿，使王婆往他門首去了兩遍。
門首小廝常見王婆，知道是潘金蓮使來的{遵從西門囑咐耳，塞也}，都不理他，只說：「大官人不得閒哩。」

婦人盼他急的緊，只見婆子回了婦人{回以門首小廝前話以塞之，不願再去者，無利可圖也}。婦人又打罵小女兒街上去尋覓，那小妮子怎敢入他那深宅大院裡去，只在門首趄探了一兩遍，不見西門慶，就回來了。來家又被婦人噦罵在臉上、打在臉上，怪他沒用，便要交他跪着、餓到晌午，又不與他飯吃。

那時正值三伏，天道十分炎熱。婦人在房中害熱，分付迎兒熱下水，伺候澡盆，要洗澡。又做了一籠夸餡肉角兒，等西門慶來吃。身上只着薄纊短衫，坐在小杌上，盼不見西門慶來到，嘴谷都的罵了幾句「負心賊」，無情無緒，悶悶不語。用纖手向腳上脫下兩隻紅綉鞋兒來，試打一個相思卦，看西門慶來不來。

正是：逢人不敢高聲語，暗卜金錢問遠人。

有山坡羊為證：

凌波羅襪，天然生下，紅雲染就相思卦。

似藕生芽，如蓮卸花，怎生纏得些娘大。

柳條兒比來剛半扠，他不念咱，咱想念他。

想着門兒，私下簾兒悄呀，空交奴被兒裡叫着他那名兒罵。

你怎戀煙花，不來我家，奴眉兒淡淡交誰畫。

何處綠楊拴繫馬，他辜負咱，咱念戀他。

當下婦人打了一回相思卦，見西門慶不來了，不覺困倦來，就歪在床上盹睡着了。

約一個時辰醒來，心中正沒好氣{氣從夢中而來}。

迎兒問：「熱了水，娘洗澡也不洗？」

婦人便問：「角兒蒸熟了？拏來我看！」迎兒連忙拏到房中。

婦人用纖手一數，原做下一扇籠三十個角兒，翻來覆去只數了二十九

個，少了一個角兒，便問：「往那裡去了？」

迎兒道：「我並沒看見，只怕娘錯數了。」

婦人道：「我親數了兩遍，三十個角兒，要等你爹來吃。你如何偷吃了一個？好嬌態淫婦奴才{心理投射}！你害饞癆饞痞{心理投射}，心裡要想這個角兒吃{心理投射}？你大碗小碗□搗不下飯去？我做下的孝順你來？」於是不由分說，把這小妮子跣剝去了身上衣服，拏馬鞭子下手打了二三十下{心理投射，夢中金氏受罰之鏡像。替罪羊角色，不在於有沒有、錯無錯，在於被逼迫接受懲罰、且被要求視為理當受過}，打的妮子殺豬般也似叫。

問着他：「你不承認，我定打下百數！」

打的妮子急了，說道：「娘休打，是我害餓的慌，偷吃了一個。」

婦人道：「你偷了，如何賴我錯數了！眼看着就是個牢頭禍根淫婦{心理投射}！有那亡八在時，輕學重告{夢}，今日往那裡去了？還在我跟前弄神弄鬼{夢}！我只把你這牢頭淫婦打下你下截來{心理投射}！」打了一回，穿上小衣，放他起來，分付在旁打扇。

打了一回扇，口中說道：「賊淫婦{心理投射}，你舒過臉來，等我掐你這皮臉兩下子！」那妮子真個舒着臉{習得性無助，自視矮人一等，無權利感。觀之於西人華生（Watson）小艾伯特實驗（Little Albert experiment）可明矣。無助於前，習得在後，謂之習得性無助。無助者，猶言精神乞丐，為人挑斷手腳筋，而自以不能行走也。反而言之，優越，亦可習得，自視高人一等，猶動物農莊（Animal Farm）所言"一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加平等"，彼人以此方為謂之公平}，被婦人尖指甲掐了兩道血口子，纔饒了他。

良久，走到鏡臺前，從新粧點，出來門簾下站立。也是天假其便，只見{時也}西門慶家小廝玳安，夾着毡包，騎着馬，打婦人門首過的。婦人叫住他，問他往何處去來。

那小廝平日說話乖覺，常跟西門慶在婦人家行走，婦人常與他浸潤{結

之。一回有言"誰知這婦人是個使女出身，慣會小意兒"}，他有甚不是，在西門慶面前替他說方便，以此和婦人往來熟滑。

一面下馬來，說道：「俺爹使我送人情，往守備府裡去來。」

婦人叫進門來問他：「你爹家中有甚事？如何一向不來傍個影兒、看我一看？想必另續上了一個心甜的姊妹，把我做個網巾圈兒——打靠後了。」

玳安道：「俺爹再沒續上姊妹，只是這幾日家中事忙，不得脫身來看得六姨。」

婦人道：「就是家中有事，那裡丟我恁個半月，音信不送一個兒！只是不放在心兒上！」因問玳安：「有甚麼事？你對我說。」

那小廝嘻嘻只是笑，不肯說：「有樁事兒罷了，六姨只顧吹毛求疵問怎的？」

婦人道：「好小油嘴兒！你不對我說，我就惱你一生！」

小廝道：「我對六姨說，六姨休對爹說是我說的！」

婦人道：「我不對他說便了！」

玳安如此這般，把家中娶孟玉樓之事從頭至尾，告訴了一遍。這婦人不聽便罷，聽了由不的那裡眼中淚珠兒順着香腮流將下來。

玳安慌了，便道：「六姨，你原來這等量窄！我故便不對你說，對你說，便就如此！」

婦人倚定門兒，長歎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玳安，你不知道，我與他從前已往那樣恩情，今日如何一旦拋閃了！」止不住紛紛落下淚來。

玳安道：「六姨，你何苦如此？家中俺娘也不管着他{猶言金氏亦可進門}。」

婦人便道：「玳安，你聽告訴！」

另有前腔為證：

喬才心邪，不來一月，奴綉鴛衾曠了三十夜。

他俏心兒別，俺癡心兒呆，不合將人十分熱。

常言道，容易得來容易捨。

與過也，緣分也。

說畢，又哭了。

玳安道：「六姨，你休哭，俺爹怕不的也只在這兩日頭——他生日待來也{前文書云西門"七月二十八日子時建生"}。你寫幾個字兒，等我替你捎去，與俺爹瞧看了，必然就來。」

婦人道：「是必累你請的他來！到明日我做雙好鞋與你穿！我這裡也要等他來，與他上壽哩。他若不來，都在你小油嘴身上。他若是問起你來這裡做什麼，你怎生回答他？」

玳安道：「爹若問小的，只說在街上飲馬，六姨使王奶奶叫了我，去捎了這個柬帖兒多上覆爹，好歹請爹過去哩。」

婦人笑道：「你這小油嘴！倒是再來的紅娘，倒會成合事兒哩！」說畢，令迎兒把桌上蒸下的角兒裝了一碟兒，打發玳安兒吃茶。一面走入房中，取過一幅花箋，又輕拈玉管，款弄羊毛。須臾，寫了一首寄生草——

詞曰：

將奴這知心話，付花箋寄與他。

想當初，結下青絲髮，門兒倚遍簾兒下。

受了些沒打弄的，耽驚怕。

你今果是負了奴心，不來，還我香羅帕。{五回，西門有言"我若負了心，就是你武大一般"。四回，金氏"一面亦將袖中巾帕，遞與西門慶收了"}

寫就，疊成一個方勝兒，封停當，付與玳安兒收了：「好歹多上覆他，待他生日，千萬走走奴這裡來。專望！」

那玳安吃了點心，婦人又與數十文錢。臨出門上馬，婦人道：「你到家見你爹，就說六姨好不罵你。他若不來，你就說六姨到明日坐轎子親自來哩！」

玳安道：「六姨！自吃你賣糞團的，撞見了敲板兒蠻子，叫冤屈麻飯肐膽的帳！騎着木驢兒嗑瓜子兒——瑣碎昏昏。」說畢，騎上馬去了。

那婦人每日長等短等，如石沉大海一般，那裡得個西門慶影兒來。看看七月將盡，到了他生辰，這婦人挨一日似三秋，盼一夜如半夏——等了一日，杳無音信；盼了多時，寂無形影。不覺銀牙暗咬，星眼流波。

至晚，旋叫王婆來，安排酒肉，與他吃了。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銀簪子與他，央往西門慶家走走，去請他來。

王婆道：「咱晚來，茶前酒後，他定也不來。待老身明日侵早，往大官人宅上請他去罷。」

婦人道：「乾娘是必記心，休要忘了！」

婆子道：「老身管着那一門兒來，肯悮了勾當？」{飾言也。六回，吃西門扒竊，徒勞一場空。若其有利可圖，不待金氏之銀簪，而自趨之矣，一如七回薛嫂說媒自薦。}當下這婆子非錢而不行，得了這根簪子，吃得臉紅紅，歸家去了。

原來婦人在房中，香熏鴛被，款剔銀燈，睡不着，短歎長吁，翻來覆去{當夜無話}。

正是：得多少琵琶夜久慇懃弄，寂寞空房不忍彈。

於是獨自彈着琵琶，唱一個綿搭絮為證：

當初奴愛你風流，共你剪髮燃香，兩態雲踪兩意投。

背親夫，和你情偷，怕甚麼傍人講論，覆水難收。

你若負了奴眞情，正是緣木求魚空自守。

又

誰想你另有了裙釵，氣的奴似醉如癡，斜傍定帷屏故意兒猜。

不明白，怎生丟開，傳書寄柬你又不來。

你若負了奴的恩情，人不為仇天降災。

又

奴家又不曾愛你錢財，只愛你可意的冤家，知重知輕，性情兒乖。

奴本是朵好花兒，園內初開，蝴蝶餐破再也不來。

我和你那樣恩情，前世裡姻緣今世裡該。

又

心中猶豫，展轉成憂。

常言婦人癡心，惟有情人意不周。

是我迎頭和你把情偷，鮮花付與怎肯干休。

你如今另有知心，海神廟裡和你把狀投。

原來婦人一夜翻來覆去，不曾睡着。到天明，使迎兒：「過間壁瞧那王奶奶請你爹去了不曾？」

迎兒去了不多時，說：「王奶奶老早就出去了。」

且說那婆子，早晨梳洗出門來，到西門慶門首，問門上：「大官人在家？」都說不知道。

在對門牆脚下等不勾多時，只見傅夥計來開舖子，婆子走向前來，道了萬福：「動問一聲，大官人在家麼？」

傅夥計道：「你老人家尋他怎的？早是來問着我，第二個人也不知他。」說：「大官人昨日壽日，在家請客吃酒。吃了一日酒，到晚拉眾

朋友往院裡去了。一夜通沒來家，你往那裡尋他去。」{不識王婆，門首之事自有小廝看顧，不預店鋪，乃不知西門吩咐也。}

這婆子拜辭出縣前，來到東街口，正往勾欄那條巷去。只見西門慶騎馬遠遠從東來，兩個小廝跟隨，吃的醉眼摩娑，前合後仰。被婆子高聲叫道：「大官人，少吃些兒怎的！」向前一把手，把馬嚼環扯住。

西門慶醉中問道：「你是王乾娘？你來有甚話說？」那婆子向他耳畔低言，道不數句{酒醒。危之惆之也，放置不管，其害乃甚}，西門慶道：「小廝來家對我說來，我知道六姐惱我哩，我如今就去！」{亦為飾言耳。往者，其若欲來，豈待三催四請耶}那西門慶一面跟着他，兩個一遞一句，整說了一路話。

比及時到婦人門首，婆子先入去報道：「大娘子且喜！還虧老身去了，沒半個時辰，把大官人請得來了！」

婦人聽見他來，連忙叫迎兒收拾房中乾淨，一面出房來迎接。西門慶搖着扇兒進來，帶酒半酣，進入房來，與婦人唱喏。

婦人還了萬福，說道：「大官人貴人稀見面，怎的把奴來丟了？一向不來傍個影兒！家中新娘子陪伴，如膠似漆，那裡想起奴家來！還說大官人不變心哩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你休聽人胡說！那討甚麼新娘子來！只因小女出嫁，忙了幾日，不曾得閑工夫來看你，就是這般話。」

婦人道：「你還哄我哩！你若不是憐新棄舊，再不外邊另有別人，你指着旺跳身子說個誓，我方信你！」

那西門慶道：「我若負了你情意，生碗來大疔瘡，害三五年黃病，扁擔大蛆蚋口袋！」

婦人道：「賊負心的！扁擔大蛆蚋口袋，管你甚事！」一手向他頭上把帽兒撮下來，望地下只一丟。

慌的王婆地下拾起來，見一頂新纓子瓦楞帽兒，替他放在桌上，說道：「大娘子只怪老身不去請大官人，來就是這般的！還不與他帶上，試了風！」

婦人道：「那怕負心強人陰寒死了，奴也不痛他！」一面向他頭上拔下一根簪兒，拏在手裡觀看——卻是一點油金簪兒，上面鈒着兩溜子字兒——金勒馬嘶芳草地，玉樓人醉杏花天——卻是孟玉樓帶來的。

婦人猜是那個唱的與他的{藉口，欺人亦自欺，塞也}，奪了放在袖子裡不與他{帽子仍地，扇子折爛，惟簪子藏了，取焉。前文給了王婆一根銀簪子交尋西門慶。人云，失之東隅，取之桑榆}，說道：「你還不變心哩，奴與你的簪兒那裡去了！卻帶着那個的這根簪子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你那根簪子，前日因吃酒醉了，跌下馬來，把帽子落了，頭髮散開，尋時就不見了。」

婦人道：「你哄三歲小孩兒也不信。哥哥兒，你醉的眼花恁樣了？簪子落地下，就看不見？」

王婆在傍插口道：「大娘子，你休怪大官人！他離城四十裡見蜜蜂兒拉屎，出門交獺象絆了一交——原來覷遠不覷近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緊自他麻犯人，你又自作耍！」{上文，王婆"向他耳畔低言，道不數句"，故曰「又」}

婦人因見手中擎着一把紅骨細洒金金釘鉸川扇兒，取過來迎亮處只一照。原來婦人久慣知風月中事，見扇兒多是牙咬的碎眼兒，就疑是那個妙人與他的扇子，不由分說，兩把折了。

西門慶救時，已是扯的爛了，說道：「這扇子是我一個朋友卜志道送我的。今日纔拏了三日，被你扯爛了！」

那婦人奚落了他一回，只見迎兒拏茶來，叫迎兒放下茶托，與西門慶磕頭{時也，代為賠罪}。

王婆道：「你兩口子聒聒了這半日，也勾了，休要悮了勾當，老身廚下收拾去也。」

婦人一面分付迎兒房中放桌兒，預先安排下與西門慶上壽的酒肴，無非是燒鷄、熟鵝、鮮魚肉、酢果品之類。須臾，安排停當，拏到房中，擺在桌上。

婦人向箱中取出與西門慶做下上壽的物事，用盤托盛着，擺在面前，與西門慶觀看：

一雙玄色段子鞋；一雙挑線密約深盟、隨君膝下、香草邊闌松竹梅花歲寒三友、醬色段子護膝；

一條紗綠潞紬、永祥雲嵌八寶水光絹裡兒、紫線帶兒、裡面裝着排草梅桂花兜肚；

一根並頭蓮瓣簪兒，簪兒上鈒着五言四句詩一首，云「奴有並頭蓮，贈與君關髻。凡事同頭上，切勿輕相棄。」

西門慶一見，滿心歡喜，把婦人一手摟過，親了個嘴，說道：「那知你有如此一段聰慧，少有！」{三回，王婆夸言"你詩詞、百家曲兒、內字樣，你不知全了多少"}

婦人交迎兒執壺，斟一盃與西門慶，花枝招颺、插燭也似{用力}磕了四個頭。那西門慶連忙拖起來，兩個並肩而坐，交盃換盞飲酒。那王婆陪着吃了幾盃酒，吃的臉紅紅的，告辭回家去了。

二人自在取樂頑耍，迎兒打發王婆出去，關上大門，廚下坐的。婦人陪伴西門慶飲酒多時，看看天色晚來。

但見：

密雲迷晚岫，暗霧鎖長空。

羣星與皓月爭輝，綠水共青天映碧。

僧投古寺，深林中嚷嚷鴉飛。

客奔荒村，閭巷內汪汪犬吠。

枝上子規啼夜月，園中粉蝶戲花來。

當下西門慶分付小廝回馬家去，就在婦人家歇了。到晚夕，二人{金氏}如癲狂鷂子相似，盡力盤桓，淫慾無度。

常言道：樂極悲生，泰極否來。
光陰迅速，單表武松自從領了知縣書禮，離了清河縣，送禮物馱擔到東京朱太尉處，下了書禮，交割了箱馱，街上各處閒行了幾日，討了回書，領一行人取路回山東大路而來。
去時三四月天氣，回來卻淡暑新秋。路上水雨連綿，遲了日限——前後往回也有三個月光景。
在路上，雨水所阻，只覺得神思不安，身心恍惚。趕回要看哥哥，不免差了一個土兵，預先報與知縣相公。又私自寄了一封家書與他哥哥武大——說他也不久，只在八月內回還。
那土兵先下了知縣相公稟帖，然後逕奔來抓尋武大家。可可天假其便，王婆正在門首。那土兵見武大家門關着，纔要叫門，婆子便問：「你是尋誰的？」
土兵道：「我是武都頭差來，下書與他哥哥。」
婆子道：「武大郎不在家，都上墳去了。你有書信，交與我就是了，等他歸來，我遞與他也是一般。」那土兵向前唱了一個喏，便向身邊取出家書來，交與王婆，忙忙促促騎上頭口，飛的一般去了。{回首云"門首小廝常見王婆，知道是潘金蓮使來的，都不理他"，武松未命土兵親手交予武大也，是知早前西門特意吩咐門首小廝卻之也。}

這王婆拏着那封書，從後門走過婦人家來。迎兒開了門，婆子入來。
（原來婦人和西門慶狂了半夜，約睡至飯時，還不起來。）

王婆叫道：「大官人、娘子起來！匆匆有句話和你們說！」如今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：「武二差土兵寄了書來，他與哥哥說，他不久就到。我接下幾句話兒，打發他去了。你們不可遲滯，早處長便！」

那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，聽了此言，正是分開八塊頂梁骨，傾下半桶冰雪來。一面與婦人多起來，穿上衣服，請王婆到房內坐了。

取出書來與西門慶看了——武松書中寫着「不過中秋回家」。二人都慌了手腳，說道：「如此怎了？乾娘遮藏我每則個！恩有重報，不敢有忘！我如今與大姐情深意海，不能相捨。武二那廝回來，便要分散，如何是好？」{非西門忘前策也，實為問可有他策耳，一如其前欲問計王婆通金氏也，必言「重報」以捭之誘彼說。其不欲就此下策也，金氏猶燙手山芋，娶之，乃自賊也。勢非得已，不就此策。}

婆子道：「大官人，有什麼難處之事！我前日已說過了"幼嫁由爹娘，後嫁由自己，古來叔嫂不通門戶"如今已自大郎百日來到，大娘子請上幾位眾僧來，把這靈牌子燒了。趁武二未到家來，大官人一頂轎子娶了家去。等武二那廝回來，我自有話說。他敢怎的！自此你二人自在一生，無些鳥事！」

西門慶便道：「乾娘說的是。」{唯唯曰便，猶言"看來唯有如此矣"}

（正是：人無剛骨，安身不牢。）

當日西門慶和婦人用畢早飯，約定：八月初六日是武大郎百日，請僧念佛燒靈；初八日晚，擡娶婦人家去。

三人計議已定。

不一時，玳安拏馬來接回家，不在話下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又早到八月初六日。

西門慶拏了數兩散碎銀錢、二斗白米齋襯，來婦人家。交王婆報恩寺請了六個僧，在家做水陸超度武大，並天晚夕除靈。

道人頭五更就挑了經擔來，鋪陳道場、懸掛佛像，王婆伴廚子在灶上安

排整理齋供，西門慶那日就在婦人家歇了。

不一時，和尚來到，搖響靈杵，打動鼓鈸，宣揚諷誦：呪演法華經，禮拜梁王懺。早晨發諜，請降三寶，證盟功德，請佛獻供，午刻召亡施食，不必細說。

且說潘金蓮怎肯齋戒，陪伴西門慶睡到日頭半天，還不起來。和尚請齋主拈香僉字——證盟、禮佛，婦人方纔起。梳洗喬素打扮，來到佛前參拜。

那眾和尚見了武大這個老婆，一個個都昏迷了佛性禪心，一個個多關不住心猿意馬、都七顛八倒酥成一塊。

但見：

班首輕狂，念佛號，不知顛倒。

維摩昏亂，誦經言，豈顧高低。

燒香行者，推倒花瓶。

秉燭頭陀，錯拏香盒。

宣盟表白，大宋國稱做大唐。

懺罪闍黎，武大郎念為大武。

長老心忙，打鼓借拏徒弟手。

沙彌心蕩，磬槌打破老僧頭。

從前苦行一時休，萬個金剛降不住。

那婦人佛前燒了香、僉了字、拜禮佛畢，回房去了。依舊陪伴西門慶做一處，擺上酒席、葷腥來，自去取樂。

西門慶分付王婆：「有事你自答應便了，休教他來聒噪六姐。」{象事比辭，此即回首門首小廝所以塞卻王婆者，特意囑咐也。}

婆子哈哈笑道：「大官人，你到放心！由着老娘和那禿廝纏，你兩口兒

是會受用！」

看官，聽說：

世上有德行的高僧，坐懷不亂的少。

古人有云，一個字便是「僧」，二個字便是「和尚」，三個字是個「鬼樂官」，四個字是「色中餓鬼」。

蘇東坡又云「不禿不毒，不毒不禿；轉毒轉禿，轉禿轉毒。」

此一篇議論，專說這為僧戒行：住着這高堂大廈、佛殿僧房，吃着那十方檀越錢糧，又不耕種，一日三餐，又無甚事縈心，只專在這色慾上留心。

譬如在家俗人或士農工商，富貴長者、小相俱全，每被利名所絆——或人事往來，雖有羡妻少妾在旁，忽想起一件事來關心，或探探甕中無米，囤內少柴，早把興來沒了，卻輸與這和尚們許多。

有詩為證：

色中餓鬼獸中狨，壞教貪淫玷祖風。

此物只宜林下看，不堪引入畫堂中。

當時這眾和尚見了武大這個老婆喬模喬樣，多記在心裡。到午齋，往寺中歇晌回來，婦人正和西門慶在房裡飲酒作歡。（原來婦人臥房，正在佛堂一處，止隔一道板壁。）

有一個僧人先到，走在婦人窗下水盆裡洗手，忽然聽見婦人在房裡顫聲柔氣，呻呻吟吟，哼哼唧唧，恰似有人在房裡交姤一般。於是推洗手，立住了腳，聽勾良久——

只聽婦人口裡嗽聲呼叫西門慶：「達達，你休只顧□打到幾時？只怕和尚來聽見！饒了奴，快些丟了罷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你且休慌！我還要在蓋子上燒一下兒哩！」

不想都被這禿廝聽了個不亦樂乎。落後眾和尚都到齊了，吹打起法事來，一個傳一個，都知道婦人有漢子在屋裡，不覺都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

臨佛事完滿，晚夕送靈化財出去，婦人又早除了孝髻，換了一身艷衣服，在簾裡與西門慶兩個並肩而立，看着和尚化燒靈座。

王婆舀將水，點一把火來，登時把靈牌並佛燒了。那賊禿冷眼瞧見簾子裡，一個漢子和婆娘影影綽綽並肩站立，想起白日裡聽見那些勾當，只顧亂打鼓□鈸不住。被風把長老的僧伽帽刮在地下——露見青旋旋光頭，不去拾，只顧□鈸打鼓，笑成一塊。

王婆便叫道：「師父，紙馬也燒過了，還只個□打怎的？」

和尚答道：「還有紙爐蓋子上沒燒過。」西門慶聽見，一面令王婆快打發襯錢與他。

長老道：「請齋主娘子謝謝。」

婦人道王婆，說：「免了罷。」

眾和尚道：「不如饒了罷。」一齊笑的去了。

正是：遺蹤堪入時人眼，不買胭脂畫牡丹。

有詩為證：

淫婦燒靈志不平，和尚竊壁聽淫聲。

果然佛道能消罪，亡者聞之亦慘魂。

畢竟未知後來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　西門慶計娶潘金蓮　武都頭悮打李外傳

色膽如天不自由，情深意密兩綢繆。

只思當日同歡愛，豈想蕭牆有後憂。

只貪快樂恣悠遊，英雄壯士報冤仇。

天公自有安排處，勝負輸贏卒未休。

鬼谷子抵巇/解下

喜欲不同，則嫌隙生；好惡有悖，則謗怨生；利害異等，則忿恨生。

隙大則怨，怨大則仇。壯士且斷腕，棄車或保帥，大者無底也，忤合有反焉。

上兵伐謀，其次伐交。交者，私也。私者，人也。私之者，利之也。利之者，結之也。結之者，取之也。取，則制焉。

制人者，握權，主焉。致事者，見制，理非世間物也，乃道術耳。

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燒了武大靈，換了一身艷色衣服，晚夕安排了一席酒，請王婆來作辭，就把迎兒交付與王婆養活，分付：「等武二回來，只說"大娘子度日不過，他娘教他前去、嫁了外京客人去了"」

婦人箱籠，早先一日都打發過西門慶家去，剩下些破桌、壞櫈、舊衣裳都與了王婆，西門慶又將一兩銀子相謝{乃知西門所言恩有重報為何數}。到次日，一頂轎子，四個燈籠，王婆送親，玳安跟轎，把婦人擡到家中來。那條街上，遠近人家，無有一人不知此事，都懼怕西門慶是個刁徒潑皮，有錢有勢，誰敢來多管。地街上編了四句口號，說得極好：

堪笑西門不識羞，先奸後娶醜名留。

轎內坐着浪淫婦，後邊跟着老牽頭。

西門慶娶婦人到家，收拾花園內樓下三間與他做房——一個獨獨小院，角門進去，設放花草盆景，白日間人跡罕到，極是一個幽僻去處；一邊是外房，一邊是臥房。

西門慶旋用十六兩銀子，買了一張黑漆歡門描金床、大紅羅圈金帳幔、寶象花揀压、卓椅錦杌，擺設齊整。{八回，"西門慶促忙促急，儹造不出床來"}

大娘子吳月娘房裡使着兩個丫頭——一名春梅，一名玉簫。西門慶把春梅叫到金蓮房內，令他伏侍金蓮，{梅氏}趕着叫娘。卻用五兩銀子另買一個小丫頭，名喚小玉，服侍月娘；又替金蓮六兩銀子買了一個上灶丫頭，名喚秋菊，排行金蓮做第五房。

先頭陳家娘子陪床的、名喚孫雪娥，約二十年紀，生的五短身材，有姿色。西門慶與他帶了□髻，排行第四，以此把金蓮做個第五房，此事表過不題。這婦人一娶過門來，西門慶家中大小多不歡喜。

看官，聽說：世上婦人，眼裡火的極多，隨你甚賢慧婦人，男子漢娶小，說不嗔，及到其間，見漢子往他房裡同床共枕、歡樂去了，雖故性兒好殺，也有幾分臉酸心歹。

正是：可惜團圞今夜月，清光咫尺別人圓。

西門慶當下就在婦人房中宿歇，如魚似水，美愛無加。

到第二日，婦人梳粧打扮，穿一套艷色衣服，春梅捧茶，走來後邊大娘子吳月娘房裡，拜見大小，遞見面鞋腳。月娘在坐上仔細定睛觀看這婦人——年紀不上二十五六，生的這樣標致——

但見：

眉似初春柳葉，常含着雨恨雲愁。

臉如三月桃花，暗帶着風情月意。

纖腰嬝娜，拘束的燕懶鶯慵。

檀口輕盈，勾引得蜂狂蝶亂。

玉貌妖嬈花解語，芳容窈窕玉生香。

吳月娘從頭看到腳，風流往下跑；從腳看到頭，風流往上流。論風流，如水晶盤內走明珠；語態度，似紅杏枝頭籠曉日。看了一回，口中不言，心內暗道：「小廝每家來，只說武大怎樣一個老婆，不曾看見；今日果然生的標致，怪不的俺那強人愛他！」

金蓮先與月娘磕了頭，遞了鞋腳；月娘受了他四禮。次後李嬌兒、孟玉樓、孫雪娥，都拜見，平敘了姊妹之禮，立在傍邊。

月娘教丫頭拏個坐兒教他坐，分付丫頭、媳婦赶着他叫五娘。

這婦人坐在傍邊，不轉睛把眼兒——

只看吳月娘，約三九年紀（因是八月十五日生的，故小字叫做月娘），生的面若銀盆，眼如杏子，舉止溫柔，持重寡言。

第二個李嬌兒，乃院中唱的，生的肌膚豐肥，身體沉重，在人前多咳嗽一聲，上床懶追陪；解數名妓者之稱，而風月多不及金蓮也。{金氏亦以妓自比耳。}

第三個就是新娶的孟玉樓，約三十年紀，生得貌若梨花，腰如楊柳；長挑身材，瓜子臉兒，稀稀多幾點微麻，自是天然俏麗。惟裙下雙灣金蓮，無大小之分。

第四個孫雪娥，乃房裡出身{一回金氏有言"奴眼裡也看不上這等人"}，五短身材，輕盈體態；能造五鮮湯水，善舞翠盤之妙。

這婦人一抹兒多看到在心裡。

過三日之後，每日清晨起來，就來房裡與月娘做針指、做鞋腳。凡事不

拏強拏，不動強動；指着丫頭，趕着月娘{喧賓奪主而人以為親善，是為無智}；一口一聲只叫大娘{人皆呼月娘，金氏異之，尊其名分而不敬其人也，以其為大耳}，快把小意兒貼戀幾次{武大不當有好物留下，前者西門從王婆月臺過去，一件件把與金氏，然矣}，把月娘喜歡的沒入腳處，稱呼他做六姐{以妹自處耶？尊卑失序，是為自貶，則丫頭、媳婦不敢輕賤金氏}，衣服首飾揀心愛的與他{人情也，禮尚往來。足見王婆失物之貴重}，吃飯吃茶和他同桌兒一處吃{既尊之矣，又敬之，吳月娘易取如此。人曰，無事獻殷勤，非奸即盜。書云武大愚，尚稱金氏精神錯亂怪異之舉，是知吳氏其痴甚於武大也。史譏霍光，以其不學無術故也，貪戀利祿，為張、邴二三人所操縱，擅行廢立，自鳴得意，死且不悟。漢海昏侯曰"愚戇不任漢（家）事"}。因此，李嬌兒等眾人見月娘錯敬他，各人都不做喜歡，說：「俺們是舊人倒不理論！他來了多少時，便這等慣了他？大姐好沒分曉！」{沒分曉，則不分輕重緩急。不分輕重緩急，談何持重哉。厚此薄彼，立新廢舊，其輕率如此，此鬼谷子所云萌牙巇罅者也，下文所云禍起蕭牆者也。上文言其持重者，不因西門奪其丫頭梅氏為怪，不以此怨金氏者，持小意兒為重也。三回，西門嘗言"繼娶這個賤累，又常有疾病，不管事，家裡的勾當都七顛八倒"}

正是：

前車倒了千千輛，後車到了亦如然。

分明指與平川路，錯把忠言當惡言。{如此，則惡語為忠言矣。}

且說西門慶娶潘金蓮來家，住着深宅大院，衣服頭面又相趁{名正言順焉，今日無得言"做張做勢"也，有模有樣焉}。二人女貌郎才，正在妙年之際，凡事如膠似漆、百依百隨，淫慾之事，無日無之，按下這裡不題。

單表武松，八月初旬到了清河縣，且去縣裡交納了回書。知縣看了大喜，已知金銀寶物交得明白，賞了武松十兩銀子、酒食管待他，不必細說。

武松回到下處，房裡換了衣服鞋腳，帶上一頂新頭巾，鎖了房門，一逕投紫石街來。

兩邊眾鄰舍看見武松回來，都吃一驚，捏兩把汗，說道：「這番蕭牆禍起了！這個太歲歸來，怎肯干休！必然弄出事來！」

武松走到哥哥門前，揭起簾子，探身入來，看見迎兒小女在樓穿廊下攢線，說道：「我莫不眼花了？」叫聲嫂嫂也不應，叫聲哥哥也不應，道：「我莫不耳聾了！如何不見我哥嫂聲音？」向前便問迎兒小女。

那迎兒小女見他叔叔來，諕的不敢言語{王婆為之也。覽之騙經拐帶篇，可意其一二矣}。

武松道：「你爹娘往那裡去了？」迎兒只是哭，不做聲。

正問着，隔壁王婆聽得是武二歸來，生怕決撒了，只得走過幫着迎兒支吾。{幫，引導也，授意其順王婆語而頷首吐言耳。}

武二見王婆過來，唱了個喏，問道：「我哥哥往那裡去了？嫂嫂也怎的不見？」

那婆子道：「二哥請坐。我告訴你，哥哥自從你去了，到四月間，得個拙病，死了！」

武二道：「我哥哥四月幾時死了？得什麼病？吃誰的藥來？」

王婆道：「你哥哥四月二十頭，猛可地害急心疼起來！病了八九日，求神問卜，什麼藥吃不到？醫治不好，死了！」

武二道：「我的哥哥從來不曾有這病，如何心疼便死了？」

王婆道：「都頭，卻怎的這般說！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今早脫下鞋和襪，未審明朝穿不穿，誰人保得常沒事！」

武二道：「我哥哥如今埋在那裡？」

王婆道：「你哥哥一倒了頭，家中一文錢也沒有，大娘子又是沒腳蟹，那裡去尋墳地做着？虧他左邊一個財主，前與大郎有一面之交，捨助一

具棺木，沒奈何，放了三日，擡出去一把火燒了。」
武二道：「今嫂嫂往那裡去了？」
婆子道：「他少女嫩婦的，又沒的養贍過日子，胡亂守了百日孝，他娘勸他，前月他嫁了外京人去了。丟下這個業障丫頭子，教我替他養活，專等你回來交付與你，也了我一場事！」

武二聽言，沉吟了半晌，便撇下了王婆出門去，逕投縣前下處去。開了門，去門房裡換了一身素淨衣服，便教士兵街上打了一條麻縧，買了一雙綿鞋，一頂孝帽帶在頭上；又買了些果品、點心、香燭、冥紙、金銀錠之類，歸到哥哥家，從新安設武大郎靈位，安排羹飯，就在桌子上點起燈燭，鋪設酒肴，掛起經幡紙繒。那消兩個時辰，安排得端正。
約一更已後，武二拈了香，撲番身便拜道：「哥哥陰魂不遠，你在世時，為人軟弱，今日死後，不見分明。你看若是負屈啣冤，被人害了，托夢與我，兄弟替你報冤雪恨！」{只當為外間人欺侮所害，未意有內賊也。}
把酒一面澆奠了，燒化冥紙，武二便放聲大哭。倒還是一路上來的人，哭的那兩家鄰舍，無不悽惶。
武二哭罷，將這羹飯酒餚，和土兵、迎兒吃了。討兩條蓆子，教土兵房中傍邊睡，武二把迎兒房中睡，他便把條蓆子，就武大靈桌子前睡。
約莫將半夜時分，武二翻來覆去那裡睡得着？口裡只是長吁氣{當夜無話}，那士兵齁齁的，卻是死人一般挺在那裡。
武二扒將起來看時，那靈桌子上，琉璃燈半明半滅。武二坐在蓆子上，自言自語，口裡說道：「我哥哥生時懦弱，死後卻無分明。」說猶未了，只見那靈桌子下，捲起一陣冷風來。
　　但見：
　　無形無影，非霧非煙。

盤旋似怪風侵骨冷，凜冽如殺氣透肌寒。

昏昏暗暗，靈前燈火失光明。

慘慘幽幽，壁上紙錢飛散亂。

隱隱遮藏食毒鬼，紛紛飄逐影魂旛。

那陣冷風，逼得武二毛髮皆豎起來。定睛看時，見一個人從靈桌底下鑽將出來，叫聲：「兄弟，我死得好苦也！」武二看不仔細，卻待向前再問時，只見冷氣散了，不見了人。

武二一跤跌番在蓆子上，坐的尋思道：「怪哉！是夢非夢，剛纔我哥哥正要報我知道，又被我的神氣冲散了他的魂。想來他這一死，必然不明！」聽那更鼓，正打三更三點。

回頭看那士兵，正睡得好，於是咄咄不樂：「等到天明，卻再理會。」胡亂眺了一回，看看五更鷄叫。

東方將明，士兵起來燒湯。武二洗漱了，喚起迎兒看家，帶領士兵出了在街上，訪問街坊鄰舍：「我哥哥怎的死了？嫂嫂嫁得何人去了？」

那街坊鄰舍，明知此事，都懼怕西門慶，誰肯來管？只說：「都頭不消訪問，王婆在緊隔壁住，只問王婆就知了。」

有那多口的說：「賣梨的鄆哥兒與仵作何九二人，最知詳細。」

這武二竟走來街坊前去尋鄆哥，不見。

那小猴子手裡拏着個柳籠簸羅兒，正糴米回來。武二便叫：「鄆哥兄弟！」唱喏。

那小廝見是武二叫他{一回，書云"那滿縣人民聽得說「一個壯士打死了景陽崗上大蟲，迎賀將來」盡皆出來觀看"}，便道：「武都頭，你來遲了一步兒，須動不得手！只是一件，我的老爹六十歲，沒人養贍，我卻難保你們打官司耍子！」

武二道：「好兄弟，跟我來。」引他到一個飯店樓上。

武二叫過貨買：「造兩分飯來。」

武二對鄆哥道：「兄弟，你雖年幼，倒有養家孝順之心。我沒甚麽，」向身邊摸出五兩碎銀子，遞與鄆哥道：「你且拏去，與老爹做盤費，我自有用你處。待事務畢了，我再與你十來兩銀子做本錢。你可備細說與我，哥哥和甚人合氣？被甚人謀害了？家中嫂嫂被那一個娶去？你一一說來，休要隱匿！」

這鄆哥一手接過銀子，自心裡想道：「這五兩銀子，老爹也勾盤費得三五個月，便陪他打官司也不妨！」一面說道：「武二哥，你聽我說。只怕說與你，休氣苦！」於是把賣梨兒尋西門慶，後被王婆怎地打、不放進去，又怎的幫扶武大捉姦，西門慶怎的踢中了武大，心疼了幾日不知怎的死了，從頭至尾，訴說了一遍。

武二聽了，便道：「你這話是實麽？」又問道：「我的嫂子嫁與甚麽人去了？」

鄆哥道：「你嫂子乞西門慶抬到家，待搗吊底子兒，自還問他實也是虛！」

武二道：「你休說謊！」{二回金氏曾旦旦作誓，此刻猶難以置信，武松為人以信義為行故也。}

鄆哥道：「我便官府面前，也只是這般說！」

武二道：「兄弟，既然如此，討飯來吃！」須臾，大盤大碗吃了飯，武二還了飯錢，兩個下樓來。

分付鄆哥：「你回家把盤費交與你老爹，明日早來縣前與我證一證。」又問：「何九在那裡居住？」

鄆哥道：「你這時候尋何九？你未曾來時，三日前走的不知往那裡去了！」這武二放了鄆哥家去。

到次日，武二早起，先在陳先生家寫了狀子，走到縣門前，只見鄆哥在此伺候，一直帶到廳上跪下，聲冤起來。
知縣看見，認的是武松，便問：「你告什麼？因何聲冤？」
武二告道：「小人哥哥武大，被豪惡西門慶與嫂潘氏通姦，踢中心窩；王婆主謀陷害性命；何九朦朧入殮，燒毀屍傷。見今西門慶霸占嫂在家為妾，見有這個小廝鄆哥是證見，望相公作主則個！」因遞上狀子。
知縣接着，便問：「何九怎的不見？」
武二道：「何九知情在逃，不知去向。」
知縣於是摘問了鄆哥口詞，當下退廳，與佐貳官吏通同商議——原來知縣、縣丞、主簿、吏典，上下多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，因此官吏通同計較——這件事難以問理。

知縣出來，便叫武松道：「你也是個本院中都頭，不省得法度？自古捉姦見雙、捉賊見贓、殺人見傷。你那哥哥屍首又沒了，又不曾捉得他奸。如今只憑這小廝口內言語，便問他殺人的公事，莫非公道忒偏向麼你？不可造次，須要自己尋思！當行即行，當止即止！」
武二道：「告稟相公，這多是實情，不是小人捏造出來的。」{鄆哥止說"不知怎的死了"，並未有言"王婆主謀陷害性命，何九朦朧入殮燒毀屍傷"}
知縣道：「你且起來，待我從長計較。可行時，便與你拏人。」武二方纔起來，走出外邊，把鄆哥留在裡面，不放回家。

早有人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得知，說武二回來、帶領鄆哥告狀一節。
西門慶慌了，即使心腹家人來保、來旺，身邊袖着銀兩，打點官吏，都買囑了。
到次日早晨，武二在廳上，已告稟知縣催逼拏人。誰想這官人貪圖賄賂，發下狀子來，說道：「武二，你休聽外人挑撥、和西門慶做對頭。

這件事欠明白，難以問理。聖人云"經目之事，猶恐未眞；背後之言，豈能全信？"你不可一時造次！」
當該吏典在旁，便道：「都頭，你在衙門裡也曉得法律，但凡人命之事，須要屍、傷、病、物、蹤五件事俱完，方可推問。你那哥哥屍首又沒了，怎生問理？」
武二道：「既然相公不准所告，且卻再理會。」收了狀子下廳來。
來到下處，放了鄆哥歸家，不覺仰天長歎一聲，咬牙切齒，口中罵淫婦不絕。

這漢子怎消洋這一口氣？
一直奔到西門慶生藥店前，要尋西門慶廝打。正見他開舖子的傅夥計在木櫃裡面，見武二狠狠的走來聲喏，問道：「大官人在宅上麼？」
傅夥計認的是武二，便道：「不在家了！都頭有甚話說？」
武二道：「且請借一步說話。」傅夥計不敢不出來，被武二引到僻靜巷口說話，武二番過臉來，用手撮住他衣領，睜圓怪眼，說道：「你要死，卻是要活？」
傅夥計道：「都頭在上！小人又不曾觸犯了都頭，都頭何故發怒？」
武二道：「你若要死，便不要說！若要活時，你對我實說西門慶那廝，如今在那裡！我個嫂子{未言淫婦}被他娶了多少日子？一一說來，我便罷休！」
那傅夥計是個小膽之人，見武二發作，慌了手腳，說道：「都頭息怒！小人在他家，每月二兩銀子雇着小人只開舖子，並不知他閑帳！大官人本不在家，剛纔和一相知，往獅子街大酒樓上吃酒去了，小人並不敢說謊！」武二聽了此言，方纔放了手，大扠步雲飛奔到獅子街來，諕的傅夥計半日移腳不動。

那武二逕奔到獅子街橋下酒樓前。

且說西門慶正和縣中一個皂隸李外傳（專一在縣在府綽攬些公事，往來聽氣兒撰錢使：若有兩家告狀的，他便賣串兒；或是官吏打點，他便兩下裡打背。又因此縣中起了他個渾名，叫做李外傳。那日見知縣回出武松狀子，討得這個消息，說來回報西門慶知道——武二告狀、不行），一面西門慶讓他在酒樓上飲酒，把五兩銀子送他。

正吃酒在熱鬧處，忽然把眼向樓窗下，看武松兇人從橋下直奔酒樓前來。已知此人來意不善，推更衣、從樓後窗只一跳，順着房山跳下人家後院內去了。

那武二奔到酒樓前，便問酒保：「西門慶在此麼？」

那酒保道：「西門大官人和一相識，在樓上吃酒哩。」武二撥步撩衣，飛搶上樓去。、

只見一個人坐在正面，兩個唱的粉頭坐在兩邊。認的是本縣皂隸李外傳，就知來報信的。心中甚怒，向前便問：「西門慶那裡去了？」

那李外傳見是武二，諕的慌了，半日說不出來。被武二一腳把桌子踢倒了，碟兒盞兒都打的粉碎，兩個唱的也諕得走不動。

武二匹面向李外傳打一拳來，李外傳叫聲「沒呀」時，便跳起來立在櫈子上、樓後窗尋出路。被武二雙提住，隔着樓前窗，倒撞落在當街心裡來，跌得個發昏。

下邊酒保見武二行惡，都驚得呆了，誰敢向前？街上兩邊人都住了腳、睜眼。

武二又氣不捨，奔下樓，見那人已跌得半死，直挺挺在地，只把眼動。於是兜襠又是兩腳，嗚呼哀哉，斷氣身亡。

眾人道：「都頭，此人不是西門慶，錯打了他。」{二回，書云"滿縣人都懼怕他，都不敢惹他"。大隙也，人人皆欲西門死也，故書「眾人」。眾人皆言「錯打」，恨息也，焉無為李皂隸所賣者歟。}

武二道：「我問他，如何不說我？所以打他。原來不經打，就死了。」

那地方保甲，見人死了，又不敢向前捉武二，只得慢慢挨近上來收籠他——那裡肯放鬆，連酒保王鸞，並兩個粉頭包氏、牛氏都拴了，竟投縣衙裡來見知縣。{保甲法，即連坐制，十戶為甲，十甲為保，一罪同罪。把人全索了，在於撇清利害、牽連之責，實情如何，次之。萌自管子，形自商鞅變法，名自宋王安石變法，後世因之。}

此時哄動了獅子街，鬧了清河縣。街上看的人不計其數，多說西門慶不當死，不知走的那裡去了，卻拏這個人來頂缸！{非人人皆識得李皂隸，故書「這個人」。景陽虎患方哄動全縣人出來觀看，是知西門亦為縣一虎患也。}

正是：

張公吃酒李公醉，桑樹上吃刀柳樹上暴。

誰人受用，誰人吃官司，有這等事？

有詩為證：

英雄雪恨被刑纏，天公何事黑漫漫。

九泉乾死食毒客，深閨笑殺一金蓮。

畢竟未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　武二充配孟州道　妻妾宴賞芙蓉亭

朝看瑜伽經，暮誦消災呪。

種瓜須得瓜，種荳須得荳。

經呪本無心，冤結如何究。

地獄與天堂，作者還自受。

鬼谷子云：凡謀有道，非獨忠信仁義也，中正而已矣/解

道者，名也，謀之主。名者，仁義也，或稱理由，或叫藉口。仁義者，惠澤也，今謂之免費，書云"白白送與"，所謂「小意兒」即是了。惠澤者，偽交也。偽交者，積德積善也。積德積善者，成人之美也。成人之美者，私之也。私之者，利之也。利之者，結之也。道不同者不為謀，未合也。結而合之者，大其利也。利者，功名也，財祿也。

道立三儀，上、下、中，決情定疑，上合檢下。自成人之美而上，為高，以高求大，美名也，是為仁人輕貨，不可誘以利。而下，為小，為小為福，損益也，是為愚者易蔽、貪者易誘。居中而守者，達於數、明於理，擇事而為，擇人而行，故曰可示以道理。

大者言信，小則背義。項羽以信義行天下，多番放生劉季，何由一旦弒懷王自賊其名邪？懷王既為可弒，則劉邦何來不可殺耶？事之乖離如此，腐遷其不可信也。乃者，周扶楚欲以抑強邦，懷王封漢，豈無使制三秦之意歟？乃劉氏自書先入關者王之之語，而欲以此污羽無信無義，史之誕不可信也。

話說被地方保甲拏去縣裡見知縣去了。

且表西門慶跳下樓窓，順着房山，扒伏在人家院裡藏了。原來是行醫的胡老人家，只見他家使的一個大胖丫頭走來毛廁裡淨手，蹶着大屁股，

猛可見了一個漢子扒伏在院牆下，往前走不迭，大叫：「有賊了！」

慌的胡老人急進來看，見認的是西門慶，便道：「大官人，且喜！武二尋你不着，把那人打死了！地方拏去縣中見官去了，多是定死罪！大官人歸家去，無事！」

這西門慶拜謝了胡老人，搖擺着來家，一五一十對潘金蓮說，二人拍手喜笑，以為除了患害。

婦人叫西門慶：「上下多使些錢，務要結果了他，休要放他出來！」西門慶一面差心腹家人來旺兒，饋送了知縣一副金銀酒器、五十兩雪花銀；上下吏、典，也使了許多錢——只要休輕勘了武二。

知縣受了西門慶賄賂，到次日早衙陞廳，地方保甲押着武二，並酒保、唱的干證人，在廳前跪下。

縣主一夜把臉了，便叫武二：「你這廝！昨日虛告，如何不遵法度！今又平白打死了人，有何理說！」

武二磕頭告道：「望相公與小人做主！小人本與西門慶執仇廝打，不料撞遇了此人在酒樓上，問道"西門慶那裡去了？"他不說！小人一時怒起，悞打死了他。」

知縣道：「這廝何說！你豈不認得他是縣中皂隸！想必別有緣故，你不實說！」喝令左右：「與我加起刑來！人是苦蟲，不打不成！」兩邊閃出三四個皂隸役卒，抱許多刑具，把武松拖翻，雨點般篦板子打將下來。

須臾，打了二十板，打得武二口口聲聲叫冤，說道：「小人平日也與相公用力效勞之處，相公豈不憫念？相公休要苦刑小人！」

知縣聽了此言，越發惱了：「你這廝親手打死了人，尚還口強抵賴那個！」喝令：「與我好生拶起來！」當下拶了武松一拶，敲了五十杖子。教取面長枷帶子，收在監內，一干人寄監在門房裡。

內中縣丞佐貳官，也有和武二好的，念他是個義烈漢子，有心要周旋

他，爭奈都受了西門慶賄賂，粘住了口，做不的張主{俗云，拿人的手短，吃人的嘴軟。又云，得人錢財，為人消災。又云，假仁假義}。又見武松只是聲冤，延挨了幾日，只得朦朧取了供招。

喚當該吏、典，並仵作、保甲、鄰人等，押到獅子街，檢驗李外傳身屍，塡寫屍單元格目：委的被武松尋問他索討，分錢不均，酒醉怒起，一時鬭毆，拳打腳踢，撞跌身死。左肋、面門、心坎、腎囊，俱有青赤傷痕不等，檢驗明白。

回到縣中，一日做了文書申詳，解送東平府來——詳允發落。這東平府府尹姓陳，雙名文昭，乃河南人氏，極是個清簾的官。聽的報來，隨即陞廳。{隨即者，應之也。應之者，中其心也。下文云"這府尹陳文昭已知這事了"}

那官人，但見：

平生正直，稟性賢明。

幼年向雪案攻書，長大在金鑾對策。

常懷忠孝之心，每存仁慈之念。

戶口增，錢糧辦，黎民稱頌滿街衢。{鬼谷子云：積善也，而民道之，不知其所以然。}

詞訟減，盜賊休，父老讚歌喧市井。{積德也，而民安之，不知其所以利。}

攀轅截鐙，名標書史播千年。

勒石鐫碑，聲振黃堂傳萬古。

正直清簾民父母，賢良方正號青天。

這府尹陳文昭{前}已知這事了{九回，書云轟動全縣不計其數人出來看}，便教押過這一干人犯，就當廳先把清河縣申文看了，又把各人供狀招擬看過。端的上面怎生寫着？

文曰：

東平府清河縣為人命事呈稱——

犯人武松，年二十八歲，係陽谷縣人氏。因有膂力，本縣參做都頭。因公差回還，祭奠亡兄，見嫂潘氏，守孝不滿，擅自嫁人。是日松在巷口打聽，不合在獅子街王鸞酒樓上，撞遇先不知名、今知名李外傳，因酒醉索討前借錢三百文，外傳不與，又不合，因而鬪毆，互相不伏，揪打踢撞傷重，當時身死。比有娼婦牛氏、包氏見證。致被地方保甲捉獲，委官前至屍所，拘集仵、甲、鄰人等，檢驗明白，取供、具結、塡圖，解繳前來覆審無異詞。擬武松合依鬪毆殺人，不問手足他物金刃，律絞。酒保王鸞，並牛氏包氏，俱供明無罪。今合行申到案發落，請允施行。

政和三年八月八日

知縣李達天

縣丞樂和安

主簿華荷祿

典史夏恭基

司吏錢勞

府尹看了一遍，將武松叫過面前跪下，問道：「你如何打死這李外傳？」

那武松只是朝上磕頭，告道：「青天老爺，小的到案下，得見天日！容小的說，小的敢說。」

府尹道：「你只顧說來。」

武松道：「小的本為哥哥報仇，因尋西門慶，悞打死此人。」把前情訴告了一遍，「委是小的負屈啣冤！西門慶錢大，禁他不得！但只是個小人！哥哥武大含冤地下，枉了性命！」

府尹道：「你不消多言，我已盡知了。」{盡知"西門錢大"，故下一句言"任情賣法"}因把司吏錢勞叫來，痛責二十板，說道：「你那知縣也不待做官，何故這等任情賣法！」於是將一干人眾，一一審錄過，用筆將武松供招都改了。

因向佐貳官說道：「此人為兄報仇，悞打死這李外傳，也是個有義的烈漢，比故殺平人不同。」一面打開他長枷，換了一面輕罪枷枷了，下在牢裡；一干人等，都發回本縣聽候。一面行文書，着落清河縣添提豪惡西門慶，並嫂潘氏、王婆、小廝鄆哥、仵作何九，一同從公根勘明白，奏請施行。

武松在東平府監中，人都知道他是屈官司，因此押牢、禁子都不要他一文錢，倒把酒食與他吃。

早有人把這件事報到清河縣，西門慶知道了，慌了手腳——陳文昭是個清廉官，不敢來打點他。走去央求浼親家陳宅心腹{若非藉女取事，西門恐為陳邀名之三牲矣}，並使家人來保星夜來往東京，下書與楊提督。

提督轉央內閣蔡太師，太師又恐怕傷了李知縣名節，連忙賫了一封緊要密書帖兒特來東平府，下書與陳文昭——免提西門慶、潘氏。

這陳文昭原係大理寺{主獄訟}寺正，陞東平府府尹，又係蔡太師門生，又見楊提督乃是朝廷面前說得話的官，以此人情兩盡了——只把武松免死，問了個脊杖四十、刺配二千裡充軍。況武大已死，屍傷無存。事涉疑似，勿論。其餘一干人犯，釋放寧家。

申詳過省院，文書到日，即便施行。陳文昭從牢中取出武松來，當堂讀了朝廷明降，開了長枷，免不得脊杖四十，取一具七斤半鐵葉團頭枷釘了，臉上刺了兩行金字，迭配孟州牢城。其餘發落已完，當堂府尹押行公文，差兩個防送公人，領了武松解赴孟州交割。

當日武松與兩個公人，出離東平府，來到本縣家中，將家活多辦買了——打發那兩個公人路上盤費；安撫左鄰姚二郎{一回武松言"早間有一相識請我吃飯"}看管迎兒：「倘遇朝廷恩典，赦放還家，恩有重報，不敢有忘！」

那街坊鄰舍、上戶人家，見武二是個有義的漢子，不幸遭此刑，平昔與武二好的，都資助他銀兩，也有送酒食錢米的。

武二到下處，問土兵要出行李包裹來，即日離了清河縣上路，迤□往孟州大道而行，正遇着中秋天氣。此這一去，正是若得苟全癡性命，也甘飢餓過平生。

有詩為證：

府尹推詳秉至公，武松垂死又疏通。

今朝刺配牢城去，病草萋萋遇暖風。

這裡武二往孟州充配去了，不題。

且說西門慶打聽他上路去了，一塊石頭方落地，心中如去了痞一般，十分自在。

於是家中分付家人來旺、來保、來興兒，收拾打掃後花園芙蓉亭乾淨，鋪設圍屏，懸起金障，安排酒席齊整，叫了一起樂人吹彈歌舞。請大娘子吳月娘、第二李嬌兒、第三孟玉樓、第四孫雪娥、第五潘金蓮，合家歡喜飲酒。家人媳婦、丫鬟使女，兩邊侍奉。怎見當日好筵席？

但見：

香焚寶鼎，花插金瓶。

器列象州之古翫，簾開合浦之明珠。

水晶盤內，高堆火棗交梨；

碧玉盃中，滿泛瓊漿玉液。

烹龍肝，炮鳳腑，果然下筯了萬錢。

黑熊掌，紫駝蹄，酒後獻來香滿座。

更有那軟炊紅蓮香稻，細膾通印子魚。

伊魴、洛鯉，誠然貴似牛羊。

龍眼、荔枝，信是東南佳味。

碾破鳳團，白玉甌中分白浪。

斟來瓊液，紫金壺內噴清香。

畢竟壓賽孟嘗君{雞鳴狗盜}，只此敢欺石崇富{為富不仁}。

當下西門慶與吳月娘居上，其餘李嬌兒、孟玉樓、孫雪娥、潘金蓮，多兩傍列坐，傳盃弄盞、花簇錦攢飲酒。

只見小廝玳安領下一個小廝、一個小女兒（纔頭髮齊眉兒，生得乖覺，拏着兩個盒兒），說道：「隔壁花太監家的，送花兒來與娘們戴。」

走到西門慶、月娘眾人跟前，都磕了頭，立在傍邊，說：「俺娘使我送這盒兒點心，並花兒與西門大娘戴。」揭開簾子看盒兒，一盒是朝廷上用的果餡椒鹽金餅，一盒是新摘下來鮮玉簪花兒。{隔牆聞樂，有心之人，欲為結之也。}

月娘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又叫你娘費心！」一面看菜兒，打發兩個吃了點心，月娘與了那小丫頭一方汗巾兒，與了小廝一百文錢，說道：「多上覆你娘，多謝了。」因問小丫頭兒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他回言道：「我叫綉春，小廝叫做天福兒。」

打發去了，月娘便向西門慶道：「咱這裡間壁住的花家，這娘子兒倒且是好，常時使過小廝丫頭送東西與我，我並不曾回些禮兒與他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花二哥他娶了這娘子兒，今不上二年光景。他自說娘子好個性兒，不然，房裡怎生得這兩個好丫頭？」{自說，西門托言耳，覬覦也，以丫頭反窺其主也。}

月娘道：「前者六月間，他家老公公死了{孝未滿百}，出殯時，我在山頭

會他一面。生得五短身材{孫雪娥亦為五短}，團面皮，細彎彎兩道眉兒，且自白淨！好個溫克性兒！年紀還小哩，不上二十四五。」{年紀非小也，與彼人無差也。言小，賤之耳。}

西門慶道：「你不知，他原是大名府梁中書妾，晚嫁花家子虛，帶了一分好錢來！」

月娘道：「他送盒來親近你我，又是個緊鄰，咱休差了禮數，到明日也送些禮物回答他。」

看官，聽說：

原來花子虛渾家，娘家姓李，因正月十五日所生，那日人家送了一對魚瓶兒來，就小字喚做瓶姐{李者，梨也。梨者，瓶也。李瓶，即瓶瓶、雙瓶。既喚姐，何呼兒？小之也，賤之也}。

先與大名府梁中書家為妾——梁中書乃東京蔡太師女婿——夫人性甚嫉妬，婢妾打死者，都埋在後花園中。這李氏只{私養}在外邊書房內住，有養娘扶侍。

只因政和三年正月上元之夜，梁中書同夫人在翠雲樓上，李逵殺了全家大小，梁中書與夫人各自逃生。這李氏帶了一百顆西洋大珠，二兩重一對鴉青寶石{不義之財}，與養娘媽媽走上東京投親。

那時花太監由御前班直陞廣南鎮守，因姪男花子虛沒妻室，就使媒人說親，娶為正室。太監在廣南去，也帶他到廣南{嫁夫隨夫，假花子虛之名娶之耳}，住了半年有餘。不幸花太監有病，告老在家，因見清河縣人，在本縣住了。

如今花太監死了，一分錢多在子虛手裡，每日同朋友在院中行走，與西門慶都是會中朋友——

西門慶是個大哥。

第二個姓應雙名伯爵，原是開紬絹鋪的應員外兒子。沒了本錢，跌落下來，專在本司三院，幫嫖貼食。會一腳好氣毬，雙陸、棋子件件皆通。

第三個姓謝，名希大，字子純，亦是幫閒勤兒。會一手好琵琶，每日無營運，專在院中吃些風流茶飯。

還有個祝日念、孫寡嘴、吳典恩、雲裡手、常時節、卜志道、白來搶，共十個朋友。卜志道故了，花子虛補了。每月會在一處，叫兩個唱的，花攢錦簇頑耍。

眾人見花子虛乃是內臣家勤兒，手裡使錢撒漫，都亂撮合他在院中請婊子，整三五夜不歸家。

正是：

紫陌春光好，紅樓醉管弦。

人生能有幾，不樂是徒然。

此事表過不題。

且說當日，西門慶率同妻妾，合家歡喜，在芙蓉亭上飲酒，至晚方散。歸到潘金蓮房中，已有半酣。乘着酒興，要和婦人雲雨。婦人連忙熏香打鋪，和他解衣上床。

西門慶且不與他雲雨，明知婦人第一好品蕭。於是坐在青紗帳內，令婦人馬爬在身邊，雙手輕籠金釵，捧定那話，往口裡吞放。西門慶垂首翫其出入之妙，嗚咂良久，淫興倍增，因呼春梅進來遞茶。婦人恐怕丫頭看見，連忙放下帳子來。

西門慶道：「怕怎麼的！」因說起：「隔壁花二哥房裡，到有兩個好丫頭，今日送花來的是小丫頭。還有一個，也有春梅年紀，也是花二哥收過用了！但見他娘在門首站立，他跟出來，見是生得好模樣兒。誰知這

花二哥年紀小小的{小之賤之}，房裡恁般用人！」

婦人聽了，瞅了他一眼，說道：「怪行貨！我不好罵你！你心裡要收這個丫頭，收他便了，如何遠打週折，指山說磨，拏人家來比奴！一節不是那樣人，他又不是我的丫頭。既然如此，明日我往後邊坐一回，騰個空兒，你自在房中叫他來，收他便了！」說畢，當下西門慶品簫過了，方纔抱頭交股而寢。

正是：自有內事迎郎意，慇懃快把紫簫吹。

有西江月為證：

紗帳輕飄蘭麝，娥眉慣把簫吹。

雪白玉體透房幃，禁不住魂飛魄蕩。

玉腕款籠金釧，兩情如醉如癡。

才郎情動囑奴知，慢慢多咂一會。

到次日，果然婦人往後邊孟玉樓房中坐了。西門慶叫春梅到房中——春點杏桃紅綻蕊，風欺楊柳綠翻腰——收用了這妮子。

婦人自此一力抬舉他起來，不令他上鍋抹灶，只叫他在房中鋪床疊被、遞茶水。衣服首飾，揀心愛的與他，纏的兩隻腳小小的。{一回有言"主家婆余氏初時甚是抬舉二人，不令上鍋，排備洒掃，與他金銀首飾，妝束身子"。史記呂不韋列傳云：吾門待子門而大。}

原來春梅比秋菊不同，性聰慧，喜謔浪，善應對，生的有幾分顏色，西門慶甚是寵他。秋菊為人濁蠢，不任事體，婦人打的是他{接替武迎兒成為替罪羊"狗屎寶寶"}。

正是：

燕雀池塘語話喧，皆因仁義說愚賢。

雖然異數同飛鳥，貴賤高低不一般。

畢竟未知後來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　金蓮激打孫雪娥　西門慶梳籠李桂姐

婦人嫉妬非常，浪子落魄無賴。

一聽巧語花言，不顧新歡舊愛。

出逢紅袖相牽，又把風情別賣。

果然寒食元宵，誰不幫興幫敗。

鬼谷子云：說，莫難於悉聽/解

聽者，耳也。聽則情合，情合者有欲，有欲者結，結者信之，信之者偏聽，偏聽者淫，淫者易蔽，蔽則智失，智失者愚，愚則不察。不察，書云「平白」。

察者，目也。不察者抉目，抉目則枉，枉則徇私。徇私，則罪之冤之、任之聽之。私者，心也。心者，智也。

說者，口也。口者，機關也，所以開閉情意也，心理投射焉。機關者，讒諂也。讒諂者，因愚。愚者，計之所行，謀之所成者也。

讒者，毀也，參疑。

諂者，諛也，正定。

參疑者，以下求小，言其有害加彼罪，開而示此，取也；人之不察也，親此遠彼，無情義則干忠，干忠無親。

正定者，以高求大，明此無辜正己名，闔而卻彼，塞也；人之不察也，疏彼近此，癡有餘則干智，干智無友。

三角離間也，彼與彼非，彼與此同。有隙也，可乘；忤合也，有反；親疏也，有等。左盾右矛相嫉，居中得利焉。

無中生有，曰參疑。誓彼有害，曰參疑。

黑白顛倒，曰正定。言己無辜，曰正定。

話中假人，曰離間。推罪委過，曰離間。

話說潘金蓮在家，恃寵生驕，顛寒作熱，鎮日夜不得個寧靜。性極多疑，專一聽籬察壁，尋些頭惱廝鬧{觀之八回，藉二十九個角兒發難武迎兒可知矣}。那個春梅，又不是十分耐煩的{主驕奴傲，假藉威勢}。

一日，金蓮為些零碎事情{以下文度之，語及孫雪娥，蓋金氏以雪娥卑賤，何得居己上，而名分位其前，又有飲食之權。怠慢非實，無事生端耳。}，不湊巧罵了春梅幾句。春梅沒處出氣，走往後邊廚房去，搥檯拍盤，悶狠狠的模樣{一回書言金氏"做張做勢，喬模喬樣"}。

那孫雪娥看不過，假意戲他道：「怪行貨子！想漢子便別處去想，怎的在這裡硬氣？」

春梅正在悶時，聽了幾句，不一時暴跳起來：「那個歪斯纏我哄漢子{心理投射者，忌諱人言也}！」雪娥見他性不順，只做不開口。{假意戲他、不開口，遙念往日之情誼也。往者，梅氏在上房，亦為灶奴耳，雪娥與其有過共事，今番上房小玉代之。}

春梅便使性做幾步走到前邊來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一五一十，又添些話頭道：「我和娘收了，俏一幫兒哄漢子！」挑撥與金蓮知道。{煤氣燈操縱-參疑。今日之梅氏，即昨日之金氏，白玉蓮豈為良死邪？}

金蓮滿肚子不快活，只因送吳月娘出去送殯，起身早些，也有些身子倦，睡了一覺。{精神內耗，又叫心理內耗，人腦內存有限，驟然拉爆或長期占用心力資源，會使人感到疲憊，猶電腦多開應用程序而宕機。八回有言"當下婦人打了一回相思卦，見西門慶不來了，不覺困倦來，就歪在床上盹睡著了"}

走到亭子上，只見孟玉樓搖颭的走來，笑嘻嘻道：「姐姐{尊也，本該呼五妹}如何悶悶的不言語？」

金蓮道：「不要說起，今早倦到了不得。三姐你在那裡去來？」

玉樓道：「纔到後面廚房裡走了一下。」{與雪娥聊一會}

金蓮道：「他與你說些什麼來？」

玉樓道：「姐姐{雪娥排行四，位在金氏前，按尊卑金氏應稱呼四姐，孟玉樓當喚作四妹}沒言語。」金蓮雖故口裡不說着，終久懷記在心，與雪娥結仇，不在話下。

兩個做了一回針指，只見春梅抱着湯瓶，秋菊拏了兩盞茶來。吃畢茶，兩個放桌兒，擺下棋子盤兒下棋。

正下在熱鬧處，忽目看園門小廝琴童走來報道：「爹來了。」慌的兩個婦人收棋子不迭。

西門慶恰進門檻，看見二人家常都戴着銀絲□髻，露着四鬢，耳邊青寶石墜子，白紗衫兒，銀紅比甲，挑線裙子，雙彎尖趫紅鴛瘦小，一個個粉粧玉琢，不覺滿面堆笑，戲道：「好似一對兒粉頭，也值百十兩銀子！」{打扮花枝招展，是知孟玉樓前來，亦為藉故伏見西門耳。也值，心理投射，猶言西門方才買賣畢。}

潘金蓮說道：「俺每纔不是粉頭，你家正有粉頭在後邊哩。」{西門只道是李嬌兒。}

那玉樓抽身就往後走，被西門慶一手扯住，說道：「你往那裡去？我來了，你脫身去了？實說，我不在家，你兩個在這裡做甚麼？」

金蓮道：「俺倆個悶的慌，在這裡下了兩盤棋子，時沒做賊，誰知道你就來了！」一面替他接了衣服，說道：「你今日送殯來家早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今日齋堂裡，都是內相同官，一來天氣暄熱，我不耐煩，先來家。」{十回，書云"中秋天氣"。六回，眾鄰舍言"娘子省煩惱，天氣暄熱"。做賊者，心虛。心虛者，惶惶。惶惶者，不安。不安者，暄熱。暄熱者，不耐煩也，如芒在背焉。殯葬若言買賣，莫非陪葬事邪？不耐煩者，無乃事涉其中邪？一回，武松言"我不耐煩，一直走到家來"。事密，章回無可佐證者。}

玉樓問道：「他大娘怎的還不來家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他的轎子也待進城，我使回兩個小廝接去了。」一面脫了衣服坐下，因問：「你兩個下棋，賭些什麼？」{賭者，賠焉。賠者，陪

也。}

金蓮道：「俺兩個自恁下一盤耍子，平白賭什麼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等我和你們下一盤，那個輸了，拏出一兩銀子做東道！」{三回，西門"便向茄袋裡取出來，約有一兩一塊，遞與王婆子，交備辦酒食"，是知西門所謂恩有重報，即犒勞吃一餐。}

金蓮道：「俺每並沒銀子。」{尚未與孟三相親，故不知其有。}

西門慶道：「你沒銀子，拏簪子問我手裡當，也是一般。」於是擺下棋子，三人下了一盤，潘金蓮輸了。

西門慶纔數子兒，被婦人把棋子撲撒亂了{不順遂，越發氣惱，前文"滿肚子不快活"}，一直走到瑞香花下，倚着湖山，推掐花兒。

西門慶尋到那裡，說道：「好小油嘴兒，你輸了棋子，卻躲在這裡。」

那婦人見西門慶來，暱笑不止{得意也。測而探之}，說道：「怪行貨子，孟三兒{不呼三姐。兒者，小之賤之}輸了，你不敢禁他，卻來纏我。」將手中花撮成瓣兒，灑西門慶一身。被西門慶走向前雙關抱住，按在湖山畔，就口吐丁香，舌融甜唾，戲謔做一處。

不防玉樓走到跟前，叫道：「六姐{敬也。改口，上文呼姐姐。事密，做了一回針指而足以搖動孟三另眼相看}，他大娘來家了，咱後邊去來！」

這婦人方纔撇了西門慶，說道：「哥兒，我回來和你答話。」同玉樓到後邊，與月娘道了萬福。

月娘問：「你每笑甚麼？」

玉樓道：「六姐今日和他爹下棋，輸了一兩銀子，到明日整治東道，請姐姐耍子。」月娘笑了。

金蓮當下只在月娘面前只打了個照面兒，就走來前邊陪伴西門慶。分付春梅房中熏下香，預備澡盆浴湯，準備晚間兩個效魚水之歡。

看官，聽說：

家中雖是吳月娘大娘子在正房居住，常有疾病，不管家事，只是人情看往，出門走動。

出入銀錢，都在唱的李嬌兒手裡。

孫雪娥單管率領家人媳婦在廚房上灶，打發各房飲食——譬如西門慶在那房裡宿歇，或吃酒吃飯，造甚湯水，俱經雪娥手中整理。那房裡丫頭，自往廚下拏去。

此事表過不說。

當晚西門慶在金蓮房中吃了回酒，洗畢澡，兩人歇了。

次日，也是合當有事。

西門慶許了金蓮要往廟上替他買珠子——要穿箍兒戴{作前一日贏棋簪子的賠禮}。早起來，等着要吃荷花餅、銀絲鮓湯。纔起身{何饞之急，惑也，豈無讒言進之者邪？上文金氏云"我回來和你答話"。韓非子云：何謂同床？貴夫人、愛孺子，便僻好色，此人主之所惑也。託於燕處之虞，乘醉飽之時，而求其所欲，此必聽之術也}，使春梅往廚下說去。

那春梅只顧不動身。

金蓮道：「你休使他！有人說我縱容他{煤氣燈操縱-三角離間}，教你收了，捎成一幫兒哄漢子。百般指豬罵狗{煤氣燈操縱-參疑}，欺負俺娘兒們使{煤氣燈操縱-正定}！你又使他後邊做甚麼去！」

西門慶便問：「是誰說此話欺負他？你對我說。」

婦人道：「說怎的？盆罐都有耳朵，你只不叫他後邊去，另使秋菊去便了！」{煤氣燈操縱-三角離間}這西門慶遂叫過秋菊，分付他往廚下對雪娥說去。約有兩頓飯時，婦人已是把桌兒放了，白不見拏來，急的西門慶只是暴跳。

婦人見秋菊不來，使春梅：「你去後邊瞧瞧那奴才！只顧生根長苗不見來！」

春梅有幾分不順，使性子走到廚下，只見秋菊正在那裡等着哩，便罵道：「賊錫奴！娘要卸你那腿哩！你怎的就不去了哩！爹緊等着吃了餅要往廟上去，急的爹在前邊暴跳，叫我採了你去哩！」

這孫雪娥不聽便罷，聽了心中大怒，罵道：「怪小淫婦兒！馬回子拜節——來到的就是！鍋兒是鐵打的，也等慢慢兒的來！預備下熬的粥兒又不吃，忽剌八新梁興出來要烙餅、做湯，那個是肚裡蛔蟲！」
春梅不忿他罵，說道：「沒的扯□淡！主子不使了來問你，那個好來問你要{煤氣燈操縱-三角離間}！有沒，俺們到前邊只說的一聲兒，有那些聲氣的{煤氣燈操縱-正定。心理投射耳，前一句若非指桑罵槐，又何以言此話}！」一隻手擰着秋菊的耳朵{“做張做勢"}，一直往前邊來。
雪娥道：「主子奴才{不分、顛倒}，常遠似這等硬氣，有時道着！」
春梅道：「中有時道使時道！沒的把俺娘兒兩個別變了罷！」於是氣狠狠走來。

婦人見他臉氣的黃黃，拉着秋菊進門，便問：「怎的來了？」
春梅道：「你問他，我去時還在廚房裡雌着，等他慢條絲禮兒纔和麵兒！我自不是，說了一句"爹在前邊等着，娘說你怎的就不去了，使我來叫你來了"，倒被小院兒裡的"千奴才萬奴才　“罵了我恁一頓，說爹馬回子拜節——來到的就是{煤氣燈操縱-參疑}，只相那個調唆了爹一般{心理投射，煤氣燈操縱-三角離間}！"預備下粥兒不吃，平日新生發起要餅和湯！"只顧在廚房裡罵人，不肯做哩{煤氣燈操縱-參疑}！」
婦人在旁便道：「我說別要使他去，人自恁和他合氣，說俺娘兒兩個把攔你在這屋裡——只當吃人{心理投射。煤氣燈操縱-三角離間。先聲奪人也，聽者印刻，以此為符驗，視訴者以自招，因以自賊}，罵將來{煤氣燈操縱-參疑。人云：煽陰風，點鬼火}！」
這西門慶聽了，心中大怒，走到後邊廚房裡，不由分說，向雪娥踢了幾腳，罵道：「賊歪剌骨，我使他來要餅，你如何罵他？你罵他奴才，你如何不溺胞尿把你自家照照！」那雪娥被西門慶踢罵了一頓，敢怒而不敢言。

西門慶剛走出廚房門外，雪娥對着大家人來招妻一丈青說道：「你看我今日晦氣！早是你在旁聽，我又沒曾說什麼。他走將來，兇神也一般，大吆小喝，把丫頭採的去了，反對主子{未呼爹。主與奴，雪娥自明，何需尿照}面前輕事重報！惹的走來，平白把恁一場兒。我洗着眼兒看着，主子奴才長遠恁硬氣着，只休要錯了腳兒！」{平白者，不察也。雪娥欲申其冤，當求對質。西門欲究其事，當聽其辯。下文書云：不爭今日打了孫雪娥，管教潘金蓮從前作過事沒興一齊來。}

不想被西門慶聽見了，復回來又打了幾拳，罵道：「賊奴才！淫婦！你還說不欺負他？親耳朵聽見你還罵他{印刻，先入為主，他言皆濾之，惟此言中其心境。人云，選擇性失聰}！」打的雪娥疼痛難忍，西門慶便往前邊去了。那雪娥氣的在廚房裡兩淚悲啼，放聲大哭。{如此這般羞辱，無異於昭告家下，金梅二人在家勢尊。有見於此，眾皆側目矣。假藉權勢也，殺一儆百者也。以此論之，若非吳月娘正房排一，而金氏實與之等，梅氏次之，余者皆卑矣。下文雪娥言"依你說起來，除了娘，把俺們都攆了，只留著你罷"。梅氏既為金氏鏡，則今日之雪娥，即昨日之白玉蓮。西門抉己之耳目，聽淫於人，家亡有漸焉。}

吳月娘正在上房，纔起來梳頭，因問小玉：「廚房裡亂的些什麼？」{亂則添堵，實未問何人何事。梳頭者，理之也。理之者，順之也。順之者，止亂也。}

小玉回道：「爹要餅吃了往廟上去，說姑娘{不呼四娘，親之乎？七回書云"又不隔從"}罵五娘房裡春梅來，被爹聽見了，在廚房裡踢了姑娘幾腳，哭起來。」

月娘道：「也沒見！他要餅吃，連忙做了與他去就罷了，平白{印刻，心理預設。事出必有因，焉有平白無故之說。雖然，吳氏評以沒見識，賤之也，亦可窺知孫雪娥其人一二矣}又罵他房裡丫頭怎的？」於是使小玉走到廚房，攛掇雪娥和家人媳婦連忙攢造湯水，打發西門慶吃了。

騎馬，小廝跟隨，往廟上去不題。

這雪娥氣憤不過，走到月娘房裡，正告訴月娘此事。不防金蓮驀然走來，立於牕下潛聽——見雪娥在屋裡對月娘、李嬌兒說他怎的把攔漢子、背地無所不為：「娘{往日尊卑猶在，未呼大姐、大娘}，你不知淫婦，說起來比養漢老婆還浪，一夜沒漢子也成不的。背地幹的那繭兒，人幹不出，他幹出來！當初在家，把親漢子用毒藥擺死了，跟了來；如今把俺們也吃他活埋了，弄的漢子烏眼鷄一般，見了俺們便不待見！」{人微則言輕。一回詞云"剡溪當此際，濡滯子猷船。飛淺撒粉漫連天，當時呂蒙正，窯內嗟無錢"。雪娥所以敗者，無小意兒貼戀吳氏也。若似九回，金氏進門一般，虛情假意，則惡語猶忠言矣。}

月娘道：「也沒見你，他前邊使了丫頭要餅，你好好打發與他去便了，平白又罵他怎的？」{不察不問，不問而責，疏也。}

雪娥道：「我罵他禿也瞎也來？那頃這丫頭在娘房裡，着緊不聽手，俺沒曾在灶上把刀背打他，娘尚且不言語。可可今日輪他手裡，便驕貴的這等的了！」{此一時彼一時，不可同日而語矣。人云：一朝得志，雞犬升天。人非能似雪娥這般不忘主、知尊卑，一口一聲"娘"，忠也。金氏呼大娘視為親，雪娥呼娘而受之理當。受之理當者，以其房里出身也，何得忽言平起平坐。親疏者，好惡也。好惡者，需求也。西門有欲於金氏，聽之任之；吳月娘無求於雪娥也。人因需求而動，無關善惡，謂之人性。}

正說着，只見小玉走到說：「五娘在外邊。」

少頃，金蓮進房，望着雪娥說道：「比對我當初擺死親夫，你就不消叫漢子娶我來家，省得我把攔着他，撐了你的窩兒{煤氣燈操縱-正定。以是知金氏進門前，西門多宿於雪娥房}。論起春梅，又不是我房裡丫頭，你氣不憤，還教他伏侍大娘就是了{煤氣燈操縱-三角離間}！省的你和他合氣，把我扯在裡頭！那個好意死了漢子嫁人！如今也不難的勾當，等他來家，與我一紙休書，我去就是了{煤氣燈操縱-正定}。」

月娘道：「我也不曉得你們底事，你每大家省言一句兒便了。」{俗云和稀泥、裝糊塗，即九回武松訴案，縣官發下狀子、不受理。助之也，放縱金氏訾辱。猶言什麼都沒看見、沒聽見，故謂之不曉得。語涉吳氏，而無動於衷。回首詞云"誰不幫興幫敗"}
孫雪娥道：「娘，你看他嘴似淮洪也一般！隨問誰也辦不過他！又在漢子根前戳舌兒，轉過眼就不認了。依你說起來，除了娘，把俺們都攆了，只留着你罷！」
那吳月娘坐着，由着他那兩個你一句我一句，只不言語。{惟其賤孫雪娥也，不欲聽也，人以其持重寡言云。}
後來見{金氏}罵起來，雪娥道：「你罵我奴才，你便是真奴才！」拉些兒不曾打起來。月娘看不上{孫雪娥}，使小玉把雪娥拉往後邊去。

這潘金蓮一直歸到前邊，卸了濃粧，洗了脂粉，烏雲散亂，花容不整，哭得兩眼如桃，躺在床上。
到日西時分，西門慶廟上來。袖着四兩珠子，進入房中，一見，便問：「怎的來？」{問何事。一回，武大問"你和誰鬧來？"}
婦人放聲號哭起來，問西門慶要休書，如此這般，告訴一遍：「我當初又不曾圖你錢財，自恁跟了你來{煤氣燈操縱-正定}，如何今日交人這等欺負{煤氣燈操縱-三角離間}！千也說我攛殺漢子，萬也說我攛殺漢子{煤氣燈操縱-參疑。昭西門之惡}。拾了本有，吊了本無{煤氣燈操縱-正定}！沒丫頭便罷了，如何要人房裡丫頭伏侍，吃人指罵{煤氣燈操縱-三角離間}？我一個還多着影兒哩{煤氣燈操縱-正定}！」
這西門慶不聽便罷，聽了此言，三屍神暴跳，五陵氣沖天。一陣風走到後邊，採過雪娥頭髮來，盡力拏短棍打了幾下。
多虧吳月娘向前拉住了手{下文詩云"自古感恩並積恨，千年萬載不生塵"，雪娥以此德吳氏}，說道：「沒的，大家省事些兒罷了，好交你主子惹氣！」{白玉蓮焉有人幫忙扯住耶？余氏獨尊，張大戶猶避之不及。怒氣衝天，非死即

殘，李外傳是也；不殘亦病，病不得治則死矣，武大是也；或羞憤自縊、投井以明己之冤焉。"大家"與上文"你每大家"同義，實指孫雪娥。你主子，誰奴誰主，親疏明矣。前一句"月娘看不上"，看不上者，孫雪娥也。何謂惹氣，此前吳月娘非在上房邪？書雖不表，家人來招妻、妾李嬌兒、奴僕小玉為三方代表，眾人皆看在眼裡，然在心裡。人云，選擇性失明。這般烏眼雞，則上下內外各自為政、自謀多福矣，離心離德焉。}

西門慶便道：「好賊歪剌骨，我親自聽見你在廚房裡罵{枉也。前非后事混肴，冤上加冤。九回，知縣云：經目之事，猶恐未真；背後之言，豈能全信}，你還攬纏別人？我不把你下截打下來，也不算！」

看官，聽說：

不爭今日打了孫雪娥，管教潘金蓮從前作過事沒興一齊來。

有詩為證：

金蓮恃寵仗夫君，到使孫娥忌怨深。

自古感恩並積恨，千年萬載不生塵。

當下西門慶打了雪娥，走到前邊，窩盤住了金蓮，袖中取出今日廟上買的四兩珠子，遞與他穿箍兒戴。

婦人見漢子與他做主兒，出了氣，如何不喜？由是要一奉十，寵愛愈深。一日，在園中置了一席，請吳月娘、孟玉樓，連西門慶四人共飲酒。{所謂小意兒貼戀。事密，觀之於十二回，勝似義結金蘭。人云：拉一幫，打一派。}

話休饒舌。

那西門慶立了一夥，結識了十個人做朋友，每月會茶飲酒。

頭一個名喚應伯爵，是個破落戶出身，一份兒家財都敗沒了，專一跟着富家子弟幫敗貼食，在院中頑耍，諢名叫做應花子。

第二個姓謝名希大，乃清河衛千戶官兒應襲子孫，自幼兒沒了父母，游手好閒，善能踢的好氣毬，又且賭博，把前程丟了，如今做幫閒的。

第三名喚吳典恩，乃本縣陰陽生，因事革退，專一在縣前與官吏保債，以此與西門慶來往。

第四名孫天化，綽號孫寡嘴，年紀五十餘歲，專在院中闖寡門，與小娘傳書寄柬，勾引子弟，討風流錢過日子。

第五是雲參將兄弟，名喚雲離守。

第六是花太監姪兒，花子虛。

第七姓祝，名喚祝日念。

第八姓常，名常時節。

第九個姓白，名喚白來創。

連西門慶共十個。

眾人見西門慶有些錢鈔，讓西門慶做了大哥，每月輪流會茶擺酒。

一日，輪該花子虛家擺酒會茶，就在西門慶緊隔壁（內官家擺酒，都是大盤大碗，甚是豐盛）。眾人都到齊了，那日西門慶有事，約午後，不見到來，都留席面。

少頃，西門慶來到（衣帽整齊，四個小廝跟隨），眾人都下席迎接，敘禮讓坐——東家安席，西門慶居首席。

一個粉頭，兩個妓女，琵琶箏□，在席前彈唱。端的說不盡梨園嬌艷，色藝雙全。{唐玄宗設梨園，教坊之名始此。通鑒唐紀云：舊制，雅、俗之樂皆隸太常。上以太常禮樂之司，不應典倡優、雜伎，乃更置左、右教坊，以教俗樂；又選樂工、宮女數百人自教之，謂之皇帝梨園弟子。}

但見：

羅衣疊雪，寶髻堆雲。

櫻桃口，杏臉桃腮。

楊柳腰，蘭心蕙性。

歌喉宛囀，聲如枝上流鶯。

舞態蹁躚，影似花間鳳轉。

腔依古調，音出天然。

舞回明月墜秦樓，歌遏行雲遮楚舘。

高低緊慢按宮商，吐玉噴珠。

輕重疾徐依格調，鏗金戛玉。

箏排鴈柱聲聲慢，板排紅牙字字新。

少頃，酒過三巡，歌吟兩套，三個唱的放下樂器，向前花枝搖颭，繡帶飄飄磕頭。

西門慶呼答應小廝玳安，書袋內取三封賞賜，每人二錢（拜謝了下去），因問東家花子虛：「這位姐兒上姓？端的會唱。」

東家未及答，在席應伯爵插口道：「大官人多忘事，就不認的了？這撡箏的，是花二哥令翠，勾欄後巷吳銀兒；那撥阮的，是朱毛頭的女兒朱愛愛；這彈琵琶的，是二條巷李三媽的女兒、李桂卿的妹子，小名叫做桂姐，你家中見放着他親姑娘，大官人如何推不認的！」

西門慶笑道：「六年不見，就出落得成了人兒了！」

落後酒闌，上席來遞酒，這桂姐慇懃勸酒，情話盤桓。

西門慶因問：「你三媽、你姐姐桂卿在家做甚麼？怎的不來我家走走，看看你姑娘？」

桂姐道：「俺媽從去歲不好了一場，至今腿腳半邊通動不的，只扶着人走。俺姐姐桂卿，被淮上一個客人包了半年，常是接到店裡住，兩三日不放來家，家中好不無人。只靠着我逐日出來供唱，答應這幾個相熟的老爹，好不辛苦。也要往宅裡看看姑娘，白不得個閒。爹許久怎的也不

在裡邊走走？放姑娘家去看看俺媽？」

這西門慶見他一團和氣，說話兒乖覺伶變，就有幾分留戀之意，說道：「我今日約兩位好朋友送你家去，你意下如何？」

桂姐道：「爹休哄我，你肯貴人腳兒踏俺賤地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我不哄你！」到是袖中取出汗巾，連挑牙與香茶盒兒，遞與桂姐收了。

桂姐道：「多咱去？如今使保兒先家去說一聲，作個預備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直待人散，一同起身。」

少頃，遞畢酒，約掌燈人散時分，西門慶約下應伯爵、謝希大，也不到家，騾馬同送桂姐，逕進勾欄往李家去。

正是：

錦綉窩中，入手不如撒手美。

紅綿套裡，鑽頭容易出頭難。

有詞為證：

陷人坑，土窖般暗開掘。

迷魂洞，囚牢般巧砌疊。

檢屍場，屠鋪般明排列。

衠一味死溫存——活打劫，招牌兒大字書者：

買俏金，哥哥休扯。

纏頭錦，婆婆自接。

賣花錢，姐姐不賒。

西門慶等送桂姐轎子到門首，李桂卿迎門接入堂中見畢禮數，請老媽出來拜見。

不一時，虔婆扶拐而出（半邊胳膊通動彈不得），見了西門慶，道了萬福，說道：「天麼！天麼！姐夫貴人，那陣風兒刮你到于此處？」

西門慶笑道：「一向窮冗，沒曾來得，老媽休怪！休怪！」

虔婆便問：「這二位老爹貴姓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是我兩個好友——應二哥、謝子純。今日在花家會茶，遇見桂姐，因此同送回來。」

「快看酒來！俺們樂飲三盃！」

虔婆讓三位上首坐了，一面點了茶，一面下去打抹春檯，收拾酒菜。少頃，保兒上來放桌兒，掌上燈燭，酒餚羅列，桂姐從新房中打扮出來，旁邊陪坐。眞個是風月窩、鶯花寨——免不得姊妹兩個在旁，金樽滿泛，玉阮同調，歌唱遞酒。

　　有詩為證：

　　琉璃鍾，琥珀濃，小槽酒滴珍珠紅。

　　烹龍炮鳳，玉脂泣。

　　羅帷繡幙，圍香風。

　　吹龍笛，擊鼉鼓。

　　皓齒歌，細腰舞。

　　況是青春莫虛度，銀缸掩映嬌娥語——酒不到，劉伶墳上去。

當下桂卿姐兒兩個唱了一套，席上觥籌交錯飲酒。

西門慶向桂卿說道：「今日二位在此，久聞桂姐善舞、能歌唱南曲，何不請歌一詞，以奉勸二位一盃兒酒，意下如何？」

那應伯爵道：「我等不當起動，洗耳願聽佳音。」

那桂姐坐着只是笑，半日不動身——原來西門慶有心要梳籠桂姐，故發此言先索落他唱，卻被院中婆娘見精識精，看破了八九分。

李桂卿在旁就先開口說道：「我家桂姐，從小兒養得嬌，自來生得靦

腆，不肯對人胡亂便唱。」
於是西門慶便叫玳安小廝，書袋內取出五兩一錠銀子來，放在桌上便說道：「這些不當甚麼，權與桂姐為脂粉之需，改日另送幾套織金衣服。」
那桂姐連忙起身相謝了，方纔一面令丫鬟收下了，一面放下一張小桌兒，請桂卿下席來唱。當下桂姐不慌不忙，輕拂羅袖，擺動湘裙，袖口邊搭刺着一方銀紅撮穗的落花流水汗巾兒，歌唱一隻駐雲飛：

舉止從容，壓盡勾欄佔上風。

行動香風送，頻使人欽重。

嗏！玉杵污泥中，豈凡庸。

一曲清商，滿座皆驚動。

何似襄王一夢中！何似襄王一夢中！{與一回金氏山坡羊詞意如出一轍，無乃詞之後半段邪？亦一金氏也，一體兩命焉。襄王夢中者，乃巫山神女者也。}

唱畢，把個西門慶喜歡的沒入腳處，分付玳安回馬家去，晚夕就在李桂卿房裡歇了一宿（緊着西門慶要梳籠這女子，又被應伯爵、謝希大兩個在跟前一力攛掇，就上了道兒）。{韓非子云：何謂父兄？側室公子，人主之所親愛也；大臣廷吏，人主之所與度計也。此皆盡力畢議，人主之所必聽也。}
次日，使小廝往家去拏五十兩銀子、緞鋪內討四套衣裳，要梳籠桂姐。那李嬌兒聽見要梳籠他家中姪女兒，如何不喜？連忙拏了一錠大元寶，付與玳安，拏到院中打頭面、做衣服、定桌席。吹彈歌舞，花攢錦簇，做三日、飲喜酒。
應伯爵、謝希大又約會了孫寡嘴、祝日念、常時節，每人出五分銀子人情作賀，都來囋他。鋪的蓋的，俱是西門慶出。每日大酒大肉，在院中頑耍，不在話下。

舞裙歌板逐時新，散盡黃金只此身。

寄語富兒休暴殄，儉如良藥可醫貧。

畢竟未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　潘金蓮私僕受辱　劉理星魘勝貪財

堪笑西門暴富，有錢便是主顧。

一家歪斯胡纏，那討綱常禮數。

狎客日日來往，紅粉夜夜陪宿。

不是長久夫妻，也算春風一度。

鬼谷子云：謀，莫難於周密/解

周者，謹之。謹者，慎之。慎則審之，審而順之，從則聽之，不順為逆。

順之者，人也，匿而不慎，橫生枝節。

人也者，情也，正有乖張，外匿內慎，明修棧道焉。

密者，閉之。閉者，匿之。匿則卻之，卻而情合，合則善之，不合見惡。

匿之者，事也，慎而不密，未形之患。

事也者，謀也，平而生奇，且慎尤密，暗渡陳倉焉。

話說西門慶在院中，貪戀住桂姐姿色，約半月不曾來家。

吳月娘使小廝一連拏馬接了數次，李家把西門慶衣帽都藏過一邊，不放他起身，丟的家中這些婦人都閑靜了。到別人猶可，惟有潘金蓮這婦人，青春未及三十歲{俗云，三十如狼，四十如虎。孟玉樓已及三十，故棄不敘}，慾火難禁一丈高。

每日和孟玉樓兩個，打扮粉粧玉琢，皓齒朱唇，無一日不走在大門首倚門而望，等到黃昏時分{十一回，西門云"好似一對兒粉頭，也值百十兩銀子"}。到晚來，歸入房中，粲枕孤幃、鳳臺無伴睡不着，走來花園中款步花苔——月洋水底，猶恐西門慶心性難拏——怪玳瑁貓兒交歡，鬬的我芳心迷亂。

當時玉樓帶來一個小廝，名喚琴童，年約十六歲，纔留起頭髮——生的眉目清秀，乖滑伶俐。西門慶教他拏鑰匙看管花園打掃，晚夕就在花園門前一間小耳房內安歇。

潘金蓮和孟玉樓白日裡常在花園中亭子上坐在一處做針指，或下棋。這小廝專一道小慇懃，常觀見西門慶來，就先來告報{十一回有言"正下在熱鬧處，忽目看園門小廝琴童走來報道「爹來了」"}，以此婦人喜他。常叫他入房，賞酒與他吃。兩個朝朝暮暮，眉來眼去，都有意了。{一回書云"為頭的一件，好偷漢子"}

不想將近七月廿八日，西門慶生日來到。吳月娘見西門慶在院中留戀煙花，不想回家，一面使小廝玳安拏馬往院中接西門慶。這潘金蓮暗暗修了一柬帖，交付玳安，教「悄悄遞與你爹，說五娘請爹早些家去罷。」這玳安不敢怠慢{誰人敢忤邪？激打孫雪娥乃前車之鑒。八回，玳安且回以金氏"瑣碎昏昏"，今時惟唯唯應諾。玳安尚且，他眾尤慎矣。韓非子云：何謂在旁？優笑侏儒，左右近習，此人主未命而唯唯，未使而諾諾，先意承旨，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。此皆俱進俱退，皆應皆對，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}，騎馬一直到勾欄李家。

只見應伯爵、謝希大、祝日念，孫寡嘴、常時節眾人正在那裡相伴着，西門慶摟着粉頭，花攢錦簇，歡樂飲酒。

西門慶看見玳安來到，便問：「你來怎麼？家中沒事？」

玳安道：「家中沒事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前邊各項銀子叫傅二叔討討，等我到家算帳。」

玳安道：「這兩日傅二叔討了許多，等爹到家上帳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你桂姨那一套衣服捎來不曾？」

玳安道：「已捎在此。」便向毡包內取出一套紅衫藍裙，遞與桂姐。

桂姐、桂卿道了萬福，收了。連忙分付下邊，管待玳安酒飯。

那小廝吃了酒飯，復走來上邊伺候，悄悄向西門慶耳邊附耳低言，說

道：「家中五娘使我捎了個帖兒在此，請爹早些家去。」

西門慶纔待用手去接，早被李桂姐看見，只道是西門慶前邊那婊子寄來的情書{是知情書出於妓者乃常。一般人家自有媒人關說。八回，"原來婦人久慣知風月中事，見扇兒多是牙咬的碎眼兒，就疑是那個妙人與他的扇子"。是以身觀桂姐，乖也；性觀梅氏，戾也；言觀金氏，毒也}，一手撾過來，拆開觀看，卻是一幅回文邊錦箋，上寫着幾行墨跡{不識字}。桂姐遞與祝日念，教念與他聽。

這祝日念見上面寫詞一首，名落梅風，對眾朗誦了一遍：

黃昏想，白日思，盼殺人多情不至。

因他為他憔悴死，可憐也繡衾獨自。

燈將殘，人睡也，空留得半牕的月。

眠心硬，渾似鐵，這淒涼怎捱今夜。

下書「愛妾潘六兒拜」

那桂姐聽畢，撇了酒席，走入房中，倒在床上，面朝裡邊睡了。

且說西門慶見桂姐惱了，把帖子扯的稀爛，眾人前把玳安踢了兩靴腳。請桂姐兩遍不來，慌的西門慶親自進房內抱出他來，到酒席上說道：「分付帶馬回去，家中那個淫婦使你來，我這一到家，都打個臭死！」不說玳安含淚回家。

西門慶道：「桂姐，你休惱！這帖子不是別人的，乃是舍下第五個小妾投寄，請我到家有些事兒計較，再無別故。」

祝日念在旁又戲道：「桂姐，你休聽他！哄你哩！這個潘六兒，乃是那邊院裡新敘的一個婊子，生的一表人物，你休放他去！」{觀是情，清河縣無有不視金氏為妓者，名聲在外也。九回，書云"那條街上，遠近人家，無有一人不知此事。地街上編了四句口號"}

西門慶笑趕着打，說道：「你這賊天殺的，單管弄死了人！緊着他恁麻犯人，你又胡說！」

李桂卿道：「姐夫差了！既然家中有人拘管，就不消在前邊梳籠人家粉頭，自守着家裡那人兒便了！纔相伴了多少時？那人兒便就要"拋離了去！"」
應伯爵插口道：「說的有理。」便道：「大官人，你依我，你也不消家去，桂姐也不必惱。今日說過，那個再恁惱了，每人罰二兩銀子，買酒肉咱大家吃！」
到是這四五個嫖客，說的說，笑的笑，在席上猜枚行令，頑耍飲酒，把桂姐窩盤住了。西門慶把桂姐摟在懷中陪笑，一遞一口兒飲酒。

只見少頃，鮮紅漆丹盤拏了七鍾茶來——雪綻般茶盞，杏葉茶匙兒，鹽筍、芝麻、木樨泡茶，馨香可掬，每人面前一盞。{善彼人窩盤住西門也。}
應伯爵道：「我有個朝天子兒，單道這茶好處！」「這細茶的嫩芽，生長在春風下。不揪不採葉兒楂，但煮着顏色大。絕品清奇難畫，口兒裡常時呷。醉了時想他，醒來時愛他，原來一簍兒千金價！」
謝希大笑道：「大官人使錢費物，不圖這一摟兒，卻圖些甚的？如今每人有詞的唱詞，不會詞，每人說個笑話兒，與桂姐下酒。」
該謝希大先說：「有一個泥水匠，在院中墁地。老媽兒怠慢着他些兒{思慮不周}，他暗暗把陰溝內堵上個磚。落後，天下雨，積的滿院子都是水{遺留後患}。老媽慌了，尋的他來，多與他酒飯，還秤了一錢銀子，央他打水平。那泥水匠吃了酒飯，悄悄去陰溝內把那個磚拏出，把水登時出的罄盡。老媽便問"作頭，此是那裡的病？"泥水匠回道"這病與你老人家病一樣，有錢便流，無錢不流"」原來把桂姐家來傷了。
桂姐道：「我也有個笑話，回奉列位。有一孫眞人，擺着筵席請人，卻教座下老虎去請{百密一疏}。那老虎把客人一個個都路上吃了，眞人等至天晚，不見一客到。人都說"你那老虎都把客人路上吃了"{放虎為患}。不

一時，老虎來，眞人便問"你請的客人都往那裡去了？"老虎口吐人言"告師父得知，我從來不曉得請人，只會白嚼人，就是一能！"」當下把眾人都傷了。

應伯爵道：「何見的俺每只是白嚼你家孤老，就還不起個東道？」於是向頭上拔下一根鬧銀耳斡兒來，重一錢。

謝希大一對鍍金網巾圈，秤了秤，只九分半；祝日念袖中掏出一方舊汗巾兒，算二百文長錢；孫寡嘴腰間解下一條白布男裙，當兩壺半壇酒；常時節無以為敬，問西門慶借了一錢成色銀子——都遞與桂卿置辦東道，請西門慶和桂姐。

那桂卿將銀錢都付與保兒，買了一錢螃蟹，打了一錢銀子豬肉，宰了一隻鷄，自家又賠出些小菜兒來。廚下安排停當，大盤小碗拏上來。眾人坐下，說了一聲「動筯吃」時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但見：

人人動嘴，個個低頭。

遮天映日，猶如蝗蝻一齊來。

擠眼掇肩，好似餓牢纔打出。

這個搶風膀臂，如經年未見酒和餚。

那個連二筷子，成歲不逢筵與席。

一個汗流滿面，卻似與鷄骨朵有冤仇。

一個油抹唇邊，把豬毛皮連唾嚥。

吃片時，盃盤狼藉。

啖良久，筯子縱橫。

盃盤狼籍，如水洗之光滑。

筯子縱横，似打磨之乾淨。

這個稱為食王元帥，那個號作淨盤將軍。

酒壺翻晒又重斟，盤饌已無還去探。

正是珍羞百味片時休，果然都送入五臟廟。

當下眾人吃得個淨光王佛——西門慶與桂姐吃不上兩鍾酒，揀了些菜蔬，還被這夥人吃的去了。

那日把席上椅子坐折了兩張；前邊跟馬的那小廝{西門騎馬，他者無錢騎驢。小廝非玳安則平安，玳安家去了}，不得上來掉嘴吃，把門前供養的土地翻倒來使位，恰俐了一泡稛谷都的熱屎。

臨出門來，孫寡嘴把李家明間內供養的鍍金銅佛塞在褲腰裡；應伯爵推鬬桂姐親嘴，把頭上金啄針兒戲了；謝希大把西門慶川扇兒藏了；祝日念走到桂卿房裡照臉，溜了他一面水銀鏡子；常時節借的西門慶一錢八成銀子，竟是寫在敗帳上了——原來這起人，只伴着西門慶頑耍，好不快活。

有詩為證：

勾欄妓者媚如揉，只堪乘興暫時留。

若要死貪無足厭，家中金鑰教誰收。

按下這裡眾人簇擁着西門慶歡樂飲酒。

單表玳安小廝回馬到家，吳月娘和孟玉樓、潘金蓮在房坐的，見了玳安，便問：「你接了爹來了不曾？」

玳安哭的兩眼紅紅的，如此這般：「被爹踢罵了小的來了，說道"那個再使人接，來家都要罵！"」{去淫婦二字而不言者，不因小而見惡於金氏也。私托情書曝於眾，怪之無傷也，徒為自賊耳。}

月娘便道：「你看，不合理！不來便了，如何去罵小廝來？如何狐迷變心這等的！」

孟玉樓道：「你踢將小廝便罷了，如何連俺們都罵將來？」

潘金蓮道：「十個九個院中淫婦，和你有甚情實？常言說的好"船載的金

銀，塡不滿煙花寨"」金蓮只知說出來，不妨路上說話，草裡有人。

李嬌兒從玳安自院中來家時分{誰人告知歟？眾密皆有跡，惟李嬌兒難覓其蹤，又無丫頭、小廝隨身。雖然，掌錢也，豈非門首小廝歟}，走來牕下潛聽。見潘金蓮對着月娘罵他家千淫婦萬淫婦，暗暗懷恨在心。從此二人結仇，不在話下。

正是：

甜言美語三冬暖，惡語傷人六月寒。

金蓮只曉爭先話，那料旁人起禍端。

不說李嬌兒與金蓮結仇。

單表金蓮這婦人，歸到房中，捱一刻似三秋，盼一時如半夏。知道西門慶不來家，把兩個丫頭打發睡了，推往花園中遊翫，將琴童叫進房，與他酒吃，把小廝灌醉了，掩閉了房門，褪衣解帶，兩個就幹做在一處。正是：色膽如天怕甚事，鴛幃雲雨百年情。{四回詩云"若遇風流清子弟，等閑戰鬥不開言"。大明律：凡奴及雇工人姦家長妻女者，各斬。}

但見：

一個不顧綱常貴賤，一個那分上下高低。

一個色膽歪邪，管甚丈夫利害。

一個淫心蕩漾，從他律犯明條。

一個氣喑眼瞪，好似牛吼柳影。

一個言嬌語澀，渾如鶯囀花間。

一個耳畔許雨意雲情，一個枕邊說山盟海誓。

百花園內，翻為快活排場。

主母房中，變作行樂世界。

霎時一滴驢精髓，傾在金蓮玉體中。

自此為始，每夜婦人便叫這小廝進房中如此，未到天明，就打發出來。背地把金裹頭簪子兩三根帶在頭上，又把裙邊帶的錦香囊股子葫蘆兒也與了他，繫在身底下。{金氏自賊。四回，王婆言「你們二人，出語無憑，當各人留下件表記對像拏著，纔見真情！」西門慶便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銀簪，又來插在婦人雲髻上}
豈知這小廝不守本分，常常和同行小廝在街吃酒耍錢，頗露出圭角。
常言：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有一日，風聲吹到孫雪娥、李嬌兒耳朵內，說道：「賊淫婦！往常言語假撇清，如何今日也做出來了偷養小廝！」齊來告月娘。
月娘再三不信，說道：「不爭你們和他合氣，惹的孟三姐{以姐尊之}不怪？只說你們擠撮他的小廝。」說的二人無言而退。{退者，以孟三尚與二人相交也，其後絕焉。}
落後，婦人夜間和小廝在房中行事，忘記關廚房門，不想被丫頭秋菊出來淨手看見了。次日傳與後邊小玉，小玉對雪娥說，雪娥同李嬌兒又來告訴月娘。
正值七月廿七日，西門慶上壽，從院中來家。二人{李嬌兒方呼大娘耳}如此這般：「他屋裡丫頭親口說出來，又不是俺們葬送他。大娘不說，俺們對他爹說；若是饒了這個淫婦，自除非饒了蝎子娘是的！」
月娘道：「他纔來家，又是他好日子。你每不依我，只顧說去！等住回亂將起來，我不管你。」{不管你孫雪娥。雖書「二人如此這般」說，而主話者，實為李嬌兒，尊卑也，大者在前，小輩不當言語。吳氏反懟孫雪娥以語，此為疑。上文書云李嬌兒"暗暗懷恨在心"，并未入房來與金氏喧吵，豈非吳氏疑孫雪娥教唆李嬌兒邪？}

二人不聽月娘之言，約的西門慶進入房中，齊來告訴——說金蓮在家養小廝一節。

這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，聽了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。走到前邊坐下，一片聲叫琴童兒。

早有人報與潘金蓮，金蓮慌了手腳，使春梅忙叫小廝到房中，囑付千萬不要說出來，把頭上簪子都要過來收了。着了慌，就忘解下了香囊葫蘆下來。

被西門慶叫到前廳跪下，分付三四個小廝，選大板子伺候。西門慶問道：「賊奴才，你知罪麼！」那琴童半日不敢言語。

西門慶令左右：「除了帽子，拔下他簪子來我瞧！」見撇着兩根金裹頭銀簪子，因問：「你戴的金裹頭銀簪子往那裡去了？」

琴童道：「小的並沒甚銀簪子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奴才！還搗鬼！與我旋剝了衣服，拏板子打。」

當下兩三個小廝扶侍，一個剝去他衣服，扯了褲子，見他身底下穿着玉色絹□兒，□兒帶上露出錦香囊葫蘆兒。

西門慶一眼就看見，便叫：「拏上來我瞧！」認的是潘金蓮裙邊帶的物件，不覺心中大怒，就問他：「此物從那裡得來？你實說，是誰與你的！」

諕的小廝半日開口不得，說道：「這是小的某日打掃花園，在花園內拾的，並不曾有人與我。」

西門慶越怒，切齒喝令：「與我綑起着實打！」當下把琴童兒綳子綳着，雨點般欖杆打將下來。須臾打了三十大棍，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順腿淋漓。

又教大家人來保：「把奴才兩個鬢與我撏了！趕將出去，再不許進門！」那琴童磕了頭，哭哭啼啼出門去了。

　　這小廝，只因昨夜與玉皇殿上掌書仙子廝調戲，今日罪犯天條貶下方。

有詩為證：

虎有倀兮鳥有媒，金蓮未必守空閨。

不堪今日私奴僕，自此遭愆更莫追。

當下西門慶打畢琴童，趕出去了。潘金蓮在房中聽見{誰人告知歟？前廳非女流可隨意踏入，又與其院相距非近，於房中焉能隔空聽見哉，是不當為幽僻去處耶？九回，書云"一個獨獨小院，極是一個幽僻去處"}，如提在冷水盆內一般。

不一時，西門慶進房來，諕的戰戰兢兢，渾身無了脈息，小心在旁扶侍接衣服，被西門慶兜臉打了個耳刮子，把婦人打了一交。分付春梅把前後角門頂了，不放一個人進來。拏張小椅兒坐在院內花架兒底下，取了一根馬鞭子，拏在手裡，喝令：「淫婦！脫了衣裳跪着！」

那婦人自知理虧，不敢不跪，到是眞個脫去了上下衣服，跪在面前，低垂粉面，不敢出一聲兒。

西門慶便問：「賊淫婦！你休推睡裡夢裡！奴才，我纔已審問明白，他一一都供出來了！你實說，我不在家，你與他偷了幾遭？」

婦人便哭道：「天麽！天麽！可不冤屈殺了我罷了{煤氣燈操縱-正定}！自從你不在家半個來月，奴白日裡只和孟三姐{十一回，金氏尚於西門前呼作"孟三兒"}做一處做針指，到晚夕早關了房門就睡了，沒勾當不敢出這角門邊兒來{反而言之，有勾當則出來}。你不信，只問春梅便了。有甚和鹽和醋，他有個不知道的？」因叫春梅來：「姐姐{私下亦以姐妹相稱耶}你過來，親對你爹說！」

西門慶罵道：「賊淫婦！有人說你把頭上金裹頭簪子兩三根都偷與了小廝，你如何不認？」

婦人道：「就屈殺了奴罷了！是那個不逢好死的、嚼舌根的淫婦，嚼他那旺跳的身子{煤氣燈操縱-三角離間。心理投射。動輒淫婦，乃十分忌諱人言其

為淫婦耳}！見你常時進奴這屋裡來歇，非都氣不憤，拏這有天沒日頭的事壓枉奴{煤氣燈操縱-正定}！就是你與的簪子，都有數兒，一五一十都在，你查不是！我平白想起甚麼來與那奴才？好成樻的奴才也不枉說的行，一個尿不出來的毛奴才，平空把我篡一篇舌頭{煤氣燈操縱-三角離間}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簪子有沒罷了。」因向袖中取出琴童那香囊來，說道：「這個是你的物件兒，如何打小廝身底下捏出來！你還口漒甚麼！」說着，紛紛的惱了，向他白馥馥香肌上颼的一馬鞭子來。

打的婦人疼痛難忍，眼噙粉淚，沒口子叫道：「好爹爹，你饒了奴罷！你容奴說，奴便說，不容奴說，你就打死奴，也只臭烟了這塊地！」「這個香囊葫蘆兒，你不在家，奴那日同孟三姐在花園裡做生活，因從木香欄下所過，帶繫兒不牢{若記憶如此，則不當丟失矣}，就抓落在地。我那裡沒尋，誰知這奴才拾了{那裡沒尋并不代表在那裡撿得}！奴並不曾與他！」

只這一句，就合着剛纔琴童前廳上供稱「在花園內拾的」一樣的話，又見婦人脫的光，赤條條，花朵兒般身子，嬌啼嫩語，跪在地下，那怒氣早已鑽入爪哇國去了，把心已回動了八九分。

因叫過春梅，摟在懷中問他：「淫婦果然與小廝有首尾沒有？你說饒了淫婦，我就饒了罷。」{上文李、孫二人言"他屋裡丫頭親口說出來"，匿秋菊之名也，西門意丫頭指梅氏。雖然，其若欲究其實，安能棄秋菊不問哉。人之有私也，有則無之，無則有之，西門、吳氏踐之焉。}

那春梅撒嬌撒癡，坐在西門慶懷裡，說道：「這個爹，你好沒的說！和娘成日唇不離腮，娘肯與那奴才{煤氣燈操縱-參疑}？這個都是人氣不憤俺娘兒們，作做出這樣事來{煤氣燈操縱-三角離間}。爹，你也要個主張，好把醜名兒頂在頭上，傳出外邊去好聽{煤氣燈操縱—正定}？」

幾句把西門慶說的一聲兒不言語，丟了馬鞭子，一面教金蓮起來，穿上衣服，分付秋菊看菜兒、放桌兒吃酒。

這婦人當下滿斟了一盃酒，雙手遞上去。花枝招颭、繡帶飄飄，跪在地下，等他鍾兒。

西門慶分付道：「我今日饒了你，我若但凡不在家，要你洗心改正，早關了門戶，不許你胡思亂想。我若知道，定不饒你！」

婦人道：「你分付，奴知道了。」到是插燭也似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，方纔安座兒，在旁陪坐飲酒。

正是：為人莫作婦人身，百年苦樂由他人。潘金蓮這婦人，平日被西門慶寵的狂了，今日討得這場羞辱在身上。

有詩為證：

金蓮容貌更溫柔，恃寵爭妍惹寇仇。

不是春梅當日勸，父孃皮肉怎禁抽。

西門慶正在金蓮房中飲酒，忽聽小廝打門，說：「前邊有吳大舅、吳二舅、傅夥計、女兒、女婿眾親戚，送禮來祝壽。」方纔撇了金蓮，整衣出來前邊陪待賓客。

那時，應伯爵、謝希大等眾人都有人情，院中李桂姐家亦使保兒送禮來。西門慶前邊亂着，收人家禮物，發柬請人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孟玉樓打聽金蓮受辱，約的西門慶不在家裡，瞞着李嬌兒、孫雪娥{反而言之，三人有私語也，李嬌兒必有以此前潛聽之語相訴者}，走來看望金蓮。

見金蓮睡在床上，因問道：「六姐，你端的怎麼緣故？告我說則個。」{孟三据何交情而希冀金氏告知哉？深交蜜友尚有密不出口之語，況交淺何得言深。雖然，以金蘭之誼論之，孟三此話可解。誠然，口出此話者，痴甚。或為大智若愚耶？此則不可知。}

那金蓮滿眼流淚，哭道：「三姐，你看小淫婦，今日在背地裡白唆調漢

子打了我恁一頓。我到明日和這兩個淫婦冤讐結得有海深！」{煤氣燈操縱-正定。小淫婦者，孫雪娥。小者，以其房內出身也。十一回，梅氏云"小院兒裡的「千奴才萬奴才」罵了我恁一頓"。}

玉樓道：「你便與他{孫雪娥}有瑕玷，如何做作着把我的小廝弄出去了！六姐，你休煩惱！莫不漢子就不聽俺每說句話兒？若明日他不進我房裡來便罷，但到我房裡來，等我慢慢勸他。」

金蓮道：「多謝姐姐費心。」一面叫春梅看茶來吃，坐着說了回話{金氏由是知李嬌兒潛聽一事}，玉樓告辭回房去了。

至晚，西門慶因上房吳大娘子來了，走到玉樓房中宿歇。

玉樓因說道：「你休枉了六姐心！六姐並無此事！都是日前和李嬌兒、孫雪娥兩個有言語{古者，直呼其名，不敬也，賤之也。前回，孟三尚稱雪娥為"姐姐"，其驟然大變，直指二人之名，實則欲除之久矣}，平白把我的小廝扎罰子！你不問了青紅皂白，就把他屈了！你休怪六姐！卻不難為六姐了？我就替他賭個大誓，若果有此事，大姐姐有個不先說的？」{以姐妹相稱焉，十一回，孟三尚稱吳氏"他大娘"}

西門慶道：「我問春梅，他也這般說。」

玉樓道：「他今在房中不好哩！你不去看他看去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我知道，明日到他房中去。」當晚無話{西門雖故作信了，疑忌未釋，故無言}。

到第二日，西門慶正生日，有周守備、夏提刑、張團練、吳大舅許多官客飲酒。拏轎子接了李桂姐並兩個唱的，唱了一日。

李嬌兒見他姪女兒來，引着拜見月娘眾人，在上房裡坐吃茶。請潘金蓮見，連使丫頭請了兩遍，金蓮不出來，只說心中不好。

到晚夕，桂姐臨家去，拜辭月娘，月娘與他一件雲絹比甲兒、汗巾、花翠之類，同李嬌兒送出到門首。桂姐又親自到他花園角門首：「好歹見

見五娘。」那金蓮聽見他來，使春梅把角門關閉，煉鐵桶相似，就是樊噲也叫不開，說道：「我不開！」這花娘遂羞訕滿面而回。

正是：

廣行方便，為人何處不相逢。

多結冤讐，路逢狹處難廻避。

不題李桂姐回家去了。

單表西門慶至晚進入金蓮房內來。那金蓮把雲鬢不整，花容倦淡，迎接進房。替他脫衣解帶，伺候茶湯腳水，百般慇懃扶持，把小意定貼戀。到夜裡，枕蓆魚水歡愉，屈身忍辱，無所不至，說道：「我的哥哥，這一家都誰是疼你的？都是露水夫妻，再醮貨兒{煤氣燈操縱-參疑}！惟有奴知道你的心，你知道奴的意{煤氣燈操縱-正定}。旁人見你這般疼奴，在奴身邊去的多，都氣不憤，背地裡架舌頭，在你跟前唆調{煤氣燈操縱-三角離間}。我的傻冤家，你想起甚麼來！中了人的拖刀之計{煤氣燈操縱-參疑}，把你心愛的人兒這等下無情折剉{煤氣燈操縱-正定}。常言道"家雞打的團團轉，野雞打的貼天飛"你就把奴打死了，也只在這屋裡，敢往那裡去{煤氣燈操縱-正定}？就是前日，你在院裡踢罵了小廝來，早是有上房大姐姐、孟三姐在跟前，我是不是，說了一聲也是好的，恐怕他家裡粉頭掏淥壞了你身子{煤氣燈操縱-參疑}。院中唱的，只是一味愛錢，和你有甚情節{前言"十個九個院中淫婦，和你有甚情實"。去淫婦二字而不言者，以高求大，正己之名而取媚於西門也}，誰人疼你？誰知被有心的人聽見，兩個背地伯成一幫兒算計我{煤氣燈操縱-三角離間}。自古人害人不死，天害人纔害死了！往後久而自明{人若死，焉能看得到}！只要你與奴做個主兒便了{二打孫雪娥邪？五回，有言"那婦人這幾句話，分明交西門慶來打武大奪路走"}。」於是幾句把西門慶說的窩盤住了，是夜與他淫慾無度。

到次日，西門慶備馬，玳安、平安兩個小廝跟隨，往院中來。
卻說李桂姐正打扮着陪人坐的，聽見他來，連忙走進房去，洗了濃粧，除了簪環，倒在床上，裹衾而臥。
西門慶走到，坐了半日，還沒一個出來陪侍。只見老媽出來，道了萬福，讓西門慶坐下。
虔婆便問：「怎的姐夫連日不進來走走？」
西門慶道：「正是因賤日窮冗，家中無人。」
虔婆道：「姐兒那日打擾！」
西門慶道：「怎的那日姐姐桂卿不來走走？」
虔婆道：「桂卿不在家，被客人接去店裡，這幾日還不放了來。」說了半日話，小頂人拏茶來，陪着吃了。
西門慶便問：「怎的不見桂姐？」
虔婆道：「姐夫還不知哩！小孩兒家不知怎的，那日着了惱來家，就不好起來，睡倒了。房門兒也不出，直到如今。姐夫好狠心，也不來看看姐兒。」
西門慶道：「眞個？我通不知。」因問：「在那邊房裡？我看看去。」
虔婆道：「在他後邊臥房裡睡。」慌忙令丫鬟掀簾子。

西門慶走到他房中，只見粉頭烏雲散亂，粉面慵粧，裹被便臥在那床上，面朝裡。見了西門慶，不動一動兒。便問道：「你那日來家怎的不好？」也不答應。又問：「你着了誰人惱，你告我說。」
問了半日，那桂姐方開言說，說道：「左右是你家五娘子！你家中既有恁好的迎歡賣俏，又來稀罕俺們這樣淫婦做甚麼？俺們雖是門戶中出身，蹺起腳兒，比外邊良人家不成的貨兒高好些！我前日又不是供唱，我也送人情去。大娘倒見我甚是親熱，又那兩個，與我許多花翠衣服。待要不請你見，又說俺院中沒禮法。只聞知人說，你家有的了五娘子，

當能請你拜見，又不出來！家來，同俺姑娘又辭你去，你使丫頭把房門關了，端的好不識人敬重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你倒休怪他，他那日本等心中不自在。他若好時，有個不出來見你的？這個淫婦，我幾次因他再三咬群兒、口嘴傷人，也要打他哩！」{既知傷人而留之，若無他處，非欲養蠱自戕邪？}

這桂姐反手向西門慶臉上一掃，說道：「沒羞的哥兒，你就打他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你還不知我手段？除了俺家房下，家中這幾個老婆、丫頭，但打起來也不善，着緊二三十馬鞭子還打不下來？好不好還把頭髮都剪了？」

桂姐道：「我見砍頭的，沒見砍嘴的。你打，三個官兒唱兩個喏，誰見來？你若有本事，到家裡，只剪下一料子頭髮，拏來我瞧，我方信你是本司三院有名的好子弟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你敢與我排手？」

那桂姐道：「我和你排一百個手！」

當日西門慶在院中歇了一夜，到次日黃昏時分，辭了桂姐，上馬回家。

桂姐道：「我在這裡眼望旌節旗，耳聽好消息。哥兒，你這一去，沒有這物件就休要見我！」

這西門慶吃他激怒了幾句話，歸家已是酒酣。不往別房裡去，逕到前邊潘金蓮房來。

婦人見他有酒了，加意用心伏侍。問他酒、飯，都不吃。分付春梅：「把床上拭抹涼蓆乾淨，帶上門，出去！」

他便坐在床，令婦人脫靴，那婦人不敢不脫。須臾脫了靴，打發他上床。西門慶且不睡，坐在一隻枕頭上，令婦人褪了衣服，地下跪着。那婦人諕的捏兩把汗，又不知因為甚麼，於是跪在地下，柔聲大哭道：「我的爹爹，你透與奴個伶俐說話，奴死也甘心！饒奴終夕恁提心吊

膽，陪着一千個小心，還投不着你的機會，只拏鈍刀子鋸處我，教奴怎生吃受？」

西門慶罵道：「賤淫婦！你眞個不脫衣裳，我就沒好意了！」因叫春梅：「門背後有馬鞭子，與我取了來！」那春梅只顧不進房來，叫了半日，纔慢條絲禮推開房門進來，看見婦人跪在床地平上，向燈前倒着身兒下了油。西門慶使他，只不動身。

婦人叫道：「春梅，我的姐姐！你救我救兒！他如今要打我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小油嘴兒，你不要管他！你只遞馬鞭子與我，打這淫婦！」

春梅道：「爹，你怎的恁沒羞{煤氣燈操縱-正定}！娘幹壞了你的甚麼事兒，你信淫婦言語來{煤氣燈操縱-三角離間}？平地裡起風波，要便搜尋娘，還教人和你一心一計哩！你教人有刺眼兒看得上你？」到是也不依他，拽上房門，走在前邊去了。

那西門慶無法可處，反呵呵笑了，向金蓮道：「我且不打你，你上來！我問你要樁物兒，你與我不與我？」

婦人道：「好親親，奴一身都骨朵肉兒都屬了你，隨要甚麼，奴無有不依隨的。不知你心裡要甚麼兒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我心要你頂上一柳兒好頭髮。」

婦人道：「好心肝，淫婦的身上，隨你怎的揀着燒遍了也依，這個剪頭髮卻成不的{孝經：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，孝之始也}，可不諕死了我罷了！奴出娘胞兒活了二十六歲，從沒幹這營生！打緊我頂上這頭髮，近來又脫了奴好些，只當可憐見我罷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你只嗔我惱我，說的你就不依我！」

婦人道：「我不依你再依誰？」因問：「你實對奴說，要奴這頭髮做甚麼去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我要做網巾。」

婦人道：「你要做網巾，我就與你做。休要拏與淫婦，教他好壓鎭我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我不與人便了，要你髮兒做頂線兒。」

婦人道：「你既要做頂線，待奴剪與你。」當下婦人分開頭髮，西門慶拏剪刀，按婦人當頂上，齊臻臻剪下一大桗來，用紙包放在順袋內。{古云：頭可斷，髮不能斷。西門由是不疑金氏，以為忠也，聽之任之無以復加。}

婦人便倒在西門慶懷中，嬌聲哭道：「奴凡事依你，只願你休忘了心腸！隨你前邊和人好，只休抛閃了奴家！」是夜，與他歡會異常。

到次日，西門慶起身，婦人打發他吃了飯。出門，騎馬逕到院裡。

桂姐便問：「你剪的他頭髮在那裡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有，在此。」便向茄袋內取出，遞與桂姐。

打開觀看，果然黑油也一般好頭髮，就收在袖中。

西門慶道：「你看了還與我！他昨日為剪這頭髮，好不費難！吃我變了臉惱了，他纔容我剪下這一桗子來。我哄他只說要做網巾頂線兒，逕拏進來與你瞧，可見我不失信！」

桂姐道：「甚麼稀罕貨！慌的你恁個腔兒！等你家去，我還與你。比是你恁怕他，就不消剪他的來了！」

西門慶笑道：「那裡是怕他的，我言語不的了。」

桂姐一面教桂卿陪着他吃酒，走到背地裡，把婦人頭髮早絮在鞋底下，每日躧踏，不在話下。到是把西門慶纏住，連過了數日，不放來家。

金蓮自從頭髮剪下之後，覺意心中不快，每日房門不出，茶飯慵餐。吳月娘使小廝請了家中常走着的那劉婆子看視。

說：「娘子着了些暗氣，惱在心中，不能回轉，頭疼噁心，飲食不進。」一面打開藥包來，留了兩服黑丸子藥兒晚上用薑湯吃，又說：

「我明日叫俺老公來，替你老人家看看今歲流年，有災沒有。」

金蓮道：「原來你家老公也會算命？」

劉婆道：「他雖是個瞽目人，到會兩三樁本事。第一善陰陽講命，與人家禳保；第二，會針灸收瘡；第三樁兒不可說，單管與人家回背。」

婦人問道：「怎麼是回背？」

劉婆子道：「如有父子不和，兄弟不睦，大妻小妻爭鬭，教了俺這老公去說了，替他用鎮物安鎮，鎮書符水與他吃了，不消三日，教他父子親熱，兄弟和睦，妻妾不爭。若人家買賣不順溜，田宅不興旺者，常與人開財門、發利市。治病灑掃，禳星告斗都會，因此人都叫他做劉理星。也是一家子新娶個媳婦兒，是小人家女兒，有些手腳兒不穩，常偷盜婆婆家東西往娘家去。丈夫知道，常被責打。俺老公與他回背，書了二道符，燒灰放在水缸下埋着。渾家大小吃了缸內水，眼看着媳婦偷盜，只相沒看見一般。又放一件鎮物在枕頭，男子漢睡了那枕頭，也好似手封住了的，再不打他了。」

那潘金蓮聽見，遂留心，便叫丫頭打發茶湯點心與劉婆吃了。臨去包了三錢藥錢，另外又秤了五錢，教買紙劄信物，明日早飯時，叫劉瞎來燒神紙。

那劉婆子作辭回家。

到次日，果然大清早晨，領賊瞎逕進大門，往裡走。

那日西門慶還在院中未來，看門小廝便問：「瞎子往那裡走？」

劉婆道：「今日與裡邊五娘燒紙。」

小廝道：「既是與五娘燒紙，老劉你領進去，仔細看狗！」{禮制，當請明吳月娘可否，方可放行。亦不得逕到金氏房，瞎子需先拜見主家人西門，女輩需見過吳氏，然後方可領去。金氏勢尊，有奸猶且無事，人畏其怪責，慎之，不敢忤，是不重吳氏女主之位也。}

這婆子領定，逕到潘金蓮臥房明間內。等到半日，婦人纔出來。瞎子見

了禮，坐下。

婦人說與他八字，賊瞎子用手掐了掐，說道：「娘子庚辰年、庚寅月、乙亥日、己丑時。初八日立春，已交正月算命。依子平正論，娘子這八字中，雖故清奇，一生不得夫星濟。子上有些妨碍；亥中一木，生到正月間，不作身旺論，不尅當自焚。又兩重庚金，羊刃大重，夫星難為，尅過兩個纔好。」{庚，十天干之一，五行屬金。羊刃，命理神煞之一，主凶殘暴戾者也。明人萬民英三命通會書云：羊，言剛也；刃者取宰割之義。若見兩重，主不善終。金緊木慢，女命犯之，定克夫害子，不貞潔。兩個，張大戶、武大。雖然，當剋三也，名藏一金。}

婦人道：「已尅過了。」

賊瞎子道：「娘子這命中，休怪小人說。子平雖取煞印格，只吃了亥中有癸水，庚中又有癸水，水太多了，衝動了。只一重巳土，關煞混雜。論來男人煞重掌威權，女子煞重必刑夫。所以主為人聰明機變，得人之寵辱。只有一件，今歲流年甲辰，歲、運並臨災殃。必命中又犯小耗、勾絞兩位星辰打攪，雖不能傷，只是主有比肩不和，小人嘴舌，常沾些啾唧不寧之狀。」{五星中，水主智，其性聰，太過則飄蕩貪淫、好說是非。好說者，口水也，能淹人。潘，水屬也。是亦為三重也，前已辜其二矣？宋惠蓮非也，實死於吳月娘之口。氣惱殺人者有之，自縊者，多以含辱負恚也。二十六回，吳氏對宋氏之語，猶言"沒頭沒臉，丟人現眼，活於世何為"　，不以休息為安撫，是為氣絕，在此論過不題。小耗，命理神煞之一，即小破財。勾絞，命理神煞之一，三命通會書云：煞若克身，主非命而終；行年至此，亦主口舌、刑獄等事。}

婦人聽了，說道：「累先生仔細用心，與我回背回背！我這裡一兩銀子相謝，先生買一盞茶吃。奴不求別的，只願得小人離退，夫主愛敬便了。」一面轉入房中，拔了兩件首飾，遞與賊瞎。

賊瞎接了，放入袖中，說道：「既要小人回背，用柳木一塊，刻兩個男女人形像，書着娘子與夫主生時八字，用七七四十九根紅線，扎在一

處。上用紅紗一片，蒙在男子眼中，用艾塞其心，用針釘其手；下用膠粘其足，暗暗埋在睡的枕頭內。又硃砂書符一道，燒火灰，暗暗攪在艷茶內。若得夫主吃了茶，到晚夕睡了枕頭，不過三日，自然有驗。」

婦人道：「請問先生，這四椿兒是怎的說？」

賊瞎道：「好教娘子得知——用紗蒙眼，使夫主見你一似西施一般嬌艷；用艾塞心，使他心愛到你；用針釘手，隨你怎的不是，使他再不敢動手打你，着緊還跪着你；用膠粘足者，使他再不往那裡胡行。」婦人聽言有這等事，滿心歡喜。當下備了香燭紙馬，替婦人燒了紙。

到次日，使劉婆送了符水鎮物與婦人，如法常頓停當——將符燒灰，燉下好茶。待的西門慶家來，婦人叫春梅遞茶與他吃，到晚夕與他共枕同床。

過了一日兩，兩日三，似水如魚，歡會如常。

看官，聽說：但凡大小人家，師、尼、僧、道，乳母、牙婆，切記休招惹他——背地甚麼事不幹出來？古人有四句格言說得好——

堂前切莫走三婆，後門常鎖莫通和。

院內有井防小口，便是禍少福星多。{古云：一人不進廟，二人不看井，三人不抱樹，獨坐莫憑欄。}

畢竟未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　李瓶兒隔牆密約　迎春女窺隙偷光

人生雖未有千全，處世規模要放寬。

好是但看君子語，是非休聽小人言。

徒將世俗能歡戲，也畏人心似隔山。

寄語知音女娘道，莫將苦處語為甜。

鬼谷子云：事，莫難於必成/解

事之成，也因情；事之敗，也因人。人為虛，情乃實，人情一，不可缺，偶焉。

因情者，實意焉。假者不合，不合則謀難與。謀難為者，說之不入也。說之不入者，閉塞也。塞閉者，不察其所親，不知其情也。知所親，乃可制其事。親者，耳目也。

因人者，有反焉。反者不和，不和則事難成。事不成者，人不為用也。不為用者，處之不周也。不周者，不見其所喜，不知其欲也。知其欲，乃可制其人。欲者，內符也。

不察不聞，是為自賊。人樂見其敗也，忤合有反焉。反忤者，或於此或於彼，輕者見惡，生隙焉；次則見疾，患生焉；再則見仇，大難也。

話說一日，八月十四日，西門慶從前邊來，走到月娘房中。月娘告說：「今日你不在家，花家使小廝拏帖子來請你吃酒"若是他來家就去"。」西門慶觀看原帖子，寫着「即午，院中吳銀家敘。希過我往，萬萬！」於是打選衣帽齊整，叫了兩個跟隨，預備下駿馬，先逕到花家。

不想花子虛不在家了，他渾家李瓶兒——夏月間戴着銀絲䯼髻，金鑲紫瑛墜子，藕絲對衿衫，白紗挑線鑲邊裙；裙邊露一對紅鴛鳳嘴——尖尖趫趫立在二門裡臺基上，手中正拏一隻紗綠潞紬鞋扇。

那西門慶三不知正進門，兩個撞了個滿懷。這西門慶留心已久，雖故莊

上見了一面，不曾細翫其詳。於是對面見了一面：人生的甚是白淨，五短身材，瓜子面皮，生的細彎彎兩道眉兒。不覺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忙向前深深的作揖{雙手虛掩眼角以看腳}。

婦人還了萬福，轉身入後邊去了。使出一個頭髮齊眉的丫鬟來，名喚綉春，請西門慶客位內坐。

他便立在角門首，半露嬌容說：「大官人少坐一時，他適纔有些小事出去了，便來也。」小頃，使丫鬟拏出一盞茶來。

西門慶吃了。

婦人隔門說道：「今日，他請大官人往那邊吃酒去？好歹看奴之面，勸他早些來家。兩個小廝又都跟的去了，止是這兩個丫鬟和奴，家中無人。」

西門慶便道：「嫂子見得有理，哥家事要緊。嫂子既然分付在下，在下已定伴哥同去同來，怎肯失了哥的事！」

正說道，只見花子虛來家，婦人便回房中去了。

花子虛見西門慶，敘禮，說道：「蒙兄下降，小弟適有些不得已小事{人也}，出去望望，失迎！恕罪！」於是分賓主坐，便叫小廝看茶。

須臾茶罷，分付小廝：「對你娘說，看菜兒來，我和你西門爹吃三盃起身。」「今日院內吳銀姐生日，請兄同往一樂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仁兄何不早說！」即令玳安：「快家去，討五錢銀子，封了來。」

花子虛道：「兄何故又費心，小弟到不是了。」

西門慶見左右放桌兒，說道：「兄不消留坐了，咱往裡邊吃去罷。」

花子虛道：「不敢久留，兄坐一回。」就是大盤大碗鷄蹄、鮮肉餚饌，拏將上來；銀高腳葵花鍾，每人一鍾，又是四個捲餅。吃畢，收下來與馬上人吃。

少頃，問玳安取了分資來，一同起身上馬——西門慶是玳安、平安兒，花子虛是天福、天喜兒——四個小廝跟隨，逕往勾欄後巷吳四媽家，與吳銀兒做生日。

到那裡，花攢錦簇，歌舞吹彈，飲酒至一更時分方散。西門慶留心把子虛灌的酩酊大醉，又因李瓶兒央浼之言，頓得相伴他一同來家。

小廝叫開大門，扶到他客位坐下。李瓶兒同丫鬟掌着燈燭出來，把子虛攙扶進去。

西門慶交付明白，就要告回。婦人旋走出來，拜謝西門慶，說道：「拙夫不才，貪酒多累，看奴薄面，姑待來家，官人休要笑話。」

那西門慶忙屈身還喏，說道：「不敢。嫂子這裡分付，早晨一同出門，將的軍去，將的軍來，在下敢不銘心刻骨？同哥一答裡來家，非嫂子耽心，顯的在下幹事不的了。

你看哥在他家，被那些人纏住了，我強着促催哥起身。走到樂星堂兒門首，粉頭鄭愛香兒家（小名叫做鄭觀音，生的一表人物），哥就往他家去。

被我再三攔住了，說道"哥，家去罷！改日再來！家中嫂子放心不下"方纔一直來家。不然，若到鄭家，一夜不來！

嫂子在上，不該我說，哥也糊塗，嫂子又青年，惹大家室，如何便丟了去！成夜不在家，是何道理！」

婦人道：「正是如此！奴為他這等在外胡行，不聽人說，奴也氣了一身病痛在這裡。往後大官人但遇他在院中，好歹看奴薄面，勸他早早回家。奴恩有重報，不敢有忘！」

這西門慶是頭上打一下，腳底板響的人，積年風月中走，甚麼事兒不知道？可可今日婦人到明明開了一條大路，教他入港。於是滿面堆笑道：「嫂子說那裡話！比來比來，相交朋友做甚麼？我一定苦心諫哥，嫂子

放心！」

婦人又道了萬福，又叫小丫鬟拏了一盞果仁泡茶來（銀匙、雕漆茶鍾）。

西門慶吃畢茶，說道：「我回去罷，嫂子仔細門戶。」於是告辭歸家。

自此，這西門慶就安心設計圖謀這婦人。屢屢安下應伯爵、謝希大這夥人，把子虛掛住在院裡飲酒過夜，他便脫身來家，一往在門首站立着，看見婦人領着兩個丫鬟正在門首——看見西門慶，便在門前咳嗽。

一回走過東來，又往西去；或在對門站立，把眼不住望門裡盼看。婦人影身在門裡，見他來，便閃進裡面；他過去了，又探頭去瞧。兩個眼意心期，已在不言之表。

一日，西門慶門首正站立間，婦人使過小丫鬟綉春來請。西門慶故意問道：「姐姐，你請我做甚麼？你爹在家裡不在？」

綉春道：「俺爹不在家。娘請西門爹問句話兒。」這西門慶得不的此一聲，連忙走過來，讓到客位內坐下。

良久，婦人出來，道了萬福，便道：「前日多承官人厚意，奴銘刻於心，知感不盡。拙夫從昨日出去，一連兩日不來家了。不知官人曾會見他來不曾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他昨日同三四個在鄭家吃酒，我偶然有些小事就來了。今日我不曾得進去，不知他還在那裡沒在。若是我在那裡，有個不催促哥哥早來家的？恐怕嫂子憂心。」

婦人道：「正是這般說！只是奴吃他恁不聽人說，常時在前邊眠花臥柳、不顧家事的虧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論起哥來，仁義上也好，只是有這一件兒——」說着，小丫鬟拏茶來吃了。那西門慶恐子虛來家，不敢久戀，就要告歸。

婦人千叮萬囑，央西門慶明日到那裡：「好歹勸他早來家！奴恩有報，

已定重謝官人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嫂子沒的說，我與哥是那樣相交。」說畢，西門慶家去了。

到次日，花子虛自院中回家，婦人再三埋怨，說道：「你便外邊貪酒戀色，多虧隔壁西門大官人，兩次三番顧睦你來家。你買份禮兒知謝知謝他，方不失了人情。」{煤氣燈操縱-正定}那花子虛連忙買了四盒禮物，一罈酒，使小廝天福兒送到西門慶家。西門慶收下，厚賞來人不題。

有吳月娘便說：「花家如何送你這分禮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此是花二哥前日請我們在院中與吳銀兒做生日，醉了，被我攙扶了他來家。又見我常時院中勸他休過夜，早早來家，他娘子兒因此感不過我的情，想對花二哥說，買了此禮來謝我。」

那吳月娘聽了，與他打了個問訊，說道：「我的哥哥，你自顧了你罷！又泥佛勸土佛！你也成日不着個家，在外養女調婦，又勸人家漢子！」又道：「你莫不白受他這份禮？」因問：「他帖上兒寫着誰的名字？若是他娘子的名字，今日寫我的帖兒，請他娘子過來坐坐。他已只恁要來咱家走走哩！若是他男子漢名字，隨你請不請，我不管你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是花二哥名字，我明日請他便了。」次日，西門慶果然治盃，請過這花子虛來吃了一日酒。

歸家，李瓶兒說：「你不要差了禮數！咱送了他一分禮，他左右還請你過去吃了一席酒。你改日另治一席酒請他，只當回席，也是好處。」

光陰迅速，又早九月重陽令節。

這花子虛假着節下，叫了兩個妓者，具柬請西門慶過來賞菊，又邀應伯爵、謝希大、祝日念、孫寡嘴四人相陪。傳花擊鼓，歡樂飲酒。

有詩為證：

烏兔循環似箭忙，人間佳節又重陽。

千枝紅樹粧秋色，三徑黃花吐異香。

不見登高烏帽客，還思捧酒綺羅娘。

綉簾瑣闥私相覷，從此恩情兩不忘。

當日眾人飲酒，到掌燈之後，西門慶忽下席，來外邊更衣解手。不防李瓶兒正在遮隔子外邊站立偷覷，兩個撞了個滿懷，西門慶迴避不及。

婦人走于西角門首，暗暗使丫鬟綉春黑影裡走到西門慶根前，低聲說道：「俺娘使我對西門爹說"少吃酒，早早回家，如今便打發我爹往院裡歇去。晚夕，娘如此這般，要和西門爹說話哩！"」

這西門慶聽了，歡喜不盡。小解回來，到席上連偷酒在懷，唱的左右彈唱遞酒，只是粧醉再不吃。

看看到一更時分，那李瓶兒不住走來簾外窺覷：見西門慶坐在上面，只推做打盹；那應伯爵、謝希大如同個釘子釘在椅子上，正吃的個定油兒，白不起身。熬的祝日念、孫寡嘴也去了，他兩個還不動，把個李瓶兒急的要不的。

西門慶已是走出來，被花子虛再不放，說道：「今日小弟沒敬心？哥怎的白不肯坐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我本醉了，吃不去。」于是故意東倒西歪，教兩個扶歸家去了。

應伯爵道：「他今日不知怎的，白不肯吃酒！吃了沒多酒，就醉了！既是東家費心，難為兩個姐兒在此，拏大鍾來，咱每再週四五十輪散了罷！」

李瓶兒在簾外聽見，罵「涎臉的囚根子」不絕，暗暗使小廝天喜兒請下花子虛來，分付說：「你既要與這夥人吃，趁早與我院裡吃去，休要在家裡聒噪我！半夜三更，熬油費火{煤氣燈操縱-參疑}，我那裡耐煩{煤氣燈

操縱-正定}！」

花子虛道：「這早晚，我就和他們院裡去，也是來家不成，你休再麻犯我是的！」{武大所以能察金氏精神錯亂者，未有他物淫其耳目也。花二情托於他處，此處非彼所留戀之地，以是不上心焉。}

婦人道：「你去！我不麻犯便了！」

這花子虛得不的這一聲，走來對眾人說如此這般：「我們往院裡去！」

應伯爵道：「眞個嫂子有此話？休哄我！你再去問聲嫂子來，咱好起身。」

子虛道：「房下剛纔已是說了，教我明日來家。」

謝希大道：「可是來，白吃應花子這等韶刀。哥剛纔已是討了老腳來，咱去的也放心！」

於是連兩個唱的，都一齊起身進院。天福兒、天喜兒跟花子虛等三人，到後巷吳銀兒家，已是二更天氣。叫開門，吳銀兒已是睡下，旋起來，堂中秉燭，迎接入裡面坐下。

應伯爵道：「你家孤老今日請俺們賞菊飲酒，吃的不割不截的，又邀了俺每進來你這裡。有酒，拏出俺每吃！」

且不說花子虛在院裡吃酒。

單表西門慶推醉到家，走到潘金蓮房裡，剛脫了衣裳，就往前邊花園裡去坐，單等李瓶兒那邊請他{上文"晚夕，娘如此這般"}。

良久，只聽的那邊趕狗關門。少頃，只見丫鬟迎春黑影影裡扒着牆推叫貓，看見西門慶坐在亭子上。遞了話，這西門慶掇過一張桌櫈來踏着，暗暗扒過牆來；這邊已安下梯子。

李瓶兒打發子虛去了，已是摘了冠兒，亂挽烏雲，素體濃粧，立於穿廊下。看見西門慶過來，歡喜無盡，迎接進房中。掌着燈燭，早已安排一桌齊齊整整酒餚、果菜，小壺內滿貯香醪。

婦人雙手高擎玉斝，迎春執壺遞酒，向西門慶深深道了萬福，說道：「一向感謝官人。官人又費心相謝，使奴家心下不安。今日奴自治了這盃淡酒，請官人過來，聊盡奴一點薄情。又撞着兩個天殺的涎臉，只顧坐住了，急的奴了不的。剛纔吃我都打發他往院裡去了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只怕二哥還來家麼？」

婦人道：「奴已分付過夜，不來了。兩個小廝都跟去了，家裡再無一人。只是這兩個丫頭，一個馮媽媽看門首，是奴從小兒養娘心腹人，前後門都已關閉了。」西門慶聽了，心中甚喜。兩個于是並肩疊股，交盃換盞，飲酒做一處。

迎春旁邊斟酒，綉春往來拏菜兒。吃得酒濃時，錦帳中香熏鴛被，設放珊枕，兩個丫鬟擡開酒桌，拽上門去了，兩人上床交歡——原來大人家有兩層窗寮，外面為窗，裡面為寮（婦人打發丫鬟出去），關上裡邊兩扇窗寮，房中掌着燈燭，外面通看不見。

這迎春丫鬟，今年已十七歲，頗知事體。見他兩個今夜偷期，悄悄向窗下用頭上簪子，挺簽破窗寮上紙，往裡窺覷——端的二人怎樣交接？

　　但見：

　　燈光影裡，鮫綃帳內，一來一往，一撞一衝。

　　這一個玉臂忙搖，那一個金蓮高舉。

　　這一個鶯聲嚦嚦，那一個燕語喃喃。

　　好似君瑞遇鶯娘，尤若宋玉偷神女。

　　山盟海誓，依稀耳中。

　　蝶戀蜂恣，未肯即罷。

　　戰良久，被翻紅浪，靈犀一點透酥胸。

　　鬪多時，帳拘銀鈎，眉黛兩彎垂玉臉。

　　那正是三次親唇情越厚，一酥麻體與人偷。

這房中二人雲雨，不料迎春在窗外聽看了個不亦樂乎，聽見他二人說話——

西門慶問婦人：「多少青春？」

李瓶兒道：「奴屬羊的，今年二十三歲。」因問：「他大娘貴庚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房下屬龍的，二十六歲了。」

婦人道：「原來長奴三歲。到明日，買份禮物過去看看大娘，只相不敢親近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房下自來好性兒。不然，我房裡怎生容得這許多人兒？」

婦人又問：「你頭裡過這邊來，他大娘知道不知？倘或問你時，你怎生回答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俺房下都在後邊第四層房子裡，惟有我第五個小妾潘氏，在這前邊花園內，獨自一所樓房居住，他不敢管我。」

婦人道：「他五娘貴庚多少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他與大房下都同年。」

婦人道：「又好了{可信之意。三回，王婆言「又好了」，乃其觀摩金氏動作反應，以是可知也。七回，孟三言「又好了」，乃其親信其前夫楊姑娘也。今瓶氏亦言之，則出於何情焉？人若非愚癡，未見其人，而親信之者，事有隱情而未可見也}！若不嫌奴有玷，奴就拜他五娘做個姐姐罷。到明日討他大娘和五娘的腳樣兒來，奴親自做兩雙鞋兒過去，以表奴情。」

婦人便向頭上關頂的金簪兒，撥下兩根來遞與西門慶，分付：「若在院裡，休要叫花子虛看見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這理會得。」當下二人如膠似漆，盤桓到五更時分。窗外鷄鳴，東方漸白，西門慶恐怕子虛來家，整衣而起。

婦人道：「你照前越牆而過。」兩個約定暗號兒——但子虛不在家，這邊使丫鬟立牆頭上，暗暗以咳嗽為號，或先丟塊瓦兒；見這邊無人，方纔上牆叫他。西門慶便用梯櫈爬過牆來，這邊早安下腳手接他。

兩個隔牆酧和，竊玉偷香，又不由大門裡行走，街坊鄰舍怎得曉的暗地裡事？

有詩為證：

吃食少添鹽醋，不是去處休去。

要人知重勤學，怕人知事莫做。

卻說西門慶，天明依舊扒過牆來，走到潘金蓮房裡。金蓮還睡未起，因問：「你昨日三不知又往那去了？一夜不來家，也不對奴說一聲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花二哥又使了小廝邀我往院裡去吃了半夜酒，脫身纔走來家。」金蓮雖故信了，還有幾分疑�影在心中。

一日，同孟玉樓飯後的時分，在花園裡亭子上坐着做針指，只見掠過一塊瓦兒來，打在面前。那孟玉樓低着納鞋沒看見，這潘金蓮單單把眼四下觀盼，影影綽綽只見一個白臉在牆頭上探了探就下去了。

金蓮忙推玉樓，指與他瞧，說道：「三姐姐，你看，這個是隔壁花家那大丫頭{何以知彼人是大丫頭乎？往日瓶氏若有上門拜訪，孟三何得不識。此必金氏日前伏牆先已識知耳，是知上文瓶氏對西門云"又好了"，二人前已通識。上文吳氏云"他已只恁要來咱家走走哩"。又，瓶氏云"只相不敢親近"}，不知上牆瞧花兒，看見俺們在這裡，他就下去了。」說畢也不，就罷了。

到晚夕，西門慶自外赴席來家，進金蓮房中。金蓮與他接了衣裳，問他飯不吃，茶也不吃，趔趄着腳兒只往前邊花園裡走的。

這潘金蓮賊留心，暗暗看着他坐了好一回，只見先頭那丫頭在牆頭上打了個照面，這西門慶就躧着梯櫈過牆去了。那邊李瓶兒接入房中，兩個廝會，不必細說。

這潘金蓮歸到房中，翻來覆去，通一夜不曾睡。

到天明，只見西門慶過來，推開房門，婦人一逕睡在床上不理他。那西

門慶先帶幾分愧色，挨近他床邊坐下。

婦人見他來，跳起來坐着，一手撮着他耳朵罵道：「好負心的賊！你昨日端的那去來？把老娘氣了一夜！」又說：「沒曾揸住你，你原來幹的那繭兒！我已是曉得不耐煩了！趁繭實說，從前已往，隔壁花家那淫婦得手偷了幾遭？一一說出來，我便罷休！但瞞着一字兒，到明日，你前腳兒但過那邊去了，後腳我這邊就吆喝起來，教你負心的囚根子死無葬身之地！你安下人標住他漢子在院裡過夜，這裡要他老婆，我教你吃不了包着走！嗔道昨日大白日裡，我和孟三姐在花園裡做生活，只見他家那大丫頭在牆那邊探頭舒腦的。原來是那淫婦使的勾使鬼來勾你來了！你還哄我老娘"前日他家那忘八，半夜叫了你往院裡去"原來他家就是院裡！」

這西門慶不聽便罷，聽了此言，慌的粧矮子，只跌腳跪在地下{一回書云"牽著不走，打著倒腿"，此之謂乎？惟其喜惡，擇人訾毀耳}，笑嘻嘻央及說道：「怪小油嘴兒，禁聲些！實不瞞你，他如此這般問了你兩個的年紀，到明日討了鞋樣去，每人替你做雙鞋兒。要拜認你兩個做姐姐，他情願做妹子。」

金蓮道：「我是不要那淫婦認甚哥哥姐姐的！他要了人家漢子，又來獻小慇懃兒，啜哄人家老公！我老娘眼裡放不下砂子的人，肯叫你在我跟前弄了鬼兒去了！」說着，一隻手把他褲子扯開，只見他那話軟仃當，銀托子還帶上面，問道：「你實說，晚夕與那淫婦弄了幾遭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弄到有數兒的只一遭。」

婦人道：「你指着你這旺跳的身子賭個誓！一遭就弄的他恁軟如鼻涕、濃如醬，恰似風癱了的一般！有些硬朗氣兒，也是人心！」

說着，把托子一揪掛下來，罵道：「沒羞的黃貓黑盡的強盜！嗔道教我那裡沒尋，原來把這行貨子悄地帶出，和那淫婦搗去了！」

那西門慶便滿臉兒陪笑兒說道：「怪小淫婦兒，麻犯人死了。他再三教

我捎了上覆來，他到明日過來與你磕頭，還要替你做鞋。昨日使丫頭替了吳家的樣子去了，今日教我捎了這一對壽字簪兒送你。」

于是除了帽子，向頭上拔將下來，遞與金蓮。金蓮接在手內觀看，卻是兩根番紋底板、石青填地、金玲瓏壽字簪兒，乃御前所製造，宮裡出來的，甚是奇巧。

金蓮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我不言語便了。等你過那邊去，我這裡與你兩個觀風，教你兩個自在□搗。你心下如何？」

那西門慶喜歡的雙手摟抱着，說道：「我的乖乖的兒，正是如此！不枉的養兒，不在阿金溺銀、只要見景生情。我到明日梯已買一套粧花衣服謝你。」

婦人道：「我不信那蜜口糖舌，既要老娘替你二人週全，要依我三件事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不拘幾件，我都依。」

婦人道：「頭一件，不許你往走院裡去；第二件，要依我說話；第三件，你過去和他睡了來家，就要告我說，一字不許你瞞我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這個不打緊處，都依你便了。」{鬼谷子云：見制於人者，制命也。}

自此為始，西門慶過去睡了來，就告婦人說李瓶兒怎的生得白淨、身軟如綿花，瓜子一般，好風月，又善飲：「俺兩個帳子裡放着果盒，看牌飲酒，常頑耍半夜不睡。」{生得白淨者，白玉蓮也。一回書云"玉蓮亦年方二八，乃是樂戶人家女子，生得白淨，小字玉蓮，這兩個同房歇臥"。李瓶，同命異體者也，理當名喚李玉蓮。書云孫雪娥輕盈體態，瓶氏身軟如綿花，亦是輕盈體態者也。雪者，白也。}

又向袖中取出一個物件的兒來，遞與金蓮瞧道：「此是他老公公內府畫出來的，俺兩個點着燈，看着上面行事。」金蓮接在手中，展開觀看。

有詞為證：

內府衢花綾表，牙籤錦帶粧成。

大青大綠細描金，鑲嵌斗方乾淨。

女賽巫山神女，男如宋玉郎君。

雙雙帳內慣交鋒，解名二十四，春意動關情。

金蓮從前至尾看了一遍，不肯放手，就交與春梅：「好生收在我箱子內，早晚看着耍子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你看兩日，還交與我。此是人的愛物兒，我借了他來家瞧瞧還與他。」

金蓮道：「他的東西，如何到我家？我又不曾從他手裡要將來！就是，也打不出去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你沒問他要，我卻借將來了。怪小奴才兒，休作耍！」因趕着奪那手卷。

金蓮道：「你若奪一奪兒，賭個手段，我就把他扯得稀爛，大家看不成。」

西門慶笑道：「我也沒法了，隨你看畢了，與他罷麼？你還了他這個去，他還有個稀奇物件兒哩！到明日我要了來與你。」

金蓮道：「我兒，誰養得你恁乖！你拏了來，我方與你這手卷去！」兩個絮聒了一回。

晚夕，金蓮在房中香熏鴛被，款設銀燈，艷粧澡牝，與西門慶展開手卷，在錦帳之中，效于飛之樂{于空中比翼雙飛。飛者，仙也。仙者，爽焉，泠然善也。有夫唱婦隨之意。于飛者，瓶氏也}。

看官，聽說：

巫蠱魘昧之事，自古有之。觀其金蓮，自從教劉瞎子回背之後，不上幾時，就生出許多枝節，使西門慶變嗔怒而為寵愛，化幽辱而為歡娛，再不敢制他，出三不信我。

正是：饒你奸似鬼，也吃洗腳水。

有詩為證：

記得書齋乍會時，雲蹤雨跡少人知。

曉來鸞鳳棲雙枕，剔盡銀缸半吐輝。

思往事，夢魂迷，今宵喜得效于飛。

顛鸞倒鳳無窮樂，從此雙雙永不離。

畢竟未知後來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　花子虛因氣喪身　李瓶兒送奸赴會

眼意心期未即休，不堪拈弄玉搔頭。

春回笑臉花含媚，淺感蛾眉柳帶愁。

粉暈桃腮思伉儷，寒生蘭室盼綢繆。

何如得遂相如志，不讓文君詠白頭。{司馬相如，西漢時人，家貧，以辭賦誘拐卓文君，冀托之以富家。史記司馬相如傳有云，卓文君慕其辭藻，中夜密與其私奔，置舍酤酒，而自為當壚婦。嘗詠詩云：愿得一心人，白頭不相离。}

鬼谷子云：謀必欲周密，必擇其所與通者說也，故曰或結而無隙也/解通者，情面也，書之「分上」。情面者，離合也。離合者，忤合也。忤合者，親疏也。親疏者，好惡也。好惡者，欲求也。欲求，即回文瓶氏言「三不歸」。

欲求不通，其說不入。通者見聽，見聽則說辭可入，說辭可入則可信，可信即書「又好了」，可信則謀可遂，謀可遂則事可成，事可成則利可就，利就則達於情焉。

通之者，或結以道德、黨友、財貨、采色以事之，則通焉；其不可者，隙也，或量能立勢以鉤之、或伺候見澗而箝之；其不善者，書云「黃貓黑尾」者也，金氏視之為強盜，患也，或反以累之，或反以毀之。反者，暗也，書之「背地」。暗者，密之。

話說一日，吳月娘心中不快{金氏毀瓶氏於吳氏前之始。西門與瓶氏既為于飛一體，亦為毀西門之始。讒無過於言瓶氏早前借花獻佛，實欲為偷西門者}。吳大娘子來看，月娘留他住兩日。

正陪着在房中坐的，忽見小廝玳安抱進毡包來，說：「爹來家了。」吳大妗子便往李嬌兒房裡去了。

少頃，西門慶進來，脫了衣服坐下，小玉拏茶來也不吃。

月娘見他面帶幾分憂色，便問：「你今日會茶來家忒早{譏也}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今該常時節會，他家沒地方，請了俺們在門外五里原永福寺去耍子。有花二哥邀了應二哥、俺們四五個，往院裡鄭愛香兒家吃酒{十三回，西門對瓶氏云"我強著促催哥起身，走到樂星堂兒門首，粉頭鄭愛香兒家，哥就往他家去"。蹤跡為公人所知}。正吃在熱鬧處，忽見幾個做公的進來{無人告知，武松焉知西門在獅子樓哉。公人若未去花二宅邸，而直入勾欄，則誰人告知乎}，不由分說{武松居處本縣，尚不識得西門，千里之外公人何得認識花二，天喜兒暗指之邪}，把花二哥拏的去了，把眾人諕的吃了一驚{若為平日縣衙中人，何來驚嚇、西門何以不知而需打聽哉}，我便走到李桂姐家躲了半日。不放心，使人打聽，原來是花二哥內臣家——房族中花大、花三、花四告家財，在東京開封府遞了狀子，批下來着落本縣拏人。俺每纔放心，各人散歸家來。」

月娘聞言便道：「正該{心理投射。回首第一句"心中不快"。正該者，切齒也}！鎮日跟着這夥人喬神道，想着個家？只在外邊胡撞！今日只當弄出事來，纔是個了手。你如今還不心死，到明日不吃人爭鋒廝打，羣到那裡打個爛羊頭，你肯斷絕了這條路兒？正經家裡老婆好言語說着，你肯聽？只是院裡淫婦{十三回，金氏云"原來他家就是院裡"}，在你跟前說句話兒{十三回，金氏云"頭一件，不許你往走院裡去"}，你到着人個驢耳朵聽他{十三回，金氏云"第二件，要依我說話"。豈非金氏反以己之所訴，而短瓶氏於吳氏前，言其不許西門對吳氏語邪？二十回，吳氏云"人在背地裡把圈套做的成成的，每日行茶過水，只瞞我一個兒，把我合在缸底下，今日也推在院裡歇，明日也推在院裡歇"}。正是家人說着耳邊風，外人說着金字經！」

西門慶笑道：「誰人敢七個頭八個膽打我？」

月娘道：「你這行貨子，只好家裡說嘴頭子罷了。若上場兒，諕的看出那嘴舌來了！」{惱焉}

正說着，只見玳安走來說：「隔壁花二娘家使了天福兒來，請爹過那邊

去說話。」這西門慶得不的一聲兒，趔趄腳兒就往外走。

月娘道：「明日沒的，教人扯把你！」{氣急}

西門慶道：「切鄰間，不妨事！我去到那裡，看他有甚麼話說。」

當下走過花子虛家來，李瓶兒使小廝請到後邊說話。

只見婦人羅衫不整，粉面慵妝，從房裡出來，臉諕的蠟查也似黃，跪着西門慶，再三哀告道：「大官人！沒奈何，不看僧面看佛面。常言道，家有患難，鄰保相助。因奴拙夫不聽人言，把着正經家事兒不理，只在外信着人，成日不着家。今日只當吃人暗算{心理投射。只當，虛也。若實意為人暗算，不當云只當。主訴者已知，何得謂之暗算，明言遭叔伯兄弟算計可也。投狀背後有人唆使、指點、或主使，方可謂之暗算。瓶氏何以意事之背後有人主之耶？此為迷。十三回，花子虛云"小弟適有些不得已小事，出去望望"}，弄出這等事來。着緊這時節，方對小廝說將來，教我尋人情救他。我一個女婦人，沒腳蟹，那裡尋那人情去？發恨起將來，想着他恁不依他說，拏到東京打的他爛爛的不虧。只是難為過世老公公的名子，奴沒奈何，請將大官人來，央及大官人，把他不要題起罷。千萬只看奴之薄面，有人情，好歹尋一個兒，只休教他吃凌逼便了。」

西門慶見婦人下禮，連忙道：「嫂子請起來。不妨！今日我還不知因為了甚勾當，俺每都在鄭家吃酒，只見幾個做公的人，把哥拏的到東京去了。」

婦人道：「正是一言難盡{不想西門已知此事。語調轉峰}！此是俺過世老公公連房大侄兒花大、花三、花四，與俺家都是叔伯兄弟。大哥喚做花子由，三哥喚花子光，第四個的叫花子華，俺這個名花子虛，都是老公公嫡親侄兒。

雖然老公公掙下這一分家財，見俺這個兒不成器{稱兒不稱拙夫，以長視幼也。雖然，十回已有喻明夫妻非實，花太監假之耳。與孟三前夫姑娘一般，瓶氏實為太監婦}，從廣南回來，把東西只交付與我手裡收着。着緊還打躺棍

兒，那別的越發打的不敢上前。去年老公公死了，這花大、花三、花四也搶分了些床帳家去了。

只見一分銀子兒沒曾得，我便說多少與他些也罷了。俺這個成日只在外邊胡幹，把正經事兒通不理一理兒。今日手暗不透風，卻教人弄下來了。」說畢，放聲大哭。

西門慶道：「嫂子放心，我只道是甚麼事來。原來是房分中告家財事！這個不打緊處！既是嫂子分付，哥的事兒就是我的事，我的事就如哥的事一般，隨問怎的，我在下謹領。」

婦人問道：「官人若肯下顧時，又好了。請問，尋分上用多少禮兒？奴好預備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也用不多。聞得東京開封府楊府尹，乃蔡太師門生。蔡太師與我這四門親家楊提督，都是當朝天子面前說得話的人。拏兩個分上，齊對楊府尹說，有個不依的？不拘多大事情也了了。如今倒是蔡太師用些禮物，那提督楊爺，與我舍下有親，他肯受禮？」

婦人便往房裡開箱子，搬出六十錠大元寶，共計三千兩，教西門慶收去尋人情上下使用。

西門慶道：「只消一半足矣，何消用得許多？」

婦人道：「多的大官人收去。奴床後邊有四口描金箱櫃——蟒衣玉帶、帽頂絲環、提繫條脫、值錢珍寶、玩好之物，一發大官人替我收去，放在大官人那裡，奴用時取去{何信之深也}。趁早，奴不思個防身之計，信着他，往後過不出好日子來。眼見得三拳迭不得四手，到明日沒的，把這些東西兒吃人暗算搶奪了去，坑悶得奴三不歸{功不成不歸，名不立不歸，利不就不歸}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只怕花二哥來家尋問怎了？」

婦人道：「這個都是老公公在時，梯己交與奴收着的之物，他一字不知，官人只顧收去。」

西門慶說道：「既是嫂子恁說，我到家叫人來取。」於是一直來家與月娘商議。

月娘說：「銀子便用食盒叫小廝抬來。那箱籠東西若從大門裡來，教兩邊街坊看着不惹眼？必須如此如此，夜晚打牆上過來，方隱密些。」
西門慶聽言大喜，即令來旺兒、玳安兒、來興、平安四個小廝，兩架食盒，把三千兩金銀先抬來家。然後到晚夕月上的時分，李瓶兒那邊同兩個丫鬟迎春、綉春，放桌櫈把箱櫃挨到牆上，西門慶這邊止是月娘、金蓮、春梅用梯子接着。牆頭上鋪苫毡條，一個個打發過來，都送到月娘房中去。

你說，有這等事？要得富，險上做。

有詩為證：

富貴自是福來投，利名還有利名憂。

命裡有時終須有，命裡無時莫強求。

西門慶收下他許多軟細金銀寶物，鄰舍街坊俱不得知道。連夜打點馱裝停當，求了他親家陳宅一封書{藉女取事。事有以漸來者，陽翟大賈啟之也，人踵其跡焉。明張居正云：借美以藏其奸，市色而成其謀，千載之下，綿綿不絕}，差家人上東京。
一路朝登紫陌，暮踐紅塵有日。到了東京城內，交割楊提督書禮，轉求內閣蔡太師柬帖，下與開封府楊府尹——這府尹名喚楊時，別號龜山，乃陝西弘農縣人氏。由癸未進士，陞大理寺卿，今推開封府裡——楊是個清廉的官，況蔡太師是他舊時座主{下文詞"閒則撫琴會客"，是知蔡京仕宦托自楊}，楊戬又是當道時臣，如何不做分上{十回，書云"陳文昭是個清簾官，不敢來打點他"。吃一塹，長一智，貪名圖利耳，道貌岸然焉，蛇鼠一窩也。莊子盜跖篇云：無恥者富，多信者顯。夫名利之大者，幾在無恥而信}？
這裡西門慶又順星夜捎書花子虛知道，說：「人情都到了，等當官問你

家財下落，只說都花費無存，止是房產、莊田見在。」

恰說，一日楊府尹陞廳，六房官吏俱都祇候。

但見：

為官清正，作事廉明。

每懷惻隱之心，常存仁慈之念。

爭田奪地，辨曲直而後施行。

鬪毆相爭，審輕重方使決斷。

閒則撫琴會客，也應分理民情。

雖然京兆宰臣官，果是一邦民父母。

當日楊府尹陞廳，監中提出花子虛來，等一干人上廳跪下，審問他家財下落。

那花子虛口口只說：「自從老公公死了，發送唸經都花費了。止有宅舍兩所{誠也。事皆買定，不作稽查，何須實報}，莊田一處見在。其餘床帳家火物件，俱被族人分扯一空。」

楊府尹道：「你們內官家財無可稽考，得之易，失之易。既是花費無存，批仰清河縣，委官將花太監住宅二所、莊田一處，估價變賣，分給花子由等三人回繳。」

子由等還要當廳跪稟、還要監追子虛要別項銀兩下落{花子由等人何來得知銀兩數目}。

被楊府尹大怒，都喝下來了，說道：「你這廝少打！當初你那內相一死之時，你每不告做甚麼來？如今事情已往，又來騷擾，費告我紙筆！」

于是把花子虛一下兒也沒打，批了一道公文，押發清河縣，前來估計莊宅，不在話下。

早有西門慶家人來保打聽這消息，星夜回來報知西門慶。門慶聽的楊府尹見了分上，放出花子虛來家，滿心歡喜。
這裡李瓶兒請過西門慶去計議，要教西門慶：「拏幾兩銀子買了所住的宅子罷！到明日，奴不久也是你的人了{心理投射。謀害之心起自此時邪？訴前邪}！」西門慶歸家，與吳月娘商議。
月娘道：「隨他當官估價賣多少，你不可承攬要他這房子。恐怕他漢子一時生起疑心來，怎了？」這西門慶聽記在心。{下文書評所謂"夫唱婦隨，容德相感，緣分相投"}

那消幾日，花子虛來家，清河縣委下樂縣丞丈估：計太監大宅一所，坐落大街安慶坊，值銀七百兩，賣與王皇親為業；南門外莊田一處，值銀六百五十五兩，賣與守備周秀為業。
止有住居小宅，值銀五百四十兩，因在西門慶緊隔壁，沒人敢買。花子虛再三使人來說，西門慶只推沒銀子，延挨不肯上帳。
縣中緊等要回文書，李瓶兒急了，暗暗使過馮媽媽來對西門慶說，教拏他寄放的銀子：「兌五百四十兩買了罷。」這西門慶方纔依允。
當官交兌了銀兩，花大哥都畫了字，連夜做文書回了上司——共該銀二千八百九十五兩，三人均分訖{非四人均分}。

花子虛打了一場官司出來，沒分的絲毫，把銀兩、房舍、莊田又沒了，兩箱內三千兩大元寶又不見蹤影{瓶氏三不歸之利就}，心中甚是焦燥。因問李瓶兒查算西門慶那邊使用銀兩下落：「今剩下多少，還要湊着添買房子。」
反吃婦人整罵了四五日——罵道：「呸！魍魎混沌！你成日放着正事兒不理，在外邊眠花臥柳不着家，只當被人所算{煤氣燈操縱-正定。官司分財既成事實，只當何謂邪}，弄成圈套拏在牢裡！

使將人來對我說，教我尋人情！奴是個婦人家，大門邊兒也沒走，能走不能飛，曉得甚麼！認的何人！那裡尋人情？渾身是鐵打的多少釘兒，替你到處求爹爹告奶奶，甫能尋得人情{煤氣燈操縱-正定}？

平昔不種下，急流之中，誰人來管你？多虧了他隔壁西門慶，看日前相交之情，大冷天，刮得那黃風黑風，使了家下人往東京去，替你把事兒幹得停停當當的{煤氣燈操縱-正定}！

你今日，了畢官司出來，兩腳踏住平川地，得命思財，瘡好忘痛，來家還問老婆找起後帳兒來了！還說有也沒！你過陰{煤氣燈操縱-參疑}！

有你寫來的帖子見在！沒你的手字兒，我擅自拏出你的銀子尋人情，抵盜與人便難了{煤氣燈操縱-正定}。」

花子虛道：「可知是我的帖子來說！實指望還剩下些！咱湊着買房子過日子，往後知數拳兒了。」

婦人道：「呸！濁壞料！我不好叫罵你的！你早仔細好來，困頭兒上下算計，圈底兒下卻算計！千也說使多了，萬也說使多了{煤氣燈操縱-正定}！

你那三千兩銀子，能到的那裡？蔡太師、楊提督好小食腸兒？不是恁大人情囑的話，平白拏了你一場？當官蒿條兒也沒曾打在你這王八身上{煤氣燈操縱-正定}！

好好放出來，教你在家裡恁說嘴！人家不屬你管轄，不倒你甚麼着疼的親故，平白怎替你南上北下走跳、使錢救你{煤氣燈操縱-正定}？

你來家該擺席酒兒，請過人來，知謝人一知謝兒。還一掃帚掃的人光光的，問人找起後帳兒來了{煤氣燈操縱-正定}。」幾句連搽帶罵，罵的子虛閉口無言。

到次日，西門慶使了玳安送了一分禮來與子虛壓驚。子虛這裡安排了一席，叫了兩個妓者，請西門慶來知謝，就找着問他銀兩下落——依着西

門慶這邊，還找過幾百兩銀子與他湊買房子。

李瓶兒不肯，暗地使過馮媽媽子過來，對西門慶說：「休要來吃酒，開送了一篇花帳與他，只說銀子上下打點都使沒了。」

花子虛不識時，還使小廝再三邀請。西門慶一逕躲的往院裡去了，只回「不在家」。花子虛氣的發昏，只是跌腳。

看官，聽說：

大抵只是婦人更變，不與男子漢一心，隨你咬折釘子般剛毅之夫，也難防測其暗地之事。自古男治外而女治內，往往男子之名都被婦人壞了者，為何？皆由御之不得其道故也。要之，在乎夫唱婦隨{百依百隨、自輕自賤、聽之任之義近}，容德相感，緣分相投，男慕乎女{西門嘗言"我家大娘子最好性格"}，女慕乎男{九回，吳月娘嘗言"俺那強人"}，庶可以保其無咎。稍有微嫌，輒顯厭惡。若似花子虛終日落魄飄風，謾無紀律{西門、武大亦此耳，家中虛實，概不為意，挂名耳}，而欲其內人不生他意，豈可得乎！

正是：自意得其墊，無風可動搖。

有詩為證：

功業如將智力求，當年盜跖卻封侯。

行藏有義眞堪羨，好色無仁豈不羞。

浪蕩貪淫西門子，背夫水性女嬌流。

子虛氣塞柔腸斷，他日冥司必報仇。{莊子盜跖云：爾（孔丘）作言造語，妄稱文、武，冠枝木之冠，帶死牛之脅，多辭繆說，不耕而食，不織而衣，搖脣鼓舌，擅生是非，以迷天下之主，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，妄作孝弟而儌倖於封侯富貴者也。}

話休饒舌。後來子虛只擯湊了二百五十兩銀子，買了獅子街一所房屋居

住。得了這口重氣，剛搬到那裡，不幸害了一場傷寒。從十一月初旬睡倒在床上，就不曾起來。{五回，武大言"我卻怎的出得這口氣"。六回，金氏假哭"拙夫因害心疼得慌，不想一日日越重了"。人云，怒氣攻心，鬱結其中者，此之謂也。人無武大之形，而行武大之實多矣，自輕自賤，自取其敗也。無遇西門則歲月靜好，遇則惟撫膺長嘆，對棺流淚耳。古來，忿恨含冤而死者，千千萬萬，不可勝紀。世之常也，若劉備難逃，雖遺詔"朕初疾，但下痢耳，後轉雜他病，殆不自濟。何所复恨，不復自傷"，亦為恨之不競耳。}

對李瓶兒還請的大街坊胡太醫來看，後來怕使錢，只挨着{五回，書云"只指望武大自死"}。一日兩，兩日三，挨到三十頭，嗚呼哀哉，斷氣身亡——亡年二十四歲{瓶氏三不歸之功成}。

那手下的大小廝天喜兒，從子虛病倒之時，拐了五兩銀子走，了無蹤跡。{人云，日防夜防家賊難防。雖然，了無蹤跡，豈非九回武松所云"何九知情在逃，不知去向"。若以「大利所歸，即為謀主」度之，瓶氏也。}

子虛一倒了頭，李瓶兒就使了馮媽媽請了西門慶過去——與他商議買棺入殮、唸經發送子虛到墳上埋葬。那花大、花三、花四，一般兒男、婦也都來弔孝、送殯，回來，各都散了。

西門慶那日也教吳月娘辦了一張桌席，與他山頭祭奠。當日婦人轎子歸家，也{往者，金氏一如是，故書「也」}回了一個靈位供養在房中。雖是守靈，一心只想着西門慶。從子虛在時，就把兩個丫頭教西門慶要了，子虛死後，越發通家往還。

一日，正月初九日，李瓶兒打聽是潘金蓮生日，未曾過子虛五七，就買禮坐轎子，穿白綾襖兒，藍織金裙，白苧布□髻，珠子箍兒，來與金蓮做生日。

馮媽媽抱毡包，天福兒跟轎，進門就先與月娘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，說道：「前日由頭，多勞動大娘受餓，又多謝重禮！」

拜了月娘，又請李嬌兒、孟玉樓拜見了，然後潘金蓮來到，說道：「這

個就是五娘。」
又磕下頭，一口一聲稱呼：「姐姐{一見如故。一回武松倒身下拜，姻親也，瓶氏則何謂耶？失散多年的姐妹邪？是不重吳氏也，自廢與吳氏磕四個頭}，請受奴一禮兒！」金蓮那裡肯受，相讓了半日，兩個還平磕了頭，金蓮又謝了他壽禮。又有吳大娘子、潘姥姥都一同見了，李瓶兒便請西門慶拜見。
月娘道：「他今日往門外玉皇廟打醮去了。」一面讓坐下，喚茶來吃了。
良久{非小玉告知而誰乎}，只見孫雪娥走過來，李瓶兒見他妝飾少次於眾人，便去起身來問道：「此位是何人？奴不知，不曾請見的。」
月娘道：「此是他姑娘哩！」{降格，隔從也。}
這李瓶兒就要慌忙行禮，月娘道：「不勞起動二娘，只拜平拜兒罷。」於是二人彼此拜畢，月娘就讓到房中換了衣裳、分付丫鬟明間內放桌兒擺茶。
須臾圍爐添炭，酒泛羊羔，安排上酒來。當下吳大妗子、潘姥姥、李瓶兒上坐；月娘和李嬌兒主席，孟玉樓和潘金蓮打橫；孫雪娥回廚下照管，不敢久坐。
月娘見李瓶兒鍾鍾酒都不辭{喧賓奪主}，于是親自巡了一遍酒，又令李嬌兒眾人各巡酒一遍，頗嘲問他話兒便說道：「花二娘搬的遠了{再不得扒牆密會矣}，俺姊妹們離多會少，好不思想！二娘狠心{猶言二娘淫蕩}，就不說來看俺們看兒{只知偷人密會}？」
孟玉樓便道：「二娘今日不是因與六姐做生日，還不來哩！」
李瓶兒道：「好大娘、三娘，蒙眾娘抬舉，奴心裡也要來。一來熱孝在身，二者拙夫死了，家下沒人。昨日纔過了他五七，不是怕五娘怪，還不敢來。」因問：「大娘貴降在幾時？」
月娘道：「賤目早哩！」

潘金蓮接過來道：「大娘生日是八月十五，二娘好歹來走走。」

李瓶兒道：「不消說，一定都來。」

孟玉樓道：「二娘今日與俺姊妹相伴一夜兒呵，不往家去罷了？」{戲謔。猶言，今光明正大上門拜訪，不必偷偷摸摸了呵。}

李瓶兒道：「奴可知也要和眾位娘敘些話兒。不瞞眾位娘說，小家兒人家，初搬到那裡，自從拙夫沒了，家下沒人。奴那房子後牆，緊靠着喬皇親花園，好不空！晚夕常有狐狸打磚掠瓦，奴又害怕。原有兩個小廝，那個大小廝又走了，正是這個天福兒小廝看守前門，後半截通空落落的。倒虧了這個老馮，是奴舊時人，常來與奴漿洗些衣裳，與丫頭做鞋腳，累他。」

月娘因問：「老馮多大年紀？且是好個恩實媽媽兒！高言兒也沒句兒。」{若有他路數可擇，焉知人無怨言耶？}

李瓶兒道：「他今年五十六歲，屬狗兒。男兒花女沒有，只靠說媒度日，我這裡常管他些衣裳兒。昨日拙夫死了，叫過他來，與奴做伴兒，晚夕同丫頭一炕睡。」

潘金蓮嘴快，說道句：「卻又來！既有老馮在家裡看家，二娘在這過一夜兒也罷了。左右那花爹沒了，有誰管着你{不必密約矣}！」

玉樓道：「二娘只依我，教老馮回了轎子，不去罷。」那李瓶兒只是笑，不做聲。

說話中間，酒過數巡，潘姥姥先起身往前邊去了。潘金蓮隨跟着他娘，往房裡去了。

李瓶兒再三辭：「奴的酒勾了。」

李嬌兒道：「花二娘怎的在他大娘、三娘手裡吃過酒，偏我遞酒，二娘不肯吃，顯的有厚薄！」于是拏大盃，只顧斟上。

李瓶兒道：「好二娘，奴委的吃不去了，豈敢做假{心理投射}！」

月娘道：「二娘你吃過此盃，略歇歇兒罷。」那李瓶兒方纔接了，放在面前，只顧與眾人說話。

孟玉樓見春梅立在傍邊，便問春梅：「你娘在前邊做甚麼哩！你去連你娘、潘姥姥快請來。你說大娘請來陪你花二娘吃酒哩！」

春梅去不多時，回來道：「俺姥姥{不呼娘姥姥}害身上疼，睡哩！俺娘在房裡勻臉，就來。」

月娘道：「我倒也沒見，你倒是個主人家{孫雪娥不在其列}，把客人丟下，三不知往房裡去了。」「俺姐兒一日臉不知勻多少遭數，要便走的勻臉去了。諸般都好，只是有這些孩子氣。」

正說着，只見潘金蓮：上穿了香色潞紬雁啣蘆花樣對衿襖兒，白綾豎領，妝花眉子，溜金、蜂趕菊鈕扣兒；下着一尺寬海馬潮雲、羊皮金沿邊挑線裙子；大紅緞子白綾高底鞋，妝花膝褲；青寶石墜子，珠子箍——與孟玉樓一樣打扮{鬥艷，是知瓶氏艷壓群芳也}。惟月娘是大紅緞子襖，青素綾披襖，沙綠紬裙，頭上帶着□髻、貂鼠臥兔兒。

玉樓在席上，看見金蓮艷抹濃妝，鬢嘴邊撇着一根金壽字簪兒，從外搖擺將來，戲道：「五丫頭{小玉乃五兩銀所買，論丫鬟進來先後，則除去上房玉簫、梅氏，孟三房蘭香、小鸞，小玉居第五}，你好人兒！今日是你個驢馬畜，把客人丟在這裡，你躲房裡去了，你可成人養的？」那金蓮笑嘻嘻向他身上打了一下。

玉樓道：「好大膽的五丫頭！你還來遞一鍾兒？」

李瓶兒道：「奴在三娘手裡吃了好少酒兒，已卻勾了。」

金蓮道：「他的手裡是他手裡帳，我也敢奉二娘一鍾兒。」於是揎起袖子，滿斟一大盃，遞與李瓶兒（只顧放着，不肯吃）。

月娘陪吳大妗子從房裡出來，看見金蓮陪着李瓶兒坐的，問道：「他潘

姥姥怎的不來陪花二娘坐？」

金蓮道：「俺媽害身上疼，在房裡歪着哩！叫他，不肯來。」

月娘因看見金蓮鬢上撇着那壽字簪兒，便問：「二娘，你與六姐這對壽字簪兒，是那裡打造的？倒且是好樣兒！到明日俺每人照樣也配恁一對兒戴。」

李瓶兒道：「大娘既要{焉能直言要字哉。雖然，人語及，方言之，無敬心焉}，奴還有幾對兒，到明日每位娘都補奉上一對兒。此是過世老公公宮裡御前作帶出來的，外邊那裡有這樣範！」

月娘道：「奴取笑，鬬二娘耍子。俺姊妹們人多，那裡有這些相送！」{戲謔，嫉恨也。猶言瓶氏不拿吴氏當姐妹也。}

眾女眷飲酒歡笑，看看日西時分，馮媽媽在後邊（雪娥房裡管待酒），吃的臉紅紅的出來，催逼李瓶兒起身：「不起身好打發轎子回去！」{上文吴氏言"且是好個恩實媽媽兒！高言兒也沒句兒"}

月娘道：「二娘不去罷，叫老馮回了轎子家去罷。」

李瓶兒只說：「家裡無人，改日再奉看列位娘，有日子住哩！」{只不動身}

孟玉樓道：「二娘好執古，俺眾人就沒些分上兒。如今不打發轎子等住回，他爹來，少不的也要留二娘。」

自這說話，逼迫的李瓶兒就把房門鑰匙遞與馮媽媽{王婆可不敢放著家中之財，在外多逗留，更遑論遞予鑰匙}，說道：「既是他眾位娘再三留我，顯的奴不識敬重。」

「分付轎子回去，教他明日來接罷，你和小廝家仔細門戶。」又叫過馮媽媽，附耳低言：「教大丫頭迎春拏鑰匙開我床房裡頭一個箱子，小描金頭面匣兒裡，拏四對金壽字簪兒。你明日早送來，我要送四位娘。」那馮媽媽得了話，拜辭了月娘。

月娘道：「吃了酒去！」

馮媽媽道：「我剛纔在後邊姑娘房裡，酒飯都吃了，明日老身早來罷。」一面千恩萬謝出門，不在話下。

少頃，（李瓶兒不肯吃酒）月娘請到上房同大妗子一處吃茶坐的。忽見玳安小廝抱進毡包——西門慶來家。
掀開簾子進來，說道{心之切}：「花二娘在這裡？」慌的李瓶兒跳起身來，兩個見了禮坐下。
月娘叫玉簫與西門慶接了衣裳。西門慶便對吳大妗子、李瓶兒說道：「今日會門外玉皇廟聖誕打醮，該我年例做會首。要不是，過了午齋我就來了。因與眾人在吳道官房裡算帳，七擔八柳，纏到這咱晚。」因問：「二娘今日不家去罷了？」
玉樓道：「二娘這裡再三不肯，要去，被俺眾姊妹強着留下。」
李瓶兒道：「家裡沒人，奴不放心。」
西門慶道：「沒的扯淡！這兩日好不巡夜的甚緊，怕怎的？但有些風吹草動，拏我個帖送與周大人，點到奉行！」又道：「二娘怎的冷清清坐着{無主人家陪坐}？用了些酒兒不曾？」
孟玉樓道：「俺眾人再三奉勸二娘，二娘只是推不肯吃。」
西門慶道：「你們不濟，等我奉勸二娘！二娘好小量兒！」李瓶兒口裡雖說「奴吃不去了」，只不動身。
一面分付丫鬟，從新房中放桌兒——都是留下伺候西門慶的整下飯菜蔬、細巧果仁，擺了一張桌子。
吳大妗子知局，趔趄推不用酒，因往李嬌兒那邊房裡去了。當下李瓶兒上坐，西門慶拏椅子關席。吳月娘在炕上跐着爐壺兒，孟玉樓、潘金蓮兩邊打橫。五人坐定，把酒來斟。也不用小鍾兒，要大銀衢花鍾子，你一盃，我一盞。（常言：風流茶說合，酒是色媒人。）吃來吃去，吃的婦人眉黛低橫，秋波斜視——正是兩朵桃花上臉來，眉眼施開眞色婦。

月娘見他二人吃得鍚成一塊，言頗涉邪，有下上來，往那邊房裡吳大妗坐去了，由着他三個陪着。
吃到三更時分，李瓶兒星眼乜斜，身立不住，拉金蓮往後邊淨手。西門慶走到月娘這邊房裡，亦東倒西歪，問月娘打發他那裡歇。
月娘道：「他{惱也。不呼二娘}來與那個做生日，就在那個兒房裡歇！」
西門慶道：「我在那裡歇宿？」
月娘道：「隨你那裡歇宿！再不，你也跟了他一處去歇罷！」
西門慶笑道：「豈有此禮。」因叫小玉來脫衣：「我在這房裡睡了。」
月娘道：「就別要汗邪，休要惹我那沒好口的罵的出來！你在這裡，他大妗子那裡歇？」
西門慶道：「罷！罷！我往孟三兒房裡歇去罷。」于是往玉樓房中歇了。

潘金蓮引着李瓶兒淨了手，同往他前邊來，晚夕和姥姥一處歇臥。
到次日起來，臨鏡梳頭，春梅與他討洗臉水，打發他梳妝。因見春梅伶變，知是西門慶用過的丫鬟，與了他一付金三事兒。{瓶氏無結吳氏之心，可明矣。一丫鬟乃私之，而無有奉吳氏者。}
那春梅連忙就對金蓮說了{結之晚矣。金氏既尊其身份地位，非貴不能加之也}。金蓮謝了又謝，說道：「又勞二娘賞賜他！」
李瓶兒道：「不枉了五娘有福，好個姐姐！」
早晨，金蓮領着他同潘姥姥，叫春梅開了花園門，各處游看了一遍。
李瓶兒看見他那邊牆頭開了個便門，通着他那壁，便問：「西門爹幾時起，蓋這房子？」
金蓮道：「前者央陰陽看來，也只到這二月間典工動土、收起要蓋。把二娘那房子打開通做一處，前面蓋山子捲棚，展一個大花園；後面還蓋

三間翫花樓，與奴這三間樓相連做一條邊。」這李瓶兒聽見在心。
兩人正說話，只見月娘使了小玉來請後邊吃茶。三人同來到上房吳月娘，李嬌兒、孟玉樓陪着吳大妗子，擺下茶等着哩！

眾人正吃點心茶湯，只見馮媽媽驀地走來，眾人讓他坐吃茶。馮媽媽向袖中取出一方舊汗巾，包着四對金壽字簪兒，遞與李瓶兒。
接過來，先奉了一對與月娘，然後李嬌兒、孟玉樓、孫雪娥，每人都是一對。{予之人人，猶人人未予。未受其重者，不之德也。}
月娘道：「多有破費。二娘，這個卻使不得！」
李瓶兒笑道：「好大娘，甚麼罕稀之物，胡亂與娘們賞人便了。」月娘眾人拜謝了，方纔各人插在頭上。
月娘道：「只說二娘家門首就是燈市，好不熱鬧。到明日俺們看燈去，就到往二娘府上望望，休要推不在家！」
李瓶兒道：「奴到那日，奉請眾位娘。」
金蓮道：「姐姐還不知，奴打聽來，這十五日是二娘生日。」
月娘道：「今日說道，若道二娘貴降的日子，俺姊妹一個也不少，來與二娘祝壽去。」
李瓶兒笑道：「蝸居小舍，娘們肯下降，奴已定奉請。」

不一時吃罷早飯，擺上酒來飲酒。看看留連到日西時分，轎子來接，李瓶兒告辭歸家，眾姊妹款留不住。臨出門，請西門慶拜見。{來意何為耶？藉名慶生，亦為結人之歡心耳，不黨吳氏而親金氏。既非密會，而所行南轅北轍，乃欲藉西門以自重，自累取毀於人耳。雖然，嫌隙生於回首，即欲結之，亦晚矣。而瓶氏所來，又大為乖離，大其隙也。吳氏由是中金氏所讒，嫉恨焉。}
月娘道：「他今日早起身，出門與縣丞送行去了。」婦人千恩萬謝，方纔上轎來家。

正是：合歡核桃眞堪笑，裡許原來別有人。

畢竟後來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　佳人笑賞翫燈樓　狎客幫嫖麗春院

日墜西山月出東，百年光景似飄蓬。
點頭纔羨朱顏子，轉眼翻為白髮翁。
易老韶華休浪度，掀天富貴等雲空。
不如且討紅裙趣，依翠偎紅院宇中。

鬼谷子云：夫幾者不晚，成而不拘，久而化成/解
幾者不晚者，周密貴微故也，時數相偶也，人有忤合焉。人有忤合者，
去之匿患焉。不去不匿，見非見議。
成而不拘者，不動聲色故也，不當不正也，託於至情焉。託於至情者，
審知同異焉。不審不察，自賊自毀。
久而化成者，持之待之故也，順之諱之也，結比無隙焉。結比無隙者，
植黨營私焉。不黨不群，為惡為嫉。

話說光陰迅速，又早到正月十五日。西門慶這裡，先一日差小廝玳安，送了四盤羹菜、兩盤壽桃、一壜酒、一盤壽麵、一套織金重絹衣服，寫吳月娘名字「西門吳氏斂袵拜」，送與李瓶兒做生日。

李瓶兒纔起來梳妝，叫了玳安兒到臥房裡，說道：「前日打擾你大娘那裡，今日又教你大娘費心送禮來。」

玳安道：「娘多上覆，爹也上覆二娘"不多些微禮，與二娘賞人"」李瓶兒一面分付迎春，外邊明間內放小桌兒，擺了四盒茶食管待玳安。

臨出門，與二錢銀子、八寶兒一方閃色手帕：「到家多上覆你列位娘，我這裡使老馮拏帖兒請去，好歹明日都光降走走。」玳安磕頭出門，兩個抬盒子的，與一百文錢。

李瓶兒這裡隨即使老馮兒用請書盒兒，拏着五個柬帖兒，十五日請月娘

與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孫雪娥；又捎了一個帖，暗暗請西門慶那日晚夕赴席。

月娘到次日，留下孫雪娥看家，同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，四頂轎子出門（都穿着妝花錦綉衣服），來興、來安、玳安、畫童，四個小廝跟隨着、到獅子街燈市李瓶兒新買的房子——門面四間，到底三層，臨街是樓；儀門去，兩邊廂房，三間客坐，一間稍間；過道穿進去第三層，三間臥房，一間廚房；後邊落地緊靠着喬皇親花園。

李瓶兒知月娘眾人來看燈，臨街樓上設放圍屏桌席，懸掛許多花燈。先迎接到客位內見畢禮數，次讓人後邊明間內待茶、房裡換衣裳、擺茶，俱不必細說。

到午間，李瓶兒客位內設四張桌席，叫了兩個唱的董嬌兒、韓金釧兒彈唱飲酒。凡酒過五巡，食割三道。前邊樓上酒席，又請月娘眾人登樓看燈頑耍——樓簷前掛着湘簾，懸着綵燈。

吳月娘穿着大紅妝花通袖襖兒，嬌綠段裙，貂鼠皮襖；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都是白綾襖兒、藍段裙；李嬌兒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；孟玉樓是綠遍地金比甲，頭上珠翠堆盈，鳳釵半卸，鬢後挑着許多各色燈籠兒。

搭伏定樓窗往下觀看：見那燈市中，人烟凑集，十分熱鬧；當街搭數十座燈架，四下圍列些諸門買賣，翫燈男女，花紅柳綠，車馬轟雷，鰲山聳漢。怎見好燈市？

但見：

山石穿雙龍戲水，雲霞映獨鶴朝天。

金蓮燈、玉樓燈，見一片珠璣。

荷花燈、芙蓉燈，散千圍錦綉。

綉毬燈，皎皎潔潔。

雪花燈，拂拂紛紛。

秀才燈，揖讓進止，存孔孟之遺風。

媳婦燈，容德溫柔，效孟姜之節操。

和尚燈，月明與柳翠相連。

通判燈，鍾馗共小妹並坐。

師婆燈，揮羽扇，假降邪神。

劉海燈，倒背金蟾，戲吞至寶。

駱駝燈、青獅燈，馱無價之奇珍，咆咆哮哮。

猿猴燈、白象燈，進連城之秘寶，頑頑耍耍。

七手八腳螃蟹燈，倒戲清波。

巨口大髯鮎魚燈，平吞綠藻。

銀蛾鬬彩，雪柳爭輝。

雙雙隨綉帶香毬，縷縷拂華旛翠幰。

魚龍沙戲，七眞五老獻丹書。

吊掛流蘇，九夷八蠻來進寶。

村裡社鼓，隊共喧闐。

百戲貨郎，俱庄庄齊鬬巧。

轉燈兒，一來一往。

吊燈兒，或仰或垂。

琉璃瓶光單美女奇花，雲母障並瀛州閬苑。

往東看，雕漆牀、螺鈿牀，金碧交輝。

向西瞧，羊皮燈、掠彩燈，錦綉奪眼。

北一帶，都是古董玩器。

南壁廂，盡皆書畫瓶爐。

王孫爭看小欄下，蹴踘齊雲。

仕女相攜高樓上，妖嬈衒色。

卦肆雲集，相幙星羅。

講新春造化如何，定一世榮枯有准。

又有那站高坡打談的，詞曲楊恭。

到看這搧响鈸游腳僧，演說三藏。

賣元宵的，高堆果餡。

粘梅花的，齊插枯枝。

剪春娥，鬢邊斜插鬧東風。

涼釵，頭上飛金光耀日。

圍屏畫石崇之錦帳，珠簾彩梅月之雙清。

雖然覽不盡鰲山景，也應豐登快活年。{石崇，西晉時人，致富不貲，臨死乃言"奴輩利吾家財"。利者，覬覦也。梅月，字雙清，明嘉靖進士，居官有清聲，時人作歌"操如梅，明如月，雙清那可得"。雙清，為品行與德操之意。雙清不可得，喻表裡不一、心懷鬼胎、笑裡藏刀。}

吳月娘看了一回，見樓下人亂{十一回，吳氏問"廚房裡亂的些什麼"。動輒言亂，是知吳氏惡擾亂紛繁，喜平靜恬和，是以前文書其寡言持重。平靜恬和則清心寡欲，清心寡欲則聽之任之、置若罔聞。事不遇金氏則歲月靜好，遇則雞飛狗跳、見棺材方落淚}，和李嬌兒{是亦不喜紛擾也}各歸席上吃酒去哩。惟有潘金蓮、孟玉樓同兩個唱的，只顧搭伏着樓窗子，望下人觀看。{無及瓶氏，此刻似不與在場。下文玳安對西門語"大娘、二娘家去了。花二娘教小的請爹早些過去哩"}

那潘金蓮一逕把白綾襖袖子摟着，顯他遍地金掏袖兒，露出那十指春蔥來，帶着六個金馬鐙戒指兒，探着半截身子，口中磕瓜子兒，把磕了的瓜子皮兒都吐下來，落在人身上，和玉樓兩個嘻笑不止。{倨傲無禮}

一回指道：「大姐姐！你來看那家房簷底下，掛了兩盞玉綉毬燈，一來

一往，滾上滾下，且是到好看！」

一回又道：「二姐姐{十二回，金氏彼時尚切齒"我到明日和這兩個淫婦冤仇結得有海深"，李嬌兒猶與雪娥沆瀣一氣。而此刻呼之為二姐，是知事後，李阿附於吳氏，委罪於雪娥一人也，無出言己受其唆擺者}！你來看這對門架子上挑着一盞大魚燈，下面還有許多小魚、鱉、蝦、蟹兒跟着他，倒好耍子！」

一回又叫孟玉樓：「三姐姐！你看這首裡，這個婆兒燈、那老兒燈！」

正看着，忽然被一陣風來，把個婆子兒燈下半截刮了一個大窟窿。

婦人看見，笑不了{大肆聲張}。引惹的那樓下看燈的人挨肩擦背，仰望上瞧，通擠匝不開、都壓□□兒。須臾，哄圍了一圈人。內中有幾個浮浪子弟，直指着談論。

一個說道：「已定是那公侯府位裡出來的宅眷！」

一個又猜：「是貴戚皇孫家艷妾來此看燈，不然，如何內家妝束？」

那一個說道：「莫不是院中小娘兒，是那大人家叫來這裡看燈彈唱？」

又一個走過來，便道：「自我認的，你每都猜不着。你把他當唱的，把後面那四個放到那裡？

我告說，這兩個婦人也不是小可人家的，他是閻羅大王的妻，五道將軍的妾，是咱縣門前開生藥鋪、放官吏債西門大官人的婦女！你惹他怎的？想必跟他大娘子來這裡看燈。

這個穿綠遍地金背比甲的，我不認的；那穿大紅遍地金比甲兒，上帶着個翠面花兒的，倒好似賣炊餅武大郎的娘子。

大郎因為在王婆茶房內捉姦，被大官踢中了，死了，把他娶在家裡做了妾。後次他小叔武松東京回來告狀，誤打死了皂隸李外傳，被大官人墊發充軍去了。如今一二年不見出來，落的這等標緻了。」

正說着，只見一個多口過來說道：「你們沒要緊，指說他怎的？咱每散開罷。」

樓上吳月娘見樓下人圍的多了，叫了金蓮、玉樓歸席坐下，聽着兩個粉

頭彈唱燈詞飲酒。

坐了一回，月娘要起身，說道：「酒勾了。我和他二娘先行一步，留下他姊妹兩個，再坐一回兒，以盡二娘之情。今日他爹不在家，家裡無人，光丟着些丫頭們，我不放心。」{家，惟人與財耳，既非人，則財焉。乃知書言吳氏持重者，非持西門即重財，事出此兩者者，皆不為意焉。十一回，書云"不管家事，只是人情看往，出門走動"。西門喜之無拘無束而得人疼愛不棄，以故謂彼人好性格。}

這李瓶兒那裡肯放，說道：「好大娘，奴沒敬心也是的。今日大娘來兒沒好生揀一筋兒，大節間，燈兒也沒點，飯兒也沒上，就要家去！就是西門爹不在家中，還有他姑娘們哩，怕怎的！待月色上來的時候，奴送三位娘去。」

月娘道：「二娘，不是這等說。我又不大十分用酒，留下他姊妹兩個，就同我這裡一般。」

李瓶兒道：「大娘不用、二娘也不吃一鍾{坐了一回，不見瓶氏有敬酒之語}，也沒這個道理。想奴前日在大娘府上，那等鍾鍾不辭，眾位娘竟不肯饒我。今日來到奴這湫顧之處，雖無甚物供獻，也盡奴一點窮心。」

于是，拏大銀鍾遞與李嬌兒，說道：「二娘好歹吃一盃兒，大娘奴曉的吃不的了，不敢奉大盃，只奉小盃兒哩！」於是滿斟遞與月娘，因說李嬌兒：「二娘，你用過此盃罷！」

兩個唱的，月娘每人與了他二錢銀子。待的李嬌兒吃過酒，月娘起身，囑咐玉樓、金蓮：「我兩個先起身，我去，便使小廝拏燈籠來接你們，也就來罷！家裡沒人{三回，王婆言家中沒人，指無人掙錢。十四回，瓶氏托以家裡沒人，實沒人，意在西門其人，口中雖故推卻，只不動身。今吳氏亦托言家裡沒人，有人也，意財無人看守耳。乃心之所欲，人之所往者，利之所在也}！」玉樓應諾。

李瓶兒送月娘、李嬌兒到門首上轎去了。歸到樓上，陪玉樓、金蓮飲

酒。看看天晚，玉兔東生，樓上點起燈來，兩個唱的彈唱飲酒，不在話下。{十三回，書云"那應伯爵、謝希大如同個釘子釘在椅子上，正吃的個定油兒，白不起身。熬的祝日念、孫寡嘴也去了，他兩個還不動，把個李瓶兒急的要不的"}

卻說西門慶那日同應伯爵、謝希大兩個，家中吃了飯，同往燈市裡遊玩。

到了獅子街東口，西門慶因為月娘眾人今日都在李瓶兒家樓上吃酒，恐怕他兩個看見，就不往西街去看大燈，只到買紗燈的根前就回了。{十四回，吳氏惱言作態，西門會意焉。若吳月娘不惡瓶氏，西門則無需顧忌矣。}

不想轉過灣來，撞遇孫寡嘴、祝日念，唱喏、說道：「連日不會哥，心中渴想！」見了應伯爵、謝希大，罵道：「你兩個天殺的好人兒！你來和哥遊玩，就不說叫俺一聲兒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祝兄弟，你錯怪了他兩個，剛纔也是路上相遇。」

祝日念道：「如今看了燈，往那裡去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同眾位兄弟到大酒樓上吃三盃兒，不是請眾兄弟，房下們今日都往人家吃酒去了。」

祝日念道：「比是哥請俺每到酒樓上，咱何不往裡邊，望望李桂姐去？只當大節間，往他拜拜年去、混他混。前日俺兩個在他家，望着俺每好不哭哩。說他從臘月裡不好到如今，大官人通影邊兒不進裡面看他看兒。俺每便回說"只怕哥事忙"，替哥摭過了。哥今日倒閑，俺每情願相伴哥進去走走。」

西門慶因記掛着晚夕李瓶兒，還推辭道：「今日我還有小事，不得去，明日罷。」怎禁這夥人死拖活拽，于是同進去院中。

正是：

柳底花陰壓路塵，一回游賞一回新。

不知買盡長安笑，活得蒼生幾戶貧。

西門慶同眾人到了李家，桂卿正打扮着在門首站立{一回，書言金氏"一日三餐吃了飯，打扮光鮮，只在門前簾兒下站著，常把眉目嘲人，雙睛傳意"}。一面迎接入中堂相見了，都道了萬福。

祝日念高叫道：「快請二媽出來！還虧俺眾人，今日請的大官人來了。」

少頃，老虔婆扶拐而出，向西門慶見畢禮數，說道：「老身又不曾怠慢了姐夫，如何一向不進來看看姐姐兒？想必別處另敘了新表子來。」

祝日念走來插口道：「你老人家會猜算。俺大官近日相與了個絕色的表子{十四回，書云"子虛死後，越發通家往還"。四回，書曰"好事不出門，惡事傳千裡"。十二回，書道"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"}，每日只在那裡行走，不想你家桂姐兒。剛纔不是俺二人在燈市裡撞見、拉他來，他還不來哩！媽不信，問孫天化就是了。」因指着應伯爵、謝希大說道：「這兩個天殺的，和他都是一路神祇。」

老虔婆聽了，呷呷笑道：「好應二哥！俺家沒惱着你，如何不在姐夫面前美言一句兒？雖故姐夫裡邊頭緒兒多，常言道，好子弟不闞一個粉頭，好粉頭不接一個孤老。天下錢眼兒都一樣，不是老身誇口說，我家桂姐也不醜，姐夫自有眼，今也不消人說。」

孫寡嘴道：「我是老實說，哥如今新敘的這個表子不是裡面的，是外面的表子，還把裡邊人□八？」

教那西門慶聽了，趕着孫寡嘴只顧打，說道：「老媽，你休聽這天災人禍老油嘴，弄殺人你！」孫寡嘴和眾人笑成一塊。

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三兩銀子來，遞與桂卿：「大節間，我請眾朋友。」

桂卿哄道：「我不肯接。」遞與老媽。

老媽說道：「怎麼兒？姐夫就笑話我家大節下，拏不出酒菜兒管待列位

老爹？又教姐夫壞鈔拏出銀子，顯的俺們院裡人家只是愛錢了。」

應伯爵走過來說道：「老媽，你依我收了，只當正月裡頭二主子快倉，快安排酒來俺每吃！」

那虔婆說道：「這個理上卻使不得。」一壁推辭，一壁把銀子接的袖了，深深道了個萬福，說道：「謝姐夫的佈施。」

應伯爵道：「老媽，你且住，我說個笑話兒你聽了——一個子弟在院□闞小娘兒，那一日作耍，裝做貧子進去。老媽見他衣服藍縷，不理他。坐了半日，茶也不拏出來。

子弟說"媽，我肚饑，有飯尋些來我吃。"

老媽道"米囤也晒，那討飯來？"

子弟又道"既沒飯，有水拏些來我洗洗臉罷。"

老媽道"少挑水錢，連日沒送水來。"這子弟向袖中取出十兩一錠銀子放在桌子上，教買米雇水去。

慌的老媽沒口子道"姐夫吃了臉洗飯？洗了飯吃臉？"」{人云：人靠衣裝，馬靠鞍。藏則為人所棄，顯則為眾所貴。}把眾人都笑了。

虔婆道：「你還是這等快取笑，可可兒的來！自古有恁說，沒這事！」{古云：戲子無情，婊子無義。}

應伯爵道：「你拏耳朵，我對你說。」「大官人新近請了花二哥表子——後巷兒吳銀兒了，不要你家桂姐了。今日不是我們纏了他來，他還往你家來哩！」

虔婆笑道：「我不信！俺桂姐，今日不是強口，比吳銀兒好多着哩！我家與姐夫，是快刀兒割不斷的親戚。姐夫是何等人兒？他眼裡見的多，着緊處，金子也估出個成色來！」說畢，客位內放四把校椅，應伯爵、謝希大、祝日念、孫天化四人上坐，西門慶對席，老媽下去收拾酒菜去了。

半日，李桂姐出來，家常挽着一窩絲、杭州攢，金纍絲釵，翠梅花鈿兒，珠子箍兒，金籠墜子。上穿白綾對衿襖兒，妝花眉子，綠遍地金掏袖；下着紅羅裙子。打扮的粉妝玉琢，望下不當不正道了萬福，與桂卿一邊一個，打橫坐下。

少頃，頂老彩漆方盤拏七盞來，雪錠盤盞兒、銀舌葉茶匙、梅桂潑鹵瓜仁泡茶，甚是馨香美味。桂卿、桂姐每人遞了一盞，陪着吃畢茶，接下茶托去。

保兒上來打抹春臺，纔待收拾擺放案酒，忽見簾子外探頭舒腦，有幾個穿藍縷衣者，謂之架兒，進來跪下，手裡拏三四升瓜子兒：「大節間孝順大老爹！」

西門慶只認頭一個叫于春兒，問：「你每那幾位在這裡？」

于春道：「還有段綿紗、青聶鉞在外邊伺候。」

段綿紗進來，看見應伯爵在裡，說道：「應爹也在這裡！」連忙磕了頭。

西門慶起來，分付收了他瓜子兒，打開銀子包兒，捏一兩一塊銀子掠在地下{人云：與人方便，於己方便。十四回，瓶氏云"平昔不種下，急流之中，誰人來管你"}。于春兒接了，和眾人扒在地下，磕了個頭，說道：「謝爹賞賜！」往外飛跑。有朝天子單道這架兒行藏為證：

　　這家子打和，那家子撮合，他的本分少、虛頭大。

　　一些兒不巧人騰挪，遶院裡都踅過。

　　席面上幫閑，把牙兒閑磕。

　　攘一回纔散火，轉錢又不多。

　　歪斯纏怎麼？他在虎口裡求津唾。

西門慶打發架兒出門，安排酒上來吃酒。桂姐滿泛金盃，雙垂紅袖。餚烹異品，菓獻時新，倚翠偎紅，花濃酒艷。酒過兩巡，桂卿外與桂姐一

個彈箏一個琵琶，兩個彈着，唱了一套霽景融和。

正唱在熱鬧處，見三個穿青衣、黃板鞭者，謂之圓社，手裡捧着一個盒兒，盛着一隻燒鵝，提着兩瓶老酒：「大節間來孝順大官人貴人！」向前打了半跪。{人云：閻王好見，小鬼難纏。}

西門慶平昔認的一個喚白禿子、一個是小張閑、那一個是羅回子，因說道：「你們且外邊候候兒，待俺每吃過酒，踢三跑。」於是向桌上拾了四盤下飯、一大壺酒、一碟點心，打發眾圓社吃了。

整理氣毬齊備，西門慶出來外面院子裡，先踢了一跑。次教桂姐上來，與兩個圓社踢——一個揸頭，一個對障。

拘踢拐打之間，無不假喝彩奉承，就有些不到處，都快取過去了。反來向西門慶面前討賞錢，說：「桂姐的行頭，比舊時越發踢熟了。撇來的丟拐，教小人每湊手腳不迭。再過一二年，這邊院中，似桂姐的這行頭，就數一數二的蓋了羣、絕了倫，強如二條巷董官女兒數十倍！」

當下桂姐踢了兩跑下來，使的塵生眉畔，汗濕腮邊，氣喘吁吁，腰肢困乏，袖中取出春扇兒搖涼，與西門慶携手並觀——看桂卿與謝希大、張小閑踢行頭。白禿子、羅回子在傍虛撮腳兒等漏，往來拾毬。亦有朝天子一詞，單道這踢圓社的始末為證：

　　在家中也閑，到處刮涎。

　　生理全不幹，氣毬兒不離、在身邊。

　　每日街頭站，窮的又不趨，富貴他偏羨。

　　從早晨只到晚，不得甚飽飡。

　　轉不得大錢，他老婆常被人包占。

西門慶正看着眾人在院內打雙陸、踢氣毬、飲酒，只見玳安騎馬來接，悄悄附耳低言說道：「大娘、二娘家去了，花二娘教小的請爹早些過去哩。」

這西門慶聽了，暗暗叫玳安把馬吊在後邊門首等着。于是酒也不吃，拉桂姐房中，只坐了沒多一回兒，就出來推淨手，于後門上馬，一溜烟走了。{十三回，西門"屢屢安下應伯爵、謝希大這夥人，把子虛掛住在院裡飲酒過夜，他便脫身來家"}

應伯爵使保兒去拉扯，西門慶只說：「我家裡有事。」那裡肯回來！教玳安拏了一兩五錢銀子，打發三個圓社。李家恐他又往後巷吳銀兒家，使丫鬟直跟至院門首方回；應伯爵等眾人還吃二更鼓纔散。

正是：唾罵由他唾罵，歡娛我且歡娛。

畢竟未知後來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　西門慶謀財娶婦　應伯爵慶喜追歡

傾城傾國莫相疑，巫水巫雲夢亦癡。

紅粉情多銷駿骨，金蘭誼薄惜蛾眉。

溫柔鄉裡精神健，窈窕風前意態奇。

村子不知春寂寂，千金此夕故躊躕。

鬼谷子云：夫事成，必合於數，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/解

數者，揣之匿之也。揣之者，摩也。匿之者，諱也。

摩而審之，得情已明，權而合之，善其用福，事可決也，其氣乃盛。

諱言其情，摩之不得，度其忤也，惡其有患，事之不決，心亂不定。

謀已定，情已合，旦落暮空者，未偶於時也。時也者，幾也。幾者，微

也。微者，隱行也，難測焉。難測者，未風先雨也，情露易毀，罹害

焉；時不我待也，遲誤易敗，失利焉。

話說當日西門慶出離院門，玳安跟隨，打馬逕到獅子街李瓶兒家。門首下馬，見大門關的緊緊的，就知堂客轎子家去了，一面叫玳安問馮媽媽開門。

西門慶進來，李瓶兒堂中秉燭，花冠齊整，素服輕盈，正倚簾櫳，口中嗑瓜子兒。

見西門慶來，忙輕移蓮步，款蹙湘裙，下堦迎接，笑道：「你早來些兒，他三娘、五娘還在這裡。只剛纔轎子起身，往家裡去了。今日他大娘去的早，說你不在家，那裡去了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今日我和應二哥、謝子純早晨看燈，打你門首過去來。不想又撞見兩個朋友，都拉去院裡家走，撞到這咱晚。我又恐怕你這裡等候，小廝去時，教我推淨手打後門跑了。不然，必吃他們掛住了，休想

來的成！」

李瓶兒道：「適問多謝官人重禮！他娘每又不肯坐，只說家裡沒人，教奴倒沒意思的！」於是重篩美酒，再設佳餚，堂中把花燈都點上，放下暖簾來——金爐添獸炭，寶篆爇龍涎；春臺上高堆異品，看盃中香醪滿泛。

婦人遞與西門慶酒，磕下頭去，說道：「拙夫已故，舉眼無親。今日此盃酒，只靠官人與奴作個主兒。休要嫌奴醜陋，奴情願與官人鋪床疊被，與眾位娘子作個姊妹，奴死也甘心，不知官人心下如何？」說着滿眼落淚。

西門慶一壁接酒，一壁笑道：「你請起來。既蒙你厚愛，我西門慶銘刻于心。待你孝服滿時，我自有處，不勞你費心。今日是你的好日子，咱每且吃酒。」{自有處，與「再計較」同義，猶言屆時再說。二回，西門應王婆"待他歸來，卻再計較"。顧忌也，難言焉，諱之，推脫以緩之。瓶氏三不歸，其名危哉。}

西門慶于是吃畢，亦滿斟了一盃，回奉婦人，安他上席坐下。馮媽媽單管廚下看菜兒，須臾拏麵上來吃。西門慶因問李瓶兒。

「今日是董嬌兒、韓金釧兒兩個在這裡。臨晚，送他三娘、五娘家中討花兒去了。」

西門慶坐席左，兩個在席上交盃換盞飲酒，迎春、綉春兩個丫鬟在傍斟酒下菜伏侍。只見玳安上來，趴在地下，與李瓶兒磕頭拜壽{認娘}。

李瓶兒連忙起身，還了萬福，分付迎春：「教老馮廚下看壽麵、點心下飯，拏一壺酒，與玳安吃。」

西門慶分付：「吃了早些回馬家去罷。」

李瓶兒道：「到家裡你娘問，只休說你爹在這裡。」

玳安道：「小的知道。只說爹在裡邊過夜，明日早來接爹就是了。」西門慶便點了點頭兒。

當下把李瓶兒喜歡的要不的，說道：「好個乖孩子，眼裡說話！」即令迎春拏二錢銀子，節間叫買瓜子兒嗑：「明日你拏個樣兒來，我替你做雙好鞋兒穿。」
那玳安連忙磕頭說：「小的怎麼敢！」走到下邊比了酒飯，帶馬出門，馮媽媽把大門上了拴。

李瓶兒同西門慶猜枚吃了一回，又拏一副三十二扇象牙牌兒，桌上鋪茜紅毡條，兩個燈下抹牌飲酒。吃一回，分付迎春房裡秉燭。
原來花子虛死了，迎春、綉春都已被西門慶要了，以此凡事不避他，教他收拾牀鋪，拏菓盒盃酒。又在牀上紫錦帳中，婦人露着粉般身子，西門慶香肩相並，玉體廝挨，兩個看牌，拏大鍾飲酒。
因問西門慶：「你那邊房子幾時收拾？」
西門慶道：「且待二月間興工動土，連你這邊一所，通身打開，與那邊花園取齊。前邊起蓋山子捲棚、花園耍子去處，還蓋三間玩花樓。」
婦人因指道：「奴這牀後茶葉箱內，還藏着四十斤沉香、二百斤白蠟、兩罐子水銀、八十斤胡椒。你明日都搬出來，替我賣了銀子，湊着你蓋房子使。你若不嫌奴醜陋，到家好歹對大娘說，奴情願只要與娘們做個姊妹，隨問把我做第幾個的也罷。親親，奴捨不的你！」說着，眼淚紛紛的落將下來。
西門慶慌把汗巾兒替他抹拭，說道：「你的情意我知道{十三回，詩云"繡簾瑣闥私相覷，從此恩情兩不忘"}。也待你這邊孝服滿，我那邊房子蓋了纔好。不然，娶你過去，沒有住房。」
婦人道：「既有實心娶奴家去，到明日好歹把奴的房蓋的與他五娘在一處。奴捨不的他，好個人兒！與後邊孟家三娘，見了奴且親熱。兩個天生的打扮，也不相兩個姊妹，只相一個娘兒生的一般。惟有他大娘性兒不是好的，快眉眼裡掃人{以盜賊視之也，人謂賊眉鼠眼}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俺吳家的這個拙荊，他到好性兒哩。不然，手下怎生容得這些人？明日這邊與那邊一樣，蓋三間樓與你居住，安兩個角門兒出入，你心下何如？」

婦人道：「我的哥哥，這等纔可奴之意！」于是兩個顛鸞倒鳳，淫慾無度，狂到四更時分，方纔就寢。枕上並肩交股，直睡到次日飯時不起來。

婦人且不梳頭，迎春拏進粥來，只陪着西門慶吃了上半盞粥兒。又拏酒來，二人又吃。原來李瓶兒好馬爬着，教西門慶坐在枕上，他倒插花往來自動。兩個正在美處，只見玳安兒外邊打門，騎馬來接。西門慶喚他在窗下問他話。

玳安說：「家中有三個川廣客人，在家中坐着。有許多細貨，要科兌與傅二叔，只要一百兩銀子押合同，其餘八月中旬找完銀子，大娘使小的來請爹家去，理會此事。」{往時，西門宿院皆任之，今出此者，無他，惡瓶氏耳。}

西門慶道：「你沒說我在這裡？」

玳安道：「小的只說爹在裡邊桂姨家，沒說在這裡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你看不曉事！教把傅二叔打發他便了，又來請我怎的？」

玳安道：「傅二叔講來，客人不肯，直等找我爹去，方纔批合同。」

李瓶兒道：「既是家中使了孩子來請{不稱小廝}，買賣要緊。你不去，惹的他大娘不怪麼？」{今方言惹人怪，何遲之甚也。雖然，瓶氏性情使然耳。十五回首，玳安送壽禮來，"李瓶兒纔起來梳妝"。纔者，拖拉、不受拘束焉。上文云"婦人且不梳頭"。且者，緩之也。梳頭者，止亂也。十四回，書云"春梅與他討洗臉水，打發他梳妝"。打發者，催逼也，不耐煩焉。}

西門慶道：「你不知賊蠻奴才行市，連貨物沒處發脫，纔來上門脫與人、遲半年三個月找銀子。若快時，他就張致了。滿清河縣，除了我家鋪子大，發貨多，隨問多少時，不怕他不來尋我。」

婦人道：「買賣不與道路為讐。只依奴，到家打發了再來也，往後日子多如柳葉兒哩{鬼谷子云：幾者不晚。既明此理，前者藉金氏生日，又何必急於與西門通見焉}！」西門慶於是依聽李瓶兒之言，慢慢起來，梳頭、淨面、戴網巾、穿衣服，李瓶兒收拾飯與他吃。

西門慶一直帶着個眼紗，騎馬來家。鋪子裡有四五個客人等候，秤貨兌銀，批了合同，打發去了，走到潘金蓮房中。

便問：「你昨日往那裡去來？實說便罷，不然，我就嚷的塵鄧鄧的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你們都在花家吃酒，我和他每燈市裡走了回來，同往裡邊吃酒過一夜。今日小廝接去，我纔來家。」

金蓮道：「我知小廝去接，那院裡有你那魂兒罷麼？賊負心！你還哄我哩！那淫婦昨日打發俺每來了{十五回，吳月娘吩咐家來，金氏并未應諾}，弄神弄鬼的{夢之說也。武大未滿百日，金氏亦為惡夢也，虐打武迎兒焉}。晚夕叫了你去□搗了一夜，□搗的了，纔放來了。

玳安這賊囚根子，久慣兒牢成！對着他大娘又一樣話兒，對着我又是一樣話兒——先是他回馬來家，他大娘又是問他"你爹怎的不來家？在誰家吃酒哩？"

他回話"和應二叔眾人看了燈回來，都在院裡李桂姨家吃酒，教我明早接去哩。"

落後我叫了問他，他笑不言語，問的急了，纔說"爹在獅子街花二娘那裡哩！"

賊囚根！他怎的就知我和你一心一計？想必你教他話來！」{玳安其人，既能察知西門情篤於瓶氏，未過門也，而先行與其磕頭拜壽，書既言其行事乖覺，又為金氏老成評之，尚指西門教其話，其城府深矣。是其鞍前馬後知上下之情而人不識也，為善為惡，惟其所取耳。}

西門慶哄道：「我那裡教他！」于是隱瞞不住，方纔把「李瓶兒晚夕請我去到那裡，與我遞酒，說要過你每來了。又哭哭啼啼告訴我說，他沒

人手，後半截空，晚夕害怕，一心要教我取他，問幾時收拾這房子。他還有些香蠟細貨，也值幾百兩銀子，教我會經紀，替他打發。銀子教我收湊着蓋房子，上緊修蓋。他要和你一處住，與你做了姊妹，恐怕你不肯。」

婦人道：「我也不多着個影兒在這裡{十一回，金氏哭云"我一個還多著影兒哩"}，巴不的來總好。我這裡也空落落的，得他來與老娘做伴兒{為奴}。自古船多不碍港，車多不碍路。我不肯招他{心理投射}，當初那個怎麼招我來！攙奴甚麼分兒也怎的？倒只怕人心不似奴心，你還問聲大姐姐去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雖故是恁說，他孝服還未滿哩。」說畢，婦人與西門慶盡脫白綾襖，袖子裡滑浪一聲，吊出個物件兒來。拏在手內沉甸甸的，紹彈子大，認了半日，竟不知甚麼東西。

但見：

原是番兵出產，逢人荐轉在京。

身軀瘦小內玲瓏，得人輕借力，展轉作蟬鳴。

解使佳人心膽，慣能助腎威風。

號稱金面勇先鋒，戰降功第一，揚名勉子鈴。

婦人認了半日，問道：「是甚麼東西兒？怎的把人半邊胳膊都麻了？」

西門慶笑道：「這對像你就不知道了，名喚做勉鈴，南方勉甸國出產的，好的也值四五兩銀子。」

婦人道：「此物使到那裡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先把他放入爐內，然後行事，妙不可言。」

婦人道：「你與李瓶兒也幹來？」西門慶于是把晚間之事，從頭告訴一遍。說得金蓮淫心頓起，兩個白日裡掩上房門，解衣上牀交歡——正是：不知子晉緣何事，纔學吹簫便作仙。

話休饒舌。
一日西門慶會了經紀，把李瓶兒牀後茶葉箱內堆放的香蠟等物，都秤了斤兩，共賣了三百八十兩銀子。李瓶兒只留下一百八十兩盤纏，其餘都付與西門慶收了湊着蓋房。
便教陰陽擇用二月初八日興工動土，五百兩銀子委付大家人來招，並主管賁四，卸磚瓦木石，管工計帳。
這賁四名喚賁地傳，年少，生的百浪囂虛，百能百巧。原是內相勤兒出身，因不守本分——打出吊入滑流水，被趕出來。初時跟着人做兄弟兒來，次後投入大人家做家人，把人家奶子拐出來做了渾家，卻在故衣做經紀；琵琶簫管都會。西門慶見他這般本事，常照顧他在生藥鋪中秤貨討中人錢使。以此凡大小事情，少他不得。
當日賁地傳與來招，督管各作匠人興工。先拆毀花家那邊舊房，打開牆垣，築起地腳，蓋起捲棚、山子各亭臺耍子去處，非止一日，不必盡說。

光陰迅速，日月如梭，西門慶在家看管起蓋花園約有一個月有餘，卻是三月上旬，乃花子虛百日。
李瓶兒預先請過西門慶去和他計議——要把花子虛靈燒了：「房子賣的賣不的，你着人來看守。你早把奴取過去罷！省的奴在這裡，晚夕空落落的，我害怕，常有狐狸鬼混的慌{噩夢纏身}。你到家對大娘說，只當可憐見奴的性命罷！隨你把奴做第幾個，奴情願伏侍你鋪床疊被，也無抱怨。」說着，淚如雨下。
西門慶道：「你休煩惱！前日我把你這話，到家對房下和潘五姐也說過了，直待與你把房蓋得完，那時你孝服將滿，娶你過門不遲。」
李瓶兒道：「好，好。你既有真心娶奴，先早把奴房攛掇蓋了。娶過奴

去到你家住一日，死也甘心！省的奴在這裡度日如年。」
西門慶道：「你的話，我知道了。」
李瓶兒道：「再不的房子蓋完，我燒了靈，搬在五姐那邊樓上住兩日。等你蓋了新房子，搬移不遲。你好歹到家和五姐說，我還等你的話。這三月初十日是他百日，我好唸經燒靈。」西門慶應諾，與婦人歇了一夜。

到次日，一五一十，對潘金蓮說了。
金蓮道：「可知好哩！奴巴不的騰兩間房與他住，只怕別人，你還問聲大姐姐去。我落得河水不洗船，看大姐姐怎麼說。」
這西門慶一直走到月娘房裡來，月娘正梳頭，西門慶把李瓶兒要嫁一節，從頭至尾聽說一遍。
月娘道：「你不好娶他的。休他頭一件，孝服不滿；第二件，你當初和他男子漢相交；第三件，你又和他老婆有連手，買了他房子，收着他寄放的許多東西。
常言，機兒不快梭兒快。我聞得人說，他家房族中花大，是個刁徒潑皮的人。倘或一時有些聲口，倒沒的惹虱子頭上撓。奴{語出金氏。奴者，金氏、瓶氏媚稱也。上文金氏云"他怎的就知我和你一心一計？想必你教他話來"。是金氏知吳氏為己所操縱也}說的是好話，趙錢孫李，你依不依隨你。」
幾句說的西門慶閉口無言，走出前廳來，自己坐在椅子上沉吟{神女賦云：罔兮不樂，悵然失志}。又不好回李瓶兒話，又不好不去的，尋思了半日，還進入金蓮房裡來。
金蓮問道：「你到大姐姐房裡，大姐姐怎麼說？」西門慶把月娘的話告訴了一遍。
金蓮道：「大姐姐不肯，論他也說的是。你又買了他房子，又取他老婆，當初又與他漢子相交了一世方纔好。我又是一說，既做朋友，沒絲

也有寸，交官兒也看喬了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這個也罷了，倒只怕花大那廝沒圈子跳。知道挾制他孝服不滿，在中間鬼混，怎生計較？我如今又不好回他的。」{往者，不識武松而徒欲通金氏，今日知花大，乃能權量去就。}

金蓮道：「呸！有甚難處事！我問你，今日回他去，明日回他去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他教我今日回他聲去。」

金蓮道：「你今日到那裡恁對他說，你說"我到家對五姐說來，他的樓上堆着許多藥料，你這家火，去到那裡沒處堆放。亦發再寬待些時，你這邊房子七八也待蓋了。攛掇匠人早些裝修油漆停當，你這邊孝服也將滿，那時取你過去，卻不齊備些？強似搬在五姐樓上，葷不葷素不素{心理投射。宋太祖云：臥榻之側，豈容他人鼾睡}，擠在一處甚麼樣子？"管情他也罷了！」西門慶聽言大喜，那裡等的時分，走到李瓶兒家。

婦人便問：「你到家所言之事如何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五姐說來，一發等收拾油漆你新房子，你搬去不遲。如今他那邊樓上堆的破零三亂，你這些東西過去，那裡堆放？只有一件打攪，只怕你家大伯子說你孝服不滿，如之奈何？」

婦人道：「他不敢管我的事！休說各衣另飯，當官寫立分單，已倒斷開了的勾當。只我先嫁由爹娘，後嫁由自己。自古嫂兒不通問，大伯管不的我暗地裡事。我如今見過不的日子，他顧不的我。他若但放出個屁來，我教那賊花子坐着死不敢睡着死。大官人你放心，他不敢惹我！」{惑也。人云，光腳不怕穿鞋的。一潑皮焉能懼一無腳蟹邪？}因問：「你這房子，也得幾時方收拾完備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我如今分付匠人，先替你蓋出這三間樓來，及到油漆了，也到五月頭上。」

婦人道：「我的哥哥，你上緊些，奴情願等着到那時候也罷！」說畢，

丫鬟擺上酒，兩個歡娛飲酒過夜。西門慶自此，沒三五日不來，俱不必細說。

光陰迅速，西門慶家中已蓋了兩月房屋，三間玩花樓裝修將完，只少捲棚還未安磉。
一日，五月蕤賓佳節，家家門插艾葉，處處戶掛靈符。李瓶兒治了一席酒，請過西門慶來，一者解粽，二者商議過門之日：擇五月十五日，先請僧人唸經燒靈，然後西門慶這邊擇取婦人過門。
西門慶因問李瓶兒道：「你燒靈那日，花大、花三、花四請他不請？」婦人道：「我每人把個帖子，隨他來不來！」當下計議已定，單等五月十五日。

婦人請了報恩寺十二眾僧人，在家唸經除靈。
西門慶那日封了三錢銀子人情，與應伯爵做生日。早晨拏了五兩銀子與玳安，教他買辦雞鵝鴨置酒，晚夕李瓶兒除服。卻教平安、畫童兩個跟馬，約午後時分，往應伯爵家來。
那日在席前者：謝希大、祝日念、孫天化、吳典恩、雲離守、常時節、白來創，連新上會賁地傳，十個朋友，一個不少。又叫了兩個小優兒彈唱。
遞畢酒，上坐之時，西門慶叫過兩優兒，認的頭一個是吳銀兒兄弟，名喚吳惠；那一個不認的跪下說道：「小的是鄭愛香兒的哥，叫鄭奉。」西門慶坐首席，每人賞二錢銀子。
吃到日西時分，只見玳安拏馬來接，正上席來，向西門慶耳邊悄悄說道：「娘{前文磕頭祝壽，認之也。十五回，玳安附耳云"花二娘教小的請爹早些過去哩"，今則去花二兩字而尊稱之}請爹早些去罷。」西門慶與了他個眼色，就往下走。

被應伯爵叫住問道：「賊狗骨頭兒，你過來實說。若不實說，我把你小耳朵擰過一邊來。你應爹一年有幾個生日！恁日頭半天裡就拏馬來，接了你爹往那裡去？端的誰使了你來？或者是你家中那娘使了你來？或是裡邊十八子{十八為木，木子為李}那裡？你若不說，過一百年也不對你爹說替你這小狗禿兒娶老婆！」

那玳安只是說道：「委的沒人使小的。小的恐怕夜緊，爹要起身，早拏馬來伺候。」

那應伯爵奈何了他一回，見不說，便道：「你不說，我明日打聽出來，和你這小油嘴兒算帳！」于是又斟了一鍾酒，拏了半碟點心，與玳安下邊吃去。

良久，西門慶下來東淨裡更衣，叫玳安道：「到僻靜處」問他話：「今日花家那有誰來？」

玳安道：「花三往鄉裡去了，花四家裡害眼，都沒人來。只有花大家兩口子來，吃了一日齋飯。他漢子先家去了，只有他老婆，臨去，二娘叫到房裡去了，與了他十兩銀子，兩套衣服，還與二娘磕了頭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他沒說甚麼？」

玳安道：「他一字通沒敢題甚麼，只說到明日二娘過來，他三日要來爹家走走。」{十一回，孟三應金氏道"姐姐沒言語"，象事比辭，孟三非云"姐姐沒敢言語"。故去敢字而云，乃常。玳安若為不知個中內情，何得言敢與不敢哉。此非瓶氏教之而何。}

西門慶道：「他眞個說此話來？」

玳安道：「小的怎敢說謊！」{心理投射}

這西門慶聽了，滿心歡喜，又問：「齋供了畢不曾？」

玳安道：「和尚老早就去了，靈位也燒了，二娘說請爹早些過去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你外邊看馬去。」

這玳安正往外走，不想應伯爵在過道內聽，猛可叫了一聲，把玳安諕了一跳。
伯爵罵道：「賊小狗骨頭兒！你不告我說，我就的也聽見了？原來你爹兒們幹的好繭兒！」
西門慶道：「怪狗才，休要唱揚一地裡知道！」
伯爵道：「你央及我央兒，我不說便了！」于是走到席上，如此這般對眾人說了一回。
把西門慶拉着說道：「哥，你可成個人！有這等事，就掛口不對兄弟們說聲兒？就是花大有些甚話說，哥只分付俺每一聲，等俺每和他說，不怕他不依！他若敢道個不是，俺每就與他結一個大胳膊！端的不知哥這親事成了不曾？哥一一告訴俺們，比來相交朋友做甚麼？哥若有使令俺們處，兄弟情厚，火裡火去，水裡水去，願不求同日生，只求各目死！弟兄每這等待你，哥你不說個道理，還只顧瞞着不說！」
謝希大接過說道：「哥如若不說，俺每明日唱揚的裡邊李桂姐、吳銀兒那裡知道了，大家都不好意思的！」
西門慶笑道：「我教眾位得知罷！親事已都停當了！」
應伯爵問道：「取行禮過門，還未定日子？」
謝希大道：「哥到明日取嫂子過門，俺每賀哥去。哥好歹叫上四個唱的，請俺每吃喜酒。」
西門慶道：「這個不消說，一定奉請列位兄弟！」
祝日念道：「比是明日與哥慶喜，不如咱如今替哥把一盃兒酒，先慶了喜罷！」
于是叫伯爵把酒，謝希大執壺，祝日念捧茶，其餘都陪跪。把兩個小優兒也叫來，跪着彈唱一套三十腔喜遇吉日，一連把西門慶灌了三四鍾酒。
祝日念道：「哥，那日請俺每吃酒，也不少了鄭奉、吳惠他兩個。」因

定下：「你二人好歹去。」
鄭奉掩口道：「小的們已定早去宅裡伺候。」
須臾，遞畢酒，各歸席座下，又吃了一回。看看天晚，那西門慶那裡坐的住，趕眼錯起身走了。
應伯爵還要攔門不放，謝希大道：「應二哥，你放哥去罷。休要誤了他的事，教嫂子見怪！」

那西門慶得手上馬一直走了，到了獅子街。
李瓶兒摘去孝□髻，換了一身艷服，堂中燈燭熒煌，預備下一桌齊整酒餚，上面獨獨安一張交椅，讓西門慶上坐，方打開一壜酒篩來。
丫鬟執壺，李瓶兒滿斟一盃遞上去，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，說道：「今日拙夫靈已燒了，蒙大官人不棄，奴家得奉巾櫛之歡，以遂于飛之願。」行畢禮，起來。
西門慶下席來，亦回遞婦人一盃，方纔坐下，因問：「今日花大兩口子，沒說甚麼？」
李瓶兒道：「奴午齋後，叫進他到房中，就說大官人這邊做親之事。他滿口說好，一句閑話也無。只說明日三日哩，教他娘子兒來咱家走走。奴與他十兩銀子，兩套衣服，兩口子喜歡的要不的。臨出門，謝了又謝。」
西門慶道：「他既恁說，我容他上門走走也不差甚麼。但有一句閑話，我不饒他！」
李瓶兒道：「他就放屁辣騷，奴也不放過他！」于是湯水、嗄飯，老媽廚下一齊拏上——李瓶兒親自洗手剔甲，做了些蔥花羊肉一寸的匾食兒。{瓶氏與孫雪娥一般，懂廚藝。古云：栓住男人的胃，則栓住男人的心。}
銀鑲鍾兒盛着南酒，綉春斟了兩盃，李瓶兒陪西門慶吃。西門慶止吃了上半甌，就把下半甌送與李瓶兒吃{一回，金氏對武松言"你若有心，吃我這

半盃兒殘酒"}。一往一來，迭連吃上幾甌。（眞個是：年隨情少，酒因境多。）

李瓶兒因過門日子近了，比常時益發喜歡得了不的，臉上堆下笑來，對西門慶道：「方纔你在應家吃酒，奴已候得久了。又恐怕你醉了，叫玳安來請你早些歸來，不知那邊可有人覺道麼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又被應花子猜着，逼勒小厮說了幾句，鬧混了一場。諸弟兄要與我賀喜喚唱的，做東道，又齊攢的幫襯，灌上我幾盃。我趕眼錯就走出來，還要攔阻，又說好說歹，放了我來。」

李瓶兒就道：「他每放了你，也還解趣哩！」西門慶看他醉態顛狂，情眸眷戀，一霎的不禁胡亂——兩個口吐丁香，臉偎仙杏。

李瓶兒把西門慶抱在懷裡叫道：「我的親哥！你既眞心要娶我，可趁早些！你又往來不便，休丟我在這裡日夜懸望！」說畢{無需哭矣，半杯酒傳意明焉}，翻來倒去，攪做一團。

眞個是：傾國傾城漢武帝，為雲為雨楚襄王。

傾城傾國者，夢寐以求也。

漢書外戚傳孝武李夫人篇云：夫人以倡進，有歌之者，一顧傾人城，再顧傾人國。病篤，轉鄉歔欷不與見。及卒，上以后禮葬焉。上思念李夫人不已，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。乃夜張燈燭，設帷帳，陳酒肉，而令上居他帳，遙望好女如李夫人之貌，還幄坐而步，又不得就視，上愈益相思悲感，為作詩作賦歌之，以傷悼夫人。

為雲為雨者，得償所願也。

昭明文選高唐賦序云：旦為朝雲，暮為行雨。朝朝暮暮，陽臺之下。又云：雌雄相失，哀鳴相號{毛詩曰：鴻鴈于飛，哀鳴嗷嗷}。

神女賦序云：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，使玉賦高唐之事。其夜王寢，果夢與（巫山）神女遇。寐而夢之，寤不自識，罔兮不樂，悵然失志。於是撫心定氣，復見所夢。

神女者，瓶氏也。
四回書金氏"端的平欺神仙、賽過姮娥"。平欺者，以假亂真也。七回書孟玉樓"恰似嫦娥離月殿，猶如神女下瑤階"。恰，剛好。十三回書瓶氏"女賽巫山神女，男如宋玉郎君"。賽，超過。
金氏所以得寵者，窮其風月也。然，亦有所不及也。始自十三回，效瓶氏以奇婬巧技，惟解鎖新姿勢日媚西門之心。

宋玉者，西門也。登徒子好色賦云：玉為人，體貌閑麗，口多微辭，又性好色。
襄王者，西門也。戰國策莊辛謂楚襄王"專淫逸侈靡，不顧國政"。二回詩云：西門浪子意猖狂，生交巫女會襄王。三回詩云：雲雨幾時就，空使襄王築楚臺。

明謚紀彙編云：因事有功曰襄，甲胄有勞曰襄。刑民克服曰武，夸志多窮曰武。襄與武義近。強而能斷曰毅。

通鑒云漢孝武帝喜游獵，即位三年，始為微行，遂起上林苑。常以夜出，馳騖禾稼之地，民皆號呼罵詈。

明武宗毅皇帝：
帝登極以來，時出微行，夜掠幸婦女，縱情逸樂。開店貿易，持簿算；至中官賣酒家，坐當壚婦於其中；實宮人于勾欄，扮演侑酒，醉即宿其處，如是累日。
元年，更易鹽策，代以鹽引。
二年，於西華門作豹房，朝夕處其中以為家。
三年，軍民納銀得授都指揮僉事以下官；命天下選樂工送京師充豹房{猶妓院之大者}。
五年，自號大慶法王{一人有慶，兆民賴之}。
九年，帝自即位後，每歲宮中，張燈為樂。寧王獻新樣四，時燈數百，懸掛多著柱附壁，火失，延燒宮殿，帝笑曰：「是一棚大煙火也！」

十年，訛言選女入宮，民間女率倉皇非禮而嫁。

十一年，右都督馬昂，有女弟，已有娠，召而嬖之。設妓酒館。

十二年，索得婦人劉氏，為樂工楊騰妻，寵冠諸女，飲食起居必与偕左右。其或觸帝怒，輒一笑而解。諸近侍皆母呼之，稱劉娘娘{二娘}。

十四年，南狩，次揚州，密覘寡婦及娼優家，有匿者破垣毀屋，必搜得乃已。閱妓揚州，花粉騰價。

十五年，北還，詣南郊，嘔血、仆不起。

十六年，大漸，三月崩於豹房。遺命以宗人王代繼大統，以安社稷。

史論曰，帝好淫佚，耽樂嬉遊，暱近群小，至自署官號，至重後人之訾議。

事見武宗外紀、國榷

有詩為證：

情濃胸緊湊，欵洽臂輕籠。

賸把銀釭照，猶疑是夢中。

畢竟未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　宇給事劾倒楊提督　李瓶兒招贅蔣竹山

記得書齋乍會時，雲蹤雨跡少人知。

晚來鸞鳳棲雙枕，剔盡銀燈半吐輝。

思往事，夢魂迷，今宵幸得效于飛。

鬼谷子云：揣情最難守司/解

揣情者，象事比辭也，得實事用焉。

守之者，監之也，審焉。審者，理焉。事先於人，理情未就，反著其非，管中窺豹也。

司之者，察之也，窺焉。窺者，探焉。先事而至，探得其情，乃制其術，窺斑知豹也。

難者，非常也，中變焉，事危矣，情變於內者，我疏於外也。

因化說事者，疏則結之也。通達計謀者，結以探知也。以識細微者，可與不可，抵焉。

可抵者可謀，先發制人也，塞下絕上焉，其難者，懷詐藏奸焉；無可抵，則審時以待，因其變以要之，尤難者，時無再來焉。

話說五月二十日，帥府周守備生日，西門慶那日封五星分資、兩方手帕，打選衣帽齊整，騎着大白馬，四個小廝跟隨，往他家拜壽。

席間也有夏提刑、張團練、荊千戶、賀千戶一般武官兒飲酒，鼓樂迎接，搬演戲文，只是四個唱的遞酒。玳安接了衣裳，回馬來家。

到日西時分，又騎馬接去。走到西街口上，撞見馮媽媽，問道：「馮媽媽那裡去？」

馮媽媽道：「你二娘使我來請你爹來。顧銀匠整理頭面完備，今日拏盒

送來，請你爹那裡瞧去。你二娘還和你爹說話哩。」
玳安道：「俺爹今日都在守備府周老爹處吃酒，我如今接去。你老人家回罷，等我到那裡對爹說就是了。」
馮媽媽道：「累你好歹說聲，你二娘等着哩。」

這玳安打馬逕到守備府，眾官員正飲酒在熱鬧處，玳安走到西門慶席前說道：「小的回馬家來時，在街口撞遇馮媽媽，二娘使了來說"顧銀匠送了頭面來了，請爹瞧去，還要和爹說話哩"」西門慶聽了，拏了些點心、湯飯與玳安吃了，就要起身。那周守備那裡肯放，攔門拏巨盃相勸。
西門慶道：「蒙大人見賜，寧可飲一盃。還有些小事，不能盡情，恕罪！恕罪！」于是一飲而盡，作辭周守備，上馬逕到李瓶兒家。
婦人接着，茶湯畢，西門慶分付玳安回馬家去，明日來接。玳安去了。
李瓶兒叫迎春盒兒內取出頭面，來與西門慶過目——黃烘烘火焰般一付好頭面，收過去，單等二十四日行禮，出月初四日准娶。
婦人滿心歡喜，連忙安排酒來，和西門慶暢飲開懷。吃了一回，使丫鬟房中搽抹涼蓆乾淨，兩個在紗帳之中，香焚蘭麝，衾展鮫綃，脫去衣裳，並肩疊股，飲酒調笑。
良久，春色橫眉，淫心蕩漾。西門慶先和婦人雲雨一回，然後乘着酒興坐于牀上，令婦人橫鼙於衽蓆之上，與他品簫。

但見：

紗帳香飄蘭麝，蛾眉輕把簫吹。

雪白玉體透簾幃，禁不住魂飛魄颺。

一點櫻桃小口，兩隻手賽柔荑。

才郎情動囑奴知，不覺靈犀味美。

西門慶于是醉中戲問婦人：「當初有你花子虛在時，也和他幹此事不

幹？」
婦人道：「他逐日睡生夢死，奴那裡耐煩和他幹這營生！他每日只在外邊胡撞，就來家，奴等閒也不和他沾身。況且老公公在時，和他另在一間房睡着，我還把他罵的狗血噴了頭，好不好！對老公公說了，要打白棍兒也不算人{既絕花二之念，又何怪其他處寄情尋歡哉。無乃好人一旁觀之乎}。甚麼材料兒，奴與他這般頑耍，可不砢硶殺奴罷了！誰似冤家這般可奴之意，就是醫奴的藥一般。白日黑夜，教奴只是想你！」
兩個耍一回又幹了一回，傍邊迎春伺候下一個小方盒，都是各樣細巧菓仁肉心、鷄鵝腰掌、梅桂菊花餅兒，小金壺兒，滿泛瓊漿。

從黃昏掌上燈燭，且幹且飲，直耍到一更時分。只聽外邊一片聲打的大門響，使馮媽媽開門瞧去，原來是玳安來了。
西門慶道：「我分付明日來接我，這咱晚又來做甚麼！」因叫進房來問他。
那小廝慌慌張張走到房門首，西門慶與婦人睡着，又不敢進來，只在簾外說話，說道：「姐姐、姐夫都搬來了，許多箱籠在家中，大娘使我來請爹，快去計較說話哩！」
這西門慶聽了，只顧猶豫：「這咱晚端的有甚緣故，須得到家瞧瞧？」連忙起來。
婦人打發穿上衣服，做了一盞暖酒與他吃，打馬一直來家。

只見後堂中秉着燈燭，女兒、女婿都來了，堆着許多箱籠、牀帳、家活，先吃了一驚，因問：「怎的這咱來家？」
女婿陳經濟磕了頭，哭說：「近日朝中，俺楊老爺被科道官參論倒了，聖旨下來，拏送南牢問罪，門下親族用事人等都問擬枷號充軍。昨日府中楊幹辦連夜奔走，透報與父親知道。父親慌了，教兒子同大姐和些家

活箱籠，就且暫在爹家中寄放，躲避些時。他便起身往東京我姑娘那裡，打聽消息去了。待的事寧之日，恩有重報，不敢有忘！」

西門慶問：「你爹有書沒有？」

陳經濟道：「有書在此。」向袖中取出，遞與西門慶拆開觀看。上面寫道：

眷生陳洪頓首書奉

大德西門親家見字，餘情不敘。

茲因北虜犯邊，搶過雄州地界，兵部王尚書不發人馬，失誤軍機，連累朝中楊老爺俱被科道官參劾太重。聖旨惱怒，拏下南牢監禁，會同三法司審問；其門下親族用事人等，俱照例發邊衛充軍。

生一聞消息，舉家驚惶，無處可投。先打發小兒、令愛，隨身箱籠、家活，暫借親家府上寄寓；生即上京，投在家姐夫張世廉處，打聽示下。

待事務寧帖之日回家，恩有重報，不敢有忘！誠恐縣中有甚聲色，生令小兒另外具銀五百兩，相煩親家費心處料，容當叩報，沒齒不忘！燈下草草不宣。

仲夏二十日洪再拜

西門慶看了，慌了手腳。教吳月娘安排酒飯，管待女兒、女婿；就令家下人等，打掃廳前東廂房三間，與他兩口兒居住，把箱籠細軟都收拾月娘上房來。

陳經濟取出他那五百兩銀子，交與西門慶打點使用。西門慶叫了吳主管來，與了他五兩銀子，教他連夜往縣中孔目房裡，抄錄一張東京行下來的文書邸報。上面端的寫的是甚言語？

兵科給事中宇文虛中等一本——

懇乞宸斷，亟誅誤國權奸，以振本兵，以消虜患事：

臣聞夷狄之禍，自古有之。周之玁狁，漢之匈奴，唐之突厥，迨及五代而契丹浸強。又我皇宋建國，大遼縱橫中國者已非一日，然未聞內無夷狄，而外萌夷狄之患者。

諺云"霜降而堂鍾鳴，雨下而柱礎潤"，以類感類，必然之理。譬猶病夫在此，腹心之疾已久，元氣內消，風邪外入，四肢百骸，無非受病，雖盧扁莫之能救，焉能久乎？

今天下之勢，正猶病夫尪羸之極矣。君猶元首也，輔臣猶腹心也，百官猶四肢也。陛下端拱於九重之上，百官庶政各盡職于下，元氣內充，榮衛外扞，則虜患何由而至哉！

今招夷虜之患者，莫如崇政殿大學士蔡京者。本以憸邪奸險之資，濟以寡廉鮮恥之行，讒諂面諛，上不能輔君當道，贊元理化；下不能宣德布政，保愛元元。徒以利祿自資，希寵固位，樹黨懷奸，蒙蔽欺君，中傷善類。忠士為之解體，四海為之寒心；聯翩朱紫，華聚一門。

邇者河湟失議，主議伐遼、內割三郡，郭藥師之叛，失陷卒致金虜背盟，憑陵中夏。此皆誤國之大者，皆由京之不職也。

王黼貪庸無賴，行比俳優，蒙京汲引，薦居政府。未幾，謬掌本兵，惟事慕位苟安，終無一籌可展。迺者張達殁於太原，為之張皇失散。今虜之犯內地，則又挈妻子南下，為自全之計。其誤國之罪，可勝誅戮！

楊戩本以紈袴膏粱，叨承祖廕，憑籍寵靈，典司兵柄，濫膺閫外，大奸似忠，怯懦無比！

此三臣者，皆朋黨固結，內外蒙蔽，為陛下腹心之蠹者也。

數年以來，招災致異，喪本傷元，役重賦煩，生民離散，盜賊猖獗，夷虜犯順。天下之膏腴已盡，國家之紀綱廢弛，雖擢髮

不足以數京等之罪也。

臣等待罪該科，備員諫職，徒以目擊奸臣誤國，而不為皇上陳之，則上辜君父之恩，下負平生所學。

伏乞宸斷，將京等一干黨惡人犯，或下廷尉，以示薄罰；或寘極典，以彰顯戮；或照例枷號；或投之荒裔，以御魑魅。庶天意可回，人心暢快。國法已正，虜患自消。天下幸甚！臣民幸甚！

奉聖旨：

蔡京姑留輔政，王黼、楊戩便拏送三法司會問明白來說，欽此欽遵。

續

該三法司會問過：

並黨惡人犯王黼、楊戩，本兵不職，縱虜深入，荼毒生民，損兵折將，失陷內地，律應處斬。手下壞事家人、書辦官掾親黨——董升、盧虎、楊盛、龐宣、韓宗仁、陳洪、黃玉、賈廉、劉盛、趙弘道等查出有名人犯，俱問擬枷號一個月，滿日發邊衛充軍。

西門慶不看萬事皆休，看了耳邊廂只聽颼的一聲，魂魄不知往那裡去了——就是驚損六葉連肝肺，唬壞三毛七孔心。

即忙打點金銀寶玩，馱裝停當，把家人來保、來旺叫到臥房中，悄悄分付，如此如此、這般這般，雇頭口，星夜上東京打聽消息：「不消到爾陳親家家爹下處，但有不好聲色，取巧打點停當，速來回報！」又與了他二人二十兩盤纏，絕早五更，雇腳夫起程上東京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西門慶通一夜不曾睡着，到次日早，分付來招、賁四把花園工程止住，各項匠人都且回去、不做了。每日將大門緊閉，家下人無事亦不敢往外去，隨分人叫着，不許開。

西門慶只在房裡動彈，走出來，又走進去，憂上加憂，悶上添悶，如熱地蚰蜒一般，把娶李瓶兒的勾當丟在九霄雲外去了。

吳月娘見他每日在房中愁眉不展，面帶憂容，便說道：「他陳親家那邊為事，各人冤有頭、債有主，你平白焦愁些甚麼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你婦人知道些甚麼！陳親家是我的親家，女兒、女婿兩個業障搬來咱家住着，這是一件事。平昔街坊鄰舍，惱咱的極多。常言"機兒不快，梭兒快"“打着羊駒驢戰"倘有小人指戳，拔樹尋根，你我身家不保！」

　　正是：關着門兒家裡坐，禍從天上來。

這裡西門慶在家納悶不題。

且說李瓶兒等了一日兩日，不見動靜，一連使馮媽媽來了兩遍，大門關得鐵桶相似，就是樊噲也撞不開。等了半日，沒一個人牙兒出來，竟不知怎的。

看看到廿四日，李瓶兒又使馮媽媽送頭面來，就請西門慶過去說話。叫門不開，去在對過房簷下等。

少頃，只見玳安出來飲馬，看見便問：「馮媽媽，你來做甚麼？」

馮媽媽說：「你二娘使我送頭面來，怎的不見動靜？請你爹過去說話哩！」

玳安道：「俺爹連日有些小事兒，不得閒。你老人家還拏回頭面去，等我飲馬回來對俺爹說就是了。」

馮媽媽道：「好哥哥，我在這裡等着，你拏進頭面去和你爹說去，你二

娘那裡好不惱我哩！」

這玳安一面把馬拴下，走到裡邊，半日出來道：「對俺爹說了，頭面爹收下了。教你上覆二娘，再待幾日兒，我爹出來往二娘那裡說話。」這馮媽媽一直走來回了婦人話。

婦人又等了幾日，看看五月將盡，六月初旬時分，朝思暮盼，音信全無，夢攘魂勞，佳期間阻。

正是：

懶把蛾眉掃，羞將粉臉勻。

滿懷幽恨積，憔悴玉精神。

婦人盼不見西門慶來，每日茶飯頓減，精神恍惚，到晚夕孤眠枕上，輾轉躊躕：忽聽外邊打門，彷彿見西門慶來到，婦人迎門笑接，攜手進房，問其爽約之情，各訴衷腸之話，綢繆繾綣，徹夜歡娛，鷄鳴天曉，頓抽身回去。

婦人恍然驚覺，大叫一聲，精魂已失。慌了馮媽媽，進房來看視。

婦人說道：「西門慶他剛纔出去，你關上門不曾？」

馮媽媽道：「娘子想得心迷了，那裡得大官人來？影兒也沒有！」婦人自此夢境隨邪——夜夜有狐狸假名抵姓，來攝其精髓。漸漸形容黃瘦，飲食不進，臥牀不起。

馮媽媽向婦人說，請了大街口蔣竹山來看（其人年小，不上三十，生的五短身才，人物飄逸，極是個輕浮狂詐的人），請入臥室。婦人則霧鬢雲鬟，擁衾而臥，似不勝憂愁之狀。{觀之下文診視，詐也，外示憂愁，內實惱恨。上文詩云：滿懷幽恨積。景岳全書云：憂傷於肺兮，脈必澀而氣沉。}

勉強茶湯已罷，丫鬟安放褥甸，竹山就牀診視脈息畢，因見婦人生得有姿色，便開言說道：「小人適診病源，娘子肝脉絃、出寸口而洪大，厥

陰脉出寸口久上魚際，主六欲七情所致，陰陽交爭，乍寒乍熱，似有鬱結于中而不遂之意也。似瘧非瘧，似寒非寒，白日則倦怠嗜臥，精神短少；夜晚神不守舍，夢與鬼交。若不早治，久而變為骨蒸之疾，必有屬纊{斷氣}之憂矣。可惜！可惜！」{傷寒、金匱方書，愚不解義。個中得無詐乎？鬼谷子云：若欲去之，因危與之，環轉因化，莫知所為，退為大儀。雖然，景岳全書云：春脈如弦，春脈者，肝也，東方木也，萬物之所以始生也，故其氣來，軟弱輕虛而滑，端直以長，故曰弦。脈弱以滑，是有胃氣，命曰易治。滑則瘀涎，而胸膈氣壅。脾胃屬土，脈本和緩，土惟畏木，脈則弦強。怒傷於肝者，其脈促而氣上沖。過於思者傷於脾，故脈短而氣結。傷寒病熱兮，洪大易治，而沉細難醫，洪乃胸脅之妨。}

婦人道：「有累先生俯賜良劑，奴好了，重加酬謝。」

竹山道：「小人無不用心，娘子若服了我的藥，必然貴體全安！」說畢起身。

這裡使藥金五星{金主肺，克木}，使馮媽媽討將藥來。婦人晚間吃了他的藥下去，夜裡得睡，便不驚恐，漸漸飲食加添，起來梳頭走動。那消數日，精神復舊。{古云：解鈴還須繫鈴人，心病還須心藥醫。雖然，復舊者，中變焉，事有突然者也。}

一日，安排了一席酒餚，備下三兩銀子，使馮媽媽請過竹山來相謝。這蔣竹山從與婦人看病之時，懷覬覦之心，已非一日，于是一聞相請，即具服而往。

延之中堂，婦人盛妝出見，道了萬福，茶湯兩換，請入房中。酒饌已陳，麝蘭香藹。小丫鬟綉春在傍，描金盤內托出三兩白金。

婦人高擎玉盞，向前施禮，說道：「前日奴家心中不好，蒙賜良劑，服之見效。今粗治了一盃水酒，請過先生來知謝知謝。」

竹山道：「此是小人分內之事，理當措置，何必計較！」因見三兩謝禮，說道：「這個學生怎麼敢領？」

婦人道：「些須微意，不成禮數，萬望先生笑納。」辭讓了半日，竹山方纔收了。

婦人遞酒，安了坐次。

飲過三巡，竹山席間偷眼睃視婦人——粉妝玉琢、嬌艷驚人，先用言以挑之，因說道：「小人不敢動問，娘子青春幾何？」

婦人道：「奴虛度二十四歲。」

竹山道：「又一件，似娘子這等妙年，生長深閨，處于富足，何事不遂，而前日有此鬱結不足之病？」

婦人聽了，微笑道：「不瞞先生，奴因拙夫去世，家事蕭條，獨自一身，憂愁思慮，何得無病？」

竹山道：「原來娘子夫主歿了。多少時了？」

婦人道：「拙夫從去歲十一月得傷寒病死了，今已八個月來。」

竹山道：「曾吃誰的藥來？」

婦人道：「大街上胡先生。」

竹山道：「是那東街上劉太監房子住的胡鬼嘴兒？他又不是我太醫院出身，知道甚麼脉！娘子怎的請他？」

婦人道：「也是因街坊上人薦舉請他來看。還是拙夫沒命，不干他事{心理投射}。」

竹山又道：「娘子也還有子女沒有？」

婦人道：「兒女俱無。」

竹山道：「可惜娘子這般青春妙齡之際，獨自孀居，又無所出。何不尋其別進之路？甘為幽鬱，豈不生病！」

婦人道：「奴近日也講着親事，早晚過門。」

竹山便道：「動問娘子，與何人作親？」

婦人道：「是縣前開生藥鋪西門大官人。」

竹山聽了，道：「苦哉！苦哉！娘子因何嫁他？小人常在他家看病，最

知詳細。此人專在縣中把攬說事，舉放私債，家中挑販人口。家中不算丫頭，大小五六個老婆。着緊打躺棍兒，稍不中意，就令媒人領出賣了。就是打老婆的班頭，炕婦女的領袖！

娘子早時對我說，不然進入他家，如飛蛾投火一般，坑你上不上、下不下，那時悔之晚矣。況近日他親家那邊為事幹連，在家躲避不出。房子蓋的半落不合的，多丟下了。東京門下文書，坐落府縣拏人。到明日他蓋這房子，多是入官抄沒的數兒，娘子沒來由嫁他則甚。」

一篇話把婦人說的閉口無言，況且許多東西，丟在他家，尋思半晌，暗中跌腳，怪嗔道：「一替兩替，請着他不來，原來他家中為事哩！」又見竹山語言活動，一團謙恭，「奴明日若嫁得恁樣個人也罷了，不知他有妻室沒有？」因問道：「既蒙先生指教，奴家感戴不淺。倘有甚相知人家親事，舉保來說，奴無有個不依之理。」

竹山乘機請問：「不知要何等樣人家？小人打聽的實，好來這裡說。」

婦人道：「人家倒也不論乎大小，只像先生這般人物的。」

這蔣竹山不聽便罷，聽了此言，喜歡的勢不知有無。于是走下席來，雙膝跪在地下，告道：「不瞞娘子說，小人內幃失助，中饋乏人，鰥居已久，子息全無。倘蒙娘子垂憐見愛，肯結秦晉之緣，足稱平生之願。小人雖啣環結草，不敢有忘！」

婦人笑以手攜之，說道：「且請起。未審先生鰥居幾時？貴庚多少？既要做親，須得要個保山來說，方成禮數。」

竹山又跪下哀告道：「小人行年二十九歲，正月二十七日卯時建生。不幸去年荊妻已故，家緣貧乏，實出寒微。今既蒙金諾之言，何用冰人之講？」

婦人聽言，笑道：「你既無錢，我這裡有個媽媽，姓馮，拉他做個媒證。也不消你行聘，擇個吉日良辰，招你進來，入門為贅。你意下若何？」

這蔣竹山連忙倒身下拜：「娘子就如同小人重生父母，再長爹娘！宿世有緣，三生大幸矣！」一面兩個在房中各遞了一盃交歡盞，已成其親事，竹山飲至天晚回家。

婦人這裡與馮媽媽商議，說：「西門慶家如此這般為事，吉兇難保。況且奴家這邊沒人，不好了一場，險不喪了性命。為今之計，不如把這位先生招他進來，過其日月，有何不可！」{數月以來，皆已待之矣。急於者，事有所謀也。一舉多得也，平了花大有無之歹念，既能與西門合氣，又消其顧忌之心，再堵了一縣人作詩非議。瓶氏三不歸之謀深矣，以一己之智，每行險徼幸，而進退有據。}

到次日，就使馮媽媽通信過去，擇六月十八日大好日期，把蔣竹山倒踏門招進來，成其夫婦。

過了三日，婦人湊了三百兩銀子，與竹山打開門面兩間開店，煥然一新的。初時往人家看病只是走，後來買了一匹驢兒騎着，在街上往來搖擺，不在話下。

正是：一窪死水全無浪，也有春風擺動時。

畢竟未知後來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　來保上東京幹事　陳經濟花園管工

堪嘆人生毒似蛇，誰知天眼轉如車。

去年妄取東鄰物，今日還歸北舍家。

無義錢財湯潑雪，倘來田地水推沙。

若將奸狡為活計，恰似朝雲與暮霞。

鬼谷子云：度材，事之司南也/解

材者，人也。人者，寄之於智、托之於口、承之於伎者也。度材者，盡其用也，剩餘價值邊際效益是也。

智者，出於口則可聽，付於伎則可見，是為可知。可知者可用，不可知者，謀者所不用也。

善言者，乖覺。懷伎者，任事。兼之者，馭人。

聲者易聞，悅耳也，無甄不能識賢、不肖、為用否。

事體難攷，打聽焉，督實乃能別智愚、勇怯、仁義。

話分兩頭。不說蔣竹山在李瓶兒家招贅，單表來保、來旺二人上東京打點。

朝登紫陌，暮踐紅塵，饑餐渴飲，帶月披星有日。到東京進了萬壽城門，投旅店安歇。到次日，街前打聽，只聽見過路人風裡言、風裡語，多交頭接耳，街談巷議，都說「兵部王尚書昨日會問明白，聖旨下來，秋後處決。止有楊提督名下親屬人等未曾拏完，尚未定奪，且待今日便有次第。」{反度之清河縣民，寧為無議哉。}

這來保等二人把禮物打在身邊，急來到蔡府門首（舊時幹事，來了兩遍，道路久熟），立在龍德街牌樓底下，探聽府中消息。

少頃，只見一個青衣人，慌慌打太師府中出來，往東去了。來保認的是楊提督府裡親隨楊幹辦，待要叫住問他一聲事情何如，因家主不曾分付

招惹他，以此不言語，放過了他去了。
遲了半日，兩個走到府門前，望着守門官深深唱了個喏：「動問一聲，太師老爺在家不在？」
那守門官道：「老爺不在家了，朝中議事未回！你問怎的？」
來保又問道：「管家翟爺請出來小人見見，有事稟白。」
那官吏道：「管家翟叔也不在了，跟老爺出去了。」
來保道：「且住！他不實說與我，已定問我要些東西。」於是袖中取出一兩銀子遞與他。
那官吏接了，便問：「你要見老爺？要見學士大爺？老爺便是大管家翟謙稟，大爺的事便是小管家高安稟，各有所掌。況老爺朝中未回，止有學士大爺在家。你有甚事，我替你請出高管家來，有甚事引你稟見大爺，也是一般！」
這來保就借情道：「我是提督楊爺府中，有事稟見。」官吏聽了，不敢怠慢，進入府中。良久，只見高安出來。
來保慌忙施禮，遞上十兩銀子，說道：「小人是楊爺的親，同楊幹辦一路來見老爺討信。因後邊吃飯來遲了一步，不想他先來見了，所以不曾趕上。」
高安接了禮物，說道：「楊幹辦只剛纔去了，老爺還未散朝。你且待待，我引你再見見大爺罷。」一面把來保領到第二層大廳傍邊，另一座儀門進去：坐北朝南三間敞廳，綠油欄杆，朱紅牌額，石青填地，金字大書，天子御筆欽賜「學士琴堂」四字——原來蔡京兒子蔡攸也是寵臣，見為祥和殿學士，兼禮部尚書，提點太一宮使。

來保在門外伺候，高安先入說了。出來，然後喚來保入見——當廳跪下。
廳上垂着朱簾，蔡攸深衣軟巾，坐於堂上，問道：「是那裡來的？」

來保稟道：「小人是楊爺的親家陳洪的家人，同府中楊幹辦來稟見老爺討信。不想楊幹辦先來見了，小人趕來後見。」因向懷中取出揭帖遞上。
蔡攸見上面寫着「白米五百石」，叫來保近前說道：「蔡老爺亦因言官論列，連日迴避。閣中之事，並昨日二法司會問，都是右相李爺秉筆。稱楊老爺的事，昨日內裡消息出來，聖上寬恩，另有處分了。其手下用事有名人犯，待查明問罪，你還往到李爺那裡說去。」{獻財取官。財之用也大，色之道亦廣。不濟者無色，不遂者無財，財色可通焉。功名無路，此柳暗花明之謂也。以故論富貴，則言官商。言官商，則舉財色，古來然之。}
來保只顧磕頭道：「小的不認的李爺府中，望爺憐憫，俯就看家楊老爺分上。」{此謂之乖覺。若無人陪同前去，事或多磨。多磨，或晚於時。晚於時則多變。有封緘，則事半功倍。}
蔡攸道：「你去到天漢橋迤北高坡大門樓處，問聲當朝右相、資政殿大學士，兼禮部尚書，名諱邦彥的，你李爺誰是不知道？也罷，我這裡還差個人同你去。」即令祇候官呈過一緘，使了圖書，就差管家高安同去見李老爺：「如此這般替他說。」

那高安承應下了，同來保出了府門，叫了來旺，帶着禮物，轉過龍德街，逕到天漢橋李邦彥門首。
正值邦彥朝散纔來家，穿大紅縐紗袍，腰繫玉帶，送出一位公卿上轎而去。回到廳上，門吏稟報說：「學士蔡大爺差管家來見。」
先叫高安進去，說了回話。然後喚來保、來旺進見，跪在廳臺下。高安就在傍邊遞了蔡攸封緘、并禮物揭帖，來保下邊就把禮物呈上。
邦彥看了說道：「你蔡大爺分上，又是你楊老爺親，我怎麼好受此禮物？況你楊爺，昨日聖心回動，已沒事。但只是手下之人，科道參語甚重，已定問發幾個。」即令堂候官取過昨日科中送的那幾個名字與他瞧。

上寫着「王黼名下書辦官董升，家人王廉{前文書為賈廉}，班頭黃玉；楊戩名下壞事書辦官盧虎，幹辦楊盛，府掾韓宗仁、趙弘道，班頭劉成{前文書為劉盛}，親黨陳洪、西門慶、胡四{前文有龐宣，無西門、胡四}等，皆鷹犬之徒、狐假虎威之輩——揆置本官、倚勢害人，貪殘無比，積弊如山，小民蹙額，市肆為之騷然！乞敕下法司，將一干人犯，或投之荒裔，以御魑魅；或寘之典刑，以正國法，不可一日使之留於世也！」

來保等見了，慌的只顧磕頭，告道：「小人就是西門慶家人，望老爺開天地之心，超生性命則個！」高安又替他跪稟一次。

邦彥見五百兩金銀，只買一個名字，如何不做分上？即令左右擡書案過來，取筆將文卷上「西門慶」名字改作「賈慶」。一面收上禮物去，邦彥打發來保等出來，就拏回帖回蔡學士，賞了高安、來保、來旺一封五十兩銀子。

來保路上作辭高管家，回到客店，收拾行李，還了店錢，星夜回到清河縣來。

早到家見西門慶，把東京所幹的事，從頭說了一遍。

西門慶聽了，如提在冷水盆內，對月娘說：「早時使人去打點，不然怎了？」

正是這回西門慶性命，有如落日已沉西嶺外，卻被扶桑喚出來。於是一塊石頭方纔落地，過了兩日，門也不關了，花園照舊還蓋，漸漸出來街上走動。

一日玳安騎馬打獅子街所過，看見李瓶兒門首開個大生藥鋪，裡邊堆着許多生熟藥材，朱紅小櫃，油漆牌面，吊看幌子，甚是熱鬧。

歸來告與西門慶說——還不知招贅竹山一節——只說：「二娘搭了個新夥計，開了個生藥鋪。」西門慶聽了，半信不信。

一日，七月中旬時分，金風淅淅，玉露泠泠。西門慶正騎馬街上走着，撞見應伯爵、謝希大兩人，叫住，下馬唱喏。

問道：「哥一向怎的不見？兄弟到府上幾遍，見大門關着，又不敢叫，整悶了這幾日。端的哥在家做甚事？嫂子取過來不曾？也不請兄弟們吃酒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不好告訴的。因舍親家陳宅那邊為些閒事，替他亂了幾日，親事另改了日期了。」

伯爵道：「兄弟每不知哥吃驚，今日既撞遇哥，兄弟二人肯空放了？如今請哥同到裡邊吳銀姐那裡吃三盃，權當解悶。」不由分說，把西門慶拉進院中來，玳安、平安牽馬後邊跟着走。

正是：

歸去只愁紅日短，思鄉猶恨馬行遲。

世財紅粉歌樓酒，誰為三般事不迷。

當日西門慶被他二人拉到吳銀兒家，吃了一日酒。到日暮時分，已帶半酣，纔放出來。打馬正望家走，到於東街口上，撞見馮媽媽從南來，走得甚慌。

西門慶勒住馬，問道：「你往那去？」

馮媽媽道：「二娘使我往門外寺裡，魚籃會替過世二爺燒箱庫去來，趕進門來。」

西門慶醉中道：「你二娘在家好麼？我明日和他說話去。」

馮媽媽道：「尤得大人還問甚麼好也來？把個見見成成做熟了飯的親事兒，吃人撥了鍋兒去了！」

西門慶聽了，失驚問道：「莫不他嫁人去了？」

馮媽媽道：「二娘那等使老身送過頭面，往你家去了幾遍不見你，大門關着。對大官兒說進去，教你早動身，你不理。今教別人成了，你還說

甚的！」

西門慶問是誰，馮媽媽悉把半夜三更婦人被狐狸纏着、染病着、看看至死，怎的請了大街上住的蔣竹山來看，吃了他的藥怎的好了；某日怎的倒踏門招進來、成其夫婦，見今二娘拏出三百兩銀子與他開了生藥鋪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

這西門慶不聽便罷，聽了氣的在馬上只是跌腳，叫道：「苦哉！你嫁別人，我也不惱。如何嫁那矮王八！他有甚麼起解？」於是一直打馬來家。

剛下馬進儀門，只見吳月娘、孟玉樓、潘金蓮並西門大姐，四個在前廳天井內月下跳馬索兒耍子。見西門慶來家，月娘、玉樓、大姐三個都往後走了，只有金蓮不去，且扶着庭柱兜鞋。

被西門慶帶酒罵道：「淫婦們閒的聲喚，平白跳甚麼百索兒！」趕上金蓮踢了兩腳，走到後邊，也不往月娘房中去脫衣裳，走在西廂稍間一間書房，要了鋪蓋那裡宿歇，打丫頭、罵小廝，只是沒好氣。眾婦人站在一處，都甚是着恐，不知是那緣故。

吳月娘甚是埋怨金蓮：「你見他進門有酒了，兩三步扠開一邊便了，還只顧在跟前笑成一塊且提鞋兒，卻教他蝗蟲螞蚱一例都罵着！」

玉樓道：「罵我每也罷，如何連大姐姐也罵起淫婦來了？沒槽道的行貨子！」

金蓮接過來道：「這一家子只我是好欺負的！一般三個人在這裡，只踢我一個兒{煤氣燈操縱-正定}，那個偏受用着甚麼也怎的？」

月娘就惱了，說道：「你頭裡何不教他連我也踢不是！你沒偏受用，誰偏受用？恁的賊不識高低貨！我倒不言語，你只顧嘴頭子嗶哩礴喇的！」

那金蓮見月娘惱了，便轉把話兒來摭，說道：「姐姐，不是這等說。他

不知那裡因着甚麼由頭兒，只揫我煞氣{煤氣燈操縱-參疑}。要便睜着眼望着我叫"千也要打個臭死，萬也要打個臭死！"{煤氣燈操縱-參疑}」
月娘道：「誰教你只要嘲他來？他不打你，卻打狗不成？」
玉樓道：「大姐姐，且叫了小廝來問他聲，今日在誰家吃酒來？早晨好好出去，如何來家恁個腔兒？」不一時把玳安叫到根前，問他端的。

月娘罵道：「賊囚根子！你不實說，教大小廝來吊拷你，和平安兒每人都是十板子！」
玳安道：「娘休打，待小的實說了罷。爹今日和應二叔每都在院裡吳家吃酒，散的早了來，在東街口上撞遇馮媽媽，說"花二娘等爹不去，嫁了大街住的蔣太醫了"，爹一路上惱的要不的。」
月娘道：「信那沒廉恥的歪淫婦！浪着嫁了漢子，來家揫人煞氣！」
玳安道：「二娘沒嫁蔣太醫，把他倒踏門招進去了。如今二娘與了他本錢，開了好不興的大藥鋪。我來家告爹說，爹還不信。」
孟玉樓道：「論起來，男子漢死了多少時兒，服也還未滿，就嫁人，使不得的。」
月娘道：「如今年程，論的甚麼使的使不的！漢子孝服未滿，浪着嫁人的，纔一個兒？淫婦成日和漢子酒裡眠酒裡臥，底人他原守的甚麼貞節！」

看官，聽說：

月娘這一句話，一棒打着兩個人。孟玉樓與潘金蓮都是再醮嫁人，孝服都不曾滿。聽了此言，未免各人懷着慚愧歸房，不在話下。

正是：不如意處常八九，可與人言無二三。

卻說西門慶當晚在前邊廂房睡了一夜，到次日，把女婿陳經濟安他在花

園中，同賁四管工記帳，換下來招來，教他看守大門。

西門大姐白日裡便在後邊和月娘眾人一處吃飯，晚夕歸前邊廂房中歇。

陳經濟每日只在花園中管，非呼喚不敢進入中堂，飲食都是小廝內裡拏出來吃，所以西門慶手下這幾房婦女都不曾見面。

一日，西門慶不在家，與提刑所賀千戶送行去了。月娘因陳經濟搬來居住，一向管工辛苦，不曾安排一頓飯兒酧勞他酧勞，向孟玉樓、李嬌兒說道：「待要管，又說我多攬事。我待欲不管，又看不上{往前，內事，西門必找吳氏商議，徵其意見，是何來此論耶？語出金氏耳，受其離間也，故無需對其語、求其態度}。人家的孩兒在你家，每日起早睡晚，辛辛苦苦，替你家打勤勞兒，那個興心知慰他一知慰兒也怎的？」{金氏欲窺之耳，孟三且避嫌，而下文，其不待請而來見。此即煤氣燈操縱之詭譎也，人代行之之術也，而代行者意出於己志。酬勞與知謝等義，托以觀覷耳。}

玉樓道：「姐姐，你是個當家的人，你不上心誰上心！」月娘於是分付廚下，安排了一桌酒餚點心，午間請經濟進來吃一頓飯。

這陳經濟撇了工程，教賁四看管，逕到後邊參見月娘。作畢揖，旁邊坐下。小玉拏茶來吃了，安放桌兒，拏蔬菜案酒上來。

月娘道：「姐夫每日管工辛苦，要請姐夫進來坐坐，白不得個閒。今日你爹不在家，無事治了一盃水酒，權與姐夫酧勞。」

經濟道：「兒子蒙爹娘擡舉，有甚勞苦，這等費心！」月娘遞了酒，經濟傍邊坐下。

須臾，饌餚齊上，月娘陪着他吃了一回酒{須臾者，觀摩其人故也。下文云"當時月娘自知經濟是個志誠的女婿"}，月娘使小玉：「請大姑娘來這裡坐。」{小姑娘，孫雪娥。吳氏且無所出，不呼大姐者，疏耳。}

小玉道：「大姑娘使着手，便來。」

少頃，只聽房中抹的牌響，經濟便問：「誰人抹牌？」

月娘道：「是大姐與玉簫丫頭弄牌。」

經濟道：「你看沒分曉，娘這裡呼喚不來，且在房中抹牌。」不一時，大姐掀簾子出來，與他女婿對面坐下，一同飲酒。

月娘便問：「陳姐夫也會看牌也不會？」

大姐道{搶答}：「他也知道些香臭兒。」

當時月娘自知經濟是個志誠的女婿，卻不道小伙子兒詩詞歌賦、雙陸象棋、拆牌道字，無所不通、無所不曉。{論起來，何為打聽花大是刁徒，陳則置不問耶？喜惡親疏見焉。}

有西江月為證：

自幼乖滑伶俐，風流博浪牢成。

愛穿鴨綠出爐銀，雙陸象棋幫襯。

琵琶笙□簫管，彈丸走馬員情。

只有一件不堪聞，見了佳人是命。

月娘便道：「既是姐夫會看牌，何不進去咱同看一看？」

經濟道：「娘和大姐看罷，兒子卻不當。」

月娘道：「姐夫至親間，怕怎的！」一面進入房中，只見孟玉樓正在牀上鋪茜紅毡看牌，見經濟進來，抽身就要走。

月娘道：「姐夫又不是別人，見個禮兒罷。」向經濟道：「這是你三娘哩。」那經濟慌忙躬身作揖{看腳}，玉樓還了萬福。

當下玉樓、大姐三人同抹，經濟在旁邊觀看。抹了一回，大姐輸了下來，經濟上來又抹：

玉樓出了個天地分；經濟出了恨點不到頭{恨只可近看，不可褻玩}；吳月娘出了個四紅沉八不就，雙三不搭兩么兒，和兒不出，左來右去{遲疑不定}，配不着色頭。

只見潘金蓮掀開簾子走進來，銀絲□髻上戴着一頭鮮花兒仙掌，體可玉貌，笑嘻嘻道：「我說是誰{一窺究竟}，原來是陳姐夫在這裡。」慌的陳

經濟扭頸回頭，猛然一見，不覺心蕩目搖，精魂已失。

　　正是：五百年冤家今朝相遇，三十年恩愛一旦遭逢。

月娘道：「此是五娘。姐夫也只見個長禮兒罷。」經濟忙向前深深作揖{看腳}，金蓮一面還了萬福。

月娘便道：「五姐你來看，小雛兒倒把老鴉子來贏了。」

這金蓮近前，一手扶着牀護炕兒，一隻手拈着白紗團扇兒，在傍替月娘指點，說道：「大姐姐，這牌不是這等出了。把雙三搭過來，卻不是天不同和牌？還贏了陳姐夫和三姐姐。」

眾人正抹牌在熱鬧處，只見玳安抱進毡包來，說：「爹來家了。」月娘連忙攛掇小玉送陳姐夫打角門出去了。

西門慶下馬進門，先到前邊工上觀看了一遍，然後踅到潘金蓮房中來。

金蓮慌忙接着，與他脫了衣裳，說道：「你今日送行去，來的早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提刑所賀千戶新陞新平寨知寨，合衛所相知都郊外送他來，拏帖兒來知會我，不好不去的。」

金蓮道：「你沒酒，教丫鬟看酒來你吃。」不一時，放了桌兒飲酒，菜蔬都擺在面前。

飲酒中間，因說起：「後日花園捲棚上梁，約有許多親朋都要來遞菓盒酒、掛紅，少不得叫廚子置酒管待。」說了一回，天色已晚，春梅掌燈歸房，二人上牀宿歇。

西門慶因起早送行，着了辛苦，吃了幾盃酒就醉了。倒下頭，鼾睡如雷，□□不醒。

那時正値七月二十頭天氣，夜裡有些餘熱，這潘金蓮怎生睡得着。忽聽碧紗帳內一派蚊雷，不免赤着身子起身來，執着燭滿帳照蚊，照一個燒一個。

回首見西門慶仰臥枕上，睡得正濃，搖之不醒，其腰間那話，帶着托子，纍垂偉長。不覺淫心輒起，放下燭臺，用纖手捫弄了一回，蹲下身去，用口吮之。

吮來吮去，西門慶醒了罵道：「怪小淫婦兒！你達達睡睡，就摑混死了。」一面起來，坐在枕上，亦發叫他在下盡着吮咂，又垂首玩之，以暢其美。

正是：怪底佳人風性重，夜深偷弄紫鸞簫。

有蚊子雙關踏莎行詞為證：

我愛他身體輕盈，楚腰膩細。

行行一派笙歌沸，黃昏人，未掩朱扉。

潛身撞入紗廚內，款傍香肌。

輕憐玉體，嘴到處，臙脂記。

耳邊廂，造就百般聲，夜深不肯教人睡。

婦人於是頑了有一頓飯時，西門慶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叫春梅篩酒過來，在牀前執壺而立。將燭移在牀背板上，教婦人馬爬在他面前，那話隔山取火，托入牝中，令其自動，在上飲酒取其快樂。

婦人罵道：「好個刁鑽的強盜！從幾時新興出來的例兒，怪剌剌教丫頭看答着，甚麼張致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我對你說了罷，當初你瓶姨和我常如此幹，叫他家迎春在傍執壺斟酒，倒好耍子！」

婦人道：「我不好罵出來的，甚麼瓶姨鳥姨{千也罵鳥姨，萬也罵鳥姨}！題那淫婦則甚？奴好心不得好報{煤氣燈操縱-正定}！那淫婦等不的，浪着嫁漢子去了。你前日吃了酒，你來家，一般的三個人在院子裡跳百索兒，只拏我煞氣，只踢我一個兒，倒惹的人和我辨了回子嘴{煤氣燈操縱-

三角離間}。想起來，奴是好欺負的{煤氣燈操縱-正定}！」

西門慶問道：「你與誰辨嘴來？」

婦人道：「那日你便進來了，上房{大姐姐何在}的好不和我合氣！說我"在他根前頂嘴來{煤氣燈操縱-參疑}，罵我不識高低的貨！"我想起來，為甚麼養蝦蟇，得水蠱兒病，如今倒教人惱我{煤氣燈操縱-三角離間}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不是我也不惱，那日應二哥他們拉我到吳銀兒家，吃了酒出來，路上撞見馮媽媽子，如此這般告訴我，把我氣了個立睜。若嫁了別人，我倒罷了。那蔣太醫賊矮王八，那花大怎不咬下他下截來！他有甚麼起解？招他進去，與他本錢，教他在我眼面前開舖子，大剌剌做買賣！」

婦人道：「虧你有臉兒還說哩！奴當初怎麼說來？先下米的，先吃飯。你不聽{煤氣燈操縱-正定}！只顧求他、問姐姐。常言，信人調，丟了瓢{煤氣燈操縱-三角離間}！你做差了，你抱怨那個！」

西門慶被婦人這幾句話，沖得心頭一點火起，雲山半壁通紅，便道：「你由他，教那不賢良的淫婦說去，到明日休想我這裡理他！」{鬼谷子云：近而不可見，不察其辭也。吳氏之好性格跌落矣。吳氏據此反驗金氏挑唆之言"看不上"。昵孟三，除雪娥，遠嬌兒，間吳氏，陰瓶氏，西門一家盡在金氏股掌之中矣。各人之芥蒂已成，後積重難返而不可平，即為無金氏，鏡碎不可復原。鬼谷子云：與智者言，將以此明之；與不智者言，將以此教之，而甚難為也。印刻焉。}

　　看官，聽說：

　　自古讒言罔行，雖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昆弟之間，猶不能免，況朋友乎？饒吳月娘恁般賢淑的婦人，居于正室，西門慶聽金蓮衽蓆睥睨之間言，卒致于反目，其它可不慎哉！

自是以後，西門慶與月娘尚氣，彼此覿面，都不說話。月娘隨他往那房裡去也不管他，來遲去早也不問他，或是他進房中取東取西，只教丫頭

上前答應，也不理他，兩個都把心來冷淡了{自抉耳目}。

正是：

前車倒了千千輛，後車到了亦如然。

分明指與平川路，錯把忠言當惡言。

且說潘金蓮自西門慶與月娘尚氣之後，見漢子偏聽己，于是以為得志，每日抖搜着精神，妝飾打扮，希寵市愛。因為那日後邊會遇陳經濟一遍，見小夥兒生的乖猾伶俐，有心也要勾搭他，但只畏懼西門慶，不敢下手。只等的西門慶往那裡去不在家，便使了丫鬟叫進房中，與他茶水吃，常時兩個下棋做一處。{一回書云"為頭的一件，好偷漢子"，詩云"若遇風流清子弟，等閑雲雨便偷期"}

一日，西門慶新蓋捲棚上梁，親友掛紅慶賀，遞菓盒的也有許多。落作人匠，都有犒勞賞賜。大廳上管待官客，吃到晌午時分，人纔散了。
西門慶看着收拾了家火，歸後邊睡去了，陳經濟走來金蓮房中討茶吃。
金蓮正在牀上彈弄琵琶，道：「前邊上梁，吃了恁半日酒，你就不曾吃了些甚麼？還來我屋裡要茶吃？」
經濟道：「兒子不瞞你老人家說，從半夜起來，亂了這一五更，誰吃甚麼來？」
婦人問道：「你爹在那裡？」
經濟道：「爹後邊睡去了。」
婦人道：「你既沒吃甚麼，叫春梅揀妝裡、拏我吃的那蒸酥菓餡餅兒，來與你姐夫吃。」
這小夥兒就在他炕桌兒擺着四碟小菜，吃着點心，因見婦人彈琵琶，戲問道：「五娘，你彈的甚曲兒？怎不唱個兒我聽。」
婦人笑道：「好陳姐夫，奴又不是你影射的，如何唱曲兒你聽？我等你

爹起來，看我對你爹說不說。」

那經濟笑嘻嘻慌忙跪下，央及道：「望乞五娘可憐見，兒子再不敢了！」那婦人笑起來了。

自此這小夥兒和這婦人日近日親，或吃茶吃飯，穿房入屋，打牙犯嘴，挨肩擦膀，通不忌憚。月娘托以兒輩，放這樣不老實的女婿在家，自家的事卻看不見。

正是：

只繞採花成釀蜜，不知辛苦為誰甜。

堪歎西門慮未通，惹將桃李笑春風。

滿牀錦被藏賊睡，三頓珍羞養大蟲。

愛物只圖夫婦好，貪財常把丈人坑。

還有一件堪誇事，穿房入屋弄乾坤。

畢竟未知後來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　草裡蛇邏打蔣竹山　李瓶兒情感西門慶

花開不擇貧家地，月照山河處處明。

世間只有人心歹，百事還教天養人。

癡聾瘖啞家豪富，伶俐聰明卻受貧。

年月日時該載定，算來由命不由人。

鬼谷子云：量能，事之司南也/解

能者，才也。量者，較之也，三才分焉。三才者，智睿也、多寡也、強弱也。

智睿有高低，暗者可欺，明者可忌；賤者可欺，貴者可忌。主賢，德也，故為直者，取於曲也。

多寡視可用，輕者可欺，重者可忌；貧者可欺，富者可忌。主權，力也，故有餘者，取於不足。

強弱料氣勢，孱者可欺，橫者可忌；小者可欺，群者可忌。主仁，親也，故為強者，取於弱也。

話說西門慶家中起蓋花園捲棚，約有半年光景，裝修油漆完備，前後煥然一新，慶房整吃了數日酒，俱不在話下。

一日，八月初旬天氣，與夏提刑做生日，在新買莊上擺酒，叫了四個唱的一起樂工、雜耍步戲。西門慶從巳牌時分，打選衣帽齊整，四個小廝跟隨，騎馬去了。

吳月娘在家，整置了酒餚細菓，約同李嬌兒、孟玉樓、孫雪娥、大姐、潘金蓮眾人，開了新花園門，閒中游賞玩看。裡面花木庭臺，一望無際，端的好座花園！

但見：

正面丈五高，心紅漆綽屑，周圍二十板，□炭乳口泥牆。

當先一座門樓，四下幾多臺榭，假山眞水，翠竹蒼松。

高而不尖謂之臺，巍而不峻謂之榭，論四時賞玩，各有去處——

春賞燕遊堂，檜柏爭鮮。

夏賞臨溪館，荷蓮鬪彩。

秋賞疊翠樓，黃菊迎霜。

冬賞藏春閣，白梅積雪。

剛見那——

嬌花籠淺徑，嫩柳拂雕欄。

弄風楊柳縱蛾眉，帶雨海棠陪嫩臉。

燕遊堂前，金燈花似開不開。

藏春閣後，白銀杏半放不放。

平野橋東，幾朵粉梅開卸。

臥雲亭上，數株紫荊未吐。

湖山側，纔綻金錢。

寶檻邊，初生石笋。

翩翩紫燕穿簾幙，嚦嚦黃鶯度翠陰。

也有那月窗雪洞，也有那水閣風亭。

木香棚與茶□架相連，千葉桃與三春柳作對。

也有那紫丁香、玉馬櫻、金雀藤、黃刺薇、香茉莉、瑞仙花。

捲棚前後，松牆竹徑，曲水方池，映堦蕉棕，白日葵榴。

游魚藻內驚人，粉蝶花間對舞。

正是：芍藥展開菩薩面，荔枝擎出鬼王頭。

當下吳月娘領着眾婦人，或攜手游芳徑之中，或鬪草坐香茵之上；一個臨欄對景，戲將紅豆擲金鱗；一個伏檻觀花，笑把羅紈驚粉蝶。月娘于是走在一個最高亭子上——名喚臥雲亭，和孟玉樓、李嬌兒下棊。

潘金蓮和西門大姐、孫雪娥，都在翫花樓坐下觀看：見樓前牡丹花畔，芍藥圃、海棠軒、薔薇架、木香棚，又有那耐寒君子竹、欺雪大夫松，端的四時有不卸之花，八節有長春之景，觀之不足，看之有餘。

不一時，擺上酒來，吳月娘居上，李嬌兒對席，兩邊孟玉樓、孫雪娥、潘金蓮、西門大姐，各依序而坐。

月娘道：「我忘了請陳姐夫來坐坐。」一面使小玉：「前邊快請姑夫來。」

不一時，經濟來到（頭上天青羅帽，身穿紫綾深衣，腳下粉頭皂靴），向前作揖，就在大姐根前坐下。傳盃換盞，吃了一回酒，吳月娘還與李嬌兒、西門大姐下棊，孫雪娥與孟玉樓卻上樓觀看。{孫雪娥嫉李嬌兒而遠之歟？}

惟有金蓮，且在山子前、花池邊用白紗團扇撲蝴蝶為戲，不防經濟悄悄在他身背後觀戲，說道：「五娘，你不會撲蝴蝶兒，等我替你撲。這蝴蝶兒忽上忽下、心不定，有些走滾。」

那金蓮扭回粉頸，斜瞅了他一眼，罵道：「賊短命，人聽着，你待死也！我曉得你也不要命了！」那陳經濟笑嘻嘻撲近他身來，摟他親嘴{不避忌者，不自量力也}，被婦人順手只一推，把小夥兒推了一交。

卻不想玉樓在翫花樓遠遠瞧見{諱而無忌者，昵近也。往前故作惱言、怪乎扎罰其小廝琴童者，乃詐乎}，叫道：「五姐，你走這裏來，我和你說話。」金蓮方纔撇了經濟上樓去了。

原來兩個蝴蝶也沒曾捉的住，倒訂了燕約鶯期，則做了蜂鬚花

嘴。

正是：狂蜂浪蝶有時見，飛入梨花沒處尋。

經濟見婦人去了，默默歸房，心中怏然不樂。口占折桂令一詞，以遣其悶：

我見他斜戴花枝，朱唇上不抹胭脂似抹胭脂。

前日相逢、今日相逢，似有情實，未見情實。

欲見許、何曾見許，似推辭，本是不推辭。

約在何時？會在何時？

不相逢他又相思，既相逢我又相思。

且不說吳月娘等在花園中飲酒，單表西門慶從門外夏提刑莊子上吃了酒回來，打南瓦子裏頭過——平昔在三瓦兩巷行走耍子，搗子每都認的（那時宋時謂之搗子，今時俗呼為光棍是也）——內中有兩個，一名草裏蛇魯華，一名過街鼠張勝，常被西門慶資助，乃鷄竊狗盜之徒。西門慶見他兩個在那裏耍錢，勒住馬，近前說話。

二人連忙走至跟前，打個半跪道：「大官人，這咱晚往那去來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今日是提刑所夏老爹生日，門外莊上請我每吃了酒來。我有一庄事央煩你們，依我不依？」{央煩者，忌之三分也。}

二人道：「大官人沒的說，小人平昔受恩甚多，如今使令小人之處，雖赴湯蹈火，萬死何辭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既是你二人恁說，明日來我家，我有話分付你。」

二人道：「那裏等的到明日，你老人家說與小人罷！端的有甚麼事？」

這西門慶附耳低言，便把蔣竹山要了李瓶兒之事說了一遍：「只要你弟兄二人，替我出這口氣便了！」因在馬上摟起衣底，順袋中還有四五兩碎銀子，都倒與二人，便道：「你兩個拏去打酒吃。只要替我幹得停

當，還謝你二人。」

魯華那肯接，說道：「小人受你老人家恩還少哩！我只道叫俺兩個往東洋大海裏拔蒼龍頭上角，西華岳山中取猛虎口中牙，便去不得。這些小之事，有何難哉！這個銀兩，小人斷不敢領受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你不收，我也不央及你了！」教玳安接了銀子，打馬就走。

又被張勝攔住說：「魯華，你不知他老人家性兒？你不收，恰似咱每推托的一般！」

一面接了銀子，扒倒地下磕了個頭，說道：「你老人家只顧家去坐着，不消兩日，管情穩扭扭教你笑一聲。」

張勝道：「只望官府到明日，把小人送與提刑所夏老爹那裏答應，就勾了小人了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這個不打緊，何消你說。」

> 看官，聽說：後來西門慶，果然把張勝送在夏提刑守備府，做了個親隨。此係後事，表過不題。

那兩個搗子，得了銀子，依舊耍錢去了。

西門慶騎馬進門來家，已是日西時分。月娘等眾人聽見他進門{忌焉。不待玳安聲言，即時回避}，都往後邊去了。只有金蓮在捲簾內，看收家火。西門慶不往後邊去，逕到花園裏來，見婦人在亭子上收家火{無所避忌者，欺其暗於己也}，便問：「我不在，你在這裏做甚麼來？」

金蓮笑道：「俺每今日和大姐開門看了看，誰知你來的恁早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今日夏大人費心，莊子上叫了四個唱的，四個搗倒小廝，只請了五位客到。我恐怕路遠，來的早。」

婦人與他脫了衣裳，因說道：「你沒酒，教丫頭看酒來你吃。」

西門慶分付春梅：「把別的菜蔬都收下去，只留下幾碟細菓子兒，篩一

壺葡萄酒來我吃。」

坐在上面椅子上，因看見婦人上穿沉香色水緯羅、對衿衫兒，五色縐紗眉子；下着白碾光絹挑線裙子，裙邊大紅光素叚子，白綾高底羊皮金雲頭鞋兒；頭上銀絲□髻，金廂玉蟾宮折桂分心，翠梅鈿兒，雲鬢簪着許多花翠，越顯出紅馥馥朱唇，白膩膩粉臉，不覺淫心輒起，攙着他兩隻手兒，摟抱在一處親嘴。

不一時，春梅篩上酒來，兩個一遞一口兒飲酒咂舌，咂的舌頭一片聲響。婦人一面摟起裙子{通無所忌矣，早前尚顧忌丫頭看見}，坐在身上，噙酒哺在他口裏，然後在桌上纖手拈了一個鮮蓮蓬子與他吃。

西門慶道：「澁剌剌的，吃他做甚麼！」

婦人道：「我的兒，你就吊了造化了，娘手裏拏的東西兒，你不吃？」於是口中噙了一粒鮮核桃仁兒，送與他，纔罷了。{十四回詩云"合歡核桃真堪笑，裡許原來別有人"}

西門慶又要翫弄婦人的胸乳，婦人一面摘下□領子的金三事兒來，用口咬着，攤開羅衫，露見美玉無瑕、香馥馥的酥胸，緊就就的香乳。揣揣摸摸良久，用口犢之，彼此調笑，曲盡于飛。

西門慶乘着喜歡，向婦人道：「我有一件事告訴你，到明日教你笑一聲！你道蔣太醫開了生藥鋪，到明日，管情教他臉上開菓子鋪出來！」

婦人便問：「怎麼緣故？」西門慶悉把今日門外撞遇魯華、張勝二人之事，告訴了一遍。

婦人笑道：「你這個墮業的眾生，到明日不知作多少罪業！」又問：「這蔣太醫，不是常來咱家看病的那蔣太醫？我見他且是謙恭禮體兒的{卑賤}，見了人把頭兒低着，可憐見兒的{孱弱}，你這等作做他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你看不出他！你說他低着頭兒？他專一看你的腳哩！」

婦人道：「汗邪的油嘴！他可可看人家老婆的腳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你還不知他哩！也是左近一個人家請他看病——

正是街上買了一尾魚手提着，見那人請他，說"我送了魚到家就來。"
那人說"家中有緊病，請師父就去罷！"
這蔣竹山一直跟到他家，病人在樓上，請他上樓，不想是個女人不好，素體容妝，走出房來，舒手教他把脉。這廝手把着脈，想起他魚來——掛在簾鉤兒上，就忘記看脉，只顧且問"嫂子，你下邊有貓兒也沒有？"不想他男子漢在屋裏聽見了，走來採着毛，打了個臭死，藥錢也沒有與他，把衣服扯的稀爛，得手纔跑了。」
婦人道：「可可兒的來，我不信！一個文墨人兒，他幹這個營生？」
西門慶道：「你看他迎面兒，就誤了勾當！單愛外裝老成，內藏奸詐！」兩個說笑了一回，不吃酒了，收拾了家火，歸房宿歇，不在話下。

按下一頭，卻說李瓶兒招贅了蔣竹山，約兩月光景。初時蔣竹山圖婦人喜歡，修合了些戲藥，部門前買了些甚麼景東人事、美女相思套之類，實指望打動婦人心。
不想婦人曾在西門慶手裏狂風驟雨都經過的，往往幹事不稱其意，漸漸頗生憎惡，反被婦人把淫器之物，都用石砸的稀爛都丟吊了，又說：「你本蝦鱔，腰裏無力，平白買將這行貨子來戲弄老娘家！把你當塊肉兒，原來是個中看不中吃臘鎗頭！死王八！」罵的竹山狗血噴了臉，被婦人半夜三更趕到前邊鋪子裏睡。于是一心只想西門慶，不許他進房中來，每日聒聒着算帳，查算本錢。
這竹山正受了一肚氣，走在鋪子小櫃裏坐的，只見兩個人進來，吃的浪浪蹌蹌，楞楞睜睜，走在櫈子上坐下。
先是一個問道：「你這鋪中有狗黃沒有？」
竹山笑道：「休要作戲！只有牛黃，那討狗黃？」
又問：「沒有狗黃，你有氷灰也罷！拏來我瞧，我要買你幾兩。」

竹山道：「生藥行只有氷片，是南海波斯國地道出的，那討氷灰來？」

那一個說道：「你休問他，量他纔開了幾日鋪子，他那裏有這兩庄藥材！咱往西門大官人鋪中買去了來！」

那個說道：「過來！咱與他說正經話罷！蔣二哥，你休推睡裏夢裏！你三年前死了娘子兒，問這位魯大哥借的那三十兩銀子{虎價}，本利也該許多，今日問你要來了。俺剛纔進門就先問你要，你在人家招贅了，初開了這個鋪子，恐怕喪了你行止，顯的俺每沒陰騭了。故此先把幾句風話來教你認範，你不認範，他這銀子你少不得還他！」

竹山聽了，諕了個立睜，說道：「我並沒借他甚麼銀子。」

那人道：「你沒借銀，卻問你討？自古蒼蠅不鑽那沒縫的彈，快休說此話！」{蒼蠅不鑽，焉知有縫無縫？通鑒漢紀云：曹參為齊相，去，屬其後相曰"以齊獄、市為寄"。宋人程氏評云：後之為政者，留意於獄者，則有之矣，未聞有治市者。以潑為治、田忌論下馬以制耶？事有以漸者，或始於紂之發罪囚以禦周兵。後之來者，發其義也，蜜以口變緇素。撈魚池塘，的者喊冤，逸者慶幸，幼兒「丟手絹」乎？自導自演污點證人焉，仙人跳發義於此邪？古云：人弱被人欺，馬善被人騎。}

蔣竹山道：「我不知閣下姓甚名誰，素不相識，如何來問我要銀子？」

那人道：「蔣二哥，你就差了！自古於官不貧，賴債不富。想着你當初不得地時，串鈴兒賣膏藥，也虧了這位魯大哥扶持你，今日就到了這步田地來！」

這個人道：「我便姓魯，叫做魯華！你某年借了我三十兩銀子，發送妻小，本利該我四十八兩銀子，少不的還我！」

竹山慌道：「我那裏借你銀子來？就借了你銀子，也有文書保人！」

張勝道：「我就是保人！」因向袖中取出文書，與他照了照。

把竹山氣的臉臘查也似黃了，罵道：「好殺材！狗男女！你是那裏搗子，走來嚇詐我！」

魯華聽了，心中大怒，隔着小櫃，颼的一拳去，早飛到竹山面門上，就

把鼻子打歪在半邊，一面把架上藥材撒了一街。

竹山大罵：「好賊搗子！你如何來搶奪我貨物！」只叫天福兒來幫助，被魯華一腳踢過一邊，那裏再敢上前。

張勝把竹山拖出小櫃來，攔住魯華手，勸道：「魯大哥，你多日子也耽待了，再寬他兩日兒，教他湊過與你便了！蔣二哥，你怎麽說？」

竹山道：「我幾時借他銀子來！就是問你借的，也等慢慢好講，如何這等撒野！」

張勝道：「蔣二哥，你這回吃了橄欖灰兒，回過味來了！打了你一面口袋，倒過醮來了！你若好好早這般，我教魯大哥饒讓你些利錢兒，你便兩三限湊了還他纔是話。你如何把硬話兒不認，莫不人家就不問你要罷！」

那竹山聽了道：「氣殺我！我和他見官去！誰見他甚麽錢來！」

張勝道：「你又吃了早酒了！」不提防魯華又是一拳，仰八叉跌了一交，險不倒栽入洋溝裏，將髮散開，巾幘都污濁了。

竹山大叫「青天白日」起來{三俠五義，不魂不鬼不足以驚包拯。冤，方能全包拯之名}，被保甲上來，都一條繩子拴了。李瓶兒在房中聽見外邊人攘，走來簾下聽覷，見地方拴的竹山去了，氣了個立睁。使出馮媽媽來，把牌面幌子都收了。街上藥材，被人搶了許多。一面關閉了門戶，家中坐的。

早有人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知道，即差人分付地方：「明日早，解提刑院」，這裏又拏帖子，對夏大人說了。

次日早，帶上人來，夏提刑陞廳，看了地方呈狀，叫上竹山去，問道：「你是蔣文蕙？如何借了魯華銀子不還，反行毀罵他？其情可惡！」

竹山道：「小的通不認得此人，並沒借他銀子。小人以理分說，他反不容，亂行踢打，把小人貨物都搶了！」{未否認其名姓，冒名頂替邪？字

邪？貧賤者無取也。}

夏提刑便叫魯華：「你怎麼說？」

魯華道：「他原借小的銀兩，發送妻喪，至今三年光景，延挨不還小的。小的今日打聽他在人家招贅了，做了大買賣，問他理討，他倒百般辱罵小的，說小的搶奪他貨物。見有他借銀子的文書在此，這張勝便是保人，望爺查情！」一面懷中取出文契，遞上去。夏提刑展開觀看，上面寫着：

> 立借契人蔣文蕙，係本縣醫師。為因妻喪，無錢發送，憑保人張勝，借到魯名下白銀三十兩，月利三分，入手用度。約至次年，本利交還，如有欠少時，家值錢物件折准。恐後無憑，立此借契為照者。

夏提刑看了，拍案大怒，說道：「可又來！見有保人、文契，還這等抵賴！看這廝咬文嚼字模樣，就像個賴債的！」喝令左右：「選大板，拏下去着實打！」當下三四個人不由分說，拖番竹山在地，痛責三十大板，打的皮開肉綻，鮮血淋漓。一面差兩個公人：「拏着白牌，押蔣竹山到家，處三十兩銀子交還魯華，不然，帶回衙門收監。」

那蔣竹山打的那兩隻腿剌八着，走到家，哭哭啼啼哀告李瓶兒，問他要銀子，還與魯華。

又被婦人噦在臉上，罵道：「沒羞的王八！你遞什麼銀子在我手裏？問我要銀子！我早知你這王八砍了頭是個債樁，就瞎了眼也不嫁你這中看不中吃的王八！」

那四個人聽見婦人屋裏攘罵，不住催逼叫道：「蔣文蕙既沒銀子，不消只管挨遲了，趁早到衙門回話去罷！」

竹山一面出來安撫了公人，又去裏邊哀告婦人，直撅兒跪在地下，哭哭啼啼，說道：「你只當積陰騭，西山五舍齋僧，布施這三十兩銀子了！

不與，這一回去，我這爛屁股上怎禁的拷打？就是死罷了！」婦人不得已，拏三十兩雪花銀子與他，當官交與魯華，扯碎了文書，方纔了事。

這魯華、張勝得了三十兩銀子，逕到西門慶家回話了（西門慶留在捲棚內管待二人酒飯），把前事告訴一遍。

西門慶滿心大喜，說：「二位出了我口氣，足可以勾了。」

魯華把三十兩銀子交與西門慶，門慶那裏肯收：「你二人收去買壺酒吃，就是我酬謝你了，後頭還有事相煩。」二人臨起身，謝了又謝，拏着銀子，自行耍錢去了。

正是：嘗將壓善欺良意，權作尤雲殢雨心。

卻說蔣竹山提刑院交了銀子出來，歸到家中。

婦人那裏容他住，說道：「你還欠那人家哩？只當奴害了汗病，把這三十兩銀子，問你討了藥吃了！你趁早與我搬出去罷！再遲些時，連我這兩間房子，尚且不勾你還人！」

這蔣竹山自知存身不住，哭哭啼啼，忍着兩腿疼，自去另尋房兒。但是婦人本錢置買的貨物都留下，把他原舊的藥材、藥碾、藥篩、箱籠之物，即時催他搬去，兩個就開交了。

臨出門，婦人還使馮媽媽舀了一錫盆水，趕着潑去，說道：「喜得冤家離眼前！」當日打發了竹山出門。

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，又打聽得他家中沒事，心中甚是後悔。每日茶飯慵飡，蛾眉懶畫，把門倚遍，眼兒望穿，白盼不見一個人兒來。

正是：

枕上言猶在，於今恩愛淪。

房中人不見，無語自消魂。

不說婦人思想西門慶，單表一日玳安騎馬打門首經過，看見婦人大門關着，藥鋪不開，靜落落的，歸來告訴與西門慶。

門慶道：「想必那矮王八打重了，在屋裏睡哩！會勝也得半個月出不來做買賣。」遂把這事情丟下了。

一日，八月十五日，吳月娘生日，家中有許多堂客來，在大廳上坐。

西門慶因與月娘不說話，一逕都來院中李桂姐家坐的，分付玳安：「早回馬去罷，晚上來接我。」旋邀了應伯爵、謝希大兩個來打雙陸。那日桂卿也在家，姐兒兩個在傍陪侍勸酒，良久，都出來院子內投壺頑耍。玳安約至日西時分，勒馬來接。西門慶正在後邊東淨裏出恭，見了玳安，問道：「家中沒事？」

玳安道：「家中沒事。大廳上坐堂客都散了，家火都收了。止有大妗子與姑奶奶眾人，大娘邀的後邊坐去了。今日獅子街花二娘那裏，使了老馮與大娘送生日禮來，四盤羹菓，兩盤壽桃麵，一疋尺頭，又與大娘做了一雙鞋。大娘與了老馮一錢銀子，說爹不在家了，也沒曾請去{此前藉金氏慶生，直欲拜見西門，惱耳，今番交惡矣，忌恨生焉}。」

西門慶因見玳安臉紅紅的，便問：「你那裏吃酒來？」

玳安道：「剛纔二娘使馮媽媽叫了小的去，與小的酒吃，我說不吃酒，強說着教小的吃了兩鍾，就臉紅起來。如今二娘到悔過來，對着小的好不哭哩！前日我告爹說，爹還不信。從那日提刑所出來，就把蔣文蕙打發去了。二娘甚是後悔，一心還要嫁爹，比舊瘦了好些兒！央及小的好歹請爹過去，討爹示下。爹若吐了口兒，還教小的回他聲去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賊賤淫婦！既嫁漢子去，罷了又來纏我怎的！既是如此，我也不得閑去。你對他說，甚麼下茶下禮，揀個好日子，擡了那淫婦來罷！」

玳安道：「小的知道了。他那裏還等着小的去回他話哩！教平安、畫童

兒這裏伺候爹就是了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你去，我知道了。」這玳安出了院門，一面走到李瓶兒那裏，回了婦人話。

婦人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好哥哥！今日多有累你對爹說，成就了二娘此事！」于是親自洗手剔甲，廚下整理菜蔬，管待玳安酒飯，說道：「你二娘這裏沒人，明日好歹你來幫扶天福兒，看着人搬家火過去。」

雇了五六付扛，整擡運四五日，西門慶也不對吳月娘說，都堆在新蓋的翫花樓上。擇了八月二十日，一頂大轎，一疋段子紅，四對燈籠，派定玳安、平安、畫童、來興四個跟轎，約後晌時分，方娶婦人過門。

婦人打發了兩個丫鬟、教馮媽媽領着先來了，等的回去，方纔上轎，把房子交與馮媽媽、天福兒看守。

西門慶那日不往那去，在家新捲棚內，深衣幅巾坐的，單等婦人進門。

婦人轎子，落在大門首，半日沒個人出去迎接{坐又坐不住，想進門又不得進，人焉能無惱}。孟玉樓走來上房，對月娘說：「姐姐，你是家主，如今他已是在門首，你不去迎接迎接兒，惹的他爹不怪？他爹在捲棚內坐着，轎子在門首這一日了，沒個人出去，怎麼好進來的？」

這吳月娘欲待出去接他，心中惱又不下氣；欲待不出去，又怕西門慶性子不是好的。沉吟了一回，于是輕移蓮步，款蹙湘裙，出來迎接。

婦人抱着寶瓶，逕往他那邊新房裏去了{徑往非禮，無忌者，惱吳氏之甚也}。迎春、綉春兩個丫鬟，又早在房中鋪陳停當，單等西門慶晚夕進房。

不想西門慶正因舊惱在心，不進他房去。到次日，教他出來後邊月娘房裏見面，分其大小，排行他是六娘{三不歸之名立，瓶氏謀遂焉}。

一般三日擺大酒席，請堂客、會親吃酒，只是不往他房裏去。頭一日晚夕，先在潘金蓮房中睡。

金蓮道：「他是個新人兒，纔來了頭一日，你就空了他房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你不知，淫婦有些眼裏火，等我奈何他兩日，慢慢進去。」

到了三日，打發堂客散了，西門慶又不進入他房中，往後邊孟玉樓房裏歇去了。這婦人見漢子一連三夜不進他房來，到半夜打發兩個丫鬟睡了，飽哭了一場，可憐走在牀上，用腳帶吊頸，懸樑自縊。

　　正是：連理未諧鴛帳底，冤魂先到九重泉。

兩個丫鬟睡了一覺醒來{同醒者，姐妹情誼、相互照應也。一回，書言金氏與白玉蓮同房歇臥}，見燈光昏暗，起來剔燈，猛見牀上婦人吊着，諕慌了手腳，走出隔壁叫春梅說：「俺娘上吊哩！」

慌的金蓮起來這邊看視，見婦人穿着一身大紅衣服{三日三夜未洗刷}，直捉捉吊在牀上，連忙和春梅把腳帶割斷，解救下來。撅了半日，吐了一口精涎，方纔甦醒。即叫春梅：「後邊快請你爹來！」

西門慶正在玉樓房中吃酒，還未睡哩。

先是玉樓勸西門慶說道：「你娶將他來，一連三日不往他房裏去，惹他心中不歹麼？恰似俺每把這庄事放在頭裏一般。頭上末下，就讓不得這一夜兒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待過三日兒，我去。你不知道，淫婦有些吃着碗裏，看着鍋裏。想起來，你惱不過我來。曾你漢子死了，相交到如今，甚麼話兒沒告訴我？臨了，招進蔣太醫去了！我不如那厮？今日卻怎的又尋將我來？」

玉樓道：「你惱的是！他也吃人念了。」正說話間，忽聽一片聲打儀門。

玉樓使蘭香問，說是「春梅來請爹，六娘在房裏上吊哩！」慌的玉樓攛掇西門慶不迭，便道：「我說教你進他房中走走，你不依，只當弄出事

來！」于是打着燈籠，走來前邊看視。

落後吳月娘、李嬌兒聽見，都起來、到他房中，見金蓮摟着他坐的，說道：「五姐，你灌了他些薑湯兒沒有？」

金蓮道：「我救下來時，就灌了些來了。」

那婦人只顧喉中哽咽了一回，方哭出聲，月娘眾人一塊石頭纔落地。好好安撫他睡下，各歸房歇息。次日晌午前後，李瓶兒纔吃些粥湯兒。

　　正是：身如五鼓啣山月，命似三更油盡燈。

西門慶向李嬌兒眾人說道：「你每休信那淫婦裝死兒誆人！我手裏放不過他！到晚夕等我進房裏去，親看着他上個吊兒我瞧，方信！不然，吃我一頓好馬鞭子！賊淫婦，不知把我當誰哩！」眾人見他這般說，都替李瓶兒揑兩把汗。{金氏、孟三日前皆已表之矣，又與吳氏惱氣，孫雪娥早已為眾所棄，現惟李嬌兒可傳語。辱打孫雪娥，可待一言哉？掩人耳目，欲為欺眾故耳。}

到晚夕，見西門慶袖着馬鞭子，進他房中去了。玉樓、金蓮分付春梅把門關了，不許一個人來，都立在角門兒外悄悄聽覷，看裏面怎的動靜。

且說西門慶見婦人在牀上倒胸着身子哭泣，見他進去不起身，心中就有幾分不悅。

先把兩個丫頭都趕去空房裏住了，西門慶走來椅子上坐下，指着婦人罵道：「淫婦！你既然虧心，何消來我家上吊！你跟着那矮王八過去便了，誰請你來！我又不曾把人坑了你什麼{心理投射}，緣何流那□尿怎的？我自來不曾見人上吊，我今日看着你上個吊兒我瞧！」于是拏一繩子丟在他面前，叫婦人上吊。

那婦人想起蔣竹山說的話來，說西門慶打老婆的班頭，降婦女的領袖，思量「我那世裏晦氣！今日大睜眼，又撞入火炕裏來了！」越發煩惱痛哭起來。

這西門慶心中大怒，教他下牀來脫了衣裳跪着。婦人只顧延挨不脫，被西門慶拖翻在牀地平上，袖中取出鞭子來，抽了幾鞭子，婦人方纔脫去上下衣裳，戰兢兢跪在地平上。

西門慶坐着，從頭至尾問婦人：「我那等對你說過，教你略等等兒，我家中有些事兒。如何不依我，慌忙就嫁了蔣太醫那廝！你嫁了別人我倒也不惱！那矮王八有甚麼起解？你把他倒踏進門，去拏本錢與他開舖子，在我眼皮子根前開舖子，要撐我的買賣！」

婦人道：「奴不說的悔，也是遲了。只因你一去了不見來，把奴想的心斜了。後邊喬皇親花園裏常有狐狸，要便半夜三更假名托姓變做你，來攝奴精髓，到天明鷄叫時分就去了。你不信，只問老馮和兩個丫頭便知端的{心理投射。瓶氏之苦肉計耳，為謀催逼西門早日娶其過門，是以十六回金氏言其弄神弄鬼}。後來把奴攝的看看至死，不久身亡，纔請這蔣太醫來看，恰吊在麵糊盆內一般，乞那廝局騙了，說你"家中有事，上東京去了"。{十七回，蔣竹山言"近日他親家那邊為事幹連，在家躲避不出"。又，西門悄悄吩咐來保、來旺上京，且絕早五更即行，非外人能知也。是知「上東京去了」乃瓶氏打聽在前，雖為外間揣度之言，噩耗也，故書回云其"不消數日，精神復舊"，至有托以三兩銀子知謝蔣竹山打聽在後，欲得其詳故也。瓶氏每行打聽之事，其非無腳蟹亦明矣，亦可謂神通廣大矣}奴不得已，纔幹下這條路。誰知這廝砍了頭是個債樁，被人打上門來，經官動府。奴忍氣吞聲丟了幾兩銀子，吃奴即時攆出去了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說你教他寫狀子，告我收着你許多東西，你如何今日也到我家來了？」

婦人道：「你麼，可是沒的說。奴那裏有這個話，就把身子爛化了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就算有如此，我也不怕你道說！你有錢，快轉換漢子，我手裏容你不得！我實對你說罷了。前者打太醫那兩個人，是如此如此、這般這般使的手段。只略施小計，教那廝疾走無門。若稍用機關，也要連你掛了，到官弄到一個田地！」

婦人道：「奴知道是你使的計兒{上一句"奴忍氣吞聲丟了幾兩銀子"，於此惱焉}。還是你可憐見奴，若弄到那無人煙之處，就是死罷了！」

看看說的西門慶怒氣消下些來了，又問道：「淫婦你過來，我問你，我比蔣太醫那廝誰強？」

婦人道：「他拏甚麼來比你！你是個天，他是塊磚，你在三十三天之上，他在九十九地之下。休說你仗義疎財，敲金擊玉，伶牙俐齒，穿羅着錦，行三坐五這等為人上之人，自你每日吃用稀奇之物，他在世幾百年還沒曾看見哩！他拏甚麼來比你？你是醫奴的藥一般，一經你手，教奴沒日沒夜只是想你。」

自這一句話，把西門慶歡喜無盡，即丟了鞭子，用手把婦人拉將起來，穿上衣裳，摟在懷裏，說道：「我的兒，你說的是。果然這廝他見甚麼碟兒天來大！」即叫春梅：「快放桌兒，後邊快取酒菜兒來！」

正是：東邊日頭西邊雨，道是無情卻有情。

果竟未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　孟玉樓義勸吳月娘　西門慶大鬧麗春院

在世為人保七旬，何勞日夜弄精神。

世事到頭終有悔，浮華過眼恐非眞。

貧窮富貴天之命，得失榮華隙裏塵。

不如且放開懷樂，莫使蒼然兩鬢侵。

鬼谷子曰：辭貴奇/解

辭者，托也。奇者，以圓以方者也。奇之以駁雜交錯，圓應以方之，方覆以圓之。

圓者，先順辭，釣其語也，捭焉。捭之者，開也。開之者，揣情隱匿，示以情焉，比其辭，以觀動靜。

方者，因變言，錯其事也，闔焉。闔之者，閉也。閉之者，泄語輕論，驗其誠焉，象以事，以為真偽。

話說西門慶在房中，被李瓶兒幾句柔情軟話，感觸的回嗔作喜，拉他起來，穿上衣裳，兩個相摟相抱，極盡綢繆。一面令春梅進房放桌兒，往後邊取酒去。

且說金蓮和孟玉樓從西門慶進他房中去，站在角門首打聽消息{早前勸西門進彼房，乃詐耳。外示賢惠，內懷窺志，欺也}。他這邊門又閉着，止是春梅一人在院子裏伺候。金蓮拉玉樓兩個打門縫兒望裏張覷，只見房中掌着燈燭，裏邊說話，都聽不見。

金蓮道：「俺不如春梅賊小肉兒，他倒聽得伶俐！」

那春梅便在窗下潛聽一回，春梅走過來，金蓮悄問他房中怎的動靜，這春梅聽了，便隔門告訴與二人說：「俺爹怎的教他脫衣裳跪着，他不

脫。爹惱了，抽了他幾馬鞭子。」

金蓮問道：「打了他，他脫了不曾？」

春梅道：「他見爹惱了，纔慌了，就脫了衣裳，跪在地平上。爹如今問他話哩！」

玉樓恐怕西門慶聽見，便道：「五姐，咱過那邊去罷。」拉金蓮來西角門首站立。

那時八月二十頭，月色纔上來。站在黑影裏頭，金蓮吃瓜子兒，兩個一處說話，等着春梅出來問他話。

潘金蓮便向玉樓道：「我的姐姐，說好食菓子，一心只要來這裏。頭兒沒動，下馬威討了這幾下在身上！俺這個好不順臉的貨兒，你着他順順兒，他倒罷了。屬扭孤兒糖的，你扭扭兒也是錢，不扭也是錢。想着先前，乞小婦奴才壓枉造舌我那一行院，我陪下十二分小心，還乞他奈何的我那等哭哩。姐姐你來了幾時，還不知他性格哩！」

二人正說話之間，少頃只聽開的角門響。春梅出來，一直逕往後邊走。不防他娘站在黑影處叫他，問道：「小肉兒，那去？」那春梅笑着只顧走。

那金蓮道：「怪小肉兒，你過來，我問你話，慌走怎的？」

那春梅方纔立住了腳，方說如此這般：「他哭着對俺爹說了許多說話哩！爹喜歡抱起他來，令他穿上衣裳，教我放了桌兒，如今往後邊取酒去。」

金蓮聽了，便向玉樓說道：「賊沒廉恥的貨！頭裏那等雷聲大雨點小，打哩亂哩，及到其間，也不怎麼的！我猜，也沒的想，管情取了酒來，教他遞！」「賊小肉兒，沒他房裏丫頭，你替他取酒去？到後邊，又叫雪娥那小婦奴才□聲浪□，我又聽不上！」

春梅道：「爹使我，管我事！」于是笑嘻嘻去了。

金蓮道：「俺的小肉兒，正經使着他，死了一般懶待動彈。不知怎的，聽見幹貓兒頭差事，鑽頭覔縫幹辦了要去！去的那快！見他房裏兩個丫頭，你替他走？管你腿事！賣蘿蔔的跟着鹽擔子走，好個閒嘈心的小肉兒！」

玉樓道：「可不怎的？俺大丫頭蘭香，我正經使他做活兒，他想伏實只不。他爹使他行鬼頭兒，聽人的話兒，你看他的走的那快！」

正說着，只見玉簫自後邊驀地走來，便道：「三娘還在這裏？我來接你來了。」

玉樓道：「怪狗肉，諕我一跳！」因問：「你娘知道你來不曾？」

玉簫道：「我打發{奴於主，何得言打發，服侍乃常}娘睡下這一日了，我來前邊瞧瞧{猶言代主巡視}。剛纔看見春梅後邊要酒菓去了。」因問：「俺{何必多此一字，親昵也，是知其得西門寵也。有感孟玉樓前一句，是知金氏房之梅氏、孟玉樓房之蘭香，上房之玉簫，此三人同屬也，恃寵生嬌焉}爹到他屋裏，怎樣個動靜兒？」

金蓮接過來道：「進他屋裏去，尖頭醜婦磞到毛司牆上——齊頭故事！」

玉簫又問玉樓，玉樓便一一告他說。{又，猶只。與孟三親也，是知為孟三所結之也。以此論之，吳氏之動靜，孟三知之。十二回，書言"孟玉樓打聽金蓮受辱"。打聽，捨相熟親近之人而問誰乎。以類象事，前者瓶氏打聽西門閉門不出之動靜，捨應花子等人而誰乎。是以下文應花子等人煩請出來一見者，回以人情知謝故也。進而論之，十二回，"早有人報與潘金蓮"之人，小玉也。書回至此，每在吳月娘前答應賣乖者，小玉也。乃小玉茶前飯後往來奔走而洞悉各房之情也，玉簫多為接取西門衣物而無見書。以是論之，十一回孫雪娥為激打後，小玉即傾扎金氏矣。}

玉簫道：「三娘，眞個教他脫了衣裳跪着，打了他五馬鞭子來？」

玉樓道：「你爹因他不跪，纔打他。」

玉簫道：「帶着衣服打來，去了衣裳打來？虧他那瑩白的皮肉兒上，怎麼挨得！」

玉樓笑道：「怪小狗肉兒！你倒替古人躭憂！」

正說着，只見春梅和小玉取了酒菜來。春梅拏着酒、小玉拏着方盒，逕往李瓶兒那邊去。

金蓮道：「賊小肉兒不知怎的，聽見幹恁個勾當兒，雲端裏老鼠——天生的耗！」分付：「快送了來！教他家丫頭伺候去。你不要管他，我要使你哩！」

那春梅笑嘻嘻，同小玉進去了。一面把酒菜擺在桌上，這春梅和小玉就出來了，只是迎春、綉春在房答應。

玉樓、金蓮問了他話——

玉簫道：「三娘，咱後邊去罷。」二人一路去了。

金蓮教春梅關上角門，歸進房來，獨自宿歇{八回首詞云"靜悄房櫳獨自猜，鴛鴦失伴信音乖。臂上粉香猶未泯，床頭楸面暗塵埋"}，不在話下。

正是：可惜團圞今夜月，清光咫尺別人圓。{詞出第九回，書言"這婦人一娶過門來，西門慶家中大小多不歡喜"}

不說金蓮獨宿，單表西門慶與李瓶兒兩個，相憐相愛，飲酒說話到半夜，方纔被伸翡翠，枕設鴛鴦，上床就寢。燈光掩映，不啻鏡中之鸞鳳和鳴；香氣薰籠，好似花間之蝴蝶對舞。

　　正是：今宵剩把銀缸照，祇恐相逢是夢中。{十六回末，詩云"賸把銀缸照，猶疑是夢中"，詞云"傾國傾城漢武帝，為雲為雨楚襄王"。鸞鳳和鳴，語本左傳：鳳皇于飛，和鳴鏘鏘。夫唱婦隨焉。}

　　有詞為證：

淡畫眉兒斜插梳，不忻拈弄倩工夫。

雲窗霧閣深深許，蕙性蘭心款款呼。

相憐愛態情人扶，神仙標格世間無。{娶孟玉樓，乃止羨鴛鴦不羨仙，今則為神仙眷屬矣。}

從今罷卻相思調，美滿恩情錦不如。

兩個睡到次日飯時，李瓶兒恰待起來、臨鏡梳頭，只見迎春後邊拏將來：四小碟瓶甜醬瓜茄、細巧菜蔬、一甌頓爛鴿子鶵兒、一甌黃韭乳餅，並醋燒白菜，一碟火燻肉，一碟紅糟鰣魚，兩銀廂甌兒，白生生軟香稻粳米飯兒，兩雙牙筯。

婦人先漱了口，陪西門慶吃上半盞兒，就教迎春：「將昨日剩的銀壺裏金華酒篩來。」拏甌子陪着西門慶，每人吃了兩甌子，方纔洗臉梳妝。一面開箱子，打點細軟首飾衣服，與西門慶過目。拏出一百顆西洋珠子與西門慶看，原是昔日梁中書家帶來之物。又拏出一件金廂鴉青帽頂子，說是過世老公公的，起下來，上等子，秤四錢八分重。李瓶兒教西門慶拏與銀匠，替他做一對墜子。又拏出一頂金絲□髻，重九兩，因問西門慶：「上房他大娘眾人，有這□髻沒有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他每銀絲□髻倒有兩三頂，只沒編這金□髻。」

婦人道：「我不好帶出來的。你替我拏到銀匠家毀了，打一件金丸鳳墊根兒，每個鳳嘴啣一掛珠兒；剩下的再替我打一件，照依他大娘正面戴金廂玉觀音滿池嬌分心。」西門慶收了，一面梳頭洗臉，穿了衣服出門。

李瓶兒分付：「那邊房子裏沒人，你好歹過去看看，委付個人兒看守，替了小廝天福兒來家使喚。那老馮，老行貨子！啻啻磕磕的，獨自在那裏，我又不放心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你分付，我知道了。」袖着□髻和帽頂子出門，一直往外

走。

不防金蓮髩着頭，還未梳洗，站在東角門首，叫道：「哥，你往那去？這咱纔出來看雀兒撞眼兒？」

那西門慶道：「我有勾當去。」

婦人道：「怪行貨子，你還來！慌走怎的？我和你說話！」那西門慶見他叫的緊，只得回來。

被婦人引到房中，婦人便坐在椅子上，把他兩隻手拉，說道：「我不好罵出來的，怪火燎腿三寸貨！那個拏長鍋鑊吃了你？慌往外搶的是些甚的！你過來，我且問你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罷麼。小淫婦兒只顧問甚麼，我有勾當哩，等我回來說！」說着，往外走。

婦人摸見他袖子裏重重的，道：「是甚麼？拏出來我瞧瞧！」

西門慶道：「是我的銀子包。」

婦人不信，伸手進去袖子裏就掏，掏出一頂金絲□髻來，說道：「這是他的□髻？你拏那去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他問我"你每沒有這□髻？"到銀匠家替他毀了，打兩件頭面戴。」

金蓮問道：「這□髻多少重？他要打甚麼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這□髻重九兩，他要打一件九鳳甸兒，一件照依上房戴的正面那一件玉觀音滿池嬌分心。」

金蓮道：「一件九鳳甸兒，滿破使了三兩五六錢金子勾了。大姐姐那件分心，我秤只重一兩六錢，把剩下的，好歹你替我照依他也打一件九鳳甸兒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滿池嬌他要揭實枝梗的。」

金蓮道：「就是揭實枝梗，使了三兩金子滿篡。拂着鬼還落他二三兩金

子，夠打個甸兒了。」

西門慶笑罵道：「你這小淫婦兒！單管愛小便益兒，隨處也掐個尖兒。」

金蓮道：「我兒，娘說的話你好歹記着。你不替我打將來，我和你答話！」那西門慶袖了□髻，笑着出門。

金蓮戲道：「哥兒，你幹上了？」

西門慶道：「我怎的幹上了？」

金蓮道：「你既不幹，昨日那等雷聲大雨點小，要"打着教他上吊"，今日拏出一頂□髻來，使的你狗油嘴鬼推磨，不怕你不走？」

西門慶笑道：「這小淫婦兒，單只管胡說！」說着往外去了。

卻說吳月娘和孟玉樓、李嬌兒在房中坐的，忽聽見外邊小廝一片聲尋來旺兒，尋不着。

只見平安來掀簾子，月娘便問：「尋他做甚麼？」

平安道：「爹緊等着哩。」

月娘半日纔說：「我使了他有勾當去了。」原來月娘早辰分付下他，往王姑子庵裏送香油白米去了。

平安道：「小的回爹，只說娘使了他有勾當去了。」

月娘罵道：「怪奴才！隨你怎麼回去！」平安諕的不敢言語一聲兒，往外走了。

月娘便向玉樓眾人說道：「我開口，又說我多管；不言語，我又鱉的慌。一個人也拉剌將來了，那房子賣吊了就是了。平日扯淡，搖鈴打鼓的，看守甚麼！左右有他家馮媽媽子在那裏，再派一個沒老婆的小廝，晚夕同在那裏上宿睡就是了，怕走了那房子也怎的？作養娘抱？巴巴叫來旺兩口子去！自他媳婦子七病八病，一時病倒了在那裏，上床誰扶持他？」

玉樓便道：「姐姐在上，不該我說。你是個一家之主，不爭你與他爹兩個不說話，就是俺每不好張主的，下邊孩子們也沒投奔。他爹這兩日，隔二騙三的，也甚是沒意思。看姐姐恁的，依俺每一句話兒，與他爹笑開了罷。」

月娘道：「孟三姐，你休要起這個意！我又不曾和他兩個嚷鬧！他平日的使性兒，那怕他使的那臉疙，休想我正眼看他一眼兒！他背地對人罵我不賢良的淫婦，我怎的不賢良的來？如今聳六十個在屋裏，纔知道我不賢良！

自古道"順情說好話，戇直惹人嫌"我當初大說攔你，也只為好來。你既收了他許多東西{此不為外人所知}，又買了房子{外間只道花子虛迫西門買下}，今日又圖謀他老婆，就着官兒，也看喬了{語出金氏。十六回，金氏言"既做朋友，沒絲也有寸，交官兒也看喬了"}。何況他孝服不滿，你不好娶他的{孟三、金氏何以無好與不好哉。此三者，皆無足輕重，故十六回，西門云"這個也罷了，倒只怕花大那廝沒圈子跳"}。

誰知道，人在背地裏把圈套做的成成的，每日行茶過水，只瞞我一個兒，把我合在缸底下{若言眾人皆知者，孟三亦附和金氏邪？書回至此，彼人無不趨合之。豈非隱蔽型操縱者乎？孟氏所言不多，然每從旁點之，非愚則歹。然則，愚者焉能屢屢不失時邪}。今日也推在院裏歇，明日也推在院裏歇，誰想他只當把個人兒"歇"了家裏來！端的好個在院裏歇！{院不院，皆不在上房歇，其被金氏離間也這般痴怨。}

他自吃人在他根前那等花麗狐哨，喬龍畫虎的兩面刀哄他，就是千好萬好了。似俺每這等依老實，苦口良言，着他理你理兒？你到如今反被為仇！

正是前車倒了千千輛，後車到了亦如然；分明指與平川路，錯把忠言當惡言！{詞出九回，書云：李嬌兒等眾人見月娘錯敬他金氏，各人都不做喜歡，道"俺們是舊人倒不理論！他來了多少時，便這等慣了他？大姐好沒分曉"。好沒分曉，盡表吳氏之愚癡矣。}你不理我，我想求你？一日不少我三頓飯，我只

當沒漢子，守寡在這屋裏！隨我去，你每不要管他！」幾句話，說的玉樓眾人訕訕的。

良久，只見李瓶兒梳妝打扮，上穿大紅遍地金對衿羅衫兒，翠藍拖泥妝花羅裙，迎春抱着銀湯瓶、綉春拏着茶盒，走來上房，與月娘眾人遞茶。

月娘叫小玉安放座兒與他坐，落後孫雪娥也來到，都遞了茶，一處坐的。

潘金蓮嘴快，便叫道：「李大姐{疏也，猶賓客}，你過來，與大姐下個禮兒。實和你說了罷，大姐姐和他爹那些時兩個不說話，因為你來！俺們剛纔替你勸了恁一日。你改日安排一席酒兒，央及央及大姐姐，教他兩個老公婆笑開了罷。」

李瓶兒道：「姐姐分付，奴知道。」于是向月娘面前，花枝招展，繡帶飄飄，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。

月娘道：「李大姐，他哄你哩。」又道：「五姐，你們不要來攛掇。我已是賭下誓，就是一百年也不和他在一答兒哩！」{一百年何久遠也，司馬光論漢孝宣帝於霍光忌刻寡恩者，吳氏實然。書回至此，無見其施賞邀結之舉。}以此眾人再不敢復言。

金蓮在傍拏把抿子與李瓶兒抿頭，見他頭上戴着一付金玲瓏草蟲兒頭面，並金纍絲松竹梅歲寒三友梳背兒，因說道：「李大姐，你不該打這碎草蟲頭面，只是有些抓住了頭髮。不如大姐姐頭上戴的這金觀音滿池嬌，是揭實枝梗的好！」

這李瓶兒，老實就說道：「奴也照樣兒要教銀匠打恁一件哩！」{以瓶氏之材質，焉不知言之利害哉，與吳氏正面鬥氣耳。十九回，西門言瓶氏眼裡生火。怒火中燒也。}

落後小玉、玉簫來根前遞茶，都亂戲他。

先是玉簫問道：「六娘，你家老公公，當初在皇城內那衙門來？」
李瓶兒道：「先生惜薪司掌廠、御前班直，後陞廣南鎮守。」
玉簫笑道：「嗔道你老人家昨日挨的好柴！」
小玉又道：「去年城外落鄉，許多里長老人好不尋你，教你往東京去。」
婦人不知道甚麼，說道：「他尋我怎的？」
小玉笑道：「他說你老人家會告的好水災！」
玉簫又道：「你老人家鄉裏媽媽拜千佛，昨日磕頭磕勾了！」
小玉又說道：「朝廷昨日差了四個夜不收，請你老人家往口外和番，端的有這話麼？」
李瓶兒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小玉笑道：「說你老人家會叫的好達達！」把玉樓、金蓮笑的不了。
月娘便道：「怪臭肉每，幹你那營生去，只顧奚落他怎的？」于是把個李瓶兒羞的臉上一塊紅，一塊白{白者，怒也，氣得發昏。瓶氏其人，謀藏於心，近邊之人亦為所欺，其深隱如此，其若有心，值此西門合氣之機，吳氏廢矣。惟其惱積於胸，棄智不用，又承其辜，夥同他人戕己焉。十六回，瓶氏云"娶過奴去到你家住一日，死也甘心"，無乃一心入西門家求死邪}，站又站不得，坐又坐不住，半日回房去了。

良久，西門慶進房來，回他顧銀匠家打造生活，就與他計較：「明日發柬，二十五日請官客吃會親酒，少不的拏帖兒請請花大哥！」
李瓶兒道：「他娘子三日來，再三說了。也罷，你請他請罷。」
李瓶兒又說：「那邊房子左右有老馮看守，你這裏再叫一個，和天福兒輪着晚夕上宿就是，不消教旺官去罷。上房姐姐說，他媳婦兒有病，去不的。」
西門慶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即叫平安近前分付：「你和天福兒兩個輪一遞一日，獅子街房子裏上宿。」不在言表。

話休饒舌，不覺到二十五日，西門慶家中吃會親酒，插花筵席，四個唱的，一起雜耍步戲。
頭一席，花大舅、吳大舅；第二席是吳二舅、沈姨夫；第三席應伯爵、謝希大；第四席祝日念、孫天化；第五席常時節、吳典恩；第六席雲離守、白來創；西門慶主位，其餘傅自新、賁地傳、女婿陳經濟，兩邊列位。
先是李桂姐、吳銀兒、董玉仙、韓金釧兒，從晌午時分，坐轎子就來了，在月娘上房裏坐的。官客在新蓋捲棚內坐的吃茶，然後到齊了，大廳上坐。
席上都有桌面，某人居上，某人居下。先吃小割海青捲兒，八寶攢湯，頭一道割燒鵝大下飯。樂人撮撮弄雜耍回數，就是笑樂院本，下去，李銘、吳惠兩個小優上來彈唱，間省清吹。下去，四個唱的出來，筵外遞酒。

應伯爵在席上，先開言說道：「今日哥的喜酒，是兄弟不當斗膽，請新嫂子出來拜見拜見，足見親厚之情。俺每不打緊，花太尊親，並二位老舅、沈姨丈在上，今日為何來？」
西門慶道：「小妾醜陋，不堪拜見，免了罷。」
謝希大道：「哥，你這話難說。當初已言在先，不為嫂子，俺每怎麼見來？何況這個嫂子，見有我尊親花大哥在上，先做友，後做親，又不同別人。請出來見見，怕怎的？」那西門慶笑，不動身。
應伯爵道：「哥，你不要笑。俺每都拏着拜見錢在這裏，不白教他出來見。」
西門慶道：「你這狗才，單管胡說！」乞他再三逼迫不過，叫過玳安來，教他後邊說去。

半日，玳安出來回說：「六娘道"免了罷！"」

應伯爵道：「就是你這小狗骨朵兒的鬼！你幾時往後邊去，就來哄我？賭幾個誓，真個我就後邊去了！」

玳安道：「小的莫不哄應二爹，二爹進去問不是？」

伯爵道：「你量我不敢進去？左右花園中，熟景好不好！我走進去，連你那幾位娘都拉了出來。」

玳安道：「俺家那大猱厮狗，好不利害！倒沒的把應二爹下半截撕下來。」

伯爵故意下席，趕着玳安踢兩腳，笑道：「好小狗骨禿兒，你傷的我好！趁早與我後邊請去！請不將來，打二十欄杆。」把眾人、四個唱的都笑了。

那玳安到下邊，又走來立着，把眼看着他爹不動身。西門慶無法可處，只得叫過玳安，近前分付：「對你六娘說，收拾了出來見見罷。」

那玳安去了半日出來，復請了西門慶進去，然後纔把腳下人趕出去，關上儀門。四個唱的，都往後邊彈樂器，簇擁婦人上拜。

孟玉樓、潘金蓮百方攛掇，替他抿頭、戴花翠，打發他出來。廳上又早鋪下錦毡綉毯，麝蘭靉靆，絲竹和鳴，四個唱的，導引前行。

婦人身穿大紅五彩通袖羅袍兒，下着金枝線葉沙綠百花裙，腰裏束着碧玉女帶，腕上籠着金壓袖；胸前項牌瓔珞，裙邊環珮玎璫；頭上珠翠堆盈，鬢畔寶釵半卸；紫瑛金環，耳邊低掛；珠子挑鳳，髻上雙插。

　　粉面宜貼翠花鈿，湘裙越顯紅鴛小。

　　恍似嫦娥離月殿，猶如神女到筵前。

四個唱的，琵琶箏弦，簇擁婦人，花枝招颭，綉帶飄飄，望上朝拜，慌的眾人都下席來還禮不迭。

卻說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嬌兒，簇擁着月娘，都在大廳軟壁後聽覷，聽

見唱喜得功名完，唱到「天之配合一對兒，如鸞似鳳，夫共妻。」，直到「笑吟吟，慶喜高擎着鳳凰盃，象板銀箏間玉笛，列盃盤，水陸排佳會。」，直至「永團圓，世世夫妻」根前，金蓮向月娘說道：「大姐姐，你聽唱的！小老婆今日不該唱這一套，他做了一對魚水團圓、世世夫妻，把姐姐放到那裏？」{煤氣燈操縱-三角離間。日復一日，無三人成虎之名，而行其實。或有蚊咬，化為巨瘡。始自十一回，吳氏之喜怒受之於金氏之口。}

那月娘雖故好性兒，聽了這兩句，未免有幾分動意，惱在心中。又見應伯爵、謝希大這夥人，見李瓶兒出來上拜，恨不的生出幾個口來誇獎奉承，說道：「我這嫂子，端的寰中少有，蓋世無雙！休說德性溫良，舉止沉重，自這一表人物，普天之下，也尋不出來。那裏有哥這樣大福，俺每今日得見嫂子一面，明日死也得好處！」因喚玳安兒：「快請你娘回房裏，只怕勞動着，倒值了多的。」吳月娘眾人聽了，罵「扯淡輕嘴的囚根子」不絕。

良久，李瓶兒下來。四個唱的見他手裏有錢，都亂趨捧着他，娘長娘短，替他拾花翠、疊衣服，無所不至。

月娘歸房，甚是悒怏不樂。只見玳安、平安接了許多拜錢，也有尺頭、衣服並人情禮，盤子盛着，拏到月娘房裏。

月娘正眼也不看，罵道：「賊囚根子！拏送到前頭就是了，平白拏進我屋裏來做甚麼！」

玳安道：「爹分付拏到娘房裏來。」月娘教玉簫接了，掠在牀上去。{吳氏掌錢始於此，瓶氏結之也。十一回，書云"出入銀錢，都在唱的李嬌兒手裡"}

不一時，吳大舅吃了第二道湯飯，走進後邊來見月娘。月娘見他哥進房來，連忙花枝招颭，與他哥哥行禮畢，坐下。

吳大舅道：「昨日你嫂子在這裏打攪，又多謝姐夫送了桌面去。到家對我說，你與姐夫兩個不說話。我執着要來勸你，不想姐夫今日請。

姐姐，你若這等，把你從前一場好都沒了。自古癡人畏婦，賢女畏夫。三從四德，乃婦道之常。今後姐姐，他行的事，你休要攔他{李嬌兒行之矣，默然不語焉。十四回本待結瓶氏，奈何瓶氏未接其酒，其後書回未曾及一語}，料姐夫他也不肯差了，落得你不做好好先生，纔顯出你賢德來。」

月娘道：「早賢德好來，不教人這般憎嫌。他有了富貴的姐姐，把俺這窮官兒家丫頭只當亡故了的算帳。你也不要管他，左右是我，隨他把我怎麼的罷！賊強人，從幾時這等變心來！」說着，月娘就哭了。

吳大舅道：「姐姐，你這個就差了。你我不是那等人家，快休如此。你兩口兒好好的，俺每走來也有光輝些！」勸月娘一回，小玉拏了茶來，吃畢茶，分付放桌兒，留吳大舅房裏吃酒。

吳大舅道：「姐姐沒的說，我適纔席上，酒飯都吃的飽飽的來看看姐姐。」坐了一回，只見前邊使小廝來請，吳大舅便作辭月娘出來。

當下眾人吃至掌燈以後，就起身散了。那日四個唱的，李瓶兒每人都是一方綃金汗巾兒、五錢銀子，歡喜回家。

自此西門慶一連在瓶兒房裏歇了數夜{實則，下文言近三個月不曾去勾欄，則可度矣}。別人都罷了，只是潘金蓮惱的要不的，替他唆調吳月娘與李瓶兒合氣。對着李瓶兒，又說月娘許多不是，說月娘容不的人。李瓶兒尚不知墮他計中，每以姐姐呼之，與他親厚尤密。{愚癡，本即煤氣燈，固能導人飛蛾撲火。喜惡，乃其門戶。利害，乃其機關。戰國策云，媒人之女家曰男富，之男家曰女美，中人之所欲聽也。煤氣燈操縱反道而行，之女家曰男鄙，之男家曰女丑也，中人之所惡者，看不上故也。實小阿爾伯特實驗之假名也，為人所害而人不識，笑裡藏刀焉；殺人無形而人不知，假手他人焉。人中其毒也，精神力消耗日益張大，腦內皮質醇（hydrocortisone）日益高漲，對相似之物、相近之事、象形之人日益厭憎，乃至杯弓蛇影，憎其人者，惡其余胥。乃巴夫洛夫的狗（多巴胺成癮dopamine）實驗之反面。是故，傷金氏者，邪之黨；快梅氏者，戾之屬；憾西門者，惡之類；哀雪娥者，仁之友。}

正是：逢人且說三分話，未可全拋一片心。

西門慶自從娶李瓶兒過門，又兼得了兩三場橫財，家道營盛，外莊內宅，煥然一新：米麥陳倉，騾馬成羣，奴僕成行。

把李瓶兒帶來小廝天福兒，改名琴童，又買了兩個小廝，一名來安兒，一名棋童兒。

把金蓮房中春梅，上房玉簫，李瓶兒房中迎春，玉樓房中蘭香，一般兒四個丫鬟，衣服首飾妝束出來，在前廳西廂房，教李嬌兒兄弟——樂工李銘，來家教演習學彈唱：春梅琵琶，玉簫學箏，迎春學絃子，蘭香學胡琴。每日三茶三飯，管待李銘，一月與他五兩銀子。

又打開門面二間，兌出二千兩銀子來，委傅夥計、賁地傳開解當鋪。女婿經濟只要掌鑰匙，出入尋討，不拘藥材；賁地傳只是寫帳目，秤發貨物；傅夥計便督理生藥、解當兩個鋪子，看銀色做買賣。

潘金蓮這樓上，堆放生藥；李瓶兒那邊樓上，廂成架子，擱解當庫衣服、首飾、古董、書畫、玩好之物。一日也嘗當許多銀子出門。

陳經濟每日起早睡遲，帶着鑰匙，同夥計查點出入銀錢，收、放、寫、算皆精。西門慶見了，喜歡的要不的。一日，在前廳與他同桌兒吃飯，說道：「姐夫，你在我家這等會做買賣，就是你父親在東京知道，他也心安，我也得托了。常言道，有兒靠兒，無兒靠婿。姐夫是何人？我家姐姐是何人？我若久後沒出，這份兒家當，都是你兩口兒的。」

那陳經濟說道：「兒子不幸，家遭官事，父母遠離，投在爹娘這裏。蒙爹娘擡舉，莫大之恩，生死難報！只是兒子年幼，不知好歹，望爹娘耽待便了，豈敢非望！」

這西門慶聽見他會說話兒、聰明乖覺，越發滿心歡喜。但凡家中大小事務，出入書柬、禮帖，都教他寫；但凡人客到，必請他席側相陪吃茶吃飯，一時也少不的他。誰知這小伙兒，綿裏之針，肉裏之刺，常向綉簾窺賈玉，每從綺閣竊韓香。

有詩為證：

東牀嬌婿實堪憐，況遇青春美少年。

待客每令席側坐，尋常只在便門穿。

家前院後明嘲戲，呆裏撒乖暗做奸。

空在人前稱半子，從來骨肉不牽連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。又見中秋賞月，忽然菊綻東籬、空中寒鴈向南飛，不覺雪花滿地。

一日，十一月下旬天氣，西門慶在友人常時節家會答飲酒，散的早，未等掌燈時分就起身，同應伯爵、謝希大、祝日念三個並馬而行。剛出了常時節門，只見天上彤雲密佈，又早紛紛揚揚飄下一天雪花兒來。

應伯爵便說道：「哥，咱這時候就家去，家裏也不收。我每知你許久不曾進裏邊看看桂姐，今日趁着天氣落雪，只當孟浩然踏雪尋梅，咱望他望去？」

祝日念道：「應二哥說的是。你每月風雨不阻，出二十兩銀子包錢包着他，你不去，落得他自在。」西門慶於是吃三人你一言我一句，說的把馬逕往東街勾攔那條路來了。

來到了李桂姐家，已是天氣將晚。只見客位裏掌起燈燭，丫頭正掃地不迭。老媽並李桂卿出來見畢，上面列四張校椅，四人坐下。

老虔婆便道：「前者桂姐在宅裏來晚了，多有打攪。又多謝六娘賞汗巾、花翠。」

西門慶道：「那日空過他，我恐怕晚了他每，客人散了就打發他來了。」說着，虔婆一面看茶吃了，丫鬟就安放桌兒，設放案酒。

西門慶道：「怎麼桂姐不見？」

虔婆道：「桂姐連日在家伺候姐夫，不見姐夫來到。不想今日他五姨媽生日，拏轎子接了，與他五姨媽做生日去了。」

看官，聽說：

原來世上，惟有和尚、道士並唱的人家這三行人，不見錢眼不開，嫌貧取富，不說謊調詖，也成不的。

原來李桂姐也不曾往五姨媽家做生日，近日見西門慶不來，又接了杭州販紬絹的丁相公兒子丁二官人（號丁雙橋，販了千兩銀子紬絹），在客店裏安下。

瞞着他父親來院中敲嫖，頭上拏十兩銀子、兩套杭州重絹衣服請李桂姐，一連歇了兩夜。適纔正和桂姐在房中吃酒，不想西門慶到，老虔婆教桂姐連忙陪他後邊第三層一間僻淨小房那裏坐去了。

當下西門慶聽信虔婆之言，便道：「既是桂姐不在，老媽快看酒來，俺每慢慢等他。」

這老虔婆在下邊一力攛掇，酒餚菜蔬齊上，須臾，堆滿桌席。李桂卿不免箏排雁柱，歌按新腔，眾人席上猜枚行令。

正飲酒在熱鬧處，不防西門慶往後邊更衣去。也是合當有事，忽聽東耳房有人笑聲。西門慶更畢衣，走到窗下偷眼觀覷，正見李桂兒在房內陪着一個戴方巾的蠻子飲酒。

由不的心頭火起，走到前邊，一手把吃酒桌子掀倒，碟兒盞兒打的粉碎。喝令跟馬的平安、玳安、畫童、琴童，四個小廝上來，不由分說，把李家門窗、戶壁、牀帳都打碎了。應伯爵、謝希大、祝日念，向前拉勸不住。

西門慶口口聲聲只要採出蠻囚來，和粉頭一條繩子墩鎖在門房內。那丁二官兒又是個小膽之人，外邊嚷鬧起來，諕的藏在裏間牀底下，只叫：「桂姐救命！」

桂姐道：「呸！好不好，就有媽哩！不妨事！隨他發作怎的叫嚷，你休

要出來！」且說老虔婆兒見西門慶打的不相模樣，不慌不忙，拄拐而出，說了幾句閑話。

西門慶心中越怒起來，指着罵道——有滿庭芳為證：

虔婆你不良！

迎新送舊，靠色為娼。

巧言詞，將咱誑，說短論長。

我在你家使勾，有黃金千兩，怎禁賣狗懸羊。

我罵你句真伎倆，媚人狐黨，衠一片假心腸。

虔婆亦答道：「官人聽知，你若不來，我接下別的。一家兒指望他為活計，吃飯穿衣，全憑他供柴糴米。沒來由暴叫如雷，你怪俺全無意。不思量自己，不是你憑媒娶的妻！」

西門慶聽了，心中越怒，險些不曾把李老媽媽打起來。多虧了應伯爵、謝希大、祝日念三個死勸，活喇喇拉開了手。

西門慶大鬧了一場，賭誓再不踏他門來，大雪裏上馬回家。{現家中有人矣，不欲留此過夜耳，斷了几人往後攛掇。}

正是：

宿盡閑花萬萬千，不如歸去伴妻眠。

雖然枕上無情趣，睡到天明不要錢。

又曰：

女不織兮男不耕，全憑賣俏做營生。

任君斗量並車載，難滿虔婆無底坑。

又曰：

假意虛脾恰似真，花言巧語弄精神。

幾多伶俐遭他陷，死後應知拔舌根。

後記

一 底本取自增你智版，其有一二字不可鍵之者，以形近代之。

一 原書之後二三十章回，實為此前詮解。

一 鳴謝各路互聯網網站包括但不限於漢典、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、維基文庫等提供資料瀏覽。

一 鳴謝源樣明體、台灣教育部楷字體提供使用。

一 在綫閱讀網站gpmcw.com

一 本待發kindle，奈何kdp審核不予發佈。嗚呼，世界一也。一家兩店，朝罵左，暮唾右。